佛祖歷代通載序　　晅一

浮圖氏之論世動以大劫小劫爲言中國文字未通蓋不可知也摩騰竺法蘭至漢而後釋迦佛之生滅可以迸推其歲年自是中國之人得以華言記之自天竺及旁近諸國東來者莫盛於西晉至于姚秦石趙等國其人則鳩摩羅什佛圖澄那連耶舍曇無讖諸師而東土卓絶奇偉之士生肇融儼等相爲羽翼翻譯經義盡爲華言而佛理之精無不洞究先覺之士至有迸知其至理之未至者佛學之行莫博於此時矣彌天道安至於遠公辟地東南佛陁耶舍遠相從游而辟世君子相依於離亂之世乃若寶公雙林諸公起而說法而佛學大盛於東南矣若夫智者弘法華於天台三藏開般若於唐初清凉廣華嚴於五臺密公說圓覺於草堂宣公嚴律教於南山金剛啓秘密於天寶大小三乘唯識等論專門名家豪分縷析汗牛充棟學者千百有皓首而不能窮極者焉達磨之來則有五傳其衣五宗斯立同源異派自梁歷宋謂之

傳法正宗我國朝秘密之興義學之廣亦前代之所未有此其大畧也記載之書昔有寶林等傳世久失傳而傳燈之録僧寶之史僅及禪宗若夫經論之師各傳於其教宰臣外護因事而見録豈無遺闕近世有爲佛祖統紀者擬諸史記書事無法識者病焉時則有若嘉興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得臨濟之旨於晦機之室禪悦之外博及羣書乃取佛祖住世之本末說法之因緣譯經弘教之師衣法嫡傳之裔正流旁出散聖異僧時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將相之所護持論駁異同參考訛正二十餘年始克成編謂之佛祖歷代通載凡二十二卷其首卷則言彰所知論器世界情世界道果無爲五論則我

世祖皇帝時

[illegible]

二

斐思八帝師對

御之所陳說是以冠諸篇首其下則以天元甲子紀世主之年因時君之年紀教門之事去其繁褻謬妄存其證信不誣而佛道世道

汙隆盛衰可並見於此矣嗟夫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塵影起滅何足記哉嘗見溈山有問於仰山仰山每有年代深遠之對則亦憫先覺之無聞者乎而法華一經前劫後劫十號無二又曰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則此書宜在所取乎至正元年六月十一日徼笑菴道人虞集序

華亭梅屋常禪師本傳通載序

夫語言文字載道之器傳遠之用歷千古徵簡牘何以紀事考實耶大成至聖春秋作而賊亂懼大覺世尊經律集而賢哲興其五經六藝諸子百家立言垂訓後之來學明今酌古遊心仁義非編冊之益乎佛祖歷代通載梅屋禪師之所作也其文博其理明敘事且實出入經典考正宗傳殊有補於名教至正辛巳翰林道園虞公序冠其首益尊題之禪師世居

華真黃姓父文祐母楊氏初祈嗣於觀世音忽一夕夢僧龐眉雪髮稱大長老託宿焉因而娠至元壬午三月十有二日誕于夜神光燭室異香襲人逾日不散既長喜焚香孤坐風骨秀異氣宇英爽年十二戀父母求出家母鍾愛之誘以世務終莫奪其志遂舍之依平江圓明院體志習經書尚倜儻踈財慕義棲心律典元貞乙未江淮總統所授以文憑薙髮受具弱冠遊江浙大叅林博究群經宿師碩德以禮為羅延之皆撝謙弗就至大戊申佛智晦機和尚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禪師徃參承值上堂佛智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因緣頌云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有省於言下投丈室呈所解佛智頷之遂俾掌記室嘱之曰真吾教偉器外護文苑之奇材也服勤七年延祐乙卯佛智遷徑山禪師職後版表率明年

朝廷差官理治教門承邀選瑞世嘉興祥符至治癸亥夏五乘驛赴

京繕寫黃金
佛經暇日得以觀光三都遊覽勝槩禮五臺
昙殊室利披燕金遺墟之跡由以動司馬撰
書之志出入翰相之門討論墳典陞諸名師
堂奧講解經章如司徒雲麓洪公別峯印公

皆尊愛之
帝師命坐授食聞大喜樂密乘之要自京而
回姑蘇萬壽主席分半座以延說法衆服其
有德自非宿有靈姿稟慧多生曷以臻其明
敏著述祖禰彰顯正教致公卿大人萬敬也

耶至大閒愚執侍佛智獲奉教于禪師知梗
槩而序之禪師諱念常梅屋其號焉至正四
年二月松江余山昭慶住持比丘覺岸謹序

佛祖歷代通載凡例

一世祖皇帝玉音一百段出弘教集實帝
師大臣欽承對旨謹置于編

一帝師所說彰所知論冠于篇者尊之也

一吾佛世尊未生以前時代本不與書欲

便初學故自太古始

一往古帝王即位改元崩殂及僭國之主宰臣護教尊法者略見始末餘不書

一帝王於聖教御製贊序及大臣碩儒撰述其間有關大教者皆具載焉

一僧道對折論辨詳收始末以備參考

一世尊示滅之後凡經百年必書其於旃檀像及教被東土之年倣此

一佛祖傳法偈翻譯詳見梁大同六年

一教門隆贊並依史籍編錄使來學知有自焉

一諸祖事實備載于示寂之年倣先經終義之例

一屏山居士鳴道集說凡二百一十七篇今錄一十九篇蓋彰其識見耳

一教門事要異同訛正略加考定據諸傳記摭集不以私臆謬加論辨或恐繁失於冗簡失於陋以竢博雅之士改而正之

一太史公史記稱黃帝三十八年命風后

定甲子始因而編之隨年列爲橫曆
于上

佛祖歷代通載目錄

第一卷

七佛偈　彰所知論器世界品
日輪　月輪
諸星宿　妙高山三十三天

情世界總有六種　人祖大梵
三末多王及諸王種　器世界壞并賛

第二卷

盤古王　天皇
地皇　人皇

五紀　有巢氏
燧人氏　伏羲氏
社神　神農氏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唐堯　虞舜
夏后氏　殷湯
周文王　武王
成王立十歲制　穆神
四國諸侯　康王

第三卷

周昭王　世尊示生　世尊示出家
穆王　世尊示成道　瑞像緣起

世尊示說法　世尊示涅槃
孝王
第一祖摩訶迦葉　秦非子
厲王
二祖阿難　上座大衆二部
平王
宣王
三祖商那和修　王殺杜伯感報
平王
四祖優波毬多
莊王

五祖提多迦
襄王
六祖彌遮迦
定王
老聃生于楚
七祖婆須密
靈王
孔子生于魯
景王
八祖佛陀難提
敬王

九祖伏馱蜜多
貞定王
十祖脇尊者

周安王
十一祖富那耶舍
顯王
十二祖馬鳴大士
赧王
十三祖迦毘摩羅

秦始皇
室利防等十八化人　十四祖龍樹尊者
西漢文帝
十五祖迦那提婆
武帝
十六祖羅睺羅多
昭帝
十七祖僧迦難提
宣帝
論師無著天親

成帝
十八祖伽耶舍多
新室王莽
十九祖鳩摩羅多
東漢明帝
帝夢金人　教流東土
摩騰竺法蘭　釋道比較焚經
二十祖闍夜多
第五卷
安帝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桓帝
安世高至洛
靈帝
竺佛朔至洛　亟
獻帝
牟子理惑論
袁宏論佛
二十三祖鶴勒那
三國魏文帝

一十二祖摩拏羅
黃巾作叛　九
漢史范曄論釋
康猛竺大力至京
道始作靈寶顧章

蜀先主
吳大帝
維祇難支謙
明帝
曹植傳

齊王芳
康僧會至吳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高貴鄉公
嵇康賊亂累釋

吳闞澤論佛
曇摩迦羅等傳律

陳留王
沙門朱士衡講經始

第六卷
西晉武帝
吳皓毀神祠及梵宇　竺法護至京論

育王塔緣起

惠帝十六則見
鮑靖撰三皇經　竺耆域至洛

愍帝
維衛迦葉石像至吳

元帝紀
沙門吉友至建康

明帝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成帝
庾冰議令僧拜俗　十

三藏惠理至杭
何充議不應拜俗

穆帝
釋涉公入寂
佛圖證示寂論

沙門于法開醫術

哀帝
詔竺潛講經
郗超慕佛
廢帝
釋道安法師論
許詢
簡文帝
詔法曠穰星
第七卷
東晉武帝
詔支遁繼講
孫綽
桓溫來年奉法
東林惠遠法師
符秦德星現獲安什
北魏道武皇帝
安帝
太山竺僧朗
羅什法師論
道融與婆羅門辯論
僧敭四海僧望
天竺弗多羅尊者
桓玄下書令僧尋俗
劉遺民卒
秦主姚萇感報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北魏興佛教詔
道碩僧正
道恒道標抗表行道
僧肇詳定經論
佛陀耶舍尊者
沙門不敬王者論

佛陀跋馱被擯　招淵明入社
法果初受封爵　法顯西天取經始
三藏曇無讖至姑藏　道生法師堅石爲徒
恭帝
北魏崔浩薦寇謙之論　玄尚禪師被譖
齊著作魏收佛老志
第八卷
宋文帝　求那跋陀羅入朝
神僧杯渡　謝靈運伏誅
帝幸大莊嚴寺

求那跋摩三藏　蕭京尹請制建寺像
帝幸曲水　惠琳叛教罹報論
詔法瑗主天保寺　浩譖太子及僧玄高
魏寇謙之修張魯術　魏武詔誅天下沙門
魏武受籙建靖輪宮　魏崔皓伏誅論
沙門曇始至魏救法　魏又下詔復釋
武帝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詔求那跋陀羅
詔道猷爲新安法主　中興寺寶亮法師
羌人高闍反累釋　右司陳僧琛俗

朱靈期遇聖僧　姚興欽重僧業
廢帝
斯勤王送佛衣
明帝
寶誌大士　卷二
詔僧瓘爲僧正　魏史釋老志　十三
齊太祖
帝幸僧遠所居
武帝
勅法獻爲僧主　玄暢首述華嚴疏論

寶誌獄中顯化
顧歡夷夏論
孟景翼正一論
魏詔度僧尼
東昏侯

陳顯明造步虛經
和帝
僧伽跋陀羅律藏

曇超爲龍說法
司徒袁粲駁夷夏論
張融作門律關之論

第九卷
梁武帝

陶弘景造太清經
郗氏夫人求懺
何點何胤不仕
魏主尚釋
帝製溫槃疏序
　　並一
沈休文中食論
惠皎著高僧傳
帝受歸戒
僧蔵諫帝律僧
魏評釋道

詔誌公任便宣化
帝舍邪歸正願文
帝注大品命法雲講
詔僧旻講勝鬘經
宗廟祭祀戒殺
　　十三
魏胡太后建寺
僧朗及道英神異
僧達入水觀
蔵登御座
魏書佛老志

初祖達磨大師論
劉勰出家
惠約法師
譯佛祖偈始末
古今書籍之數

梁史魏徵論
簡文帝
北齊台宗惠文禪師
元帝
真諦三蔵

昭明太子
雙林傅大士
高王經緣起
隱士阮孝緒
逆賊侯景友

荊山居士陸法和

北齊詔稠禪師
敬帝
北齊勅陸修靜與衡顯角試
北齊杜弼　齊著作王劭述佛
周惡黑衣廢釋
第十卷
陳高祖
柏岩稠禪師
寶瓊法師　洪偃法師
衛元嵩上疏滅僧
廢帝
天台惠思禪師
宣帝
周武命三教伸述利病
周武滅佛　甄鸞上笑道論
道安著二教論　周武登座序廢立義
靜藹以法滅舍身　任道琳伸請復教
隋文帝
下詔復教　法師曇延授帝八戒
釋尼智仙傳　律師靈藏陪駕
李士謙喻報應說　二祖惠可大師

天台智者禪師
文中子講道負苓篇附并論
詔問洪山智舜禪師
煬帝
詔僧還俗明瞻發對而罷
詔三十州建塔
闍那笈多譯法華經
三祖僧璨大師
楊宏率僧道論議
恭帝
神僧法喜傳并論
第十一卷
唐高祖
詔僧道論議定優劣
李師政內德論附成篇門
傳奕疏請滅釋
詔太釋道二教
太宗
帝問羣臣治政難易
玄奘往西天求法
詔度僧尼建寺
詔道先釋後
詔三學秀異論議
華嚴杜順法師
丞相蕭瑀傳
勅建寺以度陣亡
勅並玄琬法師
太子問張士衡奉佛事
勅魏王泰祭慶世南
惠琳被諧
傳奕感報
帝幸弘福寺

祇羅國主仰唐聲教　原州瑞石記國禎祥
玄奘齎經歸朝　三藏進新譯經請序
秘識女主代有天下　帝勸奘師罷道為改
奘陳辭願終身行道　帝製三藏聖教序 謝表附
太子繼聖教序
詔創弘法院留奘師　詔建大慈恩寺
詔奘陪駕　史贊并論

第十二卷

唐高宗

四祖道信大師　勅建大慈恩塔

惠寬禪師及姐信相　天竺致書奘師答書附
立法師斥呂才論　制設官監譯譯經
御製大慈恩寺碑 謝表附　奘法師示疾
詔辨二教先後　牛頭法融禪師
追僧道論議　奘法師表辭還山
復追僧道論議　屈僧拜俗道宣上疏
法師玄奘示寂　道世法師辯道經真偽
南山道宣律師　詔僧道定奪化胡經
五祖弘忍大師 史贊附　佛陀波利尊者
慈恩窺基法師　道世著法苑珠林

則天武后
始定女服及建明堂　慶山始出
譯華嚴大經　詔康法藏爲僧
詔嵩山惠安禪師　淨義三藏自西土回
歛僧錢鑄佛像論　詔賢首法藏講新經
鑄像成百僚禮祀
中宗
房融潤文譯楞嚴　詔六祖不起
大通神秀禪師張說作記　神僧萬回法雲公論
詔僧道齊行並集　安國師卒

詔三藏實叉難提　四洲大聖
名道岸律師授戒　菩提流志譯寶積經
詔一行赴闕不起

第十三卷
唐睿宗
六祖惠能大師
玄宗
永嘉玄覺禪師　詔一行禪師赴闕
嵩岳元珪禪師論　天竺三藏無畏至京
宋璟禮六祖塔　詔一行改撰大衍曆

智昇上藏經目錄
郭行女賞齋感報
日本始有律
嵩山破竈墮
般若心經序 張說作
三藏金剛智卒
恒州張果先生
不空三藏降狂象論
李長者著華嚴合論
興唐寺普寂卒

一行製黃道儀成
牛雲求聰感應
三藏菩提流志卒
一行示寂論
重定五服制
義福禪師卒
三藏無畏卒
法秀獻回向寺玉簫
青原行思禪師
太子詹事嚴挺之

詔本淨禪師赴闕
詔道士吳筠問道
詔不空驗雜思遠
詔立毘沙門天王祠
天台法門議 梁肅作
南嶽懷讓禪師
制僧尼給祠部始
鶴林玄素禪師
台宗左溪玄朗禪師
魯山元德秀卒 論

肅宗
閻州斬畫像
新羅無漏凌空立化
詔置放生池碑 顏真卿書
納錢度僧道始
詔南陽惠忠禪師
王摩詰卒
真如升天授十三寶

第十四卷

唐代宗

良賁造新仁王經疏　道義始作盂蘭盆會

杜鴻漸問法於無住禪師論

清凉澄觀國師　名忠國師試大白山人

詔徑山國一禪師　牛頭惠忠禪師

忠國師試大耳三藏論　不空三藏碑嚴郢作

曇一律師碑梁補作　三祖鏡智禪師碑獨孤及作

撫州寶應戒壇記顏真卿作　史華與僧崇惠角法

李源訪圓澤

詔耽源問無縫塔話

天柱山崇惠禪師

德宗

千臂千鉢文殊經序　南岳明瑒禪師

荊溪湛然禪師　止觀統例梁肅作

御製大乘六波羅密經序

馬祖道一禪師　大珠惠海禪師

石頭希遷禪師　詔清凉講華嚴經題

詔清凉講華嚴宗旨　東林照怡律師碑許克作

黃石岩記劉軻作　雲峯法證律師

陸羽傳　東都聖善凝公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潛上人歸淮南序（子厚作）
南嶽般舟和上碑（子厚作）　帝問法於佛光滿禪師
順宗
鸚鵡舍利記（韓愈作）
第十五卷
唐憲宗
蘄湖大義禪師　寒山拾得豐干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　荊州天王道悟禪師論
江西北蘭讓禪師　上閱政寬猛孰先
信州草衣記（德輿撰）　上問澄觀華嚴法界

無著禪者入五臺　詔懷惲禪師居上寺
龐居士　彌陀和尚碑（子厚作）
永州淨土院記（子厚作）　智詮法師施食感報
道樹法師降天幻　百丈懷海禪師
大明律師碑（子厚作）　馬總奏六祖謚碑（劉禹錫作）
五臺鄧隱峯　十九
布毛會通侍者　歸宗智常禪師
陝右馬郎婦　重巽赴中丞請序（子厚作）
台教元浩禪師　上弘律師碑（白樂天作）
韓潮州遇大顛（韓愈作）　詔迎佛骨韓愈排佛表
潮陽大顛禪師

柳州刺史子厚　北山神清法師
穆宗　詔無業禪師不赴
烏窠禪師　杭永福石壁經記元徽之作
龍潭崇信禪師　福州古靈禪師
王智興罰禁置戒壇

第十六卷
唐敬宗　蘇州重玄石經碑白居易作
詔劉從政資質仙事　凌行婺
文宗　李訓上疏沙汰僧尼
藥山惟儼禪師碑　大達法師碑裴休作
李翔作復性書二　圭峯宗密禪師

武宗　丹霞天然禪師
潭州雲岩晟禪師　蛤蜊中現菩薩像
作望仙臺於禁中　南泉普願禪師
詔下廢釋氏　清凉國師碑銘御製附
宣宗　帝銳意永仙詔佛道論議
勅併省天下佛寺

詔復釋氏
貶李德裕詔
黃檗希運禪師
復廬山東林碑 崔黯作
李節贈疏言序
塔
補陀示現事跡

第十七卷
唐懿宗
大慈寰中禪師
臨濟義玄禪師

香山居士白居易
華林善覺禪師
詔弘辯問南北宗旨
溈山靈祐禪師
詔羅浮軒轅問攝生
幸

德山宣鑑禪師
長沙景岑禪師

洞山良价禪師
裴相國禪源詮序

僖宗
夾山善會禪師
昭宗 此不十三處

仰山慧寂禪師
雲居道膺禪師

五代
梁太祖朱溫
雪峯義存禪師

悟達國師知玄傳
詔迎佛骨 史贊附

岩頭全豁禪師

趙州從諗禪師

玄沙師備禪師

惟勁集寶林傳
末帝
明州布袋和上
唐莊宗李存勗
興化存獎禪師
明宗
長慶惠稜禪師
晉石敬瑭
打鍾息苦緣起
遼主德光御汴宮

聖節設立試僧科

漢劉知遠
雲門文偃禪師
周郭威
南院惠顒禪師
世宗
詔廢釋造僧帳
第十八卷
宋太祖
詔雕佛經一藏
風穴延沼禪師

清涼文益禪師
德韶國師示寂
永明智覺禪師

吳越王作宗鏡序　宗鏡後序（楊無爲作）
太宗
御製三藏聖教序　贊寧脩大宋僧傳
詔立譯經院　趙普報應
香林澄遠禪師　南安巖尊者
首出省念禪師
真宗
帝製繼聖教序　道原集傳燈錄
詔諸路建天慶觀　孤山智圓法師
汾陽善昭禪師　賜天台教入藏
大陽警玄禪師　四明法智講師
長水子璿法師　慈雲遵式憼主
御製廣燈錄序　慈明楚圓禪師
楊岐方會禪師　言法華
李遵勗留意佛書　浮山法遠禪師
（缺一）　（下二）
詔懷璉禪師住淨因　雪竇重顯禪師
華嚴道隆禪師　達觀曇頴禪師
天衣義懷禪師　歐陽脩問臨終事
天鉢重元禪師
英宗

雲峯文悅禪師　詔賜民間寺額

第十九卷

宋神宗

圓通居訥禪師　明教契嵩禪師

白雲守端禪師　華亭惠辨都師

吉州慶閒禪師　舒州義青禪師

嘉興真如法堂記　司馬光作

金國李屏山論　明道厭科舉論

金國屏山有辨

哲宗

送蹇拱辰參昭覺　張無盡作　高麗義天僧統

普水淨源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蘇老泉圓覺院記　東坡磨衲贊

圓通法秀禪師　東林常總禪師

玉泉承皓禪師　辨才元淨法師

淨因道臻禪師　智海慈喆禪師

雲居元祐禪師　佛印了元禪師

瑞光宗本禪師　黃龍祖心禪師

徽宗

御製續燈錄序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法雲善本禪師
大樹惠持入定
女真叛遼
靈芝元照律師
黃龍惟清禪師

上聽林靈素講經
改佛號滅僧寺
覺範德洪禪師

第二十卷
南宋高宗

蔡京食鷄感夢
帝幸玉清昭陽宮
死心悟新禪師
林靈素以術要君
佛鑑惠懃禪師

大金立國
張無盡傳
詔道法師復僧服北澗銘附

西竺蘇陀室利
虎丘紹隆禪師
牧庵法忠禪師
感山曉瑩禪師

孝宗

應庵曇華禪師
大禪了明禪師
普庵印肅禪師
瞻堂惠遠禪師
詔刊天台教藏

圓悟克勤禪師
佛智端裕禪師
真歇清了禪師
宏智正覺禪師

徑山宗杲禪師
石室祖琇禪師
慶壽教亨禪師
帝製原道論拜觀音贊
德藏可觀法師

帝註圓覺經賜徑山
光宗
王孝禮言影表
寧宗
靈隱崇岳禪師
紫微觀記元遺山作
吽哈囉悉利幢記
資壽尼無著禪師

第二十一卷
大元太祖皇帝

宋遣宇文虛中使金
淨慈彥充禪師
佛照德光禪師
屏山居士鳴道集說
鄭州普照道悟禪師

天竺此岑宗印講師
憲宗
慶壽海雲印簡大師
世祖上
拜劉秉忠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制
帝師說羯磨儀軌序
謚劉太保文貞制
聖旨僧道辨析
辨偽錄隨函序

第二十二卷

劉太保神道碑
帝師贊恩八行狀
焚諸路道藏經碑
辨偽錄一十四章一之八

世祖下
辨僞錄九之十四
焚道藏經下火文
江南禪教登對錄
世祖弘教玉音百段

成宗
五臺真覺文孚國師

武宗
勅撰臨濟正宗記
上都華嚴至温禪師

詔禁道藏經品目
僧道持論經名衔
徑山雲峯妙高禪師

胳巴金剛上師

乞台薩里碑
華僧衙門論

仁宗
三藏沙囉巴譯師
勅建瑞像殿記
京都崇恩講講師
三藏達益巴國師

泰州普覺英辨論師
加封普庵宣命
涼城普慶法聞律師
京師寶集妙文講師

英宗
詔各路建帝師殿碑
玉山普安寶嚴講師
大都妙善尼舍藍藍

五臺普寧了性講師
天目中峯明本國師
臨壇大德惠汶律師

今上皇帝萬萬歲

佛祖歷代通載目錄終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釋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七佛偈

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十九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毋槃頭婆提居槃頭婆提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一名鬱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毋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毘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

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
劬城坐博洛叉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
萬神足二一名扶遊二名麟多摩侍者寂滅
子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
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
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德母善枝居安
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
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拘那
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　偈曰佛不見佛知是佛若
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
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
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
城坐優曇婆羅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
足二一舒槃那二麟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　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
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
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
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柰

城坐尼拘類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進軍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姓利利父淨飯天毋大清淨居舍衛城坐菩提樹下說法一會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度人無數神足二一舍利弗二目犍連侍者阿難子羅睺羅

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悉數也世尊有云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故按佛名經紀過現二劫千如來暨于釋迦但標七佛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諸樹於中成正覺佛祖偈翻譯乃高僧雲啓一同天竺那連耶舍三藏於龜茲國譯出本末載於梁大同六年（時二三）

大元帝師發合思巴說
彰所知論
寶授江淮福建等處釋教總統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師沙羅巴譯

器世界品

器世界所成之體即四大種種具生故地堅水濕火暖風動是等大種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隣虛塵不能析釋彼七隣虛爲一極微彼七極微爲一微塵彼七微塵爲一透金塵彼七透金塵爲一透水塵彼七透水塵爲一兎毛塵彼七兎毛塵爲一羊毛塵彼七羊毛塵爲一牛毛塵彼七牛毛塵爲一遊隙塵彼七遊隙塵爲一蝨量彼七蝨量爲一蝨量彼七蝨量爲一麥重彼七麥量爲一指節三節爲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此是度量世界身相成世界因由一切有情共業所感云何成耶從空界中十方風起互相衝激堅密不動爲妙風輪其色青白極大堅實深十六洛义由旬廣量無數由暖生

雲名曰金藏降注大雨依風而住謂之庹海深十一洛叉二萬由旬廣十二洛叉三千四百半由旬其水搏激上結成金如熟乳停上凝成膜即金地輪故水輪減唯厚八洛叉餘轉成金厚三洛叉二萬由旬金輪廣量與水輪等周圍即成三倍合三十六洛叉一萬二百五十由旬其前風輪娑婆界底地水二輪四洲果底於地輪上復澍大雨即成大海被風鑽擊精妙品聚成妙高山中品聚集成七金山下品聚集成輪圍山雜品聚集成四洲等其妙高體東銀南琉璃西玻瓈珂北金所成餘七唯金四洲地等襍品所成彼輪圍山唯鐵所成其妙高量入水八萬踰繕那比於餘山皆悉高妙故曰妙高然後次第七金山者一踰乾陀羅高四萬由旬二伊沙陀羅高二萬由旬三佉得羅柯高一萬由旬四修騰娑羅高五千由旬五阿輸割那高二千五百由旬六毘泥怛迦那高千二百五十由旬七尼民陀羅高六百二十五由旬

一持雙山二持軸山三檐木山四善見山五馬耳山六象鼻山七魚啣山四大洲外有輪圍山高二百一十二由旬半彼等廣量各各自與出水量同七金山間諸龍王等游戲之處名曰戲海八山間七海近妙高者一踰乾陀羅海廣八萬由旬二（三）伊沙陀羅海廣四萬由旬三佉得羅柯海（五）廣二萬由旬四修騰娑羅海廣一萬由旬五阿輸割那海廣五千由旬六毘泥怛迦那海廣二千五百由旬七尼民陀羅海廣一千二百五十由旬盈八功德水八山七海其相咸方外海味鹹尼民陀羅至輪圍山二山相去三洛叉二萬二千由旬其外海水雖無有分由妙高色東海色白南海色青西海色紅北海色黃現是等色故稱四海是彼周遍三十六洛叉七百五十由旬外輪圍山周圍三十六洛叉二千六百二十五由旬其外海南贍部洲者狀如車廂狹向鐵圍三由旬半餘三邊者各二千由旬周圍六千三由旬半有二中洲東遮摩羅（此云猫牛）西婆羅摩羅（此云勝）贍部中央

摩竭陀國王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此云無熱）其狀四方面各五十由旬周圍二百由旬池內徧滿八功德水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殑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共五百河流東海南卒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瓈珂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北悉怛河從師子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彼四河從無熱池右遶七匝隨方流轉是香山北度二十由旬彼處有岩名難陀岩面各五十由旬周圍二百由旬高三由旬半又有八千小岩其岩北邊二十由旬有娑羅樹王名曰善住其根入地四十弓量高八十弓量七重行樹羅列圍繞東邊度二十由旬有緩流池其狀圓相廣五十由旬周圍一百五十由旬又有八千小池盈八功德水內有蓮華葉若牛皮其莖如軸花

若車輪味美如蜜是處又有帝釋臨戰所乘象王名曰善住與八千象寒四月時住金岩所熱四月時住善住所雨四月時住緩流池無熱池側有贍部樹果實味美其量如甕熟時墮水出贍部音龍化為魚吞啜是果殘者遇流成贍部金由此樹名故號贍部此洲向西有烏仍國大金剛宮持種所居金剛乘法從彼而傳南海之中山曰持舡觀音菩薩居止其頂聖多羅母居止山下東有五峯文殊菩薩居止其上有十六大國千數小國又有三百六千種人七百二十種異音其外海東洲曰勝身狀若半月對妙高邊三百五十由旬餘邊六十由旬周圍六千三百五十由旬其洲二邊有二中洲北提訶（此云身）南毘提訶（此云勝身）是彼三洲越餘洲等七多羅樹或曰洲人相皃端嚴其身勝故名曰勝身其外海北洲（又名倡）曰鳩婁其狀四角叟方相似邊各二千由旬周圍八千由旬其洲二邊有一中洲一名鳩婁（此云有勝二高羅娑（此云有勝邊）彼洲人

等所有受用出如意樹臨沒七日其如意樹出不美音報曰當七日死或曰洲人畢舌即割食肉鬼音故曰鳩婁是不美音其外海西洲曰牛貨形如滿月徑二千五百由旬周圍七千五百由旬有二中洲南舍（福為拂用）（此云具譯）北搨怛羅曼怛哩拏（此云儀上）彼洲人等多寶牛貨故曰牛貨洲海山等向下皆悉八萬由旬近金地故近贍部洲星割棘洲金洲月洲等者係贍部洲餘大洲等小洲亦尒次上空中四萬由旬純淨無礙勝堅風輪從右而旋日月星宿空居天等依正而住

日輪者火珠所成徑五十一由旬周圍百五十三由旬厚六由旬零十八分上有金緣其上復有金銀琉璃玻瓈珂等秀成四角日天子等所居宮殿由風運行一晝一夜遶四大洲日行向北時日即長南行時短行南北閒時晝夜停由遊處光即有寒暑為冬夏際北行六月南行六月行至中道曰日月迴星輪歷徧謂之一歲

月輪者水珠所成徑五十由旬周匝百五十由旬厚六由旬空十八分其上復有金銀琉璃玻瓈珂等雜成四角月天子等所居宮殿是彼日月相去遠近自影增減由增一分即生上半十五分畢謂之圓滿由減一分即生下半自影覆彼十五分畢曰不圓滿由增減故名曰宿空由一晝夜名曰宿地如是三十名曰一月

諸星宿者空居天宮諸寶所成其形皆圓小一牛吼中三牛吼大六牛吼周圍三倍

係四王衆

妙高山者有四層級始從水際向上相去十千由旬即初層級從妙高山傍出十六千由旬向上相去一萬由旬即二層級傍出八千由旬向上相去一萬由旬即三層級傍出四千由旬向上相去一萬由旬即四層級傍出二千由旬彼妙高山其頂四角各秀一峯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五由旬周圍五百由旬有藥叉神於中止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

成高一由旬半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萬由旬其城体金俱用百一襍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寶桴寶椽寶簷四面四門又有千數闕一小門四大衢道有諸小衢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堅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敢勝處亦曰殊勝殿其狀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由旬百一郁敵一一却敵各有七樓一一寶樓各七小樓一一小樓各七池沼一一池沼各七蓮華一一華上各有七數童男童女奏種種樂歌舞歡娛善見城東有諸所乘曰衆車苑高千由旬南臨戰處曰廉[illegible]苑西諸行處曰相雜苑北游戲處名歡喜苑縱廣同前其苑等外度二十由旬有善地曰衆車廉惡相雜歡喜量同四苑善見東北有如意樹名波利闍多亦名圓生樹根深五十由旬高百由旬枝条傍布五十由旬能施欲樂下有盤石曰阿嘌摩嚴歌色白如氍面各五十由旬周二百由旬善見

西南諸天集處名善法堂周九百由旬其狀圓相是堂中央有帝釋座純金所成其座周圍有三十二輔臣之座咸皆布列三十三天向上度八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離諍天宮量若妙高山頂二倍上度一億六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兜率天宮量如離諍縱廣二倍上度三洛叉二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化樂天宮量如兜率縱廣二倍上度六洛叉四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他化自在天宮量同化樂縱廣二倍此即欲界上有初禪如是四洲七山妙高輪圍欲界六天并初禪等謂四洲界一數至千為小千界一小鐵圍山圍繞此小千界一數至千為中千界一中鐵圍山圍繞此中千界一數至千為三千大千世界一大鐵圍山圍繞如是有百億數四洲界等皆悉行布鐵圍山等諸洲山間黑暗之處無有晝夜舉手無見（）初禪天量等四洲界（）二禪天量

等小千界〇三禪天量等中千界〇四禪天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其相去量皆倍倍增謂曰色界〇無色界者無別處所若有生者何處命終即彼生處住無色定故曰無色

情世界品

謂情世界總有六種一者地獄二者餓鬼三者傍生四者人五者非天六者天此等六種名義云何謂斫壞肢體故曰地獄飢渴所逼故曰餓鬼傍覆而行故曰傍生意多分別故名曰人摩奴沙義身及受用雖與天同微分鄙劣或由無酒故曰非天阿修羅義從梵身生遊戲娛樂或應供養故謂曰天是提婆義一地獄者贍部洲下過二萬由旬贍廓四方二萬由旬純鐵所成火焰洞然有八熱獄一曰更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號叫五曰大號叫六曰炎熱七曰大炎熱八曰無間〇更活獄者生彼有情先業所感執衆器仗互起冤憎遍相斫害段段墮落悶絕暫死空音更活彼

等有情即便更活復相斫害彼壽量者四天王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五百歲受是苦楚○黑繩獄者其獄卒等於有情身從頂至足拼界黑繩以火鋸鉞解斫肢体由先業力解下上生彼壽量者忉利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算數壽一千歲受是苦楚○衆合獄者生彼有情以鐵槌打或二鐵山猶如羊頭二山相合研磕摧壞二山開時復自然火又被摧壞彼壽量者雖諍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二千歲受是苦楚○號叫獄者生彼有情怖執鐵池入稠林中火焰熾盛永歲焚燒由先業力其舌縱廣十由旬量有一大牛鐵角鐵甲架鐵犁鏵火焰熾盛耕犁其舌彼壽量者兜率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四千歲受是苦楚○大號叫獄者亦與前同其苦倍增彼壽量者化樂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八千歲受是苦楚○炎熱獄者三重鐵城火焰洞徹內受苦楚彼壽量者他化自在

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是壽數萬六千歲受是苦楚○極炎熱獄者亦同其前其苦倍增彼壽量者等半中劫受是苦楚無間獄者於鐵室內身一聚焰受極苦楚彼壽量者等一中劫○十六增獄者八熱獄傍面各四所一塘煨增深皆沒膝有情遊彼才下足時皮肉與血俱焦爛墜餘剩其骨舉足還生平復如本二尸糞增不淨淤泥沒有情腰於中多有攫矩吒蟲嘴利如針鑽皮透骨咂食其髓三峯刃增復有三種一刀刃路謂於此中仰布刀刃以為大道有情遊彼才下足時皮肉與血俱斷碎墜舉足還生平復如本二劍葉林謂此林樹純以鈲利劍刀為葉有情遊彼風吹葉墜斬刺肢體骨肉零落有烏駮狗鵰掣食之三鐵刺林名鈲摩利謂此林樹有利鋩刺長十六指有情被逼上下樹時其刺鈲利上下剋刺是等有情血肉皮等掛染刺上唯剩觔骨有鐵嘴烏探啄有情眼睛腦髓爭競而食刀刃路等三種雖殊而鐵

仗同故一增攝四烈河增名曰無渡徧滿極熱烈灰汁水有情入中或浮或沒或迸或順或橫或豎被蒸被煮骨肉糜爛如大鍵中滿盛灰汁置稻米等猛火下然米等於中上下迴轉舉體糜爛有情亦然設欲逃避於兩岸上有諸獄卒手執刀鎗禦捍令回無由得出此河如塹前三似苑彼等名曰近邊地獄〇八寒獄者一曰水疱二皰裂曰疱裂三阿吒吒四阿波波五嘔喉喉六裂如欝鉢羅華此云青蓮華七裂如蓮華八裂如大蓮華〇水疱獄者生寒氷間極甚嚴寒隨身生疱曰水疱獄彼壽量者摩伽陀國所有六斛八十斛麻百年除一若芝麻盡彼壽亦爾〇疱裂獄者由極嚴寒其疱而裂黃水漏流彼壽量者倍前二十〇阿吒吒獄者由大嚴寒咬齒忍耐彼壽量者倍前二十〇阿波波獄者忍寒音聲彼壽量者倍前二十〇嘔喉喉者由寒號泣出是苦聲彼壽量者倍前二十〇裂如欝鉢羅華獄者嚴寒身裂如欝鉢羅華葉彼壽

量者倍前二十〇裂如蓮華獄者嚴寒身裂如蓮華開彼壽量者倍前二十〇裂如大蓮華獄者身裂越前如大蓮華開數多葉彼壽量者倍前二十孤獨獄者在贍部提曠野山間一晝一夜受苦受樂相雜受故八熱地獄八寒地獄近邊孤獨如是名為十八地獄

二餓鬼者王舍城下過五百由旬有餓鬼城名曰黃白亦名慘淡彼鬼王曰閻羅法王共三十六眷屬等居其類有四一者外障二者內障三者飲食障四者障飲食一外障者飲食音聲亦不得聞二內障者獲微飲食口若針竅不能得入設能入口咽如馬尾無能得過設若過咽腹若山廓不能飽滿雖滿腹中胵如莖無能舉動受

此大苦三飲食障者見飲食時無量獄卒執諸器仗守禦無獲四障飲食者食飲食時由業所感鐵丸銅汁瀉置口中從下流出如是四種皆是餓鬼彼壽量者人間一月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五百歲即當人

間一萬五千歲或居人間寒林等處食血肉等皆餓鬼類

三傍生者多居河海亦如酒糟混漫而住以大食小以小食大互相驚怖由海波濤住所不定或處人天彼壽量者長如龍王

壽半中劫短如蚋等壽一刹那身量無定四人者住四大洲八中洲等及諸小洲彼壽量者如贍部洲人初成劫時其壽無量次後漸減今六十歲次後漸減至十歲間次復漸增無有定量北鳩婁人定壽千歲

東勝身人壽五百歲西牛貨人壽二百五十歲除北鳩婁餘有夭橫彼等受用北鳩婁中食自然稻衣服瓔珞出如意樹餘三洲者食穀肉等資寶受用彼等身量贍部提人身量四肘東勝身人身量八肘西牛貨人身十六肘北鳩

[illegible]

婁人身三十二肘人等面相亦如洲狀其小洲人亦如大洲身各減半故如是說

五非天者妙高水際下過一萬一千由旬山曠廓閒光明城內阿修羅王曰羅睺羅此云摩脳衆眷屬居又過一萬一千由旬星聚

城內阿修羅王名曰項騫衆眷屬居又過一萬一千由旬堅牢城內阿修羅王名曰妙鎮又曰大力衆眷屬居又過一萬一千由旬甚深城內阿修羅王名曰毘摩質多羅此云無種種亦云紋身衆眷屬居帝釋共帝釋比對鬪諍城曰具金殿名奏樂如意樹王名即怛鉢嗢聚集之處名曰賢財石名善賢苑名普喜妙喜寂喜甚喜善地亦名普喜妙喜寂喜甚喜臨戰所乘象名無能敵遊戲所乘象名壓雪馬曰峭脖是等非天共三十三天諍須陀味及修羅女為戰諍故從山廓出身服金銀琉璃玻瓈珂等堅固鎧甲手執劒槊標鎗弓箭領四部軍彼阿修羅王羅睺羅項騫妙鎮毘摩質多羅等或前三來或四皆來是時帝釋五守護衆一住戚海領樂白法龍王等衆與非天軍鬪戰今廻龍若不勝去堅守所共二守護復與修羅鬪戰又若不勝去持髻所共三守護復與鬪戰又若不勝去恒憍所共四守護復與鬪戰又若不勝去四王所共

五守護復與鬪戰四大天王率四軍衆服寶堅鎧執諸戈杖鬪戰多分四天王勝若不能却去忉利天前白帝釋曰我等守護不能回彼修羅王應却敵如是白已天主帝釋乘善住象告三十三天衆等曰汝等

應知今修羅軍至妙高頂當服堅鎧取所乘車與修羅戰說是語已彼諸天子各服寶鎧執持戈仗去衆車苑取所乘車入廠惡苑身心轉惡出善見城共修羅戰若修羅勝侵至城內若天得勝逐修羅軍至第一海鬪戰之時天與非天斷其頸腰彼等即死手足若斷復生如本若薄伽梵辟支佛轉輪聖王住世閒時諸阿修羅不起諍心設若相持諸天必勝世閒善增天衆亦勝世不善增阿修羅勝是故諸天護持善事

六天者欲界六天色界十七無色界四欲界六天者蘇迷盧山第一層級堅首衆居第二層級持鬘衆居第三層級恒憍衆居持雙山上北方有城名阿那迦縛帝多閒

天王藥叉衆居如是東方城名賢上有大天王名曰持國乾闥衆居西方有城名曰衆色有大天王名曰廣目龍神衆居南方有城名曰增長有大天王名曰增長鳩槃衆居餘四層級七金山等日月星宿鐵圍山輪山贍部洲山多羅樹所四王部衆亦共止住咸屬四王是謂一部彼壽量者人五十歲為一晝夜如是壽量經五百年若其身量一俱盧舍四分之一三十三天妙高頂上天主帝釋住處勝處共非天女名曰妙安同衆天女受諸欲樂無有厭足復有臨戰所乘象王名曰善住遊戲苑中所乘象王名曰鵠羅筏拏（此云持地子）二象周圍各七由旬各以八千小象衆居又有馬王名迅疾風與八千馬居天主輔臣數三十二是故名曰三十三天諸天子等耽五欲樂若放逸時有大天鼓鼓聲出音警諸天曰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與修羅軍鬪戰之時出除苦音警曰天衆得勝衆修羅敗宮殿城池樹集石等如前

所辨彼天壽量人間百歲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一千歲其天身量半踰闍那（焰摩天者三十三天共非天諍此離諍故名離諍天彼天壽量人二百歲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二千歲其天身量二踰闍那〇兜率陀天者有慈氏尊紹世出世法王之位受大法樂謂曰兜率是俱樂義人間四百年彼天一晝夜壽四千歲身量四踰闍那〇化樂天者自化受用謂之化樂人間八百年彼天一晝夜壽八千歲身量八踰闍那〇他化自在天者受用他化謂之他化自在彼中天王威德自在即是魔主人間千六百年彼天一晝夜壽一萬六千歲身十六踰闍那下從無間至他化自在天謂之欲界耽著欲樂所食段食故如是說

卷二　十八

〇色界一十七天者四靜慮攝〇初禪三天者謂梵衆梵輔大梵彼天壽量梵衆半劫梵輔一劫大梵一劫半彼天身量次第半由旬一由旬一由旬半〇二禪三天者謂少光無量光極光彼天壽量少光二劫

以上四天四十中劫為一大劫已下諸天八十中劫為一大劫無量光四劫極光八劫彼天身量少光二由旬無量光四由旬極光八由旬〇三禪三天者謂少善無量善廣善彼天壽量少善一十六劫無量善三十二劫廣善六十四劫彼天身量少善十六由旬無量善三十二由旬廣善六十四由旬〇四禪八天者無雲福生廣果三是凡居無煩無熱善現善見色究竟五是聖居名曰五淨居彼天壽量無雲百二十五劫福生二百五十劫廣果五百劫無煩一千劫無熱二千劫善現四千劫善見八千劫色究竟一萬六千劫彼天身量無雲一百二十五由旬福生二百五十由旬廣果五百由旬無煩一千由旬無熱二千由旬善現四千由旬善見八千由旬色究竟一萬六千由旬始從梵衆至色究竟皆名色界出離欲樂非離色故名色界〇無色界四天者無有身色亦無處所從定分四謂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彼天壽量空無邊處

二萬大劫識無邊處四萬大劫無所有處六萬大劫非想非非想處八萬大劫彼等四處謂無色界非離定色出離麁色故名無色彼等壽量謂歲劫時其量云何時最少者名為剎那百二十剎那為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牟休多（此云須臾）三十牟休多為一晝夜三十晝夜即為一月十二箇月即為一年劫有六種一中劫（或減劫名）二成劫三住劫四壞劫五空劫六大劫一中劫者或贍部人從無量歲漸漸減至八萬歲時即成劫攝從八萬歲減至十歲謂中劫初復增八萬歲減至十歲為一轆轤如是增減十八數者為十八中劫然後十歲至八萬歲中劫後際前後中間十八轆轤為二十中劫二成劫者始從風輪至無間獄生一有情器世界成經一中劫如前已說

情世界者此三千界火壞後成從極光天天人命終生大梵處孤生疲勌嗚呼若有同分生此界者有何不可發如是心雖非

念力極光天人有命終者即生彼處先生（人祖之法）之心而作是念由我貪生故世咸稱人祖大梵如次梵輔梵衆他化自在乃至四王次第而生北鳩婁洲西牛貨洲東勝身洲南贍部洲次第而生時贍部洲人壽無量

壹　千

歲飲食喜樂有色意成身帶光明騰空自在如色界天有如是類地味漸生其味甘美色白如蜜其香馥郁時有一人稟性耽味嗅香起愛取嘗便食亦告餘人隨學取食食已食故身光隱沒由衆業惑日月便出照曜四洲次地味隱復生地餅其味甘美色紅如蜜競耽食之地餅復隱次林藤生競耽食故林藤復隱有非耕種自然稻生衆共取食此食麁故即餘滓穢根道俱出尒時諸人隨食早晚取香稻食後時有人稟性懶墮長取香稻儲宿為食餘亦隨學香稻隱沒隨共分田慮防遠盡於已分田生慳護心於他分田有懷侵奪故生爭競是時衆人議一有德封分田主衆所許（大梵多王此云衆所許）故謂曰大三未多王王多有子相

續紹王嫡子號曰光妙彼子善帝彼子寂善彼子靜齋是等謂曰成劫五王靜齋王子名曰頂生彼子妙帝彼子近妙彼子具妙彼子嚴妙是等謂曰五轉輪王嚴妙王子名曰捨帝彼子捨雙入彼子捨固尼彼子固室彼子善見彼子大善見彼子除礙彼子金色彼子具分彼子離惡彼子妙高彼子定行彼子甚吼音彼子大甚吼音彼子能安彼子方主彼子賢塵彼子能廣彼子大天此王種族五千相承其寂後子七千相承曰阿思摩迦王寂後子八千相承曰鳩婁王其寂後子曰具頭王有九千王其寂後子名曰龍音有一萬王其寂後子怛弥留怛一萬五千其寂後子名瞿曇氏即甘蔗裔彼子相承甘蔗王種一千一百數其寂後子甘蔗種王名曰增長即懿師摩王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象食三名調伏象四名嚴鐲稱釋迦氏嚴鐲有子名嚴鐲足彼子致所彼子牛居彼子獅子頰王有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

名甘露飯淨飯王子即婆伽梵次名難陀白飯王二子一名帝沙即調達二名難提迦斛飯王二子一名阿尼婁馱二名跋提梨迦甘露飯王二子一名阿難二名提婆達多婆伽梵子名羅睺羅釋迦種族至斯已矣○又別種王依法興教如來滅度後二百年中印土國王曰無憂於贍部提王即多分中結集時而為施主興隆佛教後三百年贍部西北方有王名曰割屈尸割三結集時而為施主廣興佛教梵天竺國迦濕弥羅國勒國龜茲國捏巴辣國寘旦國大理國西夏國等諸法王衆各於本國興隆佛法如来滅度後千餘年西番國中初有王曰呀乞嘍贊普二十六代有王名曰枹陀朶嘍思頗贊是時佛教始至後第

卷二　三十三

五代有王名曰雙贊思甘普時班弥達名阿達陀譯主名曰端美三波羅翻譯教法修建祫薩等處精舍流傳教法後第五代有王名曰乞嘍雙提贊是王名請善海大師蓮華生上師迦摩羅什羅班弥達衆成就人

等毘盧遮那羅佉怛及康龍尊護等七人翻譯教法餘斑弥達共諸譯主廣翻教法三摩禁戒興流在國後第三代有王名曰乞嘆倮巴膽是王界廣時有積那弥多并濕連怛羅菩提斑弥達等共思割幹吉祥積酌羅龍幢等已翻校勘未翻而翻廣興教法西番王種至今有在斑弥達等翻譯譯主善知識衆廣多有故教法由興

北蒙古國先福果熟生王名曰成吉思二合始成吉思從北方王多音國如鐵輪王彼可吉河汗子名曰斡果戴時稱可罕紹帝王位疆界孛河干益前有子名曰古偉紹帝王位成吉思皇帝次子名朶羅朶羅長子名曰蒙哥亦紹王位王弟名曰忽必烈紹帝王位降諸國土疆界豐廣歸佛教法依法化民佛教倍增

前光明熾盛帝有三子長曰真金豐足如天法寶莊嚴二曰脫各辣三曰納麻賀各具本德係嗣亦尔兹是始從釋迦王種至今王種

始帝王祖三未多王是時田分互起侵盜

初發偷盜被王推問言不曾偷始起妄語王法誅戮即有殺害不善法生尒時衆生造不善法命終之後即生傍生次生餓鬼漸生地獄次無間獄生一有情時成劫終如是有情行諸不善壽量漸減受用乏少

閻浮提人壽八萬歲無間地獄生一有情是二同時如是情世界成十九中劫器世界成即一中劫如是成劫二十中劫閻浮提人八萬歲時始為住劫住劫亦經二十中劫至十歲時刀兵災起唯七晝夜疾疫災起七月七日飢饉災起七年七月七日多分死歿餘者相覩起希有心互相瞋戀遠離殺害漸生善故壽量受用復增益盛至八萬歲增上之時轉輪王出依法化民下減之時婆伽梵出拔濟衆生增減時閒獨覺出世令諸有情而作福田住劫亦經二十中劫始壞劫初情世界壞無間獄中無有情生先生業盡即生別趣若有未盡生上地獄或別世界地獄中生無間獄空如是向上地獄漸空生餓鬼趣如是餓鬼

傍生趣空人趣之中除鳩婁人餘共欲天無師法然獲初靜慮生初禪天北鳩婁人生欲界天獲初靜慮生初禪天無師法然獲二靜慮生二禪天從無間獄至梵世空如是亦經十九中劫然後四洲有七日出

塹 壬酉

初不降雨藥草藝林悉皆枯槁二日出時溝池乳涸三日出時殑伽河等悉皆枯竭四日出時無熱池竭五日出時海水沒膝六日出時大海亦竭七日出時彼器世界一聚火聳從無間獄直至梵世以火燒壞

經一中劫壞劫總經二十中劫空劫亦尒如是成住壞空即八十劫總此八十名一大劫為梵衆等壽量之數

器世界壞有其三種火水風壞者亦如前說如是七次後世界復成又被水壞至二禪天從極光天即生大雲降注大雨其器世界如水化鹽消鎔皆盡彼水自竭一水災次復七火災度七火災還有一水如是水災滿至七次復七火災後世界成被風災壞至三禪天其風之力吹散妙高何況

其餘第四禪天雖無外災是等有情生與
殞生命盡厭隱如是器情世界并成壞等
咸皆說已
念常讀曰軻書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誠哉是言也追我
皇元混一區宇萬邦咸寧敬崇佛乘禮請
法王上師薩思迦大班弥達斐思巳惠幢吉
祥賢為帝師廣興好事詔製
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
省郡縣遵用迄為一代典章今茲彰所知

論迺
裕宗潛邸時請師所說也大旨約標器情道
果無為五法總攝一切所知故名此論大
槩依念處日藏起世等經論對法相應之
義而錯錄其宏綱尒尚非具大智辯窮法
實相其孰能明空刼隣虛之細大昭然如
庵摩勒果觀於掌中我欽惟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道契佛心德超義
聖弘護大教錫以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璽

篆寵優其尊師重道豈特為萬世帝王之彝典耶抑亦燦昏塗迷惑之真燈也姑錄畧情二章著于編首餘道果無為三章具於本論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　　亟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太古諸君（太至極也古兆今也君主也白虎通群也群下之歸心也）盤古首君治一萬八千歲（列子曰運即盤古也北山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頭極東足極西左手極南右手極北開雙目爲曙閉目爲夜呼爲暑吸爲寒吹氣成風雲吐氣成雷霆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統九圖之大其號與多三皇五紀之尊其軌與先古今記盤古死後形分爲物象也）

天皇氏一身十三頭韋昭曰兄弟十三人分地治化各一萬八千歲古今記曰天皇一身上十三首也

地皇氏一身十一頭韋昭曰兄弟十一人治一萬一千年帝王甲子云九千年也有云三皇皆一萬八千年

人皇氏一身九頭韋昭曰兄弟九人分治九州帝王甲子云四千五百年人皇六十五代四萬五千六百年

五紀

五龍紀五姓在位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年時人食葉居巢

攝提紀七十二姓在位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年始分晝夜日時月朔月爲王兎蝦蟆金烏三足出扶桑沒咸池也

合熊紀三姓在位六萬三千年也

連逕紀六姓在位六萬九千年韋昭曰三萬二千年叙命紀四姓在位四萬年也

有巢氏百代不記年禮曰昔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血茹毛也

遂人氏鑽木出火禮曰燔黍捭豚注曰中古未有釜甑擇米脾肉加于燒石之上食矣古今記曰以木德王治八萬年

大古以還四時既序晝夜長短分至斯興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統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歷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統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歷天而左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一十九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

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于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次失閏于皆入丑歲全不成矣

三皇 中庸子曰皇大也內外無爲以道化民者也

雷氏曰上古洪荒起自三皇羲農軒牾

太昊伏羲氏 風姓號太昊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感而生焉蛇身人首養育之王謐靜民則法曰皇

在位一百一十年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制由是文籍生焉

制嫁娶 女適曰嫁男婚曰娶

設網罟以取魚 網羅也爾雅鳥罟謂之羅魚罟謂之筌兎罟謂之罝

造二十五絃瑟 廣一尺八寸長七尺二寸

女媧氏 姓風伏羲之妹

造笙簧 長四尺中施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竹匏之形列管參差如鳥羽

鍊五色石以補天缺斷鼇足

以立四極在位一百四十年

共工氏　大庭氏　柏皇氏　中央氏　
陸栗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混沌氏　昊英氏　葛天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凡一十五代通一萬
七千七百八十七年經史不載

社神　昔共工氏有子曰后土能平九州祀爲社神五土之主五土者謂山川陂澤丘陵墳衍源隰也土遠廣澗封土紀之以報土功不知何代配乎后土更侯知者

炎帝神農氏　姜姓號炎帝母女登氏感神龍而生人身牛首長于姜水目以火爲姓也　王火德都陳遷曲沃在位一百四十年葬長沙易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桑木爲耒始教天下播種五穀又嘗百味爲本草治醫藥演八卦爲六十四作市井貨易作祭禮製五絃琴象五行也

自下帝承帝臨魁帝明帝直帝來帝哀帝揄罔凡八代五百四十年

丁亥　黃帝有熊氏　姓公孫名軒轅少典次子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揄罔末年諸侯相伐帝作孙矢征之天下咸伏代伏虎貔貅貙之于涿鹿有炎尤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啖沙吞石是山海之精以亂天

下戰于泓宋之野受新于中帝鑄鼎成飛仙攀龍去也壽二百一十歲葬于橋山在位一百年臣左徹刻木爲相率諸侯朝十年造合宮制衣服使魯班造舟車舟游也可以行政以濟水車舍也可以行居建屋宇制棺槨以送死始有葬禮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作咸池樂用天老力牧太山稽爲相風后定甲子一云〇帝即位三十八年始命大撓作甲子故以三十八年爲第一甲子推元年得丁亥歲也容成造曆隸首筭數問道廣成子蒼頡爲史岐伯辨草木俞附定脉經伶倫制律呂以調律呂管長九寸以竹爲之或損或益以定五音置九州歷帝紀云黃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一人姬西部已滕箴任荀僖姞依休尒治九州謂與青徐豫雍梁楚揚燕從長至幼以次封之後子孫五帝三王並其苗裔帝娶大庭氏生二子長曰玄扈次曰昌意凡十八代一千五百二十年

五帝中庸子曰帝者體也內心無爲而迹涉有爲以德教化民也德象天地曰帝

雷氏曰少顥嚳唐虞舜傳夏

㊀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摯字青陽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感意而生被髮跣足無冠冕黃帝之子壽一百歲丁卯立在位八十四年王金德都窮桑又遷曲阜立坊市用度作樂置一百二十行以爲紀官鳳皇至凡十代四百九十年

㊁顓頊高陽氏姓姬名顓頊黃帝孫昌意子有星如虹女樞感而生壽九十八崩葬子頓丘書疏載辛卯立在位七十八年王水德都帝丘今濮陽縣作曆以孟春爲元造平冠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至周始制三公九儀二十四司養材任地戴時象天神人不樵萬物有序生八才子謂之八凱平九黎之亂制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辨君臣之道作五莖之樂合爲五行之根基也凡八代五百二十年

㊂帝嚳高辛氏姓姬名岐黃帝曾孫玄扈孫蟜玄子壽一百五歲崩葬子宜湯已酉立在位七十九年王木德都亳今偃師縣亦松子實五行官以勾芒爲木正少昊之子祝融爲火正顓頊之子蓐收爲金正少昊之子玄冥爲水正亦少昊子后土爲土正高陽之子生八才子謂之八元造鐘鏞鞉鼓鐘

磬墳篪（皷以皮合木擊乃鳴鍾範金合土似鈴而不圓高二尺二寸半口徑八分名懸鍾磬前長三尺二寸厚二寸半律一尺八寸名黃鍾埏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銳上平底而有五孔白虎通六形如秤鉛而有六孔與周禮少別笛以竹爲之一尺四寸圍三寸小者尺二上有六孔也）凡九代三百五十年左傳曰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貍伯虎仲熊季貍謂之八元也

帝堯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黃帝玄孫帝嚳次子娘十四月而生眉分八采土堦茅室）甲辰立在位九十八年王火德都平陽（今晉州）又遷安邑通舜爲政一百一十八年（始丙寅終癸卯舜殂服二年至乙巳壽一百八十崩葬

林證曰善傳聖曰堯）號年曰載師具英先生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天降扎羊（名祠郊死埋胫右生羌菟草高八尺月朔生一葉至望全十五葉望後漸一葉至晦盡有羔名鮮多死羣厥左生朱草長一丈名指佞草）立衡室作圍基（三百六十路象三百六十六旬教丹朱奕）作大樂章嘉（堂六）禾茂鳳皇來有賢人三十二人（未詳名姓）立敢諫鼓洪水九年（禹治之）十日並現（羿命烏射之九烏斃于地儒說東南有羲和國有女名羲和生十日浴于海中王時十日並現羿射之○張揖晉射人也皆於西王母處得不死藥唯一在焉）乃歌芟也竊盜食之齊人月宮名姮娥因此月名蟾蜍即田父矣

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華宇都君顓頊六代孫瞽叟子有重瞳年二十以孝聞於天下三十登庸南巡崩於蒼梧壽一百五十歲王土德都蒲坂今河中府丙午即真終乙未葬九疑山謚仁聖憲明曰帥詠南風詩舉十六相謂八元也歟去四兇兇黃帝子不才人也掩義隱德好行兇暴謂之渾敦共工少昊不才子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謂之窮奇檮杌頑嚚不才子也傲狠明德以亂天常謂之檮杌三苗黃帝之臣縉雲氏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利謂之饕餮也臣倕造漆器使皐陶斷獄定五刑書曰五刑起自舜代鄭注禮曰墨謂以墨非事出入不以道義者劓割鼻以此加之剕即去鼻革輿服改制度者以此加之宮謂男去其勢女閉幽宮男女不以理義交通者以此加之大辟死罪也亞盜劫掠者以此加之大辟作韶樂造總章謂行如漆漆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以此起樂也敔如伏虎背上為二十四組鋸刻以木長尺許法三九陽數之窮憂之以止樂也琴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上竅曰池下竅曰濆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員下方法天地七絃錄朱絲為之長七尺二寸法七十二候有說周文武王足五絃琴成七絃大小二絃以合君臣之恩矣風俗通云琴者樂之統也君子鄉之不離於身非若鍾磬陳于宮廟列於簨簴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韻和雅大不逾矩小不溢減而不閒足以發人之意氣也瑟如前注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

樂球玉也爲楚擊之使鳴也堂下樂有五絃如瑟異編竹爲之長一尺五寸大者二十三管曰洞簫小者十六管曰雅簫周二十三管洞簫長一尺二寸圍二十四管頌簫長一尺四十二寸圍皷持柄搖之旁耳自擊鐘大鐘也笙如前注管竹爲之而有立十二州葬用瓦棺火葬之前天下之院象其七孔也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目其名若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劉氏外紀以三皇五帝之號爲俗傳

三王中庸子曰王往也加以刑政誕仁義所往之謂王

周三代

夏 雷氏曰

禹啓三康相宁槐芒泄降扃廑甲皋發桀主合十七四百三二

夏后氏

姓姒名文命字高宮黃帝八代孫鯀之子洸禹王初帝舉治水不績三過其門而不入

王金德都安邑

今均州迁陽三部治水十有三載乃第冬官亦曰大司空禹乃第

爲堯司徒

亦曰天官冢宰太宰二兵部尚書夏官亦名大司馬三戶部地官亦曰大司徒四刑部秋官亦大司寇五禮部春官亦曰鉉長曰六工部

二年秉四載

陸行車水行舡開九州兖州東河西西河南南河北兖州東南濟河東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海西南距岱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陽州北距淮南距海荆州北山據荆南及衡陽豫州西南據荆北距河梁州東距華山西據黑水雍州西黑水東據龍門西河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決九川距海錫玄圭告厥成功舜薦之于天下爲嗣焉

在

位十六年始甲戌終己酉東巡至會稽崩壽一百年誰受禪成功曰禹

號年曰歲建寅爲正作大夏樂葬用

聖嶢土爲之時有防風氏長四十尺

啓禹之子母曰女志云生石中一云黃帝十年郊禘祖宗禪文祖郊縣配天祖

初獻項

癸未立在位九年

啓祀立廟禰壇　太祖禹配文祖太初宗禹父二昭二穆五廟

太康啓之子敗于洛十旬不返五子作歌風之遂失其位壬辰立治二十九年

仲康太康之弟辛酉即位

帝相仲康子徙都商丘爲有窮后羿所殺而篡其位治二十八年羿立二年爲臣寒浞所殺寒浞殺羿自立十年復爲夏臣靡收之已上三主通合四十年相之子妃曰有仍氏有田一成有衆

少康一旅滅于純燒還禹舊邦是爲中興

癸未立治四十九年作秫酒

宁少康子

癸卯立治十七年

槐宁子之

庚申立在位二十六年

芒槐子之

丙戌立治十八年

泄芒子之

甲辰立在位十六年

不降泄子之

庚申即位治五十九年

扃不降弟

己未立在位二十一年

廑（扃之子）庚辰即位治二十年，
孔甲（不降子好事鬼神淫亂夏氏德衰諸侯叛之）辛丑立在位三十一年（湖王始生）
皐（孔甲之子）壬申立治十一年
發（皐之子）癸未即位治十年（一云十一）
桀（發之子名履癸娶有施氏女曰末喜淫酒暴虐荒色迷酒峻宇彫墻民墜塗炭以諫爲妖殺閼龍逢焚黃圖二臣大旱夏通時有二日閉明晦自分湯伐之放于南巢而死謚賊仁多殺曰桀）壬寅即位都安邑治五十二年
凡十七代通四百三十二年

湯（姓子氏其先高辛子契十四世孫始祖禹爲堯司徒官今偃師縣即殷熟也）亳昭明○相上○昌生○曹圍○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生子履也）王名履（字天乙生也黃帝二十一代孫其先契母簡狄吞於玄卵剖背而生契以玄鳥因子而生故姓子氏有改祝德及禽獸矣）夏桀不道舉伊尹爲相伐之承祚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大旱雷氏曰（降及殷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下三十主六百二九）

七年自責六過燒身乃雨乙未立大治十三年壽一百歲建丑爲正沈年曰祀

外丙湯次子　治三年○仲壬外丙弟　治四年

太甲湯長孫太丁子立而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悔過復迎歸亳政其位

治三十三年立廟六湯二殷太甲郊祀祖宗禘帝嚳大祖契配文祖太祖郊冥配天祖宗湯父

太甲祀

沃丁太甲子　辛巳立治三十年八年伊尹卒

太庚沃丁弟　治三十年一云二十五年古今紀三十五年

小甲太庚子　治十七年七年二月甲申朔起曆

雍己小甲之弟　治十二年

太戊雍己弟初立不道諸侯叛之以伊尹子陟爲相放道復興　治七十五年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開封陳留　治一十七年一云十一

外壬仲丁弟　治十五年○河亶甲外壬弟後遷于相放又哀　治九年

祖乙亶甲子又遷于耿今河東皮氏縣巫賢任職興　治一十九年

祖辛祖乙之子　治十六年○沃甲祖辛弟　治二十

五年

祖丁（沃甲兄祖辛弟）治二十五年○南庚（沃甲子）治二十九年

陽甲（祖丁子）治十七年

盤庚（陽甲弟昚曰商復遷都于亳）治十八年

小辛（盤庚弟）治二十一年（般道衰百姓思先帝作盤庚三篇）

小乙（小辛之弟）治二十二年

武丁（小乙子以傅說爲相脩德布政天下咸歡書曰高宗諒闇三年君不言禮云三年之喪君不言百官咸聽冢宰）治五十九年壽一百歲廟號高宗

祖庚（武丁子）治七年○祖甲（祖庚弟商道衰）治十六年

廩辛（祖甲子）治六年○庚丁（廩辛弟遷于朝歌今衛州界）治廿一年

武乙（庚丁子不道惕神虐民獵河渭間暴雷震死）治四年

太丁（武乙子）治三年○帝乙（太丁子商道衰）治三十七年

紂辛一名受（帝乙之子微子啓帝之庶兄賢在朝不得嗣位辛母正后恐祚不道內嬖妲己外用惡來談酒池肉林糟丘使男女裸形相逐其間作長夜宮計一百一十日爲一晝夜制炮烙刑熱斧斮賢人之心斬朝

涉之歷諸侯叛亂武王克之以衆崇頭赴火而死諡曰殘義損善曰紂殷有三仁箕子微子并比干也丁位即位

凡三十主通六百二十九年

周　雷氏曰下迨有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元貞哀考威烈安烈顯聖愼靚至赧凡三十七主通八百六十七年

文王　姓姬氏至武王帝嚳之妃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多有異相棄之阨烽牛馬不踐移山歎育故名棄姓好種植百穀堯爲稷官功封于邰曰后稷也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渝○公非○高圉○亞圉○公祖類○大王亶父古公生三子太伯虞仲季歷文王父也初國于豳古公遷于岐伯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奔荊蠻眾立歷以傳昌也古今記世紀有異于史記王名昌季歷子一名大王少子都豐爲紂西伯大有賢德諡忠信接諸侯

重八卦之文爲周易在位五十年壽九十七乾六爻數有九三十六老陽也十八少陽也震三宮七數二十八少陽也巽四宮八數三十二少陰也離九宮八數三十二少陰也坤二宮六數二十四老陰也

兌七宮八數三十二少陰每卦有六爻六神名主吉凶之事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騰蛇勾陳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歸之廣內有爭愬于西伯又請紂去炮烙之刑武王發文王子周公兄既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畢之徒爲左右同謀伐紂起兵洧水諸侯不期會者八百皆云紂可伐矣戊午日兵臨孟津癸亥夜陳于商郊甲子戰于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既克殷大定天下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下倒載干戈在位七年壽九十三葬于鎬謚克定禍亂曰武禮曰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古制王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各五十里不及日附庸開罫王畿千里公五千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及曰附庸葬之以甕本世曰武王作甕具形如扇罫牆以節棺乙卯立建子爲正

十四國諸侯隨王代封各出其次雷氏曰

吳太伯

鄭宋晉吳衛秦齊魯陳杞曹蔡燕伯楚靡諸侯十四太王子與弟虞仲奔于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以辟季歷人立爲君既曰勾吳武王克殷封章爲吳章至壽夢十九世稱王遂生四十次曰季札大有賢德欲立札札讓兄諸樊吳人同立札又全之至餘祭立封札于延陵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越王勾

滅之周章至夫差二十一年敬王時也列子居六百五十五年敬王時也列子曰昔吳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者與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三王聖者與曰丘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五帝善用仁信聖則非丘所知三皇聖者與曰三皇善用時政聖則丘弗知太宰嚭驚曰然則孰爲聖者與夫子有閒動容而

三

對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齊太公望亦名呂尚東海人也本姓姜氏共先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呂文王卜得非熊之兆獵渭而會曰吾聖子久矣因名呂望一名武師伐紂亦名尚父封于營丘今青州臨淄也至小白稱桓公始

開自太公下丁公呂伋乙公癸公哀公胡公獻公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蒲公哀公桓公莽公景公昭公儒公趙公悼公惠公頃公靈公莊公景公田和簒子牌公簡公平公宣公康爲田和滅共十三君七百四十七年當周安王十七年也景公之前後也

徒

管仲鮑叔甯戚晏子之

陳胡公滿有虞之後姓嬀氏昔舜爲庶人堯妻二女居于嬀汭因以爲姓武王克殷乃求舜後得胡公自滿封于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下申桓孝慎幽楚武英平文桓厲莊宣穆共靈成哀惠悼湣二十三君六百五十三年敬王四十一年爲楚滅之此封或絕

杞東樓公夏禹之後殷時或封或絕武王克殷于杞陳留雍丘

縣是也自東樓公至簡公春一十九君五百三十九年定王二十四年楚惠滅之

曹炸振鐸文王第六子武王弟封之于曹今濟陽定陶縣也至伯陽好田弋怠政而亡後數伯背晉于宋自振鐸下太伯仲君宮伯孝伯喪伯幽公戴伯惠伯頹伯穆公桓莊僖昭共文宣成武平悼襄隱靖伯陽二十六世六百四十五年敬王二十三年為宋景公滅之

蔡炸度文王第五子武王弟叔度封炸鮮于管封度于蔡使二相紂子武庚一名祿父治殷餘民自度至侯齊二十七君五百二十七年當定王時為楚滅之

魯周公旦文王第四子武王克殷封少昊之墟今兗州仙源縣也公不就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幼冲公誠曰我文王子武王弟成王炸于天下賢人三吐哺起以待士恐失天下人伯禽受命于魯子之魯毋以國驕人伯禽自魯郊下車即報政伯禽嘆曰嗚呼後世必有簒殺者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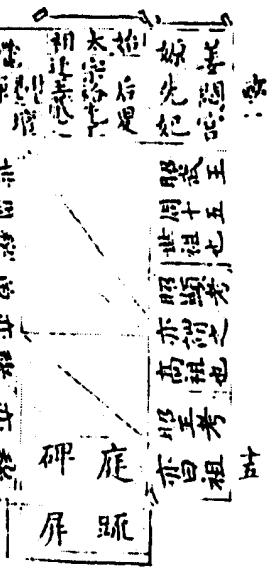
宣昭武文懿惠悼元平簡獻孝成
溶邕桓丈易王子嚞昭惠武成孝
今喜三十七君八百九
十四年秦始皇滅之

武王子于沿都年十三即位周公攝政制
禮作樂天下和睦七年歸政于王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治四十七年周公定君

臣禮樂成王褒之制三公太師太
一太常主音樂二光祿主酒饌三大理
王刑律四宗正主皇親五太府主庫藏
六司農主種植七鴻臚主賓客八
太僕主車馬九衛尉主教設二十七
大夫九品各三八十一元士重定五刑立七
廟制禮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注曰此周制

七廟太祖及文武二桃與清廟四七太
祖社稷也昭明也察下為義穆敬也敬
上為義太祖居西而東三昭面南三穆
而北皆毀主藏文廟昭主藏武廟有禘
出主祭于壇文武二桃朝享之非四時
月○五代咀主藏之于桃有禘則出迎
祭也無禘乃止矣

祫何夾



祭法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
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之言也新也
禘猶諦也諦審也嘗猶嘗新穀也烝猶
烝進也

曰蒸進也品物進之天下祭天地一年九祭三祭異天六祭五方大帝諸侯祭社稷五祀同命中霤門行漏五也祭（社）諸侯大夫祭五廟太祖與二昭二穆大夫三廟太祖與一昭一穆適士官師二廟庶人無廟祭之于寢矣郊帝祖宗

祭三人天曰祭地曰享也

明堂制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東西九逵南北七逵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員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四旁九室十三位也制冕旒衮服十二章（二〇〇）日月星辰三象其明龍象其變化華蟲雉也象文也宗彝宗廟虎雖也象其孝藻象其潔粉米為米而粉山者象其養人不取其勢也火以固也取其神不取其氣也白與黑謂之黻兩已相背取其能辨是以繼續服上丙成即位穆神昔陽山氏之子名挂喜植五穀夏為之前皆配祀殷周公后稷代之自周而下皆配祀矣五穀之長祀以報其功也五穀者稻粱麻麥分成百也

宋晉衛楚四國成王封同姓者長曰伯父幼曰叔父異姓者長曰伯舅幼曰叔舅

宋微子啓紂之庶兄武既克殷卬乃持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逐釋微子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蔡二叔傅之武王崩周公輔成王殷叛王命誅武庚乃封啓代殷為宋今睢陽

也後至襄公始霸自召下徙仲穡丁滑湯厲薩惠襄戴武宣穆嗚莊滑始桓襄成昭文共平元景昭悼哀別聲成假公稱王滑亂無道諸侯與齊桓伐之三分其地凡三十二君八百三十年當周赧王三十九年也

晉灶虞　灶虞字子于武王子成王弟成王與灶虞戲削桐葉為圭以與灶虞曰以此封汝史佚因請擇日立灶虞王曰吾與汝為戲焉可天子無戲言遂封灶虞于唐今河東皮氏也灶虞子燮是為晉侯至獻公滅虢始都後文公重耳始霸自灶虞下變武成厲靖簡獻穆殤文昭孝鄂哀湣獻惠懷文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定出哀幽烈孝靜公也三十六君七百四十九年必王時韓魏趙之滅

衛康灶　文王第九子武王同母弟成王以殷餘民封康灶為衛公居河洪之間故商墟也至元公徙帝丘今河內也自康灶下康伯孝嗣康靖真頃釐共武莊桓宣惠昭懿文成共侯懷敬肥懷二十三君計七百八十九年歸秦

楚熊繹　熊繹顓頊之後至季連以芈為氏後啊封繹于楚蠻今江陵枝江縣也十君徙都壽春自繹至負芻二十二年滅于秦

康王釗　成王子召畢二公受顧命而相之二世安寧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治五十二年癸亥即位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　　晦四

嘉興路六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周

己丑　昭王瑕　康王子　王道微缺　因南巡狩乘膠船沉於水　治五十一年

甲寅　二十五年四月八日大聖現白象瑞七支案地乘雲而下降神大術胎中右脇而住豈若虹樞現表厥命世者也

壬申　二月八日世尊生于迦毘羅衛國藍毘尼園波羅叉樹下從母摩耶夫人右脇而出姓剎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生時九龍吐水金盤沐已周行七步自言吾受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相好莊嚴具三十二大人之相諸經有別且依一文三十二者一足下平滿二千輪輪紋三手柔軟如兜羅綿四指開網縵猶如鵝王五諸指纖長六足跟充滿七足趺相承八雙臂脩直九雙腨圓滿如伊尼延鹿王十陰藏密如象馬王十一毛青右旋十二髮毛上靡十三身皮金色十四皮閉離垢十五七處充滿十六肩項殊妙十七腋腨員十八容儀紅滿十九身相端嚴二十量圓孤抑二十一頷腮獅子二十二常光一尋二十三齒白齊密二十四牙鮮鉾利二十五常得上味二十六舌覆面輪二十七梵音頻伽二十八眼睫紺青二十九眼睛如牛王三十面如滿月三

十一月閻浮提三十二瑞吒倍如天盖更有八十種好具如經若爭說

丙辰　太子三歲父王携謁天神廟神像起立王驚嘆曰天中天

庚申　太子七歲詣師習世間書典

癸亥　太子十歲與兄弟捔力以手擲象城外射透鐵鼓九重世尊示出家太子出遊四門見生老病死者北門見出家人生欣樂心二月八日夜淨居天報言太子出家時至遂乘馬逾城至檀特山拔劒斬髮入獼猴山阿藍迦處習不用處定令依六年苦行三十成道之教也有說十二月八日出家諸部說異玄贊疏云總會諸文而為二說一云諸部說十九出家三十成道本起因緣經亦十九歲思維無相三昧經三十成道智論亦十九不說成道時佛住世實八十年有會十九出家五年事仙人行樂行六年行苦行三十成道智論用此二云亦有諸部及大乘說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增一中雜三阿含經出曜經和須密論並說二十九悲華　經善見論說三十五

成道本起經云三十五也菩提流支引經偈云八年作嬰兒七年作童子四年學五明十年受五欲六年行苦行三十五成道四十五年中教化諸衆生真諦及西域記並同此說金光明經報恩經等同說佛壽八十年也甲子但七十九年畧釋偈曰言五明者瑜伽釋云一者內明有二種相一顯示正因果相二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二者因明有二種相一示摧伏他諭勝利相二示免脫他諭勝利相三者聲明亦有二相一不妄立字界及能成立相二示語工巧勝利相四者醫方明有四種相一示病體善巧相二示病因善巧相三示斷已更生善巧相四示斷已不生善巧相五者工巧明善諸世法相三端者一大筆二武鋒三辨舌也六義者一禮謂幻譎雅二樂風俗正變三書八體六書四數窮知稽壞五射儀閑于等六御善調象馬世尊在宮爲太子時性自仁賢曰禮通諸風俗曰樂六十四書悉曉曰書百二十數並窮曰數透九重城破曰射御塞門大象曰御跡如紅諭廣陳

庶穆王滿昭王子用造父爲御乘乎八駿日行千里具如周史治五十五年五十歲即位一百四年作甫刑王命甫侯呂級入爲司寇增損臧否約五刑爲三千罪科各一千條三百大辟二百宮二百五百墨劓各一千條三百大辟二百宮二百五百墨劓各一千條三百大辟二百宮二百五百墨劓

是佛弟子

案世尊示成道苦行六年既滿沐於熙泥連河受牧牛女之乳糜納吉祥之軟草詣菩提樹王坐金剛座上三十四心示成正覺弼天人師具一切智住世垂訓四十九年說法三時初中後善以有空言破空有執二邊既離中道斯存俾利鈍機發脩自行故演而伸之爲八萬四千之法蔵也博施濟衆因果張焉斷惡懲善聖凡別矣群生自茲有仗也初入鹿苑度五比丘度優樓頻羅迦葉千人出家

自佛象頭山爲龍鬼說法等

丙寅佛度舍利弗目犍連二百五十人出家

丁亥須達長者布金買祇陀園建寺奉佛

戊子佛在拘耶尼國爲婆陀和菩薩說苦行般若等經

己丑佛在柳山爲純真陀羅王等說法

庚寅佛在穢澤爲阿拙摩說法及升忉利天栴檀像始建世尊成道八年上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九十日優闐國王思慕如來命

大目連及毘首羯摩天化爲匠人詣天宮
摹佛相好以栴檀香木刻像供養既而夏
滿下降中天王及大臣及國人民同往迎
佛其像騰空向佛問訊佛爲摩頂受記曰
我滅度千年以後汝往震旦廣利人天

佛還摩竭國爲弗沙王說法等

佛爲彌勒說脩行本起經

佛還迦毘羅國爲父王說法普曜經載此

佛於欲色二界說大集等經

佛始說十六會八部般若等經

佛始檢約徒衆制置戒律

佛從弟阿難始出家

阿難請佛度摩訶波闍波底比丘尼等出家

佛說金光明并法華等經于靈山會上是年世尊拈花示衆百萬人天皆茫然唯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分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勑阿難副貳傳化聽吾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

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傳付於汝轉授補處慈氏毋令斷絕（拈花之事諸西土公對佛惠暉師祭滿悲吉祥見於梵王問佛經中共載但此經多言阿家帝王之事故之秘府世故無聞）

二月十五日世尊示涅槃應世七十九年（諸西五）

化緣周畢於拘尸羅國金沙跋提河間娑羅雙樹下說涅槃經及遺教經已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右脇而卧於中夜寂然無聲闇維得舍利八斛四斗（涅槃經前後分具明）時有白虹一十二道南北貫通連宵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也王曰朕常患此令既滅度更何憂耶西土諸王以香木闇維分身建塔震旦計十九處

共王繄扈穆王子有聖德治十二年（王嘗游涇上）

懿王囏共王子周室衰（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康公受之而不以歌王遂滅密詩人刺之遷都槐里又遷晉翼）治二十五年（齊乙卑來公旅淑王命京之作變風刺之）

孝王辟方共王弟懿王叔王時外國有進二尺虎又進四角犀治十五年

丙辰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毘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自作色婚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緣是志求出家與度諸有佛言善来比丘須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嵩禪師正宗記評曰昔涅槃會之初如来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

六

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然正宗者聖人密相傳授不可必知其處與時也以經勘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靈山拈花又曰付法於多子塔前然此未見所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爲當也佛告諸大弟子迦葉来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

寶鉢羅蜜觀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毘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寶鉢羅蜜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偈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耆舊(舊內)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升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

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是偈已乃持僧伽黎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秦非子　其先高陽之後始女脩大業佐舜爲相大費孟戲中衍乃大廉玄孫鳥身人言爲旅太武之御中滴駌騵燕來秦之先也後至帕駱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後之非子周孝王使主馬又大駱息封于秦號曰秦嬴至德公始居雍城秦州隴城縣也後穆公始霸至昭襄稱王自非子下秦侯公伯秦仲莊平文宣出武德宣城縣

厲共和　宣惠悼厲躁懷靈閒惠出歷孝惠文王武王昭王三十二君六百三十八年也

夷王燮　懿王次子周室陵遲諸侯朝覲下臺迎之治十六年

黎厲王胡　夷王子暴虐無道國人救之奔彘救于彘通周召五十一年

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剎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夙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後阿闍世王白言仁

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仁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阿難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能長久又念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故來辭

（貳拾捌）

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難曰俟王覺時當為我說時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珎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踊慟哀

（捌）

感天地即至毘舍離城見阿難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頭住須臾間而受於

供養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阿難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

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中五百仙人覩
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問難足胡跪白言我
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
難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
仙衆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弟子
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
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
商那和脩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
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
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
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
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阿難付法眼
歲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
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
龍宮一分奉毘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
各建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年癸巳歲
也

世尊入滅一百年矣

傳曰百歲已前人傳雖異法味一如五
師傳教首迦葉波傳之阿難阿難傳商

那和脩商傳優波毬多優傳末田底迦自此百年之後法疎一味水乳兩和析甓分金久宗異見源流派別二部斯興

上座部　大衆部

一上座部二大衆部三百年來展轉分破大衆本末別成九部大衆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鷄胤部多聞部說假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上座本末成十一部說一切有部上座部犢子部法上部賢冑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經量部嗚呼正法加絲以麻嘉謨增乳以水慕道者惑于異端孰非曷是悲哉

帝　共和元年王崩　王時求道濟諸百姓不言政道路相逢視之以目由是作乳故王子疏在政三十七年周召二伯行政號共和凡十四年

甲子

厲　宣王靖　厲王子初王奔彘太子靖名公家匿人園之公以子代之太子方得

十四

脫既長周召二伯立之爲王脩文武成康之風諸侯復宗周時天下大旱王自責身六年乃雨　治四十六年王臣史籀改蒼頡大衆始此

古文爲大篆　今坡下石鼓有數字至宋蘇軾辨得幾字

鄭桓公友　鄭今華陰縣後徙滎陽今新鄭是至幽公弟君乙爲君自桓下武莊厲昭愛嬰厲復靈悼成

鑑簡定獻蔡衷共濡君乙凡
二十三君二百八十一年

龍六年而生

第三祖商那和脩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邪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白然脹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地祖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苾吉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脩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祖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地以建梵宮祖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毬多以為給侍因問毬多曰汝年幾邪荅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荅曰師髮已白為髮白（感問上）邪心白邪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脩知是法器三載後遂為落髮受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即隱於嚫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翅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祖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祖乃作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獲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各持一觚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歲王無辜殺杜伯一日出畋見杜伯持弓矢射王中心墮車折脊而死事見墨子載也

幽王宮涅 宣王子與褒姒生伯服廢太子與申后而立伯服褒姒不好笑王乃舉烽燧大諸侯皆至又比無寇褒姒大笑王悅後申侯與犬戎同伐王于驪山復舉烽燧諸侯不至遂死山下乃扶太子宜臼為王以奉周祀在位十一年

攜王伯服 幽王燕子西兵殺王伯服乃立國人不順未經年而廢之

東周二十四主 都于洛陽

平王宜臼 幽王太子申侯立之東遷洛京以辟難治五十一年

重　諸侯寢盛政出方伯

帝嚳 世尊示滅二百年矣

一本 第四祖優波毬多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毬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

誤四 士

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祖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絡縻之千頭及祖出

降魔機句 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更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絡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王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柰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毬多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燒害否波旬曰

我擔回向佛道永斷不善祖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髮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心の筌

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祖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不爲身心祖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祖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降聖種即爲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坐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

王三十年庚子歲也
（景）王四十九年乃魯隱公元年孔子春秋編年始于此
（戊）桓王林（下王孫太子北早卒立王）在位二十三年
（甲子）莊王佗（桓王子）在位十五年
（酉戌）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毬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衆師因易今名焉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真量也多迦聞師說已雖喜踊躍而唱偈言魏魏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迴爲真法味能度諸有緣毬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戌酉）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

習禪那自此報分殊塗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聖授戒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五年己丑歲也

孝僖王胡齊莊王子一名鱄治五年○五霸次興中庸

子曰霸者假也用威刑而防政使仁義而不淫秦漢皆霸道也春秋稱五霸者乞傳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稱為五霸之首晉文公召天子於河陽而朝諸侯矣○秦繆公因伐鄭而敗諸崤悔過修德○宋襄公為盟上之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楚莊王率諸侯伐陳而立陳靈公諸侯皆伏矣

己惠王閬僖王子初莊王娶鄢妃生子顗顗有寵而後作亂王奔鄭鄭伯伐顗

三殺之立王時齊桓伐楚
四子責包茅不貢入周矣治二十五年
癸襄王鄭惠王子子帶作亂王奔
鄭晉文公殺子帶立王治三十三
年
葉世尊入滅三百年矣此後龍猛菩薩造中
論等破除有見後提
婆等諸大論師造百論
等弘闡大義了義燈明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關閒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逢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因說偈而答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師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昔嘗作檀那献一如來寶座

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令符師說願加度脫師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坐化火自焚婆須密收靈骨貯七寶塔建浮圖寘于上級即襄王十五年甲申歲也

頃王壬臣襄子王治六年楚莊王始霸

旨匡王班頃王子在位六年

李○有云此年世尊入滅者破邪論引慢

定王瑜匡王子治二十一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老聃氏於是年九月十四日生于楚國陳郡苦縣賴鄉曲仁里魏書云老聃父姓韓名乾字元畢母曰精敷二合而娠孕八十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爲姓名耳字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麤反唇蹙鼻髺尖胯潤聃耳髮頭故謚曰聃以疑獨之道祕于心三寶之德資于用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景王巳卯歲氣浮關欲

往流沙時有函關令尹喜知道之人也乃請言教老氏遂著道德二篇合五千言皆評大道也既而弗克至于流沙薨于槐里年八十四歲時有秦佚之弔三號而出是知天命殞于周也墓在槐里西南三十里渭水之陽今興平縣也佛先三百四十五年

第七祖婆須密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游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惺前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伏曰我願求道露甘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尊者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

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即定王十七年辛未歲也

亭簡王夷（定王子）治十四年

丁五〇 老氏仕周爲守藏吏時年二十二矣

己五〇 老氏遷太史令時年三十四矣一云柱下史自是五十四年不調時人目爲吏

（聖主四有此）隱也王十四年魯襄元也

靈王泄心（簡王子）生而有髭治二十七年

庚戌 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老氏五十五歲矣

孔子生于魯國兗州鄒邑縣平鄉昌里實隱公後第九代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初四（咸四）日按殷本紀孔子父姓狀梁名紇爲鄒邑縣宰先娶鄒氏女生子孟皮不才後娶顏氏女名徵夫婦禱尼丘山神而生孔子（孔子生而有髮）生而有髮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垂手過膝河目海口龍顏方頤鳳顎燕頷

虬髭虎視有中和之德衣莊而嚴色溫而厲有四十二表如世家自易姓孔氏名丘字仲尼至唐玄宗諡曰文宣王丘先殷之後裔頴考叔弗何祖烏至紇移居魯易姓叔梁後孔子追昔先生姓字以子配一更姓孔氏是不忘本仁也學無常師自然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大宣文教矣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修文教於洙泗之濵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風約魯史而修春秋周平魯隱始之自已未終敬王魯

哀壬戌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明王室衰諸侯霸褒貶得失絕筆于獲麟之句也而傳有五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鄒氏孔刪詩三百而詠國風雅頌正變之道也而傳者分爲四詩毛韓魯齊詩以關雎首之

咸四

明有夫婦次有父子君臣之道三綱迭順辨其國政定尚書凡百篇始于二典次及三王典謨誓誥之文備悉明也秦火之後漢儒伏生口授裁二十餘篇正禮樂有二禮記四十九篇而以曲禮首之終于喪服之

十九

制俾夫孝弟施行安上治民廣大悉備而傳者徐生首焉周禮者六官之屬王百七十五明宗廟社稷王侯等差朝格典儀大全其式矣贊易道始于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萬物生焉作十翼書以明之謂上繫下繫上彖下彖文言說卦敘卦雜卦而傳者古今衆矣資學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四科十哲德行顏回閔損冉耕仲弓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子鯉伯魚孫伋子思皆預其數壽七十三歲薨佛先二百九十九年

姜世尊示滅四百年矣（時迦濕彌羅國五百六通依法智論造毘婆沙論）

丁巳景王貴（靈王次子）治二十五年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密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迦國城毘舍羅家見其舍有白光上騰謂徒衆曰此家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

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密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祖既見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次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密多聞祖妙偈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密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尊者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復本坐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即景王十年丙寅歲也

孔子時年二十六適周問禮於老聃聃年已七十九老聃是年薨壽八十四歲

辛巳 四月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六月子朝作亂十月晉納王于王城十一月猛卒（是爲悼王）弟 辛亥 敬王丐（悼王弟）劉獻公單穆公韓宣等伐子朝立王治四十三年

己酉 ○冬克單逐王子朝入成周自是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

壬申 衰十一年乃魯定元

癸酉 孔子爲魯司寇年已五十二矣

甲戌 孔子去魯適衛

己丑 孔子之宋如陳

庚寅 孔子微服過宋

己酉 孔子厄於陳

庚戌 二十八年魯哀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作春秋定六經時年六十一歲矣

甲寅 第九祖伏馱密多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

庚辰 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来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歸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十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

而師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僞尊者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真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即敬

癸酉 王三十三年甲寅歲孔子絕筆于獲麟

庚戌 王四十年魯哀十六年夏四月八日孔子薨于曲阜四十三年吳滅矣

己亥 元王仁敬王子 治八年〇越王勾踐始霸矣

丁酉 貞定王介元王子 在位二十八年

戊申 世尊示滅五百年矣

己酉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伏馱尊者勅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

戊四 三

席遂號脇尊馬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尊者問曰汝從何来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

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付法已即現神變入于涅槃化火自焚四衆以衣缽盛舍利隨處興塔焉即貞王二十七年己亥歲也

考王嵬（一名隗貞王子）治十五年

威烈王午（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

王十九年魏斯好賢即文侯之德

通鑑始于此宋司馬光集

王命趙魏韓爲諸侯自此號爲七雄

日東比丘溥銘助刊此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韓魏趙　雷氏曰

魏趙韓請燕楚又秦是為七雄

韓武子

其先與周同姓後事晉封于韓自武子至王安十二君一百九十六年

魏武子

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武王克紂封于畢〇時秦王嬴欲伐魏或曰文侯師田子方受二夏細義客陵干木過其閭君禮人賢同民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有賢人益柯鄙行淳于髡之徒矣〇惠王時有女子化為丈夫〇其先畢萬事于晉晉獻公封于魏在河東郡至悼公徙絳陽文武復魏自畢萬至王假凡九世通計一百年至秦始皇滅之

趙武子

其先與秦同祖顓頊孫女脩二子惡來季勝季勝之後造父為穆王御封于趙城因姓趙氏至敬侯都邯鄲自後至大王為秦所王育虜之凡十一世計一百八十七年齊滅楚秦見上注

安王驕

一名籠成烈王之子

治二十六年

辛巳二年晉分為三晉趙魏及韓同謀滅晉三分其地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

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焉鳴豁然惺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雠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来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二

烈王喜（安王子王時天而金子攝陽）治七年是歲日食

顯王扁（烈王子）在位四十八年（時蘇秦遊說六國）

二年秦惠始稱王矣

王十二年

未來世尊示滅六百年矣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坐前仆地師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来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

師曰魔之来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坐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

知師即為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真體葴之龍龕即顯王四十二年甲午歲也

真慎親王定顯王子治六年王時六國皆自稱王

丁未赧王延慎親王子治五十九年東西周分治為諸侯所侵王與居人無異王徒都太子治東

四十八年

庚子三十年宋滅矣

壬寅第十三祖迦毘摩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馬山中有一石窟

師可禪寐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進不顧遂盤繞祖身祖因與受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等[等]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寐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忘答起嗔恨[嗔]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寐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以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諦聽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知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

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赧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

己○王赧六國攻秦昭王赴攻西周王懼使之下秦宣獻其邑是年秦使將軍摎攻之取九鼎寶器王嘶而卒已上八百六十七年內三百一十五年載東秋列國

右周合三十七君八百六十七年

秦　雷氏曰昭襄莊襄始皇胡亥子嬰祭朝六君四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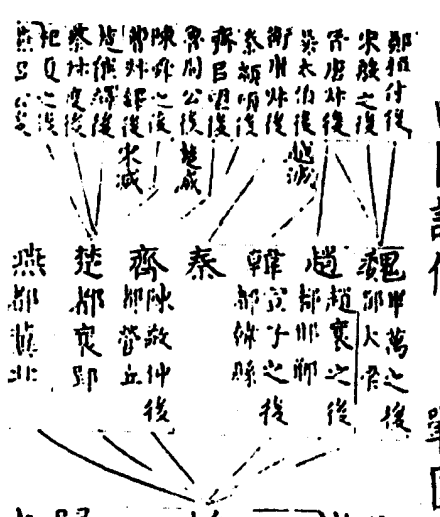
原昭襄王稷惠文王子姓嬴氏王水德都咸陽今京兆也治五年至始皇時建亥正通覇五十一年

妻世尊示滅七百年矣

孝文王戊昭王子元年脩先王功臣褒厚親施苑囿除喪在位三月運數一年

孝莊襄王楚孝文王子以呂不韋為相治三年○次年癸丑日食

○十四國諸侯　○戰國七雄



始皇政（莊襄小邶四十八年正月旦生于邯鄲其下十三莊襄崩位立為秦王自陀始皇欲至萬世獨統曰朕改號曰稱制曰詔天下更名民曰黔首用呂不韋趙高李斯為相衆怡台起王翦為將併吞六國平一天下分三十六郡自後騎艦周進天下四之會稽珊瑚遷至沙丘忽患病七月丙申崩于平臺矣）治三十七年

下令逐諸侯客卿李斯諫而止

（本末）滅韓

（本末）滅趙

（內子）滅魏

（內子）滅楚

己卯　虜燕王喜

庚辰　滅齊

幸二十八年東巡郡縣上鄒嶧山及登琅琊刻石頌德又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值風雨於松下因封五大夫又遣徐福求仙

（本末五）

癸巳　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帝懼即厚禮遣之時國事區區弗克敬奉

丁亥　築長城

孚焚書
㘝坑儒作阿房宮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毘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為說妙法遍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尊者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師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辯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即為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衆皆宗仰尊者悉為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

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来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眞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震二世胡亥始皇少子帝崩李斯祕之獨趙高胡亥知之高遂矯詔殺扶蘇而立為帝

二十一即位治三年

劉季起沛項羽起江東率諸侯

咎○伐秦陳勝吳廣起天下大亂矣

甲午○為趙高殺于望夷宮

三世子嬰扶蘇子○初趙高使壻閻樂殺二世乃引圍級之百官莫從將上殿殿欲壞并三高知天命不與乃立子嬰即位三世殺趙高於齋宮哀其三族○後沛公入關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璽降于軹道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既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項羽後入關遂殺子嬰秦遂滅矣

右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居帝位凡十五年而漢滅之

西漢　雷氏曰

漢高惠呂文景武昭昌邑宣九成哀平孺十有四君二百十四年

高祖邦

字季姓劉氏王火德治十二年初用秦正大初元年改用夏正都長安今京兆也豐沛中陽里左股有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初為泗上亭長單父呂公奇之以女因使徙家焉豐西澤中有小徑十人行山澤斬蛇白帝後人見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斬之秦二世元年布衣起于

沛而滅秦為漢以蕭何為相韓信為將張良為謀即漢有三傑焉共滅項羽于烏江生于秦昭四十六年壽六十二歲大定天下于未央四月崩于長樂宮葬長陵　西楚　覇王項羽名籍下相人也楚將項燕之孫身長八尺目有重瞳勇可拔山力能舉鼎兵中子弟皆聞之秦二世元年從季父項梁起江東至三年滅秦自號西楚都彭城立五年漢會諸侯于垓下大潰破亡追至烏江自刎而死矣

甲申二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十一月召諸縣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抵(當也)罪餘去秦法項羽

西使英布殺義帝于郴是年滅韓趙魏三國

戊滅齊

冬滅燕與項羽約洪溝為界以分天下

孛會諸將圍羽於垓下虞姬自刎

壹改咸陽為長安

秦孝惠盈字曰滿高祖于呂氏十七即位見母殘酷使人謂太后曰吾終不能治天下送縱酒色婦樂甲寅八月崩于未央宮葬安陵壽二十四歲○

治七年始有笛帝時丘仲作之笛者滌也滌邪穢納于雅正

登起長安西市脩建倉敖

冥高后雉妃呂氏單父呂公女少帝幼太后臨朝稱制立諸呂為王欲誅天下幾危劉氏劉章周勃誅諸呂矣治八年壽七十一

癸○地震○六月晦晨○行八銖錢

丙辰○秋星晝見
文帝五年南越王自稱武帝
己未○春星晝見○行五分錢
庚申正月日食
戊戌文帝恒高祖次子母薄姬初呂后封諸呂為王陳平周勃劉章共誅諸呂三
部千人以立文帝性寬惠溫絜儉謹不華飾百姓富樂自即位後凡下二十七詔利民太半甲申崩永安宮葬灞陵壽四十七治二十三年

文帝三年也
癸亥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無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

將及門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提婆見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忻然契會樹即為說法不起於坐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師語眾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師得法後至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

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為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舍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旛入彼（執疑誤道）

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風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

偈曰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乙酉 景帝啓 文帝子母竇氏三十二歲即位好黃老二子及宮人皆誦之因改子曰為經以下崩未央宮葬陽陵壽四十八 治十六年

丁亥 ○三年用晁錯策七國皆反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以功之復用袁盎之謀斬錯以謝七國天下大定矣

辛亥 世尊示滅八百年矣 帝滅佛法定築令以銀周亞夫○夫功大猶戮之遂嘔血而死

戊午 武帝徹改建元 景之中子母王夫人嘗抱文日二十七倒策累七十二歲前于五祚殿即位 治五十四年 依運曆圖

建元號 葬于茂陵十七

辛丑 建元東方朔為太史

己巳 ○帝好仙術徵方士文成五利等○鑄半兩錢貪地好殺○命司馬遷等述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興太學脩郊祀定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

癸巳 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矣

丁未 改元光

癸丑 改元朔

癸卯 改元狩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以謀反誅○戮其黨累數萬人用孫宏為相衛青霍去病為將北伐兇奴○開河朔之地○又平南越王○東滅

朝鮮禹卿賑西愍五國執毘耶王收休屠王○按遣張騫西往身毒國尋浮圖教衆禮之

甲子 四月初作誥定之有誥始此

元改元昇

癸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曰彼理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

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鉢取梵語此云飯）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歌五）（十二）

即命僧伽難提分坐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坐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来也愍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羅睺羅多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然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

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付法已安坐歸寂

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改元封

改太初

改天漢

改太始

改征和

巫蠱起江充爭權構讒於太子宮太子與賛○皇后謀斬充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六萬數萬

昭帝弗武之子母趙婕妤九歲即位霍光受遺詔以周公輔政至戊申四月崩未央宮葬于平陵壽二十二歲治十三年

改始元

改元鳳上官桀子安與霍光爭權帝終知霍光之忠烈矣

改元平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

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積胄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頒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屬九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岩前有石窟焉乃燕寐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

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舍令出家祖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邪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祖問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

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帝昌邑王名賀哀王髆之子武之孫在位二十七日狂縱淫戲無度罪犯一千一百二十七事霍光與田延年白太后廢之賀解璽綬之昌邑發為海昏侯徙昌邑羣臣不能輔道者二百餘人唯王吉龔遂以數諫得色

宣帝詢改本始武帝曾孫戾太子孫生而足下有毛初名病已戾太子被巫蠱事已在襁褓賴丙吉救養在於掖庭外家霍光察昌邑淫亂迎之即位遠方來朝號中興主壬申十二月崩未央宮壽四十三葬杜陵

治二十四年時鼓一石五錢

改地節

改元康

帝改神爵
改五鳳
改甘露
辛未○帝興自民間知民疾苦魏相丙吉為相
黃霸龔遂為太守從耿壽昌奏置常平倉
以利民

世尊示滅九百年矣
時北天竺富婁伽國有大論師名憍尸迦
三子同號婆蘇槃豆此曰天親長曰阿僧
佉此云無著首暢大乘阿瑜闍國大講堂
中請聖慈尊說瑜伽論廣明五分十七地
義次曰伐蘇畔徒此云世親首學小乘造
俱舍論後從兄化演暢真宗造唯識等窮
探大義纫曰比隣持弗婆提此云獅子覺
造集論釋大有研尋異矣我三弘中道並
譽五天妙旃檀林寧容荊棘俱求知足歸
真應期御世談玄難可詳矣

帝改黃龍
酉　元帝奭改初元宣之于二十七歲即位戊
陵壽四十子五月崩于未央宮葬渭
三用佛
治十六年

貨改永光
榮改建昭
尤字改竟寧
旦成帝驚改建始字太孫元帝子二十即位以諸舅王鳳等為列侯更
驚牛逐為相五侯專政賢臣屏
退甲寅三月崩未央宮
壽四十五
在位二十六年
爸改河平
晉改陽朔
晝改鴻嘉。光祿大夫劉向修比
興籍往往見有佛經
已改永始

庚申第十八祖伽耶舍多摩提國人也姓釐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時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

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

（卷五）（十七）

當前漢成帝二十一年戊申歲也

改元延

（元）改綏和（都水使者劉向集列仙傳檢藏登）

（傳則知自周以來自之人未識爾）

哀帝欣改建平（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十九即位六年庚申六月崩未央宮葬義陵壽二十五）在位六年

（景憲使西域大月氏王令太子口授獻浮圖經）

改元壽（元帝庶孫中山孝王興之子三歲封爲王元壽二年）

（九月即位時方九歲王莽秉政乙丑崩未央宮葬康陵壽十四）

平帝衍改元始

治五年（加王莽爲大司馬又非爲太傅號安漢公）

立莽女爲后（莽加宰衡）

（嬰孺子嬰宣帝玄孫廣戚侯顯之子莽既鴆平帝嬰在襁褓年二歲即位莽初行周公故事一如天子史民稱臣帝至戊辰而崩矣）

改初始（王莽以僞符瑞遂即位矣）

治三年

新室（姓王氏鄗長安以十二月建平）雷氏曰（莽玄孫子合十八年）
是莽字巨君（王皇后弟成帝之舅三男之子元城人初封新都侯以女為平帝后後篡奪即位國號大新至地皇四年為漢光武軍師將軍所殺）
在位十五年改元建國
甲戌改天鳳
癸丑改地皇
辛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為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

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闇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祭祠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辜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又為

癸五　十六

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

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闍夜多矣言領旨即裴宿慧貌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祖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坐上以指仆勢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秦 淮陽劉玄 字聖公景帝七代孫光武族兄景帝生長沙王發舂陵侯買戾侯熊渠育楊太守利子孫生聖公為王素懦弱暴愧汗流舉手不能言二年因牧馬于郊下因縊殺之光武使鄧禹葬于霸陵治二年改元更始

晉 劉盆子 太山式人陽城王章之後寇武侯萌之子初與樊崇起青皆朱眉破赤武建武三年降于光武送封趙王治一年

東漢 郁洛陽姓劉雷氏云光明章和傷氏王火德安北卿順沖質桓靈獻遒殃合十三主百九十五

晉 世祖光武帝秀 字文叔南蔡人高祖九世孫景帝子長沙王發生舂陵侯

買鬱林太守外舅康都尉回南領令欽之于生有赤光照室晚長用毅于陵築復興漢室遂即位於鄗南後移都洛丁巳二月崩于南宮前殿壽六十二葬原陵治三十三年改元建武

癸酉封孔子為褒城侯

癸未世尊示滅一千年此後漢法諸大菩薩等相次出世遊諭夷夏

戊辰改中元○京師有醴泉出飲者疾愈矣

癸卯明帝莊光武第四子十歲通春秋三十即位大興儒學乙亥崩于東宮前殿壽四十八葬顯節陵治十八年改元永平

辛酉帝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飛至殿庭旦集群臣令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按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平旦之時暴風忽起宮殿人舍咸悉震動夜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四方盡作青紅色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生也王曰於天下何如對曰此時無他後一千年聲教被及此土王使雙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以年計之至今辛酉一千一十年也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信以為然即遣中郎將蔡愔博士

王遵奉憬等十有八人西訪其道至大月氏國果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三藏持優填王第四造白氎像并四十二章經愔等奉迎而歸于洛矣

敕教流此土十二月三十日愔等迎二沙門至于洛陽帝令模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并洛京西門以示萬姓梵漢二經安蘭臺石室

詔以釋迦寶像奉安顯節陵及清涼臺供養帝於城西雍門外立寺與騰蘭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白馬寺騰蘭初譯四十二章經帝幸其寺騰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夷之復然夜有光怪民呼為聖冢因祀之疑洛陽神也騰曰按天竺金藏詮所誌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支那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日駕幸聖冢而騰蘭隨往綵起忽有圓光現冢上三自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

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尺許如瑠璃中見天香郁然帝駕幸桑瞻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矣

摩法蘭出十地斷結經

業○梵王與皇弟也學於老與佛作圖讖以譖反廢佛門陽自救累及千餘人

壬戌五

帛釋道比較焚經是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褚善信等上表欲相比較時南嶽道士褚善信等西嶽道士劉正念等北嶽道士桓文度等東嶽道士焦德心等嵩嶽道士呂惠通等諸山道士費炑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表以奏聞勅納表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築壇火驗時道士等將真元五訣符録等五百九卷并成子等二十七家二百三十五卷通計七百四十八卷置之壇上褚費之徒焚香呪已遂使火之諸子道書皆滅灰燼褚費二人自感而死次將梵本火然并奕宛如鼎新更增光潔時騰法師神變凌空冷然偈曰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丘無山嶽榮法雲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乃至弘宣法戒藏等神通勝事驚心士庶投誠出家者衆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善峻等一千餘人出家慕道四衆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八人抽簪落髮夫人王婕妤等與宮嬪二百三十餘人厭俗歸真尚嶽道士葬褚善信不棄披剃既而明帝設齋親與下髮廣施衣鉢大啓玄宗廣度僧尼高崇十寺城外七寺安僧城內三寺安尼寺之得名自斯而始備如佛道論石室論云昔西域聖人之教既非衰周暴秦之君能致然西漢二三英主有可致之德而聖教亦不至獨現夢於顯宗凡近古高僧皆推聖人去世登千載而

後教至曾未有考著顯宗之德有必感聖人之理此予通論所以作也夫兩漢有天下傳一十四世有君德者二祖四宗而已二祖蓋立極之主固無可議若三宗各有其美而不能亡其弊唯顯宗

為至焉有太宗恭儉之美而文雅威重過之有世宗經畧四夷之勳而無世宗淫侈之弊有中宗政治之明而崇儒尚德過之斯蓋兼有三宗之長而無三宗之短是以班固傳教頌其勳德於漢為最盛然世之學者不以班傳為信徒見鍾離意傳謂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遂以此為顯宗實録嗚呼豈萬論哉昔仲尼平章討論五帝三王治具以貽後世迨其發遣暴秦燔毀之餘世宗僅能舉之而已至顯宗乃始躬行儒術尊養三老五更饗杜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是時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濟濟乎洋洋乎由三代以來儒風之盛莫甚於永平時也及章和之後諸儒開館授道著籍者動逾千數蓋永平之化行猶周南麟趾之應也初雖獄訟繁劇帝臨政刻意裁斷精嚴蓋善善惡惡之實猶孔子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暫臨夾谷而盡

誅優倡此誠不可以少假仁恕也謂之褊察則過矣予謂使孔子復生必曰顯宗吾無間然矣由顯宗包舉西漢三宗之美躬行古帝王之道此所以精孚與吾佛感通而聖教因之被于中夏與儒相表裏而廣天下以善也夫豈偶爾哉

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為首者名婆脩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脩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盍何德行而識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懽喜讚歎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吾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

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唯願大慈以妙道垂誨

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理事竟付法已不起於坐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東漢

孝章帝炟改建初一名炟明帝第五子十九即位戊子正月崩于章德殿壽三十一葬敬陵治十三年

庚寅　一

慶帝令鄭玄等諸生作白虎通

甲申改元和徐州刺史王景上金人頌有神異先帝致佛之功載漢書○雀鳳凰白鹿白烏之瑞

丁亥改章和

己丑和帝肇改永元章第四子十歲即位乙巳崩章德前殿壽二十七葬慎陵在位十七年

乙巳改元興

冬殤帝隆改延平和之少子降誕百餘日即位下元興元年十二月時鄧太后臨朝稱制次年八月崩崇德前殿壽纔二歲葬康陵在正位一年

丁未安帝祐改永初章帝孫清河孝王慶之子年十三即位乙丑二月因南巡狩幸于葉崩之車中壽三十二葬恭陵矣治十九年

戊申改元初

己酉第二十一祖婆脩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

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盖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辭賢衆辟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盖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真僞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盖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辟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為世燈慧日故吾辟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脩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来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生二子尊者婆脩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

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同異尊者曰彼土胄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

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王子出家）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毘得舍利建塔當後漢安帝十一年丁巳歲也

（帝）改永寧

（辛酉）改建光

（壬戌）改延光

（魏）王十八年也

發北鄉侯懿章帝孫濟北王壽之子閻太后立之是年三月即位至十月而薨（治二百七十二日）順帝保改永建（安帝子年十一登位梁商父子秉政甲申八月崩玉）

（癸亥）三

堂前殿壽三十葬于憲陵永寧初為太子在位十九年

（甲）改陽嘉

（乙）改永和

（丙辰）改漢安

（甲申）改建康

乙冲帝炳改永嘉順帝子母曰虞貴人建康甲申八月即位時年二歲梁太后臨朝梁冀輔政次年三月而崩玉堂前殿壽三歲葬于懷陵運數一年

殤質帝纘改本初章帝玄孫渤海王鴻之子也八歲即位聰惠夙成常朝會日梁冀曰政亂將軍冀惡之鴆于玉堂前殿壽九歲葬靜陵在位一年

丁未崩于德陽前殿壽三十六葬宣陵也

丁卯桓帝志改建和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十五即位梁冀輔政永康元年因附舟浮游次廬山之郡亭廟艤舟祠下廟神靈甚能分風送往來之舟有乞神竹者未許而斫神怒覆其舟致竹斫處過者雀息汗下高之舟人奉牲請福神輒降語曰舟有沙門乃不與俱來耶高至廟下神復降與高語奮因泣曰弟子家此湖千里皆所轄坐宿多嗔今報形極醜又旦夕且死必入地獄有繼千段并雜寶玩當為建寺塔為冥福高許之徐曰能出形相勞苦乎神曰形惡柰何高曰第出之於是出其首幀中蓋巨蟒也高梵語咒之蟒若雨

涙俄不見高舟未發有少年跪前高又呪之乃去舟人問誰氏子高曰廟神已脫蜣形故來謝耳高至豫章建寺即今大安是寺塔之始也由高而名盖江淮寺塔之始

庚寅 改和平是年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讖亦云

支讖至洛陽少時習語大通華言遂譯經

四

至中平年凡二十一部六十三卷永興元

辛丑 年桓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飾以

壬寅 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嚮化事佛

彌盛

丁卯 改元嘉

世尊示滅一千一百年矣

己巳 改永興

乙未 改永壽

戊戌 改延熹

己巳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脩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嬰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

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遥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

為彼國王寶印說脩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遥作禮尊者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即土以一年為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

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為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命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第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丁未　改永康

癸　六

大教至東夏一百年矣

戊申　靈帝宏改建寧（章帝玄孫濟亭侯萇之子十二即位已巳四月崩南官壽三十四葬文陵）在位二十二年實武立之

孝改熹平

癸是年天竺沙門竺佛朔至洛陽譯道行般

若經棄文存質深得經意至光和中同支讖譯般舟三昧經共三卷是歲安息國優婆塞都尉安立至洛邑同清信士嚴佛調譯經七部于時復有沙門支曜康巨康猛詳曇果竺大力皆善方言終漢世譯經凡三百餘部

丙辰 詔刻五經文字立于太學門外

戊午 改光和

中十 改中平○道始黃巾作叛初鉅鹿張角假稱大賢良師又稱黃天不數年結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以甲子年冏起幾人違安

癸未 焚燎郡縣內外大恐來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滅之張角病死斬其尸二弟皆戮

改俱斬而盡傳首京師

癸酉 ○蔡稱自稱天子起兵作亂

己巳 益州黃巾馬相自稱天子○十常侍弄權天下大亂者

洪農王辯靈帝子即位改元光熹○袁術收關人無少長斬之又改昭寧

七

太原牧董卓入朝因廢帝為洪農王尋又殺之立陳留王為少帝矣在位一百七十日

孝獻帝協改初平靈帝中子昭寧九年九月董卓廢皇子辯立之九歲即位在位三十年董卓自稱太師劫上遷都長安三年王允呂布共誅卓滅其族矣

帝初平中牟子未詳名字世稱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誕會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阯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先是牟子將母辟世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不就是時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會牧第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乃謂牟子曰弟爲送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嘗遣劉都尉行恐界外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重違其意諾之適其母卒遂不果行久之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舍玄妙爲酒漿謅五經爲琴篁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

牟子理惑論　卷六　八

名曰牟子理惑云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覺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者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不行而到無作而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輗軏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之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

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麤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

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徼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十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躭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

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屋之與麒麟燕烏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舍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皐陶烏啄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角目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手啓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

何以樹德德將不樹禎嚭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甦夫捽非淚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絶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斷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斷髮致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少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死義不聞譏其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貨財終身不娶何違其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悅者所不恤故前有陋

卷六　十三

(許交)珠後有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卑齊餓首陽聖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滅賢以貸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儀無盤旋之容正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

其人稱有德而敦龐正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惽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

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遥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更復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則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以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既死神當其殃愚

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禍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易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學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而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椎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關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哲譽叟生舜而嵎嶧由余產狄國而覇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隋璧不相妨謂人為惑特自惑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御孫曰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御孫之論刺莊公之刻桶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户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盤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

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跂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

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覽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卒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貧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廳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賁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其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寧不坐而行之何

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辨老子不云乎

奕　七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遽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淡泊世人學

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鄙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也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說大童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潤而耐羊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俚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蟲之分而刺仲尼皆犹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贍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真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吾非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

未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窺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閉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沂宜)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疢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岱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酾觴欲減江海操耕耒欲損崐崘側一拳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致不能令其下也

論曰牟子理惑三十有七篇梁僧祐律師載之宏明集可謂所從來遠矣觀其(呼六)(十九)崇德辨惑開邪御侮發揮大教之耿光蓋閎覽博物之君子也當是時吾佛法源濫觴之初凡西域沙門至中國者由騰蘭而下不過十人所新出經三百餘卷俱小乘教若微妙大乘諸經皆所未

至牟子乃能玄鑑頴悟契佛心宗得法味若是之深比夫漢末禰衡陳元龍孔北海諸公虛負奇資終於不聞道不過爲一俗士而死矣然則牟子賢以哉惜其書不能備載聊取二十篇輔成通論

大抵世之惑也者雖世尊在世尚莫能無矧今去聖逾二千載欲天下之靡靡皆正信其可得哉雖然是書正不可不以垂世也

漢書西域傳史官范曄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史未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

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海以望大秦抵五門陽關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障鎖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渡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

身捐之域莫不備寓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毒爲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予聞之說也其國則啟乎中土玉

卷　　二十

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非道祕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王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徵義未譯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譎宻蠲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曄字蔚宗生晉末仕於宋凡史籍議論釋氏自曄而始

永宏漢紀曰永平十一年浮屠者佛也西

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脩道以鍊精神不已以至無爲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先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因遣使天竺問其道術圖其形像而還有經數千萬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遠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徹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除莫不矍然而自失焉本朝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庶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賈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庶之所以

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袁宏漢紀論佛世宇見全篇東坡大全集所載袁宏論佛說乃唐章懷太子注漢書楚王英傳所引用漢紀者當以此全篇爲正云

己酉改興平

乙亥改一石二十五萬麥與一石各二十萬錢

庚改建安帝東歸洛

丁丑曹公迎都許昌以操爲大司空劉備爲豫州牧

和尚至自西土

癸沙門康孟詳大力譯四諫及興起本行等

經六部凡十一卷於洛陽

辛巳曹操與袁紹將顏良戰于官渡

乙未曹操與袁紹將顏良戰于官渡

乙巳吳周瑜破曹公於赤壁矣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尊者出世常氏族華鶴瑞故名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

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

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蔵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禮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来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彊記事婆羅門厥

師既逝第後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

（夾）

已即入佛惠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

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閣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已丑歲也

甲○道始作靈寶（張陵客蜀居鶴鳴山作此經又造章醮道書二十四卷以惑百姓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自號三師結黨謀叛後曹操入蜀率衆降之黃衣始滅三張之患）

乙亥○康正月魏王曹公薨子丕襲位三月改延初十月帝禪位于丕國號魏改元黃封帝爲山陽公四子俱列侯青龍三年山陽公方崩壽五十四以漢天子禮葬于禪陵

東漢十二君一百九十五年

三國 蜀吳附 魏年紀

魏五主王土德姓曹氏都于鄴

孝武帝操（宇孟德沛國譙人也漢相國參之後爲漢相破黃巾定天下自撰兵書三十卷又注孫子兵法漢封魏王壽六十六葬高陵謚魏武文明齊芳高貴鄉陳留王凡五主四八）

雷氏曰

太祖武皇帝
文帝丕字子桓武帝子受漢禪即位丁未五月崩嘉福殿壽四十歲葬于首陵
改黃初治七年
章蜀姓劉氏二主都于蜀雷氏曰蜀唯二主四十四年
先王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勝之後三顧茅廬舉諸葛亮
孔明爲謀相關羽張飛爲將立蜀三
年崩永安宮葬惠陵壽六十三歲
謚曰昭烈大帝改年章武吳姓孫氏都金陵雷氏曰
權大帝字仲謀漢將軍堅之子孫武子之後吳郡富春人黃龍元年春即
正位于南郊遷都建業太元二年改
神鳳夏四月薨壽七十一葬蔣陵
謚大帝改年黃武治三十一年
論曰自漢以來天下一統建安之後鼎峙
始分袁曹競逐於中原劉孫分鹿於江峽
五嶽塵擁九牧雲屯或二祀而啓帝圖或
三分而陳霸業故使魏祖挾天子而令諸
侯劉宗馮劒閣而規雍輦孫氏英略高枕
長江橫武爪牙卧龍威力別據一域吞噬
揚虎
爲心各跨疆埸牙嚴關塞廣延俊乂以佐
股肱厚禮賢能寘爲國寶良匠妙法復此
祖來僧會適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游

魏禁律刼啓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圖塔由斯特立譯人隨俗仍彼方言出經逐時便題名目故有吳品蜀晉糅馬重疊再飜由此而始派流失譯良在於茲且三國峙居夫何西蜀一都獨無於代録今大吳次紀而以魏朝道俗具列于左方云

己辰 蜀後主禪字公嗣先主子改元建興在位四十一年崩于洛矣魏青龍二年武侯卒景元四年陣于魏蜀遂滅矣

沙門維祇難此云障礙天竺二國人同沙門竺律炎至武昌郡譯經二部及祇難卒律炎復於揚都譯經三部凡三卷時優婆塞支謙者字恭明月氏國人初遊洛邑受業于支亮亮字紀明受業于支讖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謙博覽經籍爲人習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身雖細是智囊及辟地歸吳主見而大悅拜爲博士譯經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

丁未 明帝叡改太和字元仲聰悟能文文之子也景初三年庚申崩嘉福殿壽三十六葬于高平陵在位十三年

陳思王曹植者字子建武帝中子十歲誦

詩書十餘萬言善屬文太祖見而異之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成論下筆成章顧面試柰何倩人乎及長於世間藝術無不精練邯鄲淳見而駭嘆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極轉讀七聲

（思覺知此）有聲特異清飄哀婉因倣其聲爲梵贊今

法事中有魚山梵即其遺奏也始魏武欲立爲嗣植荒酒自穢以故得免文帝頗嫉其才抑而不用嘗求自試帝不允既而十

一年中三徙其藩植滋不得志而薨年三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志遂營墓遺誡其子令薄葬植在日不甚信黃老著辨道論見意今載藏經中弘明集

已酉　吳稱帝遷建業改元黃龍

孝吳改嘉禾

癸改青龍

丁巳改景初建丑爲正月

戊午蜀改延熙○吳改赤烏

庚申齊王芳改元始（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秦王詢官省事祕人皆不知年

八歲承魏祚至嘉平六年為司馬懿廢之治十三年

辛酉 康僧會至吳按吳書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子姓康名僧會棄俗歸緇以遊化為任行至建康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主欲幽之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為八萬四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為誇已曰舍利 梵語 窣堵波 塔得當為塔之苟無驗則國有常刑會假請七日謂其屬曰大法廢興在此一舉當加意洗心潔齋懇求至期無驗乃展二七又無應權趣烹之會默念佛名真慈夫豈違我哉更請展期以死祈之又七日衆懼無人色五鼓矣聞鏗然有聲起視銚中五色錯發大呼曰果吾願矣黎明進之權與公卿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槌之砧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度人立寺以其所名佛陀里寺曰建初奉會居焉

闕譯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為農澤

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自給所寫既畢即能誦由是博覽羣籍虞翻見而稱之曰闕生矯傑仲舒子雲流也仕吳官太子太傅僧會入吳吳主因問澤曰漢明何年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平十一年佛法初至計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乞與西僧角法於是善信負妄而死其徒以尸歸葬南嶽凡中國人例不許出家無人流布加之罹亂歲深方至本國吳主曰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業老莊脩身自玩放蕩山林歸心滄洎何事佛爲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出宗統編）

丁卯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闕）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

来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来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雖来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来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来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来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内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内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内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

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開示奉珠之緣）珠童子遂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覩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舍其子出家祖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

来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来
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
知見知見即于今尊者說偈已以僧伽黎
衣密付斯多侘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
教直抵南天當魏齊王芳元始八年丁卯
（庚六）（元）
歲也尊者以難不可苟免獨留嗣寶時本
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
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象潛
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
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
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
（即傳法後）除釋衆復自秉劒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
（邪雜）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曰已
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
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即揮劒斷尊者首涌
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
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
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
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賢集及寶林傳中）遂以師子
尊者報體而建塔焉尊者付婆舍斯多心

法信衣爲正副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祖羅難時乃在魏高貴卿公巳卯歲也

巳改嘉平

庚午嘉平二年西竺曇摩迦羅及婆芬陀至洛陽與康僧鎧等翻譯衆經四分律鈔云自漢以來法流濫觴比丘特剪髮而已未有律儀供會齋懺事同祠祀至曹魏之初一同漢式迨嘉平間天竺曇摩迦羅此云法時及梵僧曇無德康僧鎧師地梨茶耶乃阿瑜闍第九世弟子也鎧承其後妙善律宗准用十僧大行佛制而以戒心爲日用立羯磨受具中夏戒律之始也

辛未吳改太元

世尊示滅一千二百年矣

壬申吳王亮字子明撝之少子十歲即位改元建興治七年後孫綝黜亮爲會稽王立兄休

戊高貴鄉公髦字士彥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巳卯爲司馬昭弒之壽二十

改正元治六年

吳改五鳳

寧改甘露○吳改太平

癸蜀改景耀

吳王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孫綝廢，亮立之，改永安元年，治六年，壽三十，崩）

己卯嗣寶國賊竊釋子形服作亂王怒以為釋子不知恩遂戮伽藍罷釋氏二十四祖師子尊者遇害而寂

庚辰陳留王奐改景元（武帝孫燕王宇之子，是年六月大將軍司馬師弒其君高貴鄉公，復立常道鄉公，即奐也，是為元帝，咸熙二年二月，讓位晉王，晉王固辭，八月，冤孫晉炎繼其位，帝又讓之，炎受而立之，是為西晉矣）治五年

辛巳沙門朱士衡於洛講道行般若經義有闕（謂經始出）文發足于闐求正本漢地講經自此而始

癸蜀改炎興魏鄧艾兵至後主出降國亡（而魏併之）

右蜀漢二主四十三年

甲申魏咸熙元

吳王皓（字元宗，孫和之子，初號明主，後恣淫虐，嘗燒鋸斷人頭或剝人面皮，或鑿人眼睛，在位十七年，死於洛陽，壽四十二，改元興）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西晉

雷氏曰宣景文武惠懷愍帝西晉四主五十二年

高祖宣帝懿姓司馬氏王金德都洛陽字仲達河內溫人也高陽氏之後祖雋潁川太守父防京兆尹帝乃防之次子事魏忠烈大有賢能壽七十三崩葬高原陵

景帝師字子元宣之長子壽四十八崩于許昌葬峻平陵

文帝昭字子上景之母弟壽五十五崩于露寢葬峻平陵

旨武帝炎字安世文之長子寬忠仁厚好莊老之書咸熙二年受魏禪降封晉寔為陳留王遷于鄴用天子儀衛之帝自減吳之後奢侈繼恣後宮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于所寵已酉四月崩含章殿壽五十五葬峻陽陵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大始

吳歷神紀祠藏及宇

吳孫皓始即位改甘露元年下令徧毀神祠波及梵宇臣僚建先帝感瑞刱寺不可毀也乃遣臣張昱往告康僧會會挫其鋒理辯鋒出昱不能屈歸以會才高聞皓召至問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列而嘉禾興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

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然則周孔既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畧示其跡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聖人唯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宿衛治園得金像告使置穢處蒙不潔以為笑樂俄得腫疾晝夜呻吟占者曰坐犯神祠禱諸廟不効宮人有奉佛者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仰視曰佛神若是怪乎曰佛之威靈視神如天淵皓乃悟曰吾以慢像致此耳趣近像龕而供事之仍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玄要并取本業百二十頓分二百五十事使皓行住坐卧增益善意及授之五戒少項疾愈由是奉會為師

崇飾寺塔

太始元年月氏國沙門曇摩羅柰晉言法護至洛陽護學究三十六國道術無通其語及自天竺大賚梵本婆羅門經達於玉門因居燉煌世號燉煌菩薩後游洛邑及

之江左永嘉中隨處譯經未嘗輟停時優婆塞聶承遠執筆助翻垂四百卷及承遠卒其子道真者詢稟咨承法護筆授外道真自譯經六十餘卷時晉沙門譯法炬法立支敏度及優婆塞衛仕度等譯出衆經外炬與立等每相參合廣略異同編次部類凡一百四十餘卷復有沙門竺良婁至安法欽竺叔蘭白法祖支法度等各出衆經所以西晉已來宣譯漸盛

論曰吳黃武初陸績有言曰從今更六十年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及泰康改元而吳平天下一統果如績言自是才二十載至永寧之初正道虧頹羣雄嶽峙趙王倫基叛逆篡主於朝張軌繼請外遷擅據涼土內外靡沸仍漸亂階劉淵

漸將廣

所以平陽李雄因茲并絡懷帝蒙塵外郡懸后播越長安既道藉時興而兩都版蕩法由人顯屬二主幅惶萬姓崩離歸信靡託百官失守釋種無依時有沙門竺法護及釋法炬等忘身利物志在

宏宣匪懈苦辛闡法為務護於晉世譯經最多且晉雖不文文才實著翻傳妙典日有賞音所以禮樂衣冠晉朝始備信源道種相資而興焉

殷　吳改實昌

丁亥大教東流二百年矣

昌　吳改建衡

袁　吳改鳳凰

乘改咸寧○吳改天冊

甲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癸○九月會公示疾而化

孳改太康滅吳　右吳四主六十年而晉併之天下一統

晉會稽育王塔緣起有劉薩訶病死入冥見梵僧指往會稽育王塔處懺悔既甦出家名惠達及至會稽徧求不見偶一夜聞地下鍾聲倍加誠懇經三日忽從地涌出寶塔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佛像悉具達既見塔精勤禮懺瑞應甚多明州塔此其始也

庚戌惠帝衷改永熙（子正度武次子生而不慧不能拜叔父賈充女南風為后淫虐酷殘誅滅大臣致天下大亂為司馬越鴆于顯陽殿壽四十八葬太陽陵）

治十七年
辛亥改元康又改永平
三皇洞經　道家三皇經乃鮑靜所撰十四紙也彼曰
五帝內傳　仙圖　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為國王大夫有此文
者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
惡　四
人有此文者必為皇后既犯國諱永康中
被誅出晉史後人改曰三洞至唐二十年
貞觀間吉州囚人劉紹妻王氏有五嶽真
仙圖及鮑靜所撰三皇經時吉州司法參
軍吉辨因檢囚於王氏處得之申省勑令
刑部郎中紀懷業等追京下道士張惠元
成武英等勘問得在先道士鮑靜所撰妄
為墨本非令元等所造勑令毀除追諸道
士及百姓有此文者其年冬並集得之遂
甲寅　於禮部廳前悉焚之瑞像到龜茲國已上
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在西竺是年始到丘
茲凡住六十八年
永平四年天竺沙門耆域至洛陽指沙門
竺法淵曰此菩薩從羊中來指竺法興曰
此菩薩從天中來又曰比丘衣服華麗大

違戒律非佛意也望見帝都宮室曰大畧似忉利天宮然人天殊分疲民之力繕刻如此不亦侈乎未幾而洛陽亂域舜踈天竺數百人遮道請中食乃行域許之明日百餘家域分身同時赴之家喜其來及詰跡洛南域徐行而追者不及即以杖畫地曰於此訣矣是日有出長安者見域在寺中有賈胡濕登者其夕會域宿於流沙蓋一昔萬里沙門神迹於此為顯云初域来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是胡僧輕而不渡及船達岸域已前行路見兩虎虎拜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焉

癸卯 改永康

壬酉 改永寧 正月趙王倫篡位遥諡之

十六國 自永寧之後所在分十六國五涼四燕二趙三秦大夏并舊為十六

雷氏曰張軌據涼號曰前涼九主六七

符堅侮已　李特據益號曰

後蜀六主四六桓温戮辱

劉淵平陽號曰前趙四主二六
石勒平勃
石勒襄國號曰後趙六主三二
冉閔除討
符健長安號曰前秦五主四四
姚萇反臣
慕僞據鄴號曰前燕二主二二
滅於符堅
姚萇長安號曰後秦三主三二
劉裕即真

乞伏金城號曰西秦四主二八
赫連使賓
呂光姑臧號曰後涼四主十三
姚興復殭
慕容山中號曰後燕四主四二
馮跋滅焉
烏孤廣武號曰南涼三主十九
熾盤僭王
慕德廣固號曰南燕二主十一
劉裕得天

李暠燉煌稱曰西涼二主二四
蒙遜盛殭
蒙遜張掖稱曰北涼二主三九
拓跋乃昌
赫連朔方稱曰大夏二主二五

魏有天下
馮跋昌黎稱曰北燕魏滅二主
二十八年是十六國雜晉魏間

烏北燕
建興年間立為王依晉王氏
章朔立十三年晉武太原滅

前涼張軌字士彛安定烏氏人漢張耳十七代孫永寧初涼州刺史

戊戌改大安

後蜀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裔自氐羌之亂遁派人至蜀自稱益州牧

癸亥

蜀武帝雄字仕儁特第三子母曰羅氏是年羅尚殺特而立帝二十年改元建興咸和八年生瘍于頭六日而卒壽六十一

歲七

改永興

胄容北胄順當次

前趙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胄頓之後初漢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劉氏都平陽六年改光熙

寅改光熙〇蜀改晏平

丁卯懷帝熾改永嘉

宇豐度武帝二十五子也生而姿奇後無罪為劉聰

虜之壽三十歲

治六年

趙改永鳳

戊辰歷气

趙和字玄泰淵之子身長八尺既立改年洞瑞未幾為劉景軟杖光拯基矣

摘螟致灾

趙劉聰改稱漢字玄明翼淵第四子性極勇傑承位自號昭武帝改元光興在位八年時河東大蝗食田唯不食黍豆薪葉率人收埋之哭聲聞十餘里鎖土復出黍豆竟盡食矣

辛未 漢改嘉平

晉愍帝鄴改建興字彥奇武帝孫吳王晏之子初即位時長安城中不滿百戶蒿棘成林宮無章服印綬唯桑板署號而後被劉聰虜之使帝戎服執戰前導降封懷安侯遇害于洛壽十八歲

治四年

涼張寔字安逜在位五年壽四十八號昭公

石佛至吳

吳中是年有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泥海而至吳淞江滬瀆口遥見浮遊道士巫師往迎並風濤涵湧吳縣朱膺素奉正法乃同數人共迎像於是乘流自到背有銘誌登舟其輕如羽乃奉安通玄寺供養今開元寺事載珠林日隕

甲戌三日並出西方
漢星隕平陽化肉
乙亥　漢改建元
丙子　漢改麟嘉
東晉　雷氏曰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武安楚恭永晉

壞　八

丁丑元帝睿改建武　卜一一百四年
司馬氏王金德遷都建鄴避愍帝名改建康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王覲之子生于洛陽劉聰破洛奔王導渡江東壬午崩內壽四十七
治六年

敘曰經云三界無常有為非久晉氏之基魏室遠系乃誅曹奐而絕其宗設帝策而陳其績金承土運曆數在躬平蜀而降大吳升平而布寬政文既允備武亦戢戈百六奄臻王官失守天下大亂莫匪斯馬於時道俗崩離朝不謀夕寄政江表法隨代興沙門信士於是攸集故就紀之別歸東晉元帝者宣皇曾孫恭王覲之子也諱睿字景文初生之辰內有神光一室盡明白毫生於日角之

左累官都督揚州諸軍事左丞相懷愍敗後百官分離或走江南或為俘戮長安失據帝幽平陽江東於時忽有五日並出都下勸虞宜稱晉王統攝萬機以賙億兆愍帝崩後遂即居尊立元建武

因都建鄴避愍帝諱改名建康先是秦康二年吳舊將管恭作亂太史伍振筮曰恭即滅矣然更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子至是果如其言又秦始時望氣者云吳金陵山五百年後當出天子始皇忌之因發兵鑿金陵山斷改稱秣陵絕其王凡自政至虞五百二十六年有晉金行奄君四海又時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喪亂宗室中唯瑯琊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江表而虞首基為帝將知受命上感天靈欲跨與圖下資地勢地負其勢始皇鑿金之而弗已天降其靈劉曜殲之而莫盡爰自建武至於元熙凡十二主一百四年華戎道俗譯經律論垂六百卷而弘法

之務至是特盛焉

戊寅改大興

前趙劉曜字永明劉元海族子少孫貧養于元海家而承位十二年改光初元年

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其先匈奴別部也年十四至洛陽依

吳上郡門王衍異之曰胡雛聲視有奇志將為天下之患速人收之會勒已去後起兵攻襄國一十五年壽六十勒初服政及見圖澄缽長青蓮之驗回心納善德推賢

辛巳涼茂字成逕寇之弟在位四年

壬午改永昌上憂崩

天竺沙門吉友抵建康丞相王導見之曰我輩人也太尉庾亮光祿周顗廷尉桓彝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聲名著搢紳間嘗對王導解帶盤礴尚書下望之適至友正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吾正當以此應之耳桓彝欲（平聲）為友作目久之未得友曰屍黎密此云吉友可謂卓朗彝絕嘆以為盡品目之極大將軍處仲聞友為諸公器重心未然及見不覺手足增敬周顗為僕射領選將入局過友

嘆曰為朝廷選賢得如君真令人無愧耳及顗歿友慰其孤對靈作梵唄清響淩雲又呪語千餘言而去王導嘗戲之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友笑曰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時以為名言譯孔雀經梵名屍

黎密蓋讓王位出家如吳泰伯然

簗明帝紹改太寧（子道畿元之長子敏有機幹惜乎隆年不永未致太平崩壽二十七葬于平陵）治三年

涼駿（字公逵寔之子立二十二年壽四十）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屬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劒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裟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歸無我尊先為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無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

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師子

於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

遇難

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克暴而色力充勝一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為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於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使囚王處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尊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年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

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襄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

為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為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本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寂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寂多聞語作禮而退

祖現於神变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拋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成帝衍改咸和字世根明帝長子五歲即位庾后臨政凡十七年

三藏理法師名惠理西竺人也東晉咸和初来遊此土至杭州見山岩秀麗曰吾國中天竺靈鷲山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来佛在世時多為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洞舊有白猿遂呼之應聲而出人始之信

（卷十三）

飛来由是得名師即地建兩刹先靈鷲後靈隱常宴坐岩中歸理公岩今瘞塔在焉

戊子　趙改太和

癸酉　後趙改建平

辰　燕慕容皝立

癸巳　蜀班字世文堆兄之子初署尚平將軍後立為太子雄疾班侍本而立一年復為雄子越所殺之壽四十一

趙弘字大雅勒之次子立一年改元延熙壽四十二

畢　趙石虎勒弟自立盡殺勒種改元建熙

亥　改咸康○趙改建武

蜀期字世運雄第四子立三年改元玉桓殺自繼死雄諸子皆為壽所殺

酉申○後趙大旱米斗直金一斤

戊戌　蜀壽字武考驟之子雄之弟殺期自立六年改元漢興國號漢

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氷以元舅輔政奏沙門應盡禮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

致拜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合而門下
承氷風旨為駁尚書令充僕射褚翌諸葛
恢尚書馮懷戴廣等奏曰世祖武皇帝以
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於時
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脩善之法所
以通天下之志也臣等謂宜遵承先帝故
事於義為長氷固謂應盡敬下制曰夫萬
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来矣達觀旁通誠
當無悋況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後原先
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遵
盤辟哉良有以也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
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耶
無佛耶有則其道固弘無則義將安取縱
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
所體而當矯形體違常度易禮典棄名教
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廢
昧旦丕顯後世猶殆殆之為獘其故難尋
而今當遠暮詭昧依稀未分棄禮於一朝
廢教於當世使失凡流懽逸憲度又是吾
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

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軌憲宏謨固不可廢之於正朝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淩度抗殊俗之慤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術焉充等重抗表曰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然攷其遺文鑽其旨要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賂賂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精妙且興自漢世迄至于今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議有損也況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頓塵露之微增潤岱岳區區之況上

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脩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怨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愚蔽詎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度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

陳愚誠乞垂省察永猶以為不可復下制曰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較料其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用大率百王制法雖文質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耒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與世主略其禮敬服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網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城之民非好卑也而尊卑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國體宜而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其事脩之家可以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耶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未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耶玄等三上章執奏曰臣等雖誠愚獎不通遠旨至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度無或斬虧也今沙門之守戒專專然及為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亡身不恪曷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

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裕之備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然天網恢恢（音逵）疎而不失臣等慺慺以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脩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永議遂寢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魏光祿大夫宴之孫少以文義見稱初為王敦掾敦兄含守廬江貪汚敦嘗於坐稱之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士人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彼郡人所聞異此敦默然坐客皆為不安充宴然自若丞相庾亮嘗薦之於明帝曰何充器局方斯有萬夫之望若能總録朝端為老臣副及充拜尚書令推能用功不私樹恩世甚重之初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前古充審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卿圖作佛不亦太乎卒年五十有五其後門世事佛甚精厥孫尚之及點徽等並見大義闡明佛法云

癸卯 康帝嶽改建元 字世同成之母弟年二十一即位庾亮荀崧輔政
崩式乾殿壽二十三葬昌陵
治二年
甲辰 蜀勢 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十四圍善俯仰立五年改元太和後死
建康
乙巳 穆帝聃改永和 字彭祖康之長子二歲即位母褚后臨朝壽十九崩
杜陵陽城葬永平陵
在位十七年
丙午 蜀改嘉寧
丁未 涼張重華 字大臨駿次子立七年壽二十七

戊申 後趙佛圖澄諫殺太子宣
己酉 後趙改太寧即帝位尋死而國亂
前燕僞 姓慕容字子英祖名廆字奕昌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晉封燕王遷都龍城生子皝僞乃皝之次子也居鄴十一年壽四十二歲

天竺佛圖澄至洛自言百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咒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讀書則拔綿出光照室又每臨溪從孔中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能聽鈴音言吉凶莫不奇驗會洛陽寇亂潛

伏草野以觀時變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
（羅什傳）澄杖錫謁勒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
呪之俄青蓮花生鉢中光色耀目勒由此
神敬延之軍中未幾劉曜求戰以決雌雄
左右以為未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
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
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
禿當捉也言軍出捉得劉曜又令童子潔
齋三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塗於掌中舉
手示童子燦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一
人白晳以朱絲縛肘澄曰此即曜也勒遂
出戰果生擒劉曜勒稱趙王行皇帝事啟
澄彌篤每舉事必咨而後行勒祖弟季龍
殘其位徙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下令衣以
綾錦乘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
（晉紀）輿升殿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
尚坐者皆起勑司空李農朝夕問候時支
道林聞之曰澄公其以季龍為鷦鳥耶及
晉軍侵淮泗季龍怒曰吾奉佛供僧迭更
致寇佛無神矣澄入見曰陛下前身為商

人經罽賓寺設大會會有六應真吾其一也有聖者曰此檀越報盡為雞乃王晉地今陛下為天子豈非奉佛供僧而致耶疆場侵噬有國之常何為怨謗三寶興毒念乎季龍悔謝因問曰佛法不殺朕為天下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忍顯讚法道不為暴雪不害無辜民有為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一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尚書張離家富事佛而所為不法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君雖崇飾寺塔而貪冒不已無益也及將去世譯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息苟德行無玷雖死如生咸無焉千歲尚何益哉然有可恨

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而布政猛雪賞罰交濫特違聖教致國祚不延也季龍歸慟嗚咽澄安坐而逝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以聞季龍命發塚視之唯現石存焉季龍大惡之歎曰石吾

姓也大和尚埋我而去其猶久乎未幾石氏果滅澄度弟子數千萬人凡居其所國人無敢向之涕垂每相戒曰莫起惡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如此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

論曰大覺璉禪師有云妙道之意聖人常寓之於易由生民已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寖而嚴秋也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已迫焉秦漢則無所不至而天下至有不忍聞者於是我佛世尊之教入東土示以性命之理教以慈悲之行冬也肯哉斯言觀澄公區區西來當石勒季龍殘暴尤噬之際而能憫物垂軌示以玄言德祥導以慈悲之行卒使二暴革心道化融洽於戲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

趙石祇三月即位襄國改永寧去帝號劉顯殺祇并閔以顯勳大單于

稱帝於襄國引兵攻鄴敗還魏克襄國殺燕太子及公卿焚宮室遷其民于鄴

魏冉閔　殺石虎子孫十八人及胡羯二萬人壬子克襄國殺劉顯後為恭容偽所滅殺閔於逍遥山七里之內草木皆枯半年不雨祭之乃雨閔除

前秦符健　雍　字建業洪第三子洛陽臨渭氏人其先有扈之裔父洪字廣世為西戎酋長初住石虎滅洪有師十萬自稱秦王生健背有卅付字改姓符氏健之僭立四年都長安改元

符子朗　堅之兄莫不仕著書二十篇曰符子多讖釋

世尊入滅一千三百年矣

季　燕改元璽

涼張祚　改和平元

符生　字長生健第三子立二年改元壽光

涼張玄靚立

改升平帝加元服

符堅　字永固洪之子椎武智器盡有中原以百萬之衆伐晉為謝石所敗立二十七年壽四十八終改元永興

燕改壽光

釋涉公本蜀人也預言多驗遊化至長安

時天大旱堅命師祈雨呪龍鉢中其雨沛

然恪加敬事師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是年示滅而歲復旱堅謂祕書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于雲漢哉其思仰如此

宋　秦改甘露

帝　燕慕容皝字景茂僞第二子僭立十年改元建熙

壬午　沙門于法開蘭公徒弟也善放光注三九精醫法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祀神開令取肉爲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瘼裹兒而出或問法師高明剋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戊　哀帝丕改隆和宇千齡成之長子即位修身後斷穀服長生藥過度中毒崩于西堂壽二十五葬于安平陵治四年

旃檀瑞像已上六十八年在龜茲此下一十四年在西涼府

癸　改興寧

涼張天錫立驍之少子玄靚委政與臣誅徐自立至丙子爲苻堅所虜

是年哀帝詔法師竺潛講般若於禁中嘗著屐至殿中人聚觀歎道德高風初不省

（校後）有市朝時簡文輔政沛國劉惔嘗遇潛於簡文座中嘲曰道人亦遊朱門耶潛曰君自見朱門貧道以爲蓬戶及辭還剡山支遁寓書求買沃州小嶺歸隱潛荅曰欲來當給朱門巢由買山而隱也寧康二年卒

（正續門品）武帝下詔曰法深理悟虛遠風鑑清高棄宰輔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世外蔦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從遷謝用痛于懷其賜絹錢十萬助建塋塔潛字法深凡中國初壅沙門自潛而始

法師支遁字道林與謝太傅安王右軍義之厚善安守吳興以書抵遁畧曰思君日積比辰尤甚知欲還剡自治爲之愴然人生如寄耳自頃風流得意事殆磨滅都盡唯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消遣之一

（正）日千載也及竺潛辭闕有詔遁繼講法於禁中一時名士殷浩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和充王坦之劦彥伯並與結方外交天下想見其標致者劉系謁於白馬寺談莊周以適性爲逍遥遁曰不然桀跖以殘

雲爲性豈亦逍遥乎於是注逍遥篇學者宗之王濛嘗極精思作數百語詣遁曰與君別久而君了不長何也濛慚汗曰絳鉢之王何也郗超嘗問謝太傅曰遁談何如嵇中散太傅曰嵇努力裁得半耳又曰何如殷浩太傅曰亹亹論辨恐當抗衡超拔淵源殷有慚德超後與親舊書曰林公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絶隆大法令真理不絶一人而已太和二年廢帝海西公在位遁抗表辭還山有詔賜給敦遣諸公祖餞于征虜亭蔡子叔者先至近道林坐遁起而謝萬亟趍其處子叔還令褥舉萬投諸地萬曰幾損我面子叔曰吾初不爲卿面計其爲當時所慕如此晚居山陰講維摩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意詢不能難及詢設難又意遁不能通而賓主之難相尋無窮聽者多言自得遁吉詰之輒失著即色遊玄聖不辨知等論有遺其馬者畜之曰吾愛其神駿耳有遺其鶴者縱之曰冲天之物豈耳目玩哉君子多其達

及卒襄達過其塔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計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也

郗超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大將軍桓溫辟爲參軍時王珣同府珣爲主簿超美髯珣身短小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謝安王坦之詣溫府溫先令超卧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超喜隱遁聞拂衣者必爲起屋具器用遺之支遁林每謂其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甚重之又與汰法師厚善嘗約先歿者凡幽冥報應當以相報俄而汰卒一夕見夢曰向與君約報應之事今皆不虛願君無忘修德以昇濟神明超由是循道彌篤云

乙丑　秦改建元

癸酉　廢帝奕字延齡哀之母帝後大司馬桓溫廢爲海西公十月卒于吳壽三十五　改太和在治五年

丙戌　大教東被三百年矣

釋道安者姓衛常山扶柳人圖澄之門學

家世英儒早失覆廕爲表兄所養悼年讀書一覽無忘十一出家而能日記萬言終爲緇林奇表寧康初安於襄陽檀溪寺建浮圖鑄銅像能起自行至方山而止光明燭天傾都瞻禮歡呼動山谷秦主符堅送

外國金飾倚像金縷結珠彌勒等安每講設以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焉習鑿齒襄陽高士先以書通好乃詣安自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相得歡甚即以書抵謝東山稱安蓋非常勝士恨公不一見耳孝武帝聞安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人使大法流行爲蒼生依賴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資給安固辭不受未幾符堅攻陷襄陽得安而喜謂左右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

（高麗藏本作得人半耳）

左右問爲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安入關沙門萬數皆隨師姓而名安曰師莫如佛世也應沙門宜以釋爲氏及增一阿含經至乃云四河入海無復異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遂與經符合焉世益重之

又藍田得古鼎容二十有七斛腹有篆文朝無識之者有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也由是符堅勑三館學士有所疑皆師於安國人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時符氏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唯建康未服堅雅意欲取而有之羣臣諫不從太尉符融者叩頭請安爲蒼生一言安諾及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進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厠堅怒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詔翼扶安登輦於是翼跪而披之堅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以巡狩登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東南地區勢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返始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未見其可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其論可聽堅曰非區域不廣也朕欲簡天心明大

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且有格言儻如高論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必欲往宜駐蹕洛陽梳戈矛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納太元七年堅自將步騎百萬次壽春爲晉徐州刺史謝玄所敗單騎遁還安每疏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龐眉尊者降安出所製似之尊者欽歎以爲盡契佛心仍許以密助弘通安識其爲賓頭盧也因設日供祀之今供賓頭自安而始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知名于是有法遇者傳教長沙門徒數百有私飲者遇縱而不舉安廉知之即封荊以寄遇抱荊而泣白董衆無狀而遠遺師憂於是俯伏躬受其譴太元十四年正月晦日安命其徒具浴忽見異僧出入隙中安以生處問之

僧指西壯即雲開見樓閣如幻出曰彼兜率天也是夕有數百小兒皆就浴而去識者以爲應真之侶也二月八日跏趺而逝安貌侻而姿黑博學善詞章諺曰漆道人驚四隣左臂有肉方寸許隆起如印時號

印手菩薩著僧尼軌範及法門清式二十四條世遵行之

論曰法源濫觴之初由佛圖澄而得安由安而得遠公是三大士化儀軌則或無以異至於出處操尚若相戾者何哉大抵晉室渡江自明帝之後當代時君雖無可稱者然而朝廷紀綱法度未始或虧當是之際故遠公得以遂其高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若澄安二公失身偏覇之朝萬一不區區俯仰曲徇其情彼季龍符堅其肯容之高卧山林而不為之屈耶此古所謂易地皆然三大士有之矣孟軻氏稱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者良以其道通方而善趍時也世謂澄安之操不遠遠公吾弗信矣

孫綽字興公父楚有重望綽博學美文辭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初隱稽山放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友道林問綽曰君何如許荅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嘗作天台賦示友

人范榮期曰卿式以擲地當作金聲榮期曰恐此金聲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於吾道多有論撰具見弘明等集年五十八卒史臣稱綽有匪躬之節不徒文雅而已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曾孫也澡心學佛甚爲江左諸公卿仰慕簡文帝高其風每月白風恬思清言妙理必造焉至其亹亹簡文不覺前席達旦忘倦帝謂親友曰玄度才情故未易有劉真長爲時

譚宗而與結清言友每謂人曰吾不見玄度幾爲輕薄令尹又嘗曰清風明月何嘗不思玄度

成於 王珣與弟珉捨宅爲寺今虎丘是也

及午 符堅滅燕

晉司馬桓溫未年奉法有尼造之溫敬而不倦浴必移晷訝而私覘見尼揮刀自割截支分繒有頃尼出溫以情問尼曰君志若遂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乃止尼遂辭不測所之出感通錄

秦簡文帝昱字道萬元之少子神識怡暢無
塵高
平陵
改咸安〇是年慧星現帝詔竺法曠禳
之曠曰陛下當勤修德政以謝天譴貪
道當盡情帝乃齋戒災遂滅
卷七
天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晦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　集

晉東晉孝武帝曜改寧康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十歲即位崇德太后臨朝二月桓溫擁兵來朝有不臣之志三月疾還姑孰七月卒弟仲代領兵盡忠王宣三十五崩諡曜靈陵葬陵治廿四年

秦後秦姚萇字景茂南安赤亭羌人其先有廣之裔父弋仲有二十四子萇次子也初仕苻堅為陽武將軍因南伐敗績而歸遂翊苻堅而據長安僭立八年改建興

年改建興壽六十四

西秦乞伏國仁出陰山後降苻堅署為前軍于鎮勇士川苻堅既敗國仁自稱大單于王後號西秦據金城僭立四年乙酉改建義

後涼呂光字世明洛陽氏人也父婆娑仕苻堅官至太尉生光身長八尺四寸目有重瞳王猛見而異之以為將率兵七萬西征其降者四十餘國至龜茲殺龜王帛純純弟帛震逃奔焉耆光入城稱涼州牧立十年

後燕慕容垂字道明鮮卑之第三子也身長七尺五寸垂子過繼因僭號稱燕王秦苻堅用之將使伐晉既敗改遣據中山改國號燕立十三年壽七十一

單于丕字永昧堅之庶子既聞堅卒出鎮于鄴據晉陽立一年改大安

後秦改白雀
太元九年法師惠遠以秦亂来歸于晉遠出鴈門賈氏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遂周易莊老嘗與弟惠持造安法師席下聞出世法而悅之歎曰九流特粃糠耳遂出家安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皆諄諄誨而遣之遠別獨不與一言遠惟問安曰若汝吾何言哉遂自荊州将之羅浮抵潯陽見匡山愛之廬於山陰太守桓伊為刱精舍一晉風雷拔樹皷

沙石蕩平基致木于土時以為神運馬初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寺嘗經火而像屋無恙其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十輩不能舉既而鼓力致之舟舟輒沒遂失其像時謠曰侃唯劍雄
（哑人）
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刱寺心祈之於是像泠然自至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若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士民李碩等從遠遊并沙門千餘人

結白蓮社於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期生淨土及聞羅什法師入關遠望風欽敬遺書通好詞曰去歲得姚右軍書且承德聞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游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佇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珎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踪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為菩之什答曰既未覩面又文詞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玆絕傳譯來旨粗述德風比何如必備聞一途可以啟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最哉仁者善弘其事夫才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

（卷八　三）

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媿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灌可以備法物數也并遣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

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頒示其要遠復荅以偈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徵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塗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来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初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旦云壽命長劫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略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秦王姚興致書餉遠龜茲細縷雜變像以伸欵敬安城侯姚嵩獻珠像并釋論曰大智論新記龍猛所作法師當寇以叙文以貽示萬世此邦道人同所欽聞也遠以大論文廣譏讓不諾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別叙之相玄輔政勸安帝沙汰僧尼詔曰沙門有能伸述經牒演說義理律行脩整可宣寄大化者聽依所習不者悉令罷道唯臣

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遠以書抵玄陽縱而陰奪之遂停其詔遠嘗稽考禪宗別傳之旨源派所自及祖師遞磨之來遂皆符合云陶淵明隱居柴桑從遠問道深相敬仰（四紙背）謝靈運投名入社遠拒之不內及宗炳著明佛論頗延之析達性論周顒駁夷夏論鄭道子著神不滅論皆稟遠是正焉至隆安中桓玄重申庾冰之義欲沙門盡敬王者朝廷承風旨多與玄合因以問遠曰此一代大事不可使朝廷失體也得八座

（咸八　四）

書今以似君君其件件詳論不敬之意以釋其疑便當行之遠荅其書并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劇陳所以不臻之意玄始意堅及得遠論即緩其事未幾篡位乃下書曰佛法弘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欲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體謙冲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安帝避玄還次潯陽詔遠見于行在輔國何無忌勸遠一出遠固辭以疾帝再詔問勞勑九江太守歲時送米資焉遠居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

以虎溪為限弟惠持亦有高行蓮社衆數千持居第一座太尉王珣嘗問豫章刺史范甯遠公與持孰愈甯曰賢弟兄也珣曰但令如弟所未易有況復賢耶遠臨終其徒進蜜漿者遠懼違律令左右檢律未終

（此八五）

卷遂合掌西面而逝年八十有三有匡山集三十卷行于世

（淨土晉僧靜坐蓮社不問僧俗一討論）

宋朝明教大師契嵩過遠影堂列六事題之其辭曰陸脩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躭湎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舉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沒于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震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

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申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敢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其節乎此固遠公識量遠人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裕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耶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龍僧鳳長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冊壑玉樹瑤草遠公棲處也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才藻自負不委氣于時俗雖寒餓在已戚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王謐承相桓玄侍中謝混太尉劉裕咸嘉其賢欲相推薦

程之力辭乃之匡山託于遠公遠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為哉遠然其說大相器厚太尉亦以其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旌焉時雷

次宗周續之畢頠之張秀實宗炳等同依遠公遠曰諸君之来豈宜忘淨土之遊乎有心焉當加勉勵無宜後也以程之最文使誌其事號蓮社擯文其辭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惠遠真感幽興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正信之士雷次宗劉程之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擯惟茲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而三世之傳顯矣遷

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論悟無常之期切審二報之相催知險阻之難苟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會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懽百於予来於是雲圖表暉景徘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矣啓其誠冥運求萃者矣可不克心克念重精疊思以

凝其慮弋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期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然胥命整祚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擔茲同人俱游絶域其有警世絶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蕖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靈衣於八極沉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紿衆靈而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太元初符秦盛時德星屢現大史奏外國當有智人入輔及秦主攻襄陽得法師道安喜以為應安謙讓不敢當因勸秦主迎龜茲國法師鳩摩羅什堅從之即其驍騎將軍呂光以鐵騎七萬伐龜茲謂曰若獲羅什馳驛送歸光軍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替矣有勍敵從日下來宜供承之勿抗其鋒純不納拒之大為光所破遂獲

羅什光見什齒少凡人戲之妻以龜茲王女什苦辭以為不可光飲以醇酒同閉室中遂為所逼及光還而符堅已敗因僭王姑臧父子相繼皆庸才不知道什蘊深鮮混居其國三所宣化秦主姚萇者西戎羌也符堅之敗萇為宿將率其部屬反叛堅與之戰不利遂為萇縊殺之于佛寺萇襲其位都雍關改長安為常安在御八年符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中其陰出血石餘而崩子興即位降帝號而稱天王未幾干戈寢息風化大行嘉祥昔現及樹連理籾生於殿庭咸謂智人入國之端乃遣姚碩德伐涼呂隆迎羅什法師至秦主深加禮遇待以國師大闡經論震旦宣譯至符秦并什法師等兩朝出經律論三藏凡八百餘卷云

符丕改大安

西秦改建義

北朝魏

雷氏曰

太祖道武皇帝珪　其先十一生國號代晉始拓政詰汾因畋于野遇天女而生力微卽紀之始祖神元皇帝也帝踰髀畧五釜山有梵僧來乞坐北地帝流之遂數坐長于是頭出星民屯揭日月方圓五百里皆爲聖基乃文殊化身始祖生章帝志鹿平帝綽思帝弗昭帝祿官穆帝猗盧平文帝鬱律惠帝賀傉帝纥那烈帝翳槐昭成帝什翼犍已上十一王未通中國○珪撥世歸北先出自黃帝

之後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辟平山日以爲號西晉之亂有拓跋鹿出居漠頃骨封爲代王於後部落分散經六十餘年至鹿孫什翼犍建都盛樂城邑帝也太元元年滅劉庫東三百里築城邑號恒安爲行坐後將軍堅敗後乃卽真號太祖道武祖明元立元祖世祖太武帝立自是又四主至此宗孝文帝遷都下洛改姓元氏去胡衣祕絕胡語尊革風易帝天下唯二國謂之南北朝魏初未開佛及神元

興晉通聘不知致信僧至二十百萬寺院三萬餘所譯經律論一千九百餘卷自古佛圖澄之盛無出於此改年登國

庚戌　前秦符登　字文高堅之族孫在位九年改元太初都五十二

後秦改建初　人長安　稱帝　涼改大安

燕改建興

壬寅　西秦乞伏乾歸　國仁弟立二十四年後爲兄殺之

癸卯　西秦改太初　稱王於河南

弟二十六祖不如蜜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祖將至王與

梵志同觀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魔来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墻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来何為祖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鬪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荅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祖同車而出見纓絡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令

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頞王於寂上乘毋忘外護即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己丑　後涼改麟加

登祃檀瑞像此下至江南住一百七十三年矣

甲申　前秦苻崇改延初十月為乾所殺國除

後秦姚興改皇初字子略長子弁之長安立于櫟里二十二年壽五十五歲

丙戌　十一

西帝安帝德宗武帝長子生而不慧至於寒暑饑飽不能辨年三十上崩于東堂葬休平陵一名儒宗十五歲即位治二十二年

後涼改龍飛稱涼天王

後燕慕容寶宇道祐乘之第四子立二年改元永康壽四十四歲

北魏改皇始建國天子拓拔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鮮卑少子身長八尺二寸妄說堆傑後燕寶死乃據滑臺跳燕部廣固僭立七年壽七十而卒

南涼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北光狼魁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呂光遣使署為益州牧自稱大單于西平王都廣武捷樂都改年太初僭立三年

北涼改業據張掖次年改神璽

西涼李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漢將軍李廣十六代孫祖弇仕張軌為將因振河右至暠（即唐太宗稱涼立十七年（八世祖也

竺僧朗京兆人也專以講說為任而踈食布衣志躭物外自皇始移上太山薤茅居

之時聞風而造者百有餘焉道德凝懷千里哲人競湊芳聲播遠五朝天子移風有物飛符躭能並駕一符堅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襲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四海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闇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異靈光逈蓋京邑今并奉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績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洒掃至人無違

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既請已師禮事之

二晉武帝曜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敷德光時聲飛東嶽乃至思與和上同養群生至人通徵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光錦五十疋象牙篳五領金鉢五枚到頓受納

三後燕成武帝慕容垂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澄神靈緒慈蔭巨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籍慕統方夏事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頓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一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為呪願

四魏太祖道武皇帝書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算遐長與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送素絹二十端白氎五十領銀鉢三枚到頓受內

五南燕慕容德親與齊州朗和上建神通寺與師書曰敬問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避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宋武王即宴永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關屏營飲淚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遭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上大慈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莊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五朝御啓師悉回荅恐煩不錄見唐弘明集

丁酉改隆安（）北涼改神璽

後燕改永康

戊後燕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子立三年壽二十九辛改年建平

北魏是年即帝位改元天興道武下詔曰

（缺）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勅有司于京師建飾容像脩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正是歲作浮屠殿二所謂耆闍須彌別構禪房法座莫不嚴具焉

呂紹 後秦改弘始○後燕改長樂 宇道之弟少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三歲
後涼呂纂改咸寧○北涼改天璽
李 南涼利鹿孤 烏孤之弟立二年改建和
是年作法師卒鳩摩羅什此翻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勛烈父鳩摩羅炎有美節避相位出家龜茲王聞請為國師以妹妻焉遂生什曰誦千偈三萬餘言大小乘宗莫不該覽苻秦建元十三年德星現之苻堅使呂光西討及聞堅敗據姑臧稱涼弗獲師面姚秦弘始三年三月庭樹生連理逍遙園有慈孋蓮以表智人應入中國九月呂隆来降十二月二十日迎師居逍遙園與以國師禮待之甚見優寵仍命譯經論三百餘卷資學三千拔萃有八曰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道恒僧影惠觀惠嚴等各有著

陝 丙

述如別傳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光華又舉僧䂮為僧正以政僧事沙門惠叡精進遠到隨什傳寫旁與叡言西方辭體特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王者必有贊德經偈皆其式也嘗歎曰吾著

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比也時無深識者因悽然而止獨與秦王著實相論二卷秦王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尋覽舊經多所紕繆什躳正之嘗講經草堂寺及朝臣沙門數千衆肅容觀聽一日王謂什曰法師才明超悟海內無雙可使法種不嗣哉遂以宮嬪十人逼令受之什亦自謂每講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也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諸僧有効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相効能食此者乃可畜室耳舉已進針

如常饌諸僧愧止初在龜茲隣國諸王會同每請什說法必跪伏座前命什踐肩而登座嘗與母謁大月氏國北山尊者北山謂其母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毘尼無缺度人如優波毬多不爾正俊法師耳杯

渡比在彭城聞什入関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年矣相見杳然未期遲於来世耳什嘗升座每曰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取其華勿取臭泥也居秦才九年而疾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

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疲集衆告別曰因法相逢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短謬充傳譯所出經論唯十誦律未及刪繁若義契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壞言訖而逝闍維日舌果若紅蓮色而不壞

云

論曰漢光武生於南陽而南陽無賤士羅什至關中而奇才畢集經稱聖賢出世皆有因中同行開士隨從下生以佐佑其化信不誣矣方魏晉以來大法草昧西域沙門至者例以神迹顯化中國雖有奇傑間出然多囿情外學迨什公之來然後大法淵源始導學者得以盡心方等而蔑視老莊蓋什公有力於法門豈小補哉持以宿障之累致其居關中才九年所蘊十未行一而不克壽秦王有致什之功而弗能成其美嗚呼使什公爰德梵行副其所蘊獲永天年以光大教之序雖彌勒出世尚何加焉

法師道碧以奉律精苦為秦王所重自什

僧宝伝第卅
公入関僧尼以萬數頗多從濫秦王惠之遂置僧正下詔曰大法東遷於今為極僧尼寖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視以濟頹緒碧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為國僧正給與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

卷八　十六

僧遷禪惠為悅衆以法欽惠越為僧録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時師子國有婆羅門號聰明為異道之宗聞什在関中馰其書至乞與僧辯論関中沙門相視缺然什謂法師道馭曰子可以當之馭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録其書目一覽即誦竟日議論秦主與公卿大集婆羅門以能博觀為誇馭數其書亦秦地經史三倍之什乘勝嘲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来於是婆羅門愧服再拜馭足下而去

法師道恒幼事後母以孝聞母亡去為沙門從什公遊什愛其才與道標齊名秦主雅聞二人有経綸術業令尚書姚顯宣旨敦勉罷道輔政恒標抗表陳情略曰漢光

武成嚴陵之節魏文帝全管寧之高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軼堯舜今乃冠巾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主復命什超等勉諭之必欲遂其心什超等奏童叙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毀除須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簪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為卓越主又下書於是舉衆懇乞乃得寢恒歎曰名進真道之累乃與標去入琅邪山終世不出

法師僧叡幼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絶倫秦主嘗問司徒姚嵩曰叡公誰可比嵩曰未見歸宿及朝會公卿大集叡風神朗徹主指以謂嵩曰四海僧望也叡講成實論什公曰此諍論中有七處破叱曇子能辨乎叡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歎曰子真精識傳譯有賞音吾何恨焉

法師僧肇幼家貧為人傭書遂博觀子史尤善莊老蓋其粗也年二十為沙門名震三輔什公在姑臧肇走依之什與語驚曰

法中龍象也及歸關中詳定經論四方學者輻湊而至設難交攻肇迎刃而解皆出意表著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傳其論至匡山劉遺民以似遠公公撫髀歎曰以為未嘗有也復著物不遷等論皆妙盡精微秦主尤重其筆扎勑傳布中外肇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惜其早世云

涼呂隆改神鼎

北涼沮渠蒙遜（臨松廬水胡人其先為匈奴逃後裂歆立于張掖治）

三十三年壽六十六改永安

後燕慕容熙改光始

南涼僭檀（利鹿孤弟立十三年壽五十五改元弘昌）

元興元年天竺弗多羅尊者至秦義學沙門數百人從之於中寺出十誦梵本什公翻譯及半而弗多卒會沙門曇摩流支至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而喜走書關中勑流支出其律足成之流支乃與什公續而終馬律儀大備自此而始

天竺尊者佛陀耶舍至姑臧聞什公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什聞耶舍為已遠來恐相失而返勸秦王迎之使至耶舍曰明旨遠降便當驛馳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見禮羅什則負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王欽佇不已復遣使盡禮致之耶舍乃肯來王郊迎別刱精舍處之供設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善毘婆沙論而髭赤時號赤髭毘婆沙後遊匡山為遠公所重躬自負鐵於紫霄峯頂鑄塔以如來真身舍利藏其中今存焉

元興二年太尉桓玄久懷篡奪及升宰輔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沙門致拜君親玄與八座書重申何庾議沙門不敬王者以謂庾意在尊主而禮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躰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范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恭敬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

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在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在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沽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尚書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者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如育王禮比丘足魏文侯之揖干木漢光武之遇子陵皆不令屈體況沙門之人也於是亟其書咨于遠公遠嘅然惜之曰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思大法之將淪感往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畧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

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来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謹以

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深固在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游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

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獻君變俗而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

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垂道之與俗及者也若斯人者自搶始於落簪立志形
[illegible]
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章服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

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垂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太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游步猶慙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老氏之意以天地得一為大王侯以順體而尊終於義存於此斯沙門所以

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歷觀前史上皇已来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始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荅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捻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典戎在用咸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心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閔其外者也若然則非躰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說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

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垂六合之内論而不辨者非不可辨辨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閑鍵而不閑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猶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垂有先垂而後合先合而後垂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垂而後合者歷代君王躰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先合而後垂者也或有始翊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謂先垂而後合者也若命垂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

涯於一撿若命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駭之而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以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固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以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粗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本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

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反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窮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之徒則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矣

咸西

荅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封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言依俙神也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粗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

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歸悟徹者及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之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稱黃帝之言形有美

（夾）

（圭）

而不化又云火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合著於在昔明劉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差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於理則徵言而有徵校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實步朗月而宵游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

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
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
法之効来報玄而未應乃命王公獻供信
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
沾其惠同夫素飡之譏耶主人良久曰請
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
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糇糧錫以
輿服否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
門者何耶謂其能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
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
高者揖其同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
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
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擔
之心況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
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雀蚊之過乎
其前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
始悟冥塗以開轍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
乃忻然怡衿詠言而退

魏改天賜

改義熙

南燕慕容超改太上
夏赫連勃勃字屈孑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衛辰之子淵之狀身長八尺五寸腰圍十圍語夏州自稱天王尚性兇暴以殺為樂立二十年
西涼改建初
天竺尊者佛馱跋陀自義熙二年至長安什公倒屣迎之以相得遲暮為恨議論多發藥跋陀曰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為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後客決未了之義彌增誠敬秦太子姚泓延至東宮對什論法什問曰法云何空荅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荅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沙門寶雲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跋陀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跋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時秦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跋陀憒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

道碩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舶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遠義不同處跋陀遂渡江入匡山見遠公議論不為遠屈遠高之遣書關中雪其枉後於江都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感二青衣童子每旦自庭沼中出炷香添瓶不離座右暮夜則潛入治中日以為常至譯經畢遂絶迹不見

丁未夏改龍升

後燕高雲字子羽惠文熙之長子自云高陽之後因以高姓熙死帝立一年改圓曰大燕年改正始

淵明社淵明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解印去居栗里與廬山相近時訪遠公遠愛其曠達招之入社陶性嗜酒謂許飲即來遠許之陶入山久之以無酒攢眉而去

南涼改嘉平

北燕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鄉者因以氏焉跋善飲酒一石不亂初仕後燕因救慕容熙立雲雲復為良雛班桃仁所弒跋乃僭稱燕王改太平在位二十一年

西秦改更始

魏明元皇帝嗣乃道武長子是年即位改元永興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崩西宮葬雲中金陵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是歲明元皇帝進加僧統言幻愜賜封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師皆固辭帝親幸其居以門巷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瞻敬慰問若此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云

智嚴譯始

庚戌法師法顯自西域還初顯於隆安二年同智嚴寶雲經營始圖

惠景曇整等入西域求法渡流沙迷失路以日準東西視人骨處進行遭熱風惡鬼不顧至葱嶺積雪有毒龍飛砂路盛空而進不頓皆萬仞險處梯而過者七日以繩為梁躡而濟者水闊八十步漢張騫甘英皆所未至也過小雪山寒甚惠景股栗而死顯哭之慟收涕孤征又三十餘國至中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入一寺問耆闍崛山路僧曰日暮矣彼多師子且食人不可往顯念吾欲瞻靈境幸至而晚今夕若死吾志不酬身非所愛乃畏師子乎顯既至

日已夕遂留山中流涕拜曰我不自知至此也坐樹下誦經夜三更師子蹲踞舐齕顯以手循之曰欲肉醉我遲誦經畢乃可耳於是妥尾而去明日歸老僧植杖立揖不荅徐去有少年来顯問者年謂誰曰頭陀大迦葉也顯追之至山有石塞岩竇不得往至南天竺得摩訶僧祇律泥洹等經留三年學梵字以經像附商至師子國同侶皆無存翩然自止會有以紈扇供佛者顯見之動東歸之思又二年遵于青州太守李嶷躬迎之護送入于京師

秦 宋元

西秦熾盤（乾歸之子立十六年改元永康）北涼改玄始西域三藏曇無讖由龜茲至姑臧涼王沮渠蒙遜素奉大法讖居久之遍曉華言譯大般涅槃大集等經六十餘萬言猶以涅槃品數未足復還西域訪求得之至涼譯成四十二卷凡一萬偈讖神異頗多時拓跋珪王中山聞讖思一瞻禮遣使来迎遜不許珪再遣高平公李順策拜遜涼王加九錫諭之曰曇無讖道德廣大朕思一奉

見可馳驛送至遜曰臣奉事朝廷亡所負前表乞留識今復來追此臣師也有死則已欲往則不可也順曰朝廷欽王忠義故顯加殊禮今乃以一道人虧損大功不忍一朝之忿吐所不當言失朝廷待遇之意切為大王不取也遜曰如公之言誠美第恐情不副此耳遜竟不遣識於是拓跋珪銜之道進者從識求授菩薩戒識曰當自悔七日乃未既而詣識識忽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脩三年夢帝釋迎世尊為授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見於是復詣識望見大喜曰善哉已感戒矣今為汝作證及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遣親信中路刺殺之初識出關日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非愛死而固欲相遠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劍刺之而卒其國為魏所併

（釜）夏改鳳翔

道生法師天縱妙悟初涅槃後品未至生熟讀久之曰阿闡提人自當成佛此經來

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交攻之誣以為邪說於律當擯生白衆擯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願於此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舍壽時據師子座於是袖手南来入虎丘山竪石為聽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

晉義熙十三年

處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群石皆首肯之後游匡山居銷景岩聞曇無讖重譯涅槃後品至南京果言闡提皆有佛性生慰喜不自勝遂擯死奉法

宋元嘉十七年

魏改神瑞

丙辰 後秦泓興之子立二年晉劉裕滅之滿三十改永和 魏改泰常

丁巳 西涼李歆立三年改嘉興

戊午 夏改昌武次年改真興

己未 宋恭帝德文改元熙安帝母弟永初元年劉裕殺后兄弟并廢立之滿三十六年子沛陵哥宝滅矣

庚申 宋 至

治二年○是年梁誌公生

右西晉都洛陽四主三十七年而有五胡之燉東晉都建業十二主一百四年而歸于宋

庚申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二年河西王段燉煌恂自殺國亡

北朝魏泰常五年光祿卿崔浩被讒帝命浩以公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大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正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并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于太武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太武忻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南重臺五級道徒由此而盛

宋司馬文正公曰老莊之書大旨欲同生死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畧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脩之其訛甚矣崔浩不信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戚文仲祀鵸鵒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為鵸鵒亦

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謹哉

禪師玄高居炭積山與沙門曇弘友善聞曇無毘自北山至涼州禪觀高往親之旬日即悟無毘歎異以為勝己及無毘西歸有妖比丘嫉高譖於河南王世子曇曰高今聚徒將為國害曇信之欲殺高其父不許遂擯於河北居林陽堂山山蓋地仙所宅夜有鐘磬聲高門弟子百餘輩拔萃者玄紹有神力掌指地出水以給衆如紹者

又十有一人河南王迎曇弘至問王何以擯高其人希世之瑞也王厚禮迎之高欲赴命山中草木為摧偃亂石塞路高曰吾志弘道自滯岩窟無益也路乃可行王郊迎之禮以為師後游涼土沮渠蒙遜禮遇尤勤弟子僧印自謂得阿羅驃高假以神力使於定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所說之法各各不同即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方生愧懼明年魏使請高入于平城拓跋燾在位益加誠敬令太子晃師事之

齊著作魏收著魏書佛老志其畧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中郎蔡愔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還洛陽得四十二章經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明道為聖悟也

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神識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多積勝業陶冶鎔鄣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六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緣欲習虛

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奉持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髮須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以脩六度進萬行整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

（戡合枯）號為佛也本號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戡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

（瑞三而）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者權應謂和光六道同塵

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之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往來者咸言見之

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云

論曰唐太宗世既脩晉書復有勸脩南北

七朝史者太宗以元魏書甚詳故特不許以今攷之信然也凡佛老典教於儒者九為外學或欲兼之自非夙薰成熟頑力莽来莫能窺其彷佛況通其旨歸而祖述源流者乎異哉魏書佛老志不介馬而馳遞固之閒御靡旌以摩荀楊之壘步驟雍容有足觀者然則魏收兼三聖人難兼之學平四作者不平之心厥書獨見信於後世顧不美哉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晦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庚申　宋（姓劉氏都建康）雷氏曰（高少文武前明後順宋朝八主合六十年）

高祖武皇帝裕改永初（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漢高弟楚元王交二十世孫彭城楚都故苗裔宋馬帝徙晉烏太尉有雄才大略而

清簡寡慾晉氏衆遷劉氏移居晉陵受神晉宇卑迮廉宮六十七歲崩于西殿葬建康縣綏山初寧陵治三年）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

癸酉四月上殂

癸營陽王義符改景平（小字車兵武帝長子明爲多乘失皇太后令廢爲營陽王年十九終治一年）

文帝義隆改元嘉（小字車兒武帝第二子身長七尺五寸聰明仁厚躬勤政事江左之治未嘗有也壽四十七爲孫劭所殺于合殿葬長寧陵在位三十年）

魏世祖太武帝燾改始光（明元長子壽四十五崩于永安官在位十九年）

乙丑夏赫連昌改承光

北燕有女人化男子○魏崔浩自比張良

丙寅元嘉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

挈十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馬鳴自孟津乘杯絕岸至金陵時年四十許狀寒窶喜怒不常（杯度神異）遇盛寒輒穴氷而浴或著屐登山或跣足市中行荷一蘆圈時造延賢寺沙門法意遇之尤勤忽棄去行仄步欲登舟舟人不即應遂乘杯絕北岸廣陵村有李氏方飯僧渡徑入以蘆圈置庭中坐席上衆環目之渡自若座有怒者見蘆圈礙道移之饒力不能動渡食畢挈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時有童子竊見圈中有四小兒皆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失所在由此顯迹及卒後復時時有人見之云

癸酉 西秦慕末改永弘二年夏滅之

夏赫連定立二年改勝光次年魏滅之（呂之弟也）

北涼改承玄（魏改神廳）

乙亥（歿） 二

天竺求那跋陀羅至金陵文帝遣使郊迎跋陀神情爽邁帝見之大悅命居祇桓寺屢延入內供養僕射何尚之彭城王義康南譙王義宣並師事之請講華嚴跋陀以未通華言乞觀音為增智力夜夢神力士

易其頭旦起猶覺痛甚遂遍曉華言即為衆講之時以跋陀妙大乘宗旨因號摩訶衍

辛未 北涼改義和

北燕馮弘改大興 跋之弟殺跋之子翼自立七年

甲申 魏改延和

九年文帝幸大莊嚴寺設大會翦同四衆地坐及齋衆疑日過午不敢下著帝曰日才午耳法師道生在席即曰白日麤天今天言方中何謂過耶舉鉢便食一衆從之帝大悅下詔留生止都下一時巨公王弘范泰顏延之等皆造門結友生每以經文未能達諸佛之旨而學者多滯聞見因著善不報論頓悟成佛論二諦論佛性有常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皆

乙酉 三

網羅舊說發其淵奧皎如日星又明年正月庚子升法座詞音朗潤聽者悟悅俄塵尾墮地隱几而化

丙戌 北涼牧虔蒙遜子立六年改永和

景歲謝靈運以謀叛棄市初靈運與顏延

之齊名其文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邃則弗及襲封康樂侯居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放蕩爲娛太守孟顗事佛精懇嘗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須惠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語及顗入朝屢爲裁抑不得名用晚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法爲有司所糾司徒遣隨州從事鄭望生收之運即興兵叛逸遂有逆志望生追擒之送廷尉帝怜其才減死徙廣州既而復叛有旨棄市年四十九

罽賓十一年天竺三藏求那跋摩初讓國出家解四阿含精貫三藏誦數百萬言屬國諸王皆從之稟受歸戒每謂諸王曰道在精通遇緣即應但依慈悲勿故發害意足矣遊闍婆國其王欲出家事跋摩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大和尚歸戒勿殺害賑給貧乏即從爾請於是群臣士民稽首遵命朝廷雅聞其名沙門惠觀等白於文帝請遣使致之有詔交州刺史津

遣沙門道冲等航海邀之冲至跋摩欣然附舶抵廣詔聽乘驛詣闕道由始興愛其山類靈鷲爲留周暮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東壁戲作定光儒童布髮像極妙夜輒有光嘗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見白獅子仰踊柱而戲彌空皆青蓮花沙彌驚走大呼寺僧爭至豁無所有至金陵引對帝逆勞殊勤因從容問曰寡人每欲持齋以身應物不獲所願法師遠來陋邦之幸何以教寡人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微言令不威倘不克己苦節何以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蓊茂以此爲持齋不殺亦大矣安在輒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與論天人際矣命居祇桓寺講法華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

法席之盛前此未聞也摩即於寺譯菩薩善戒經等十八卷

乙亥　魏改太延

十二年京尹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帝以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因果之事昧然未究所以不敢立異者以卿輩時秀率皆信敬耳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經爲指南比見顏延之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其說汪洋大明至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示委卿瞻損必有以戒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爾尚之對曰橫目之俗聞不敬信以臣庸陋獨有愚勤實懼缺薄上玷大法更蒙獎論重有愧耳然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自渡江而來王導周顗庾亮王蒙謝安郗超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謝尚戴逵許詢及亡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凱戎宰輔冠冕戎人倫羽儀戎

致情天人之際戎杭迹雲霞之表靡不倒心歸依其間比對如蘭謖開潛淵遁崇邃並亞迹黃中戎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論便爾若悉舉者夷夏漢魏奇傑輩出不可勝數惠遠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齊物亦爲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千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户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圖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堅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僞難分去取未易耳至土木

之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頓絶臣比斟酌進退未安今日面奉德音實用忻抃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預聞切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沙本對花）吞併之計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

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倘以孫吳爲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謂尚之曰釋門之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典益重玄化及顏延之著離識論及論檢勅法師惠嚴辨其同異酣酢終日帝笑曰卿等殆不愧支許矣

孝文帝幸曲水公卿畢集帝命賦詩沙門惠觀詩先成奏之句有奇勝之韻帝悅以示百官皆歎服其才觀與惠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因奏爲神人呵之曰乃敢妄以凡情輕瀆聖典觀等惶懼而止

時有僧惠琳者以才學得幸于帝與決政事時號黑衣宰相致門下車羣賓不容迹琳妄自驕蹇見公卿纔寒暄而已著白黑論毀佛叛教遂感現報膚肉糜爛歷年而死

論曰世智辨聰人情所歆慕以爲英靈者

也佛世尊則以爲八難之一何哉靈運恃才傲世以謀叛伏誅惠琳毀形衣僧伽黎而竊與朝政既叛教矣復從而毀佛遂蒙惡報以死嗚呼蓋世智之爲難也明矣觀嚴二人妄以凡情輕議聖典向使不遇神人呵之則世智之難亦幾不免大哉跋摩尚之對制之言可謂旨窮大體而識盡精微真天下之通論也

是歲文帝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頓悟義者刺史庾登之以釋法瑗開召對願問瑗伸辨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玅微言永絕今復聞象外之談所謂天未喪斯文也未幾天保寺成詔瑗主之王景文至恒其講歎曰所舉皆所未聞所指皆出意表真法中龍也湘宮寺成復移瑗居之帝臨幸聽法時以爲榮

庚辰 魏太武燾即位改太平真君

辛巳 真君三年上詣道壇受籙

是年北魏太武以戊寅平蕩中原江北盡臣伏又爲寇謙之倚崔皓爲天師故改真

君之號迨今五年崔信寇術憎釋愈甚太子晃師事法師玄高崔皓妬晃譖於太武疑之令幽死晃求哀於高高爲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以譖疑太子既寤以所夢語群臣臣下皆稱太子無過待之如初其相崔皓懼太子將不利於己白太武曰太子前實有謀仍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早誅必爲大害太武大怒收玄高惠崇害之高弟子玄暢居雲中聞高遇害日馳六百里至魏闕泣曰和上神力當爲我起於是高開眸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亘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或恐過之矣唯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毋令中悔言訖即化沙門法進號呼曰聖人去世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雲中進頂禮乞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棄汝耶曰和尚與崇公並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救護衆生崇已歸安養矣言訖不見

竺祖時遊士慈謙之字輔真雍州人早好

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亡效有仙人成公興求謙爲之弟子相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之服能不飢又共入嵩山石室尋有異人將藥與謙之皆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

爲帝王師耳未幾興仙去謙守志嵩山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来地上曠戾汝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錫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以来不傳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子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之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云

是歲即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西伐長安與崔皓皆信重寇謙之而奉其道皓特不喜佛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入其室見大有

兵器出白太武武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僧閱其財産大有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人皆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切諫以爲不可皓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燒經像還宮勑臺下四方命一依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卅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化不行禮儀大壞九服之內掬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復羲農之治其餘一切蕩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三月十五日過斯不首身死有司宣告征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切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

子遺
魏真君九年天師寇氏兔帝以京之東南地建靚輪天宮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開古未有應受符命帝然之遂受符録建靚輪天宮令極高大不聞雞犬之音要與天神交接工力萬計經年不成其寇謙之惡疾死功遂止

（濮）真君十一年崔皓嘗見妻郭氏讀金剛經乃奪之火焚棄厠初崔皓爲魏司徒自恃才畧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大武以皓監祕書其黨閔湛者勸皓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皓從之於是刊石立於郊壇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皓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皓罪狀皓惶惑不（咸九）能對執皓檻車置于城南道側使衛士路（上）人行溲其面呼聲嗷嗷徹于道曰此吾投經溺像之報也凌遲而死時年七十矣崔寇二家悉夷五族坐及僚屬凡百二十人皓既勸魏主除蕩釋氏及經像毀廢皓行

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尸無收者又積怨在人於是競溺皓尸至糜潰乃止（已上見北史）

論曰崔皓之不智司馬溫公論詳矣大抵託跋氏起自沙塞未遷都時性殘忍殺人如甘美飲食其俗習然也初太子晃被讒而玄高等數僧受誅頗見其無辜矣及羅釋氏沙門誅而坑之者豈勝道哉此雖虜人性凶亦崔皓當權用法如此既而皓被讒迹其所坐蓋作史之失在唐世不過黜官榮投之荒裔而已假令誅之亦不過一已乃遂夷滅五族何哉蓋以無辜而施於人也深則其報之於已也必厚此天道常數而不易者也至於吾釋之經像於皓庸有傷害哉而皓每見必停車而溺之及皓未旋踵而尸亦爲人溺之至糜潰而止嗚呼皓不畏聖人之言而欺天也又如此故天復爲之速報以警動乎人世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宋）魏改正平

世尊示滅一千四百年矣
魏朝元會沙門曇始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曰趣斬之刃下無傷又白臨殿陛矣太武抽佩劒自斬之亦不能傷劒微有痕如線令收捕投虎檻中虎皆怖伏不敢瞬左

（嘛九　十三）

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即尫乳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悔謝魏書佛老志云沙門惠始清河張氏子初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學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入城聽講夜還處靜三輔識者高之武帝滅姚氏留子義真鎮長安及義真爲赫連屈丐所敗始身被刃而無傷屈丐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劒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後至魏多所化導自初習定至卒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足不沾泥愈加鮮白世號白足阿練若太武深加敬禮始預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泊然而逝停尸十日容色不變閱十餘年改葬見亦如存舉世歎異及葬日送者萬餘人皆號慕哭之慟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云

魏太武以癸作二月五日卒矣

宸魏文成帝濬改興安景穆帝長子先太子正平十月一日吳王亦前立太孫濬見之于此既立有人君之度視前皆失德弘聖道在位十二年壽二十六前太華殿也

二十九年魏太武帝殂吳王立未幾而薨

曉三

釋高宗文成帝即位乃太武之孫也群臣勸請興復釋氏下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喜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貴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寧免奸猾之儔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按假譬戮其有罪所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

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令制諸州郡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其有好樂道法欲爲沙門性行素蒭鄉里所明者聽出家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經像並還脩復有劉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游涼城至魏值羅教權假藥術守道不改於復教日即爲沙門同輩五人高宗親爲下髮命師賢爲僧統明年有旨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尊各長丈有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云出魏書佛老志

皇武帝駿改孝建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一子聰明頴悟文武所全壽三十五崩玉燭殿在位十年

魏改興光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土人也既

亮西

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

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化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寂高曰於諸物中人我寂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寂大曰於諸物中法性寂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獻世衆皆號絶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

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甲午歲也（正宗記云宋孝武之世也注云以達磨大十七年計之當在宋孝武孝建元年丁酉非）

孝建元年宋孝武帝舉兵誅元凶而求那跋陀羅逃民間其後王玄謨軍梁山孝武令軍中得跋陀者驛馳至臺俄得之送金陵引見帝曰企德日久乃今始遇聞閑來歸亦有恨乎曰亡所恨但念夙緣遇此遂成熟耳帝慰之且戲曰尚念讌王乎對曰古人不忘一飯王飯我十年乃敢遽忘耶念當從陛下求寫王長修眞福帝悽然改容中興寺成有旨命住持帝宴東府公卿畢集名跋陀至皤然清癯孝武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必能悟人情跋陀趍升座帝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有一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聖朝二十載恩

德厚矣所欠者一死耳帝大悅移席相促一座盡傾

(宋)魏改大安

孝武詔沙門道猷爲新安寺鎮寺法主初文帝聞惠觀頻悟之理執精覈以猷對有(兖)(文)旨召入大內盛集名流猷敷宣有緒法義絜然聞者開悟有攻難者猷必挫以釋之帝拊髀稱善至是爲天下法主甚允時望(宓)法師寶亮居中興寺中書來絜見而異之以書抵其師道明畧曰比見亮公非常人也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然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乘玉在邯鄲秦人請以華國天下之寶不可自專當與同之也自是亮名益重晚居靈味寺講席冠京邑弟子三千餘亮英氣駿邁遇人辭鋒錯逸議者或蔽於理亮釋之莫不渙然

(丙)改大明

是歲有羌人高闍反累及沙門曇標乃下詔付所司精加沙汰遂設諸条自非戒行精苦之者並令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

孝魏改和平
大明六年九月右司陳言臣聞遂拱凝居非期弘峻拳跪盤伏豈止恭敬將以昭彰四維締制六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緜靡爽唯浮圖教特異

卷九　十七

於此凌滅禮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至化之淵羨臣聞佛以謙儉自牧以忠順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稽目連大士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顙者膺而直骸萬乘者耶故咸康翔議元興再述而事屈於偏黨愚道對於餘分今鴻源遠洗群流仰鏡九仙贍寶百神菁戢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民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軌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制可法師僧遠聞而歎曰我剃頭爲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関於帝王即日拂衣歸于林壑是歲吳郡朱靈期者自高廠還舶爲風擲至一洲洲有山因意登之十餘里聞午梵

知有寺寺七寶所成見僧數輩皆石像欲迈有呼靈期再拜得食食味香美非世間有也有人云此去金陵二萬餘里嘗識杯渡道人否靈期曰識之其人指北辟一囊并瓶錫曰乃其鉢具耳今取附君并書又以青竹杖授之曰見杯渡即付之令一沙弥送至舶沙弥命靈期以竹杖置前水中三日而至石頭淮遂失竹杖有頃渡来得鉢大笑曰我不見此鉢且四千年矣以擲雲中又接之乃去渡屢示寐已而復游於世復至齊諧家同呂道惠杜天期水丘熙三大士在焉諧大驚即再拜渡曰年大凶無忘修福業法意道人德高可親之以襲灾俄門楣上一僧呼渡仰見之即辭去後不復見

第九　十六

釋僧遵京兆人也十歲從師所學弘大爲王者之敬初姚興欽重出入同輦後帝悅其賢躬爲壽春立光山寺勅開講首曰昔王宮托生雙林見滅自爾已来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立墟鹿園無穢

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土豈知上聖流涕大上悽惶者哉因即涕泗四衆爲之改容

己巳 廢帝業昌景和小字法師孝武長子不仁不掖之年十七崩光華殿在位一年

魏文成帝末年疏勒國王遣使送佛袈裟（像經云袈裟一頂長二丈餘帝審是佛衣應有靈異置之猛火經日不然於是駭然心形俱肅信乎出北史明帝或改太始字佐炳小字禁期文帝第十一子好事鬼神厭酷暴虐

庚寅 壽三十四崩于景福殿在位七年

魏獻文帝弘文成長子即位治六年讓位歲崩

丙午 改永光

魏改天安

丁未 大教東被四百年矣　○魏改皇興

魏是年建永寧寺浮圖七級高三百餘尺爲天下第一又鑄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造三級石浮圖

寶誌大士於是年往來皖山劒水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俗呼爲誌公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脩禪觀至是顯迹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撒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鱠者從求之食者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邵碩者本康居國人大口酺目狀如狂小兒得侮慢時時從酒徒入肆酣飲後爲沙門號碩公與誌叡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爲之則去游益州諸縣皆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惟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頷露骸松下然兩脚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郫縣來者曰昨日見碩公著一屐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與我隻屐進驚問沙彌答曰昇尸時一

墮行急不及繫也

帝明帝詔僧瑾爲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諱忌犯者必殺之瑾每匡諫賴免者甚衆時京邑諸師立二諦義有三宗宗各不同於是汝南周顒作三宗論以通其異然畏

誡九　干

譏不敢傳法師智林者敭有時望以書抵顒畧曰切聞三宗論鈎深索隱盡衆生之情廓而通之盡諸佛之意使法燈有種胤利無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逮此哉傳者以爲公畏譏評故欲中輟詎可特纏疑障自發現行乎顒得書懼然悟此論遂行于世矣

壬玄元魏文皇帝宏改延興誠文長子生多詳感五歲受祿有人君之度馬太后臨朝稱制十七始親政改姓元氏遷都洛陽斷胡服禁語在位二十九年壽三十三崩葬長陵

釋老志曰有魏孝文者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迁都于洛二十年改姓元氏文章百篇冠絶今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以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凡下七詔大興三寶帝建廟

野鹿苑二浮圖岩房禪室無不嚴麗

壬子 改泰豫四月上殂太子昱立十歲

癸丑 後廢帝昱改元徽 字德融明帝長子湘宮
五歲為湘王夫弒不道廢為蒼梧王壽十
之在位四年

丙辰 魏改承明

丁巳 順帝準改昇明 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主
事戊午三月以太傅為相國又加九錫遂
禪位于道成在位二年

魏改太和

右宋八主六十年而禪于齊

雷氏曰 高武蕭道成 齊 高武蕭道成 齊 高武蕭道成 齊

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知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来

癸 武帝頤改永明宇宣遠高帝長子性儉約好積儲庫至八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称計壽五十四崩延昌殿在位十一年

黑 勑沙門法獻玄暢爲天下僧主他日會于帝前對制稱名而不坐中興寺僧鍾對帝稱貧道武帝訝之以問中書王儉儉曰漢魏佛法未盛傳記無載者獨宋魏始盛而沙門多稱貧道而預坐晉庾冰桓玄皆欲屈之然竟不可行今亦稱貧道帝曰獻暢二師道行如此猶稱名朕以稱名乃得宜可著令以爲定式初獻公慕法猛西游自巴蜀出河南經芮芮國到于閬欲度葱嶺

咸九 壬 會棧道絶不得往獲佛牙一枝舍利十有五粒并經論梵夾而還暢公精究經律博貫子史百氏之言初華嚴未有疏暢首爲之學者得以祖述焉風詣高簡弘道輔世有功國家莫年特聽肩輿入殿時稱黑衣

二傑焉
明教嵩禪師論曰近古高僧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溪惠遠天子臨澣陽而詔不出山當時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如以其近於道也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況如惠遠之見天子乎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備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深下也

魏始服衮冕乘御輦

魏祀貧丘方澤作孔子祠

永明七年帝怒大士實誌感衆收逮建康獄是日國人咸見大士游行市井既而檢校仍在獄中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吕文顯以聞帝悔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爲家人宴誌例與

衆暫出已而猶見行道于顯陽殿北丘七葷從其後帝驚還吏至問吏白誌久出在省中及視之身如塗墨焉帝益神敬之後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帽亦不知自何而得之未幾而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果如其識靈味寺沙門寶亮者欲以衲帔遺之未及有言誌忽来牽帔而去王仲熊問仕何所至不答直解杖頭左索與之仲熊祝不曉後果至尚書左丞馬建武末平旦出門忽褰裳走過曰門上血腥及明帝遇害果以犢車載尸自此門出舍闇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被門限初讌林多害宗室高士江必憂南康王問誌誌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徐陵兒時父携之謁誌誌拊曰天上石麒麟也陵後果顯于世

沙門曇超者居錢塘靈苑山一夕有異人至曰此邦蒙師留蒼生之福然富陽民無故鑿山蘇斷壞群龍之室龍忿不致雨今二百日矣欲法師一往誨龍為蒼生請福

豈有意乎超曰此檀越事吾何能爲哉神曰弟子力能吐雲不能致雨超諾之至赤庭山爲龍說法俄大雨因止臨溪縣令聞超在辨舟迎之超即日遁還靈苑

晉逸士顧歡隱居不仕尚黃老南史云歡以

訛元　雨

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其略曰辨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王夫人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月精入淨妙口後年四月八日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曰釋迦成佛有塵沙之數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試論之曰五帝三皇未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右孔老非聖誰或當之然二經所說若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

群戎之服全形守禮繼善之風毀貝易形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無盡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逆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是車可涉川而舟可行陸乎履見刻有沙門守株道士互爭小大交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夫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僊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迂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衆人可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尊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方方圓有體器既

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宜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歡雖同二法而意黨

道教司徒秦檠託爲沙門通公駁之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固非入関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跽倣爲肅豈專戎土爰及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前趙王見周三環而

上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貞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其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又仙

化以變形爲尚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爲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而湛然常住泥洹之道無死之地陶神若此何謂其同時何常侍鎮之覩顧歡和同二教大不平之以書抵歡劇言道教不

足以擬釋氏歟咨其書固自封執鎮之重與之書猥辱迂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泾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碁弈然敷佛弥過精旨愈昧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夫太極剖判兩儀妄立五陰合與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滞緣生三皇之前民多顓愚尊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涯

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常在此通無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

（缺九　至）

中土於大千聖應既彼聲彼則此視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兩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

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畫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邁匡救褊心立仁樹義將近順情是以全形守祀思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善不爲盡美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哉且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兩級精疎兩級則剖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視易准夫以視爲貞者易以手爲貞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飡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文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違有違有爲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未能至今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棄契千載

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道逢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耶敬尋所辨非徒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及亂一首聊酧啓齒

亂曰運往兮韜韜明玄聖兮幽幽翳長夜

（或九　天）

兮悠悠衆星兮晰晰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桷兮殊材歸敷絪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良箘蔑兮詖若馬相責兮智慧時復有朱常侍昭之因何鎮之

書乃作難夷夏論而朱廣之作諮夷夏論並童分句解以破顧歡之蔽於淺也汝南周顒高僧惠通並著駁夷夏論歡之作遂不勝其謬矣復有法師紹正者著二教論其略曰佛明其宗道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名長生不死名補天曺大乖老莊立言之旨

齊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並酷好佛竟陵著淨住子四部二十卷闡揚佛教有吳興道士孟景翼者頗有時譽太子召入玄

圍衆僧六會之良使景翼禮佛景翼弗禮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略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老子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絶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名而強號爲一在佛爲實相在道爲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道歸一歸一即回向勻正即無邪邪觀既遣憶念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絶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常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備脩備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思議哉

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汝南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

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爲逗極於虛無爲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本一物而爲鴻乙耳駈馳佛道無免二未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已上出南史

論曰自漢西域傳范曄論釋氏大槩陳壽三國志則置而勿言唐太宗晉書則班班紀著沙門神異之迹未始輒有一言譏佛況佛化自晉抵南北朝始大振於天下賢哉魏收李延壽之作當世帝王公卿從事吾佛者未嘗諦之而不書書之亦未嘗以人事議佛也及顧歡傳則假乎當時群公評議二教而罪歡曰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嗚呼可謂良史矣陋哉歡翼之論猶昔人寶燕石者渠信有真玉哉

元魏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之制令以爲常准○祀孔子於中書省

罷鬱林王昭業改隆昌文惠長子武帝之孫初上嗣君濫弒之所

立其太子之子即文改廷興奔伏無度寢先君備棺數月而盡西昌侯鸞以太后令廢之而自立

明帝鸞改建武字景栖太祖第六子文皇帝之子小字玄鳥性多情忌好占吉凶利害壽四十七崩正福殿在位五年○立太子寶卷

孝魏改國姓元

寶改永泰

昭東昏侯寶卷改永元字正嚴明帝次子自即位不與臣下相接奢侈淫虐宮一年之中府庫匱乏民間倍價才余與潘妃作金步搖花和帝荊於荊州舉兵討代之遂廢為東昏侯壽十九而終在位二年

廢元魏宣武恪改景明孝文第五子即位深子溺佞壽一十三葬景平陵在位十六年

道士陳顯明妄造道真坐虛品經六十四篇出珠林

和帝寶融改中興宗智昭明帝第八子蕭行迎立于江陵明年三月禪位于梁梁武奉帝為巴陵王弄十五崩在位一年

齊高帝蕭道成自戊午昇明二年四月受宋禪相襲七主二十四年傳譯華戎道俗二十人所出經律論傳錄等四十七部凡三百五十卷

外國有所謂天竺沙門僧伽跋陀羅者師

資相傳云佛涅槃後優波離結集律藏訖即於其年七月十五日受自恣竟以香花供養律藏便下一點置律藏前年年如是優波欲涅槃時付弟子陀羅陀羅付弟子須俱須俱付弟子悉伽婆悉伽婆付弟子目揵連子帝須帝須付弟子旃陀跋闍如是師師相付至今三藏法師法師將律藏至廣州臨上舶還本國時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羅羅以永明六年共沙門曇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善見毗婆沙一部十八卷即共安居以七年庚午歲七月望受自恣竟如前師法以香花供養律藏即下一點當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點是一年也至梁大同元年有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苦行律師弘度得此點記年月伯休因問度曰自永明七年後云何不復見點度云自彼已前皆得道聖賢手自下點度乃凡夫止可奉持頂戴而已故不復點也伯休因舊點推至大同元年凡一千二十年今以此究參諸家傳記佛世尊誕

生入滅之年並不相類大抵西域山川之廣國土之多佛化之盛各承一宗此亦一家之說不可廢故附著于此

右蕭齊七主二十四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晦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梁

姓蕭氏四主五十七年都建康

高祖武皇帝衍改天監

○雷氏云高太世祖梁朝字叔達南蘭陵都里人與齊同出亦漢相何二十四代孫父順之爲丹陽尹母曰張氏生帝狀貌奇偉目角龍顏項有圓光身不映日受齊禪後酷好佛法降將侯景反叛舉兵圍帝于臺城斷食而崩于淨居殿壽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或問曰梁武終身奉佛然困呼于臺城佛法之驗其在何也答之曰有是疑乎有是謂也且夫人之性命業法定業會矣豈今生之善革哉馬鳴菩薩世之說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免非釋迦之罪也緣行齊賚帝之慆值侯景臺城之困業理既那藏疑遣矣

道家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乃梁時陶弘景妄造出珠林

梁武帝詔曰大士寶誌迹拘塵垢神游冥寂

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帝一日問誌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云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他日更問國祚有留難否誌指其頸示之帝曰朕享國幾何

荅曰元嘉元嘉帝喜以爲倍宋文之年時革命之初帝臨政刻急誌假帝神力令見先君受極苦於地下由是郎刑掌詔畫工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既而以指蘸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誌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栴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雕誌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帝悅以安內庭時法雲雲光二師俱有重望每講法天輒雨華帝疑其證聖夜於便殿焚疏請誌偕光雲三大士齋翌日誌獨赴而光雲俱未知帝由是益異其禮又嘗與帝登鍾山之定林寺指前獨龍岡阜曰此爲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曰先行者得之至十

三年大士示寂帝憶其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建浮圖五級其上鎮以無價寶珠勅王筠勒碑葬日車駕親臨致奠大士忽現於雲間萬衆懽呼聲震山谷自是道俗奉祀奇瑞顯應爲天下萬一凡大士所爲祕

識偈句多著南史爲學者述大乘贊十篇科誦十四篇并十二時歌皆暢道幽致其旨與宗門冥合今盛傳于世

是歲帝妃郗氏者初生有赤光照室器皿盡明及長性明惠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靡不閑習宋齊間諸王求婚父曄皆不許後以適帝生三女帝爲雍州刺史而妃薨其性酷妬及是化爲巨蟒入于後宮通夢於帝帝體將不安蟒輒激水騰涌或現龍形光彩照灼因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帝畢世不復議立皇后云

甲申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帝率道俗二萬餘人升重雲殿親製文發願乞憑佛力永棄道教不在崇奉略曰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

歌十 三

佛心一切散善不得爲喻弟子蕭衍比經荒迷躭事老君累葉相承深此邪法今捨棄奢習歸仗正因願使未來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共證菩提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歸依老子暫得神仙陸

大乘心永離邪見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十一日勅門下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唯一佛道是其正道餘皆邪也朕捨道以事諸佛正內之道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君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具載如弘明集）是歲詔隱士何點點以巾褐入見帝帝賜之酒特除侍中點前席將帝須曰乃欲臣老子耶固辭不受復詔何胤胤謂使者曰吾年五十七矣月食四斗米不盡那復有宦情耶帝知不可致有旨給白衣尚書祿胤苦辭晚入虎丘之西寺講維摩經及將終夢天女六十餘人列于前及寤猶見之如故即具浴儼衣冠少頃而卒何氏自晉司徒充宋司徒尚之並建大義伸明佛法累葉遵承至胤姪侍中敬容而止

丙戌五年帝注大品臣僚命法師法雲講之雲辭疾不赴帝遣使強起之曰將冀流通非

高德無以憑也雲始從之雲最有譽當世稚爲昭明太子所敬儒釋兩優爲天下第一

魏改永平

孝昌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魏朝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間未嘗廢書先帝行師還都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楷模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時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僧至二百萬

辛卯十年詔法師僧旻入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臨聽公卿畢集有旨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妙選奇傑番次主之時以旻爲第一當講日聽者傾都堂無容足名士劉葉嘗謂

旻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弘義夕伸儒肯旻曰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沙門道超者頻年力學慕旻公之講譬欲齊之夜夢神告之曰旻公毘婆尸佛時

頂宣法化君新發意者何能類之第自求成名不必苟齊也旻性謙冲不恃能矜物一時公卿道俗咸推仰之

袁

魏改延昌

十一年有旨命寶亮法師授涅槃義顯帝爲之序畧曰離文字以說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返八邪而歸一味則法雨降而燋種受榮慧日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三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發各隨意荅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有本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旨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

心合無生則金墻五室豈易入哉

登下詔曰夫宗廟犧牲修行佛戒疏食斷肉省貪絕欲天下水陸不令蒐捕又勑太醫不使肉藥公家織官錦帛並斷又造斷酒肉文及著淨業賦

甲午 天監十三年誌公和尚示寂

是年特進沈約卒約字休文吳州東陽人左目重瞳腰有紫誌少爲書生名聞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羸時謂沈郎瘦甚爲武帝所重官業具南史嘗出意撰聲律以革古詩後世取則號曰四聲約甚精佛理著中食論理趣甚高其略曰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肓肥醲榮

卷十　六

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肓肥醲爲累甚切萬事紜紜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乃爲之法使簡而易從若也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

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之之旨而事難卒從譬如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端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事宜有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東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寧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遣（過中不食）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惑者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又常著設會謂意謂如來在日衆居伽藍不置食具時至則分衛持鉢以福衆生今之僧徒一皆違廢不止不持中食甚者甘腴厨饌豐美飲食或遇請召得蔬菽之具莫不顰蹙以爲不能甘也此豈有志於道哉其論略曰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炳然不許立厨帳并蓄淨人今既取足官寺行乞事廢或有持鉢登門便呼爲僧徒鄙事既

爲衆所鄙恥不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將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由淨飯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乞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行乞受請二事不殊今不復行乞又不赴請則行乞之法於此永寘此法既寘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地矣約有文集百餘卷行于世

乙未 是年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二寺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如中人者又十軀爲浮圖九級築基下及黃泉其高九十丈上立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餘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門僧房千楹玉珠錦綉駭人心目未幾雷電火熱其塔遠近咸見烟焰中有塔升空而沒後月餘有自東州來者云此日見塔乘空飛海上而望海者時亦見之

丙申 魏孝明帝詡宣武次子六歲即位胡太后臨朝在位十二年十九歲崩葬定陵改熙平

戊戌 魏改神龜

長會稽沙門惠皎以寶唱所撰名僧傳頗多浮汎因著高僧傳十四卷始元漢永平十年終于是歲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有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略爲十例其自叙曰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茲焉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録世以爲確論

釋僧朗者常誦法華風度凝遠飲啖不常每出一狗一猴隨之日脯乞得飲膳即置木盂中食畢舉其餘以飼猴狗善作龜蔵或時手足頭頸俱縮不見又嘗登舟初無篙力朗坐其中猴狗馴側舟自泝流而上法師道英初隱太行山禪宴樹枝縈結如蓋覆之居久之棄去行龍臺澤觀游魚愛之即解衣入水宴坐深淵七日而出又嘗隆冬覩嚴氷愛其瑩澈就卧其上信宿而起晚居蒲州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至真如門奄爾氣絶衆意其逝矣有都講識之即謂衆曰此入滅盡想耳三日乃甦矣

㘝改普通〇魏改正光
普通元年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禀受歸戒妙選德行尤異者爲之師朝議以惠約法師望高詔至約以禮遜讓不許夏四月丁巳帝行問道禮禀約爲師授具足戒方羯

磨次甘露降于庭有三足烏二孔雀歷階馴伏帝大悅賜約別號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處之而帝座其側凡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沙門雖在耆艾亦重禀授獨法雲公曰吾既戒矣其可以佛法爲人事耶於是議者高之時有達禪師者得水觀三昧每入此定有窺之者唯見清水凝渟滿室沙門道儼從達遊得火光三昧所居之室玄夜大明焉帝留神法門時釋子多縱率主僧懦不能制帝患之欲自以律行僧正事詔下京城大德無敢議者獨藏法師以爲佛法淵博非一人能盡之執不奉詔帝訝之召入光華殿問狀藏面陳大旨秉執有據帝不能奪遂從之藏退謂諸僧曰上以佛法爲已

任誠當推順然衣冠家子弟十輩猶不能俱稱父意今糅雜五方之衆而以一已好惡絕之戒律將廢矣諸君不慮此何也法雲公歎曰教理深致未能多謝一日之事良可愧服

帝自受具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每亦忽僧（旁記：敷參）游覽獨禁御座（旁記：神座）而已蔵公一日昇殿登之左右呵止之蔵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寧愧此座倘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聞置之弗罪蔵少時遇相者曰法師壽不過三十一歲蔵懼日誦金剛般若至期夢前人復来告曰法師以般若力故壽倍增矣又嘗夢維摩詰降其房與語臨別以素麈尾遺之而去蔵自是玄辯日新矣魏正光元年孝明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中時道士姜斌沙門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姜斌曰按開天經云老子西入化胡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曇謨最曰老子當周何年而生斌曰定王三年生簡王四年仕於周敬王四年年八十五西入（旁記：魏評釋道）

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誕生穆王五十二年滅度自世尊滅度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元年老子西游則世尊示寂已四百二十五年矣據此相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於佛逈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斌曰孔子聖人何假十乎最曰佛是衆聖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筮自餘小聖雖曉未然必籍蓍龜方通休咎時侍中劉騰宣勅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可疾取来及取經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僞

時太尉蕭綜太傅李寔洎公卿士夫百六十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既瀆先師又冒聖聽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三藏菩提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曇

謨最善大小乘有律行初在邯鄲說律感異比丘六十餘輩降席聽戒流支每見稱爲東方開士焉

魏書佛老志曰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弧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崆峒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炁字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精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思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欒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寘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授道於鶴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宮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

有禁祕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方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減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于晉從者云登僊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文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責　魏用正光曆

爭鑄鐵錢民盜鑄者多物價騰踊

己　魏改孝昌

未改大通上幸同泰寺捨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天竺南印度國香至王第三子也王薨師出家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因問我既得法宜化何國多羅曰汝得法已俟吾滅度六十餘年當往震旦國闡化曰彼有法器堪繼吾宗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多羅曰汝所化方得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彼有刼難水

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南方不可久留
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
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火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爲讖至多羅示寂師演化
本因會其姓異見王者輕毀三寶師遣其

徒波羅提微現神力攝化歸正師以震旦緣
熟即別其衆而異見王枉駕見師曰告之
曰當勤修福行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
即回王泣曰尉既有緣在彼非吾所留唯
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遂具大舟實
以衆寶王躬率臣僚送至海濱師同商賈舟
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館之以表聞奏有詔
迎見師入朝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
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
帝曰何功並無師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
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
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帝曰何
爲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遂留數日遂度
江之魏止於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而已

有僧神光者因神人發起来見師師端坐不顧會天大雪光立雪中至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求何事耶光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難逢豈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誨勵喜不自勝即以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曰諸佛最初求道重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光承其言即易名惠可復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来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又之為可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其辭曰

夫入道多雲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理入

卷十　西

二行入理入者謂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一等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則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入者有

四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謂報冤行者凡修道人若受苦時當念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逐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夙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怨恨作是觀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名報冤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皆是過去夙因所感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寃順於道名隨緣行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智者悟真安心無爲萬有皆空無所希冀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息念無求故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是則無求真爲道行故

名無所求行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因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無

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亦復利人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名稱法行大同元年十月師將示寂道副尼總持道育惠可等侍側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肉尼總持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皮道育禪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大師惠可即禮三拜復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頂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可跪受其衣願聞指示師曰內傳法印以契真心外付法衣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謂吾西土汝乃此方憑何得法以何爲證或遇難緣但出此衣用以表信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餘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潛符密契千萬有餘汝當闡

化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有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付與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吾自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逾海

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乃與其徒往禹門千聖寺有期城太守楊衒之問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云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衒之曰弟子素奉三寶而智慧昏蒙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以偈荅之曰不覩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勤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明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乃稽首曰願師慈忍久住世間師曰吾化緣已畢傳法得人吾即逝矣是日端坐而寂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魏使宋雲西域回遇師于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邁雲問師今何往曰西天去及雲歸朝具言其事門人啓壙唯空

棺隻履存焉梁武帝聞師顯化始末如此遂親撰碑刻石于鍾山

論曰昔高明教著傳法正宗記稱達磨住世凡數百年諒其已登聖果得意生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來此土示終葬畢乃復全身以歸則其住壽固不可以世情測也傳燈錄云師以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刺史以表聞奏帝遣使賫詔迎之師以十月一日至金陵然自廣至金陵亡慮三千餘里將命者往而復師方啓行豈以十日之間能歷三千里乎又謂魏孝明帝欽師異迹三屈詔命師竟不下少林及師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師于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師以十月至梁蓋師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及其子即位未幾爲爾朱榮所弒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而分割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

亂及宋雲之還則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又矣烏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奮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又謂光統律師菩提流支數下毒害師師遂不救嗚呼甚哉光統流支法門龍象詎能爾乎是皆立言者誤也雖然吾宗從上來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二祖禮三拜後依位而立當爾之際印塵劫於睡息洞剌海於毫端直下承當全身負荷正所謂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入此門來不存知解者也抑烏有動靜去來彼此時分而可辯哉

魏莊帝子攸獻文之孫彭城王勰三子是年二月孝明

丈

庚午

烏胡太后鴆之時爾朱榮立帝即位二年改元建義永安二號後復欲篡遂求九錫九月入朝帝知召榮手殺之其第爾朱兆舉兵向洛立東海王曄改元建明十二月殺子攸空宮百日兆又以曄睽違殺之而更立孝文之姪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

旨改中大通

庚戌九月上幸同泰寺捨身群臣以錢一億萬
辛亥奉贖回宮十月上幸同泰寺陞座講涅槃
經十一月講般若經是年四月昭明太子
薨太子諱統字維摩天監元年生於覇府
三日而建康平識者以爲天命所集幼聰
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
諷誦八歲於壽光殿講孝經名儒重臣畢
集座側太子詞吐華暢淵源無滯皆欽服
以爲聖童年十二於內省決獄剖斷平允
自是數使聽訟賴活者不可勝數性慈孝
美容止讀書數行俱下過目憶誦無遺帝
既留心內典躬自講說太子亦天性好佛
凡釋部經論披覽略徧於東宮別立惠義
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撰次法事儀
注及立三諦等義世咨美之母薨每哭輒

動絕水漿不入口帝勅左右宣旨曰毀不
滅性聖人所制不勝哀比於不孝有我在
那得自毀如此即可強進飲粥太子奉旨
始進粥體素肥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帝尋委以軍國政事太子處決無留滯引

納天下奇材賞愛無倦東宮有書凡二萬餘卷群賢畢集文雅之盛由晉已来未之有也嘗游後池乘綵文舸摘芙蕖以嬉姬人蕩舟沒溺而出感疾動股恐貽帝憂不以聞遂薨天下哭之如喪其親焉

劉勰者名士也雅爲太子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爲之序定林寺藏經即其詮次也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常置几按閑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須自誓帝嘉之賜法名惠地

安定王朗改中興 十月高歡起兵信都討爾朱氏行至芒山既乃奉太武玄孫朗平爾朱兆以朗疎遠人以恭敬難制乃幽之殺安定王詔奉之文曰孫修即位

節閔帝恭改普泰 是年安定王節閔帝皆爲高歡所殺

右魏自太祖登國丙戌凡十二主百四十九年至梁中大通而分爲東西之焉

西魏孝武修改永熙 字孝則孝文孫廣平武穆王懷之子高歡廢節閔而立帝歡有不臣之跡帝欲除之欲

覺舉安內發帝恐奔長安依關西大都督宇文泰在位三年壽二十五（）是年高歡丞相建府晉陽

癸亥　大通五年義烏雙林大士者姓傅氏名翕法號善惠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光為室生二子普建普願嘗有西域沙門嵩頭陀者見大士曰吾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今兜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歸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爐韝之叨多鈍錢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居無幾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

甲子　如來放光襲其身大士喜曰吾得首楞嚴三昧即舍田宅及賣妻子得錢五萬以設法施會遂於松山之頂因雙樹樹刱寺而居故名雙林日自營作夜則行道有偈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復一日於山頂繞連理雙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前引維摩接後唯釋尊頻顧大士共語由是異迹日顯是年正月十五日遣弟子傅昶致書於朝其辭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憙大士曰國主救世菩薩今欲修上中下善悉能受持其上善畧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畧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畧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皆禀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申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旨胜于胜告白胜投書太樂令何昌昌曰約法師猶置啓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無謙卑豈敢進達胜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諮法師勸速呈二月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曰從来師事何人荅白從無所從来無所来師事亦爾昭明太子問大士何不論義荅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曰何爲真諦荅曰息而不滅帝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荅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荅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大千世界所有色像莫不皆空

百川灌注不過於海無量如法不出真如如来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親一切衆生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禮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講金剛經聖師云大士能耳帝即召大士大士對帝執拍板講經唱成四十九頌遂還雙林至陳大建元年四月將示寂謂其徒曰此身甚可猒惡衆苦所集要在護持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滅已不得移寢牀七日當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来鎮于此弟子問既歸寂後形體如何曰山頂焚之問若不遂復何如曰勿用棺斂但累甓爲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隨意安立又問諸佛滅度時皆說功德師之發

辛

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来爲度次等次補釋迦故大品云有菩薩從兜率天来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加趺而逝壽七十有三至七日丁人法猛果持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来鎮龕所

壬

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晉天福中錢王發塔取靈骨十有六片皆紫金色并道具就府城南建龍華寺塑像安置大士嘗著心王銘一篇其辭曰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名無相大有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密慕道真士自觀自心

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于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能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雖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盡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来今

東魏孝靜善見改天平（孝文之孫清河宣王亶之子高歡迎立都洛廷鄴年十一即位治十七年壽二十八歲）乙卯改大同○惠約法師垂誡門人言訖合掌而逝帝輟朝三日素服哭之葬誌公塔之左方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縗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青牛垂淚悲鳴及雙鶴繞塔哀唳彌月而去

丙辰作皇基寺○陶弘景號山中宰相

丁巳東魏定州豫敬德虔事觀音爲賊橫引坐罪臨刑念救苦觀音刀三斫不傷三換刀俱折有司以聞高歡歡爲表請免死敬德還家事像項有三痕今世謂高王經出此他

戊午李胤之得佛舍利遂大赦○東魏改元象

東魏元象元年有使西域回至葱嶺見達磨隻履單已而西還門徒啓壙視之唯存隻履

東魏改興和

宋　佛祖傳法偈按禹門太守楊衒之銘系記

佛祖統紀　云東魏靜帝興和二年庚申西魏文帝大統六年梁武大同六年高僧雲啓往西域求法至龜茲國遇天竺三藏那連耶舍欲來東土傳法雲啓曰佛法未興且同止此遂將梵本譯爲華言雲啓去游印土那連親將至西魏值時多故乃入高齊以宣帝禮遇甚厚延居石窟寺以齊方受禪未暇翻譯別經乃將龜茲與雲啓所譯祖偈因緣傳居士萬天懿乃殷勤扣問深悟玄旨遂將校勘昭玄沙門曇曜同天竺三藏吉迦夜所譯付法藏失於次序兼無偈讖寫本進去魏朝證其差謬付法藏傳乃魏武真君年中崔浩寇謙之邪說毀滅佛法至文成帝和平中重興故缺梁簡文帝聞魏有本遣使劉玄運往彼傳寫歸建康流布

江表唐貞元中金陵沙門惠炬將此祖偈往曹溪同西天勝持三藏重共參校并唐初以來傳法宗師機緣集成寶林傳光化中華嶽玄偉禪師集貞元以來出世宗師機緣將此祖偈作其基緒編為聖胄集開平南嶽三生藏惟勁頭陀又錄光化以後出世宗匠機緣亦以祖偈為由集成續寶林傳宋景德中吳僧道原集傳燈錄進于真宗勅翰林學士楊億工部員外李淮太常丞王曙同議校勘具奏詔作序編入大藏頒行天聖中附馬都尉李遵勗參石門聰禪師發明因緣聚禪學僧列此祖偈世系事緣成廣燈錄上仁宗御製序文勅入大藏流通建中靖國元年沙門惟白將此祖偈以為標本成續燈錄進上云云他宗不知其原謂七佛偈無譯寡聞淺識一至妄謬良可笑也

時隱士阮孝緒陳留人也家世仕宦父彥大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通五經大旨十六丁家難終喪入鍾山聽講父之毋有

疾緒在席心驚而歸合藥須生人參躬入鍾山採求未獲忽一鹿在前心異之至鹿息處果得人參藥成母疾得愈齊尚書令王晏来候之緒惡其人穿籬而遁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嘗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林池杜絶交游世罕得而見之御史之丞仕昉欲訪焉而不敢進乃指鹿林謂其兄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繇是朝貴絶於造請唯與裴子野交好天監末累召不赴天子以爲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二何孝緒並

得遂其高焉南平元襄謂曰昔君大父舉不以来游取累吾弟獨執其志何也緒曰若麛鹿盡可參馭何以異乎騄驥哉鄱陽忠烈王其姊夫也歲時之饋一無所受與劉著作同年劉卒緒曰吾其幾何即辭後事數日而亡壽五十八孝緒博極群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爲學者所宗既卒門人謚曰文貞處士初漢劉歆著七畧齊王儉著七志孝緒普通四年著七録前五曰内篇六曰佛法録七曰仙道録謂之外篇劉

歆七畧則以道家爲諸子以神仙爲方技王儉七志則先道而後佛孝緒七錄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

七錄内外圖書總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凡天下之遺書祕記盡於此矣内佛法錄經律論等五部凡五千四百卷至隋文帝仁壽間嘉則殿書凡三十七萬卷及唐開元中祕府以甲乙丙丁四部爲次列經史集四庫并唐之學者所著之書共八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卷今唐書藝文志四部著錄者凡五萬二千一百卷不著錄者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卷共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卷其間釋部特載僧俗二十五家所著之書凡三百九十五卷而已此古今書籍之數也

東魏攻武定

沙門尚圓爲武陵王遣宮中鬼怔一稱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是年黃門侍郎顧野王玉篇成上自天監以來事佛

長齋日止一食惟菜羹麥飯

丙寅 改中大同

丁卯 改太清

己巳 太清三年夏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上殿拜訖帝神色自若使引向三公坐榻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皇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下了無所怖今見蕭公使人畏憚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及景自稱大丞相而徵求無已帝憤之遂寢疾然齋戒不衰日夕念佛不絕於口獨

景戌 皇子侍側五月丙辰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口苦索蜜未至而舉手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有六帝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頂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右手文成武字幼嘗踽空而行所居之室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慄前後受命符瑞凡六十餘事及即位太極殿常有六龍各守一柱其神奇異瑞自書契以來人君皆所未有幼而好學六藝備閒棊登逸品至於陰陽緯候

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並洞精微雖登大位萬機多務猶手不釋卷然燭測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經義注講疏等合二百餘卷賛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凡一百二十卷晚奉佛道

卒十 二六

日止一食膳無鮮腴唯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不暇就食日才過中便漱口而坐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惠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暇即於重雲殿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不飲酒不取音宗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舉樂勤於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即勑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近倖恣犯多縱捨

坐是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矜哀流涕然後可奏性方正爲居小殿暗室常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如遇嚴賓焉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出南史

梁武帝

史官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

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不羈之度屬氐凶肆雪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不可得而稱矣

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而布澤施仁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頹俗大修文學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區澤周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斲雕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幾終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大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慈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

論曰魏鄭公論梁武帝可謂天下仁人

之言也而新唐史蕭瑀傳贊亦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浸徵而已故餘祉及其後裔以此驗鄭公之論益可詳矣然韓退之嘗曰梁武餓死臺城蓋謂其屏嗜欲絕午後食至臨終齋戒不衰在恣情豐美享用者視之近乎餓死耳猶孔子稱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其微意乃所以成其美焉豈謂不得食而餓死哉凡謂得失成敗如魏鄭公之言乃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得不爲萬世之公道哉

歷年簡文綱政大安宇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侯景破臺城立帝大安二年景又廢之

右東魏十六年而高洋篡之

北齊姓高氏五主都于鄴雷氏曰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後主北齊五帝二十九年

高祖神武帝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崩於晉陽葬漳水矣

文襄帝澄字子惠高祖長子爲梁將所害壽二十九歲也

文宣帝洋字子進高祖次子承父相位朝臣使受禪使中張亮謂孝靜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願陛下速法堯舜孝靜歎

客避遜而出齊王洋入即位降封孝靜爲中山王洋惡過禁絕後鴆靜帝在位十年改元天保壽三十一

沙門慧文禪師當齊高之世獨步河淮法門非世所知寂地戴天莫知高厚閱中論發明論是龍樹所說故遥稟焉是爲台宗二祖北齊尊者

（梁祖）

九祖傳

侯景　悵湖鎮人初仕高歡爲將據兵十萬專制河南十三州歡死降梁祖後反改梁祖立簡是年武簡自立擲漢改年太始登太極殿御床脚陷備立百日陳霸先殺之

（梁祖）

帝元帝繹改承聖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父夢僧耶一目執香燈云托生王宮已而母妊月望堅懷中一後生帝也首封湘東王統義兵于江陵後入承聖即位于江陵既棄城失守即位于江陵後入陳爲周兵所逼王僧辯破侯景又爲詩四絕西魏逼士九襄弒之壽四十七在位三年

西魏廢帝欽　受帝太子宇文泰立帝在位而制由泰帝不勝憤欲除之泰覺遂廢帝立恭帝即位二年不改號

（梁祖）

世尊示滅一千五百年矣承聖元年三藏真諦將歸天竺至廣州刺史歐陽顧延之制止寺沙門東慤等請譯起信俱舍等論諦有氣宇風神爽邁顧之子紇居別墅在可泊閒諦每訪紇以坐具

敷水面跏趺其上飄然往還坐具畧不霑濕或不敷具即折荷葉而濟時好事多圖畫而泰祀之荊山居士陸法和少隱江陵清溪山服勤沙門執弟子禮及長出游語音已變容色異常以操行絕等爲梁湘東王所重即以開散甚爲諸公欽敬初侯景始降法和知其必叛以語朱元英元英不了其意未久景圍京城元英求策和曰取果宜待熟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法和就乞軍禦之對壘赤沙湖賊因風縱火燒廬法和以白羽揮風風即返約軍大潰士卒戎約不獲法和曰洲際有水刹約在其下也可往擒之果得約抱刹仰頭出鼻法和拾之謂王曰他日當得力約後果立効法和所至江湖必立放生池切戒殺生湘東王即位是爲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始法和欲大舉定魏帝不許法和笑曰吾嘗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窺人王位耶但於空王佛所與王有因緣如不能用則奈業何帝敗歸齊齊宣帝喜其来封太尉賜甲

第法和乞爲佛寺身居偏室日手持香爐行道禮佛燒香凝坐預期死日時至坐去尸縮三尺許題壁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二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指婁太后也人懼塗削之終不能去其神異如此

承聖二年北齊高帝詔僧稠禪師稠將啓行而峯巒振響飛走悲鳴如是者三日而止稠至京師降輦迎候命入宮授菩薩戒盡停五方鷹犬及傷生之具禁境內屠殺稠留禁中四十日出居外寺尋有旨罷講廩俾汝門盡習禪觀稠入諫帝以爲弘通教理漸誘童蒙正賴講授願勿禁也從之及宣帝即位嘗謁稠稠牀坐不迎其徒有勸迎者稠曰昔賓頭盧尊者迎阿育王起行七步致王失國七年貧道雖寡德異帝獲福耳俄以此被譖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之稠以知之及帝入寺預出十里許候之帝怪問稠曰恐身血汚伽藍故遠來就刃耳帝慢然悔謝謂其臣楊遵曰

朕不明幾妄黷聖師即奉之如故因從容啓帝曰陛下前身羅剎也今好殺蓋餘習耳帝問何以知之稠請以盆貯水自咒之命帝臨觀果自形正羅剎之狀仍有群羅剎隨之帝大驚自是絕葷終日坐禪禮佛行道如旋風焉

戊戌 敬帝方智 字惠相小字法真元第九子元被西魏破江陵殺之陳霸先殺王僧辨而立帝即位以霸先爲相進封陳王明年受禪帝十六歲終在位二年

西魏恭帝廓 文帝第四子字文泰以柱剌之言廢欽立帝泰卒其子覺襲相位進封周公時年十有五歲其叔宇文護逼帝禪位于覺封帝爲宋公帝在政三年

乙亥 改紹泰

後梁 姓蕭氏都江陵 三主三十四紀

宣帝詧 字理孫蘭陵人武帝孫昭明太子統第三子也宇文泰立之于江陵在位八年改元大定壽四十四矣

北齊勅二教角試天保六年九月下詔勅諸沙門與道士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下時金陵道士陸修靜等初爲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頗盛而齊文帝復事佛靜等忌

之詣闕請與釋子角法有旨令上統法師
赴日較勝負至期大集公卿修靜等以術
咒僧衣鉢及宮殿梁柱皆舉震動諸僧相
顧缺然無對於是萬衆諠譁得以道流爲
脉修靜等雀躍魚視高自矜誇以已爲神
仙輩也又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令以小
術謗之耳帝頗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哉
統曰方術小技儒俗鄙之況出家人也既
承天命令拒可令寘下座僧對之于時有
法師曇顯不知何許人居下位被酒昂尤
而坐統令二人扶上高座登而笑曰向咒
永柱而飛動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令取
稠禪師衣鉢置地使咒之靜徒併力作法
逾時不能動帝勑取衣一加十輩並不能
舉顯即自取置諸梁上使咒梁柱亦不能
動顯又曰我先醉耳有所聞云沙門現一
我當現二果爾否靜曰然顯乃翹一足曰
我正現一請卿現二靜徒默無所爲相顧
慚縮失色獨修靜更欲以頰舌勝之即曰
爾佛自言爲內內即小也以道家爲外外

即大也顯應聲曰然則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耶靜氣咽無對羣臣皆呼萬歲忻躍而罷顯風度弘曠趣向叵測後不知終帝親鑒戚否於十月乙卯朔日也是月丙辰文帝詔曰法門不二真法在一求之正路寺泊爲齋祭酒道者中世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翹蘗是味喪昧虛宗既乖仁祀之源復違祭典之式宜從禁止無或遵風應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寶飛騰遠舉不能爾者並宜改迷歸正詰昭玄上統剃度出家繇是齊境道流遂絕矣杜弼字輔言中山曲陽人年十三進士甄琛問策下筆如流王澄見所荅歎曰王佐才也仕高歡甚見敬使魏帝知弼深於佛理問經中佛性法性何異弼曰正是一理帝曰說者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帝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成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狹故能寬能狹所成雖

異能成常一帝曰善奉使稱旨既還文襄問政要猶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而天下喜罰一人而天下服二事得中自然盡善文襄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字改太平○右西魏二十五年而禪于宇文周

後齊

叙曰元魏將季其祚分崩肅宗孝明帝崇尚佛法胡太后親臨國政一紀之內天下晏然及帝崩太后死高歡誅賊爾朱榮於鄴燒洛陽宮室奉清河郡王立于鄴凡一十七載扶翼魏朝至太清三年武帝崩歡亦先殞世子澄襲相王位未幾而殂魏靜帝乃孫位於高洋即歡之弟三子也世族武川仍都鄴下神用卓詭智愚混兼十餘年間教法中興僧至二百餘萬寺院凡四萬餘所六主相承二十有八年爲周所滅

齊書著作王劭述佛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游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游神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

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盖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異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謹

其身口修其定慧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右梁五十七年而禪于陳

後周字文氏王木德共五主都長安

雷氏曰太祖閔明

武宣靜帝歷周五主二十五年

叙曰周之藝祖字文覺者即魏大丞相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爲帝遷都長安號西魏凡一十八年廢帝更立齊王爲帝四年而泰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爲帝四年而殂乃立弟邕邕即周武帝也閱十餘年至建德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除廢釋氏毀寺院四萬餘所僧三百萬悉令還俗滅齊未幾改元宣政五月而殂太子贇立改稱天元皇帝

大象二年五月崩太子衍立明年二月禪位于隋周五主凡二十五年國除初宇文泰及大冢宰宇文護並崇重佛法與西域三藏十餘人宣譯經論天文等凡百餘卷云

周太祖文皇帝小字黑獺即代武川人其先出于炎帝之後炎爲黃帝賦子孫遍居朔野有裔孫普回徙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回以爲天授俗謂天文曰宇乃遂以國號宇文

廢帝即位爲姚後所以爲姚後

孝閔帝覺小字陀羅尼文帝第二子泰卒帝受魏恭帝禪不改年號王木德在位二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我一

嘉興路天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陳都建康雷氏曰陳高霸先文廢宣後合爲五主三十三年

高祖武皇帝姓陳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里人受梁敬帝禪即位年五十七崩于璇璣殿在位三年

我二

改元永定○周閔帝字文覺從兄護殺之而立敏

叙曰有梁祚微禍難自作東魏賊侯景因隙來奔高祖建義內之封爲河南王乘寵作乱遂陷臺城先是梁湘東王出鎮荆陜使王僧辨陳霸先等平金陵未幾湘東王爲西魏所滅侯景既誅僧辨仍爲霸先所殺太平元年梁敬帝遜位霸先即帝位于金陵以姓爲國蓋吳興長城下里人也世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陳寔之裔身長九尺二寸髯長三尺垂手過膝神明高放有大志略衆所推重既臨大寶復梁舊政崇重釋氏金陵舊來七百餘寺侯景焚蕩幾盡陳高祖悉皆脩復翻經講道不替前朝自創國至禎明三年凡五主三十三年國入于隋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九載與隋

同政時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陀羅陳言真諦十四年間隨處譯經論疏傳等四十八部凡二百三十二卷云真觀法師釋門龍象也時徐僕射領軍樂世欲僧兵之師馳書勉止其言傷恒足以發回向之心又著無性因緣論

周明帝毓小字統萬字文之長子○周用明克讓厝在位四年改元武定

周文帝黁改天嘉字子華高祖兄昭烈王興之長子高祖與兄同經營帝業故遺詔立之天康乙酉崩于有覺殿在位七年

○周明帝中從兄護毒死而立第邑

沙門稠禪師乃魏跋陀三藏之資也受具往嵩山少林又抵覃懷王屋迨栢岩寺解二虎鬥由是舉世知名齊乾明元年示寂于龍山雲門寺

齊孝昭帝演改皇建字延安神武第六子聰敏仁孝勤于政治

一年因捕兎驚馬墜地而崩壽二十七葬靜陵

周武帝邕改保定小字弥羅宇文之第四子登位惟布衣帔無金寶飾禁斷華綺上階聽政不施櫨栱後宮嬪御不過十人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崩于葬孝陵

法師洪偃雅為文帝所重及齊使崔武子

有專對才朝廷憚之帝以偃才學兩優命館伴武子武子加嘆而歸由是朝儀欲奪其志欽以剋巾偃聞命即絕食以死自誓帝以其確誠從之時稱偃四絕謂姿容德行文章草隸臨終謂其徒曰世人爲貪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歎今瞑目之後以脯腊鄣形布施飛走及卒弟子如其誡有文集二十卷詔藏祕閣

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爲僧統綏禦有法四衆安之屢入重雲殿講道帝尊之爲師初梁魏間僧統盛飾杖直僭擬官府至瓊奏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于時海東有十二國聞瓊道德不可見遣使奉金帛求瓊畫像其爲天下敬慕如此及卒法師曇衍繼爲僧統亦有重名衍初生下四十齒已具舉世異之

後梁世宗歸改天保宇仁遠啓弟三子在位二十三年神武弟九子淫亂無度信用嬖寵傅齊武成湛改太寧

位太子在位四年壽三十二崩又改河清

業　周保定三年有牛生足于背上出北史

齊後主緯字仁綱武帝長子昏亂暴虐讒寵崔季舒等忠臣在位十三年改天統

乙酉　斫檀瑞像至此三百六十七年在淮南

是年衛元嵩上疏減僧初周武崇佛氏天

保六年嵩上十一條省寺減僧云僧多怠惰貪財冒利不足欽尚名百僧入內道塲七日伺過不得無何乃止嵩後感惡疾而卒世尊曰獅子身中蟲嵩何不當之矣

庚　改天康○周改天和用天和曆

丙癸　廢帝伯宗改光太十九歲而卒在位二年

大教東被五百年矣

台宗三祖惠思禪師姓李氏武津人也以寬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與世自異夢梵僧勉令出俗辭親入道及稟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施聞北齊惠文聚徒衆法清淨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若節營僧爲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習漏未盡後於定中放身倚壁未至間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

特勝背捨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已求莫從他覓奄亦不得得亦非真後在大蘇弊於烽警山侶不遑安處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時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也至即告

我　四

曰吾至此滿十年耳先是梁僧惠海居衡嶽寺及見師欣然讓之時稱思大和上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思答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有何衆生可化嘗不豫因念曰病由業生業由心起心緣不起外境何伏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身遂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咨揖久之辭還南岳師曰寄迹茲山止十年耳期滿當移時衆不識其旨及還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勸呵責聞者寒心陳大建九年丁酉六月二十二日咸聞異香師更攝心諦坐至盡頂煖身軟顏色如生春秋六十有四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艾衲用犯風霜至於所被法衣都無蚕服

縱皆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得黍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唯南嶽獨斷爲遵聖檢也今之列其派者

華梧茜服恣尚鮮鬣得無恧乎

己五宣帝頊改大建（字紹世小字阿利耶烈王興次子文之弟也身長八尺三寸大自勇力善騎射生五十一子年五十三歲崩宣福殿在位一十四年）

周武天和四年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利病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二十篇以儒道九流爲外教釋氏爲內教意謂上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日澆丘索之文乃著苞綸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謀並是脩身之具若派而分之數應爲九若總而合之則同爲儒宗今乃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大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哉及闡譯內典奏之于朝久而無報安勤於奉母凡新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安曰吾母也豈可勞人哉及周武廢教以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絕尋以大教墮阨歸慟而卒

周武天和四年謠言黑衣武以猜爲心有道士張賓之等譖詐罔上私構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釋親受符錄躬服衣剋是年已丑三月十五日召三教名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

（周武滅佛）

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道敢先出於無名之前超乎天地之表議者紛紜弗定至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帝曰儒道二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陳理無由除削至四月初更依前集雖極言陳無得面從也又各理伸弗克定矣遂勑司隸大夫甄鸞詳審二教至于天和五年鸞詳二教上笑道論三卷其表略曰

切以佛道二教事迹不同出没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件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敢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勑降問敢不實荅其道德二篇可爲儒林之宗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

（我一　六）

刪定按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諏率下士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道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竟失守出弘明集

周武至五月十日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法不愜本圖火焚而已論具如弘明集周大夫甄鸞者寔高識君子也弗知懼大敵而勇於小敵者焉王令詳定二教優劣直以正見剖折無使偏意在懷而著此論褒貶咸否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此之謂夫傷哉火矣

又上道安所著二教論二十篇帝詳審諸以問朝宰無有抗者遂寢其事其論略曰

我一　七

鍊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

仲尼其道寂高也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信賞辟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政此其所長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蓋出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使乎使乎言其當權受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体之有此見王制無不貫之此其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曰一曰食二

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偁儒宗其論文之作內外該括文詞峭拔義理淳簡誠可敬也

齊　齊改武平

袁　周改建德

廿　周廢釋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周武終成

我　八

妬忌信張賓之議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僚命沙門與道士辯優劣預令張賓之飾詭辭以挫釋子與即其義負而擿之于時法師知炫對帝抗酢辭吐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逞天威垂難辭左右叱炫聽制旨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陪位大臣莫不動容欽歎帝不能屈明日詔下遂蕩道教罷之

留　齊改隆化　周兵陷并州上走鄴傳位太子恒

丙　周伐齊至鄴齊王緯走獲之封爲溫國公幼主恒改承化　與後主俱走青州周兵執之國亡

右高齊五主二十八年宇文周并之

戊　周武承光二年滅北齊據鄴都用韋孝寬揚堅等眷東平高氏名前脩大德並赴殿

下帝登座序盛立義其略曰六經儒教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真佛無相遥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浮圖徒廢民財凡是經像皆毀滅之一切僧尼並令還俗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

統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闡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勑催荅並相碩無色俛首垂淚于時有沙門惠遠者姓王氏乃曇始和上之門資也聲名先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排衆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相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聞經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是佛帝時無荅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有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故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語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

無福故須廢者則國家七廟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又不荅乃曰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國家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亦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立若是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義通行者其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遵佛經而令獨廢帝又無荅遠曰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者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假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奉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脩

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
檐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荅
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廢滅佛法
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
不怖帝悖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
百姓得樂朕亦不辞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
鼻何處有樂可得帝屈無對所圖意盛更
無所荅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
字帝已行扈師知時不濟隱居楚澤青遠
山養道造涅槃等疏有擲筆凌空之驗武
既怒佛道二宗俱被廢滅東川寺觀凡四
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三百萬人悉充軍
民財產並收入官帝以為得志焉傷哉
法師靜謐者聞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
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闕奉表求見武帝
許之及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
證明白帝為改容頗業已成既行之詔不
可迈因謝遣之謐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
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

衛士求藹藹聞徙入太一山衛士不獲而迈藹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絶撰三寶錄二十卷假設主賓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贊大乘并錄見聞事實藏諸岩洞庶後代之再興耳尋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將事捨身衆號泣不許因令侍者出山藹瀝血書偈一幅遂坐盤石留一内衣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四拆都盡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者歸山猶見捧心而坐餘骸並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闍者靡不流涕時年四十有五云

周武承光三年既克齊改元宣政帝癘疾稍作五月一日歸長安延壽殿癘甚二十四日還雲陽宮六月一日殂子贇立于同州○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自言外祖爲隋僕射封齊公親見文帝問死還活者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上聞大隋天子昔日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受大極苦願帝爲我助作功德

也帝以庫藏不敢私費乃化天下人各一錢爲追福懺罪也

戊戌　周宣帝贇字乾伯武長子即位未及年禪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驕佚淫湎改元大成又改大象年三十二崩葬定陵在位一年

釋任道琳者以學業淹博得近周武議論二十餘日酬酢七十番周武窮極精思不能屈嘗許以復教會其崩不果至是道琳伸請尤力帝從之

己亥　周宣帝二月二十六日詔曰佛法弘大前古共崇詎宜沉隱舍而不行自今應王公下逮黎庶並宜脩事知朕意焉○四月二十六日復詔曰教義幽深神奇弘大雖以廣開化儀通其脩事而崇奉之徒勿須剪髮以乖大道宜視菩薩儀範權服剋纓所司條爲儀注於是琳等妙選舊沙門懿行貞粹聲望卓異者百二十人入陟岵寺仍舊住持

庚子　周靜帝衍更名闡宣之長子大象即位隋公楊堅脩政以十二月封爲隋國公罷入市稅錢復佛道二教大定元年孫位于隋居于別宮隋氏奉帝爲介國公服飾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答

不得表奏不稱詔隋開皇元年五月帝年十九而崩葬之恭陵在位一年（）五月天元殂以天元皇后之父楊堅輔政襲封隋國公也

周改大定正月禪于隋元二

右宇文周五主共二十五年

隋高祖文皇帝名堅小字那羅延本弘農華陰人也

其先漢太尉楊震之後八世孫鈺仕魏武川司馬惠斌太原太守烈平原太守定遠真隋國公忠生帝堅相周封隋王大定元年受周禪八年發梁九年平陳天下一統克儉爲良主都于龍首山故長安也仁壽四年太子廣弒之壽六十四葬之太陵在位二十三年

改年開皇

責上殂太子立（）設無礙會舍身

爺後主叔寶改元至德字元秀小字黃奴宣之長子即位荒淫酒色禍亂非常後與張麗華孔貴嬪逃入宮井隋文廢爲長城公至仁壽四年癸亥十一月壬子終于洛陽壽五十二歲在位六年

岑　翠

隋初行甲子曆

後梁琮字溫大歸太子寬仁度後其叔安平王嵩擁江陵仕應奔陳琮時朝隋隋乃廢琮爲莒國公在位二年而梁絕矣

丁未改禎明

旨右陳五主三十三年而隋併之後梁三主三十四年而隋併之

處隋文帝開皇十年

序曰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君榮祐宅此九州所以誕育之初神光洞發君臨已後靈瑞競臻故使天垂龜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龍聞磬視啞語麟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難紀之瑞是知昔聞七寶匪局金輪今則神異四時徧知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馭宸土制水行興廢毀之佛日火乘木運啓嘉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二年黃龍降於舊第卿雲見於城闉二月十三日周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既臨服黃磬皂廢周六官依漢三省佛日還曜法水潛通

我一　西

其冬有周沙門賫西域梵經弍百餘部應期而至下勅所司訪人翻譯開皇二年仲春之月便就宣傳季夏詔以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凡城殿門縣園寺皆以大興為額三寶慈化自此而興

萬國仁風緣茲遠大伽藍鱗峙法宇交臨開士肩聯信心踵接及仁壽啓歸寶塔是興百有餘州皆陳瑞應于斯時也四海靜浪九州無塵大度僧尼將三十萬崇緝寺宇向有五千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及煬帝嗣鐐卜宅東都仍於洛濱上林園置翻經館四事供養無乏于時今叙一朝兩代三十七年祖師碩儒高僧法匠十有五人顯大隋我教之隆盛焉

辛亥法師雲延姿度瓌異身長九尺六十垂手過膝目光外射才望與惠遠相將述諸經義疏議者謂標舉網目遠不逮延文句愜當延不逮遠齊大祖從之問道給月俸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延接伴弘正恃才氣出人上見延悠然意消及還求延畫像并所著疏論而歸帝益重之進位昭玄上統周武廢教延遁入太行山及隋受禪即日削髮以沙門謁見文帝大悅下書復教久之歲旱有旨命延率衆祈雨雨不降帝問故對曰事由一二帝遣京尹蘇威問

一二之意延曰陛下躬萬機之政群臣致股肱之力雖通治體然俱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勑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次受訖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傾注帝悅自是延每入朝必親手奉御饌供之臨終以表辭帝託以外護帝哭之哀甚葬日百僚縞素送之內史薛道衡文祭略曰往逢道喪玄綱落紐棲心幽岩確乎不拔高位厚祿不能回其慮嚴威峻法不足懼其心經行宴坐表險莫二戒德威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髣髴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之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矣

釋尼智僊者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長通禪觀時言吉凶成敗事莫不奇驗居般若寺會文帝生於寺方季夏盛暑乳母遽扇之帝寒甚幾絕不能啼左右大驚尼就視之曰兒天佛所祐宜勿憂也即舉之乎曰那羅延因以為小字抱詣太

祖語曰兒來處絶倫俗家穢雜不宜留請爲養之太祖遂割宅爲小門通寺以兒委僊視育後皇妣来抱忽見兒爲龍驚墮于地僊失聲曰奚爲觸損我兒今晚得天下及帝稍長僊密告之曰汝後大貴當自東方来佛法時滅賴汝而興及周武廢教僊（我一　十六）隱其家内著法衣戒行彌篤至是帝果自（大興釋氏）山東来入爲天子大興釋氏僊前此而卒帝對群臣稱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定從道人中来

火時在寺長育至今樂聞鍾磬之聲

是年閹輔旱帝引民就食洛州先是律師靈藏者帝爲布衣交至是命藏陪駕既而趣向藏者椎威帝聞之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藏由是度人前後數萬間有譖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無殊

是年李士謙卒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歎曰此子吾家頼子

也善天文術數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如此積三十年雅好舉止約以戒定有謂其脩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惟已知之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之有寂善玄言客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佛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而賈誼亦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至若鮫爲黃能杜宇爲鵾鵑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

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羊祜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變異形報之驗客人曰形子才云世有松栢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業豈關木乎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去

論曰北史史官蔣沈等記李君之事詳悉如此豈非心懷佛德盡已之誠不敢欺誣後之來者歟士謙以日月星方三教然乍觀似有優劣至若照明世界運

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闕一則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癸丑二祖惠可大師示寂於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師虎牢人少博極群書尤精玄理及覽佛經超然自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此須臾頃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因以告師師視其頂有五峯隆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至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投機授法語載達磨章中及少林歸寂師繼闡玄化嘗至北齊遇一居士不言姓氏且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心亦然

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授具戒畢乃告之曰達磨大師来自天竺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并達磨信衣汝當護持無令斷絶聽吾偈曰本来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来無有種花亦不曾生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願聞示誨師曰昔達磨傳般若多羅讖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汝身當審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夙累今要償之師於鄴都隨宜行化經三十四年乃晦迹混俗或過屠門或入酒肆有怪而問之者荅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最後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稍引去和不勝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法遂怡然委順年一百有七識真者謂師償債葬磁州滏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己天台智者禪師示寂於開皇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師諱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有晉遷都寓居荊州華容縣梁散騎益陽公起第二子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縈回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卧必合掌坐必面西年長時口不妄發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啓一徧即得二親遏絶不許更誦志學之年仕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于舅氏尋討名師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授以十戒仍北度詣惠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又詣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觀乃於北山行法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思爲印可嘗令代講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徒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學成往辭

思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入南嶽大師詣金陵綿歷八周語默每思林澤乃夢岩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見一僧摇伸手臂挽師上山以夢通告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因挾道南征隱淪斯岩陳少主降勅徵入前後七使師乃赴都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講智論及金陵敗霞策杖荆湘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欲遵戒法致書累請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設千僧會爲王授戒未幾王入朝師旋台嶽躬率禪門行光明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頓從速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誡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弟子章安親傳戒法焉

善改仁壽

初文帝龍潛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日爲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

留與供養僧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帝登極後嘗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海內大定帝憶其事是以岐州等三十州各建塔焉

是年六月十三日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濟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脩福業使嘗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請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片分送舍利往前三十州建塔每州僧三百六十人爲朕及皇太子后妃諸王內外官僚士庶懺悔及於相州戰場立寺七日行道任人布施限十文而止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別外州郡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總管刺史下至縣尉自非軍機停務七日專檢校行

道務盡誠敬副朕意焉是日帝親以七寶
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按
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頒弟子常以正法護
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
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
薰陸爲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
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衆
威儀齋爾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
徑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
讃唄依阿含徑舍利入拘尸那城法於是
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
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故分
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
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及宣
讀懺悔文至舍利將入函沙門高奉寶瓶
巡示大衆人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變
號泣聲響震地凡是安置之處悉亦如之
帝於十月十五日午時在大興宮之大殿
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
十人旛蓋香花讃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

居殿堂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及舍利入塔訖帝曰爾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屢屢表奏皆如其言（見著作王郎舍利感應記）

癸三年文中子王通既冠慨然有濟世之志西遊長安見帝坐太極殿名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道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掌上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不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憂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乃續詩書正禮樂脩九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溫彥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中累徵不就十三年疾病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厥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甯爲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祈福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觀皇極讜議三教於是乎一矣通弟纘亦著書歸東皐子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磵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辭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收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聶朱者赤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歎是六腑五藏不能受也吾是以問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贅畫也自伏

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先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迸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毗亂者安得蘵歎而

嗟文王負其荅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荅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右室論曰宋司馬文正公曰文中子云佛聖人也審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見矣弟今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因廣文子之意作解禪頌六首果如此言雖中國亦可行矣不然則吾所不知也其卒章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噫文正公繼孔孟荀楊爲大賢者也庸有不知佛哉觀其頌則文正公平生所爲皆佛菩薩之心也特禪之一法雖吾門亦標表以爲教外別傳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絶慮則莫能究其旨謂之隱語大言似

是而實非也何則東皐子猶以伏羲畫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知者不知大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宜指人心於語言形迹之表詎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不獨文
（我一　二十五）
正公文中子楊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教大法師輩固有不知而興謗者故先德云千人萬人中撈摝一箇半箇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閻那崛多西天竺人也帝時至長安大興善寺奉勅譯法華等經是年示滅

仁壽初詔曰皇帝敬問童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月極寒味道安隱勉勗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願力朕實嘉焉今遣開府廬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闕舜以疾辭不赴

初舜從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覺有妄念即以錐刺股由是塵慮不入至不得已或出一言不過戒定慧而已如是十餘年稠奇之曰汝於人事殆無心哉而今而後可與言道矣後舜入賛皇山好事者奉來麨

供之舜辭去一不受或問故舜曰山居橡栗足以禦饑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見啗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女父母一切有生皆女襄形而食其肉者是食女父母女心安忍哉聞者悛革也

詔賞罰度支並付太子廣上疾攝索使滅衡入侍上暴崩太子即位

盜蜂起四海土崩後爲宇文弒之壽五十九年

○時天下戶口計八百九十萬

煬帝廣小字阿麼高祖次子篤立于仁壽宮汾殺有政治民後幸洛陽營建東京發河南人夫數百萬開通濟渠西達黎淮泗龍舟鳳舸又至江都民不堪命而群

我一　二十六

奉命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禮帝曰何以致拜周武曠曰周武任威縱暴仁德不施不足爲有國者法陛下聖政惟仁不枉非罪是以貞道得盡忠言帝默然而罷有司以曠抗對將抵以罪曠

曰所坐者瞻也頗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其不撓而不問凡敬主之議由此而絕焉

是歲三祖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初以白衣謁二祖既授衣屬周武廢教往来司空山積十餘年人無識者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禮師曰願和尚大慈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授具戒已屢驗以玄犍知其緣熟乃付衣說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并付法衣曰吾既得汝能事已畢即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爲四衆說法已於法會大樹下儼立合掌而逝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著信心銘一篇其辭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絶言絶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臾反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絶惱繫念垂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寤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虚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玄元爾忘緣萬緣

齊觀復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智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永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蕤命法師惠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永通欲先立義淨曰道流入寺義有主賓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是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然則二非一起

矣求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煬帝窮奢極侈乘龍舟錦帆泛汴而下入于揚州天下諸侯反叛稱帝王者各據一方凡五十二處太原唐公李淵起義兵而來救駕矣

我一　二九

孛唐師至江都帝以手琢案曰渠有奇相渠得之矣十一月唐師入京遥尊爲大上皇立代王侑爲帝紹隋室也

恭帝侑煬之孫元德太子之子十三即位以唐公爲相進封唐王次年五月禪位與唐封爲鄫國公武德二年薨壽十五在位二年

五改義寧上在江都漸虛日甚宇文化及因思歸之士夜入宮弒帝及宗室皆死

神僧法喜者貌寢陋年若四十許嶺表父老咸言兒時見之談晉宋間事歷歷可聽又自言嘗從東林遠公游語默不常然皆爲吉凶之兆煬帝幸維揚聞其有異召之

俄一日繞宮中徧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手足銀鐺禁衛嚴甚喜曰吾于市飲食自若有司以聞帝命按視封鎖如故及啓戶視之唯見架裟覆黄金骨骨皆連鎖濾以白帝勑長安王怛戮實如狀詔以香泥

樹骨塑之是夕喜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嘗所善者去其蔫置身簀上下以熾炭灸之數日半身紅爛即死葬之香山寺側後數歲有自海南歸者見喜無恙其人發冢視之唯空棺爾計是時喜已三百餘歲矣及煬帝於江都遇弒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石室論曰唐牧之云昔有相士稱文帝當有天下後果篡奪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歸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當曰此爲楊氏禍乃可謂善相者牧之之論誠爲驚絶然文帝削平天下混一海宇君臨萬國者二十四年矧置禮樂法度多爲唐所遵用仁壽（我一）三十間天下戶至八百七十萬以唐彊宇之廣歷五朝至天寶未纔九百餘萬戶隋文開統而身及太平固一代之英主也惜其末年任一楊素而弗獲其終嗚呼豈唯隋文而已哉凡魏晉以來符石姚

劉二蕭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因果循環之驗皆毫未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大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因果報應之事與天道大合有以助天爲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必欲人人自信因即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逭也儒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唯詆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弊獨唐家之興則異於彼故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爲天下之至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我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姓李氏王上德都二京文武宣慈僖昭哀濮亡唐主二十二二百九十二

雷氏曰神太高則中睿玄肅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慈僖昭哀濮亡唐主二十二二百九十二

寅高祖神堯皇帝淵改武德

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其先武昭王李嵩之後李歆弘農太守重耳金門鎮將熙李天錫周八柱虎西魏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有功皆爲柱國號八柱也虎卒周追其功封唐國公公生昞襲封唐公高祖父也仕隋爲安州總管生高祖於長安氣充庭體有三乳性寬仁厚又襲唐公隋恭帝進封唐王既太宗世民知隋必亡謀舉大事祖從之秋七月舉義兵冬十一月克京城明年夏五月恭遜位于高祖即位於長安改國號唐

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崩葬獻陵廟號太宗

太宗佛心天子也創基定業廓清方維傳世二十二凡二百九十二年自開闢以來有天下者俱未若唐甚盛也吾教盛衰常與帝道相望由是內外護聖賢之多典章之備亦無出此朝故於唐頗稱全書亦名之來者有以稽考焉

七廟制

東西直排皆西陽明始祖居中三昭居左三穆居右次序如是

帝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一面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靜奏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父母反拜孰可忍也帝令定儒釋優劣編入朝典議訖表聞不合拜上

己卯定租稅法

甲申七年二月丁巳高祖釋奠於國學召名儒僧道論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浮屠達太子六年苦行求證道果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經曰求無上道又曰體解（僧道論衡）大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佛先後三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之道哉進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爵勃洞靈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本周易五運相生二儀斯闢妙萬物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寧云別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無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車徹曰在已爲德及物爲道豈有頂戴金冠身被黃褐鬢垂素髮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喜無對已而太學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悅曰三人者皆勍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謂賢矣遂各賜之帛

乙酉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傅奕自代奕在隋爲黃冠甚不得志既承革政得志朝廷（佛毀法恨）及爲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閑曆學奕舉爲太史丞遂與之附合上疏請除罷釋教事十有一條其略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經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途謬彰六道恐誑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究根源信其矯妄仍追既往之罪虛擬將來之福至有躬造惡業觸法抵刑方乃獄中禮佛口誦梵言曉夕忘疲視免其罪且死生壽夭本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君而愚僧矯託皆言由佛竊人主權攘造化理其爲害政良可悲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自五帝三王皆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始立胡祠令西域乘門自傳其法西晉已前不許中國之人髡髮出家洎苻石亂華乃弭厥禁

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梁武齊宣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致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耗天下者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産十年教訓自可足食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患百姓知威福所自則妖妄之風息而淳朴之北還也且古今忠諫鮮不逮禍近北齊章仇子他獻言僧尼縻損國家塔寺虚費金帛爲諸僧尼附會宰相依託妃主陽謗陰謗子他卒死都市及周武入齊首封其墓

臣雖不敏竊希其踪疏奏不報

（唐）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罷釋民詞皆激切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頗信之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興自累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獨

（唐書）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嚴行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事君此則忠孝之禮著臣子之道成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

悖所親瑀非出於空桑而反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曰地獄正爲此人設也（已上見舊唐史）帝夜以奕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法師法琳著姓陳氏潁川人祖因從宦寓襄陽後住長安齊法寺作破邪論二卷博引圖史及道教經籍大略申明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之治未場遠塗非盡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迷利國非淺法師明槩

作決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琳等奉表奏上并致啓秦王而門下典儀（三洞珠囊）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開陳佛化之益仍自序而進之其詞曰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仕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

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薦學究玄宗而益敬僧睿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搖

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惟敷九功惟叙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遵四部之稊莠尊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鑾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王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

皇之命無虧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
於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
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人守
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福無由
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
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算
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
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
復有謂正覺爲妖神比淨居於淫祀訾而
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
迷民興謗反功德以爲尤此深訕上非徒
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
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
於茲信隨聞起疑因斯滅昔嘗苟訾而不
信今則蔦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
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究若今
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蔦敬志
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鈎深識不臻妙少
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
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

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析遥祀之虛非徒有斯意實乏其材屬詞鄙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於未愈者聞淺壁而深悟也如藩籬之卉

或蠲疾於腹心黎藿之飡儻救餒於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按顧瞻菲薄良足陋矣內德論辨惑篇第一其略曰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脩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與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游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類王侯之居既營之于堺埳又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曜

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臣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遵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絶鑄錢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

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飡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傅君者又甚於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而開伯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也但禍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未知本孰與佛

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絶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珎不必諸華之物

我三　八

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珎道出遐方獨柰何而可棄善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来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踈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此方矣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輿地理山川之阜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有時而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

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
(招子盛)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肯哉夫
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
宇易楷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
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珎火化粒食之功雖

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
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得隆修多晚至而
當替人有幼敗葱薤長飯粱肉少爲布衣
老遇侯服豈得以葱薤先獲謂勝粱肉之
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
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化身示隱
顯之迹法體絶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
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脩
促于來去乎傅氏譽老等而毀釋迦讃道
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
然矣夫釋老之爲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
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
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
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
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

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言添園內外之篇雅與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夫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言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蠲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傳云佛是妖賊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甚也妹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貓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神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惠遠之儔高德高名非醉非狂豈容捨愛辭

榮求魍魎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魍魎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盖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達許詢

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俾氏之先敎宇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寘感釋道東被殺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髙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閒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傳氏觀

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觀過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差五福而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

迎而沓沓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籍信翮以翱翔宜轉邪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迷兒而逐已之順乎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三五兇險一二闡提既無緣於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甲之有何乃混計僧尼之數當同梟獍之黨架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于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騎傴但以人稟頑囂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惟善何因怒惡而反善咎人而棄法若夫

口談夷惠而身行桀驁耳聽桀驁而口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萬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庸奸回以清大教所深顧矣所深

北二　十二

顧矣傳云道人土梟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與言未及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蜎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衆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為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庶類毀大慈之善衆媲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正頓如此乎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法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而稱仁毀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

美見色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
槩而訶毀傷雷同而碩膚髮割股納肝傷
則甚矣剔須落髮損乃微焉立忠不碩其
命論者莫知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
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
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須
髮之毀何足碩哉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
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
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
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
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可謂至德矣
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
斷百越布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
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
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
而信道歸心頼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脩
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延歷劫之深慶其
爲忠孝不亦多乎浪謂沙門爲不忠未之
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涅而生是以便
事涅槃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漢

寓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涅凡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繒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失以菩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搖霊之風菩薩立言專弘禁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灾興妲已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惧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捨齊物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

泥仏角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羿浞癸辛之弊總十惡以防禁向使禁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

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佛何讐而誣之至此佛何負而疾之若讐乎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前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士（獄）命於臯陶獄犴（獄）犯孔蠟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盜法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

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矣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覩其所先述背正法而異論受

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遂乃知釋教之忠質豁然神悟而理攄足以蕩迷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来戒以爲口實矣

論曰昔司馬文正公譏元魏崔浩昧於擇術若傳令者不善擇術尤可數也方天意大啓唐祚而太宗以大權聖人示現出世爲千載道德盛明之主豈易遇哉有文中子者身任百世師儒出河汾間凡太宗一時宰輔若凌煙閣上諸公皆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當是時使傳令稍知向方預出王氏之門則其施設縱非公台之任亦不失爲名卿士大夫徒以十史占候下技位貌既卑無以自逞乃以夙昔私憾謗黷大教規竊聲譽及太宗登位天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論道經邦制禮作樂雖堯舜之運亡以加也此時奕之學素荒而伎且索矣抱慚自廢于家其無聊而斃也可知矣妙哉李君內德論熟覽之蓋天下精識讜

論也其通命一篇以儒所謂命釋所謂業原始要終合而通之尤爲警絶惜辭多未能具載云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興內難而又邊境屢擾軍國務殷傳

我二　十六

奕妄生毀佛乞行廢教之請復云云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辨之合李黃門內德論同進之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譽道毀佛爲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而施行焉五月辛巳詔曰

法道釋論

釋迦闡教清淨爲先遠塵離垢除去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庶品是以敷演經教儉括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着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大覺遷謝道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損乃有猥殘之侶規自尊高游墮之民苟辟徭役妄爲剃落託號出家嗜欲無猒營求不已致有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沽販爲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或有躬

行劫掠身自穿窬造作奸訛交通豪猾每
秀九以罹憲網自蹈重刑瀆玷真如虧損妙法譬
夫稂莠有穢嘉苗類茗淤泥混乎清水又
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捲心之所理尚幽清
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地唯趙
我二　十七
諠雜之方繕綵嵁嶇亹宇殊錯拓舛隱匿
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隣近屠沽塵埃
滿室腥羶盈路徒長輕薄之心有虧崇敬
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爲違
情外物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
乖宗旨朕應期御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
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
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
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
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不
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
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教法違制之
坐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
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六月四日
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爲皇太

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詔甲子高祖遜于位稱太上皇太子即位于東宮是爲太宗

癸太宗文皇帝世民改貞觀高祖次子厥性仁賢輕財重義隋末起義兵高祖謂之曰破家忘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焉擧與唐室皆太宗之功也武德九年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死八月受禪即位制禮作樂遜賢任良與公卿大臣論議政事丙辰以堅年穀之凶其歉德如此用魏徵李靖房玄齡杜如晦等諸賢爲相蔚遲敬德劉文靜爲將在位二十三年

帝對群臣太息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大亂之治譬饑人之易食帝曰古不云乎善人爲邦百年而後勝殘去殺徵曰此不爲聖哲之論聖哲之治其應如響蓋不其難僕射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

我二　丈

國家不足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戰蚩尤七十而戰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既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

漸澆詭不復撲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德燮不能對然復以爲不可帝雅以徵對爲然他日帝嘗召傅奕賜之食而謂曰佛道徵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當參事不爾得）方桀黠欺誑夷狄及流入中國尊尚其教皆邪僻纖人摸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荅自是終身不接

一五〇放宮女三千

七月蝗害稼帝在苑中掇蝗而言曰民以穀爲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而有靈當食朕身無害吾民（御史蝗）將吞之左右恐致疾遽求代帝曰所貴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由是終帝世蝗不爲害冬十二月癸酉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見戎致茲明罰其有梁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切恐九泉之下向淪閼鑊八難之間永纏氷炭愀然

疫懷無忘興寢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建事以義為陣二）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剎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鑾炬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於事條以聞稱朕矜哀之意仍命廣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碑銘以紀功業（已上見舊唐史）

（建長）禁笞背法

十月天下斷獄死罪二十有九人東南薄海西極千嶺北窮玄塞戶不夜閉旅不賚粮取給於路米斗三錢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衣冠帶刀宿衛帝喜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仁義之効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因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禮懺薦擢焉

（弗）詔僧尼拜父母

（士長）縱死囚四百還家

（登）七年三藏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

舍城奘生洛州緱氏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畧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奘行資護送達于罽賓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毗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毗婆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麴闍國從毗耶犀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渡殑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奘爲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奘開瑜伽師地即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成賢[illegible]

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賦奉之奘啓以求法意賢容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獃世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汝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奘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焉奘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秘奧日益智證

云

宋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于延興寺遺表陳聖帝明王賞罰三寶不濫痛愍沙門犯法不應與民同科乞付所屬以僧律治之并上安養論三德論各一卷帝嘉納有詔傷悼遣皇太子臨吊敕有司給葬具唐敕葬沙門由琬而始

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爲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群生前勞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

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盖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勃佛頭可)眷言凋敝良用撫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其往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衣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比聞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託鬼神妄傳妖怪或謬稱醫巫左道求利或灼鑽膚體駭俗驚愚或造詣官曹囑致賄賂凡此等類大虧聖教朕情在護持必無寬貸自今宜令所司依附六律曁參以金科明爲條制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力欽南)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慳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之言備矣爲君明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及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箴

之

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論其宗也弘益之風各致然太道之興肇于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況是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自今已後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京邑沙門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時有沙門智賢者洛下賢僧也手度數百頭內外兼明

耨諸宿德隨駕表奏於闕下其畧曰僧某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實等雖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繫出自柱下

十三

宗祖之風形於前典須告天下無德而稱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其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初無改易下立觀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着

冠服並是黃巾之徒實非老子之裔行三張之鬼術棄五千之玄言反同張陵謾行章醮從漢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托老君之後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誠恐國家同流有損國化遂以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帝壯其志於教遣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震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年三十有八初實得罪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可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莫不歎惜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我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癸酉十二年尚書虞世南卒帝手勑魏王泰曰虞世南與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過無日暫忘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我三一而諍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帝賦往代興亡詩一篇輒歎惜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皷琴朕此詩將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世南靈帳讀畢焚之冀其神識感悟焉明年夢世南進讜言有如平生因下詔曰故禮部尚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存忠益奄從物化忽移時序昨因夜夢倏覩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用悲悼宜資冥福申朕思舊之情可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出舊唐史本紀

江淳淪滅秋八月詔三學秀異於弘文殿論議道士蔡子晃問法師惠淨曰法華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放光現瑞

假遠開近爲破二之濫基啓一真之由致此其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故曰序品第一晃難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宜稱一言一則不應稱弟兩言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不省名義安能難人晃忙亂曲爲之詞淨乘勝剉折遂蒙慚而退淨雅與房玄齡厚善尤爲太常褚亮所敬亮嘗謂人曰淨俯視安遠頎茂生肇真當世獨步也及天竺三藏波頗那羅譯大莊嚴論詔淨筆授并敕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同監護

己亥十三年方士秦世英譖法師惠琳著論訕（文苑傳僧記琳師）毀皇宗有旨捕琳琳知之變服自繫詣闕請譴制旨曰據爾論有念觀世音者臨刑不傷今詳罪犯當坐大辟賜假七日爾可勤念之貴臨刑自免琳奉制一無所念至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如何對曰隋季失德四海沸騰陛下廓清寰宇道洽生靈琳自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帝訝其言遣御史韋琮問琳所以念朕之狀對曰

觀音至聖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救陛下御臨宸極萬國懽心文治至平靈鑒無外聖與觀音齊等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挺志盖弘宣釋氏之法以助皇化冀民懼報應畏刑罰而遠惡也琳何求而敢訕謗哉陛下察琳忠於所事則所謂臨刑自免若唯讒是信則琳伏尸無地琮奏其語有旨免刑流于益州法師著辨正論八卷爲諸死于蜀百牢岡未哀秦世英被誅矣

廖〇定嫂叔甥舅服

華嚴法師法順卒順生杜氏亦稱杜順如晦族長也長安萬年人以陳永定二年生少爲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有病者師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生而聾者順召之與言耳即聰或生而啞者順就與之語即能言或狂而顛者順使人領住向之禪定少選彼即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即斷流其神迹類如此而順隤然初不以介意尤遂華嚴宗旨帝素敬重之嘗引入宮禁導迎善氣妃主

戚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儼尊者傳其教

傳奕感報於十四年秋卒暴而亡冥報記曰奕初與傳仁均薛蹟同司太史仁均先死蹟昔欠仁均錢五千未償後夢仁均索討蹟問先所欠錢當付與誰仁均曰付與涇人又問涇人者誰曰傳奕也是夕馮長命少府亦夢同焉之多見先亡者問佛經之虛實彼曰實也曰傳奕毀法當受何報彼曰配越州涇人長命入殿庭告蹟蹟亦言如之時有唐臨在側蹟送錢與奕及告其夢不數日奕果暴亡或爲涇犁中人也

隋相國蕭瑀字時文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入隋晉王妃實瑀姊官右千牛嘗疾不肯呼醫自信天命嘆曰吾更餘年則從此遁矣及晉王踐祚姊爲后聞其言召責之以其不安小官後病損拜內史侍郎以直言事頗爲煬帝憎隋亂瑀出爲河池郡守唐高祖入關以書招之因挈郡歸封宋公委以樞要帝不名呼爲蕭郎瑀家

世貴曹自武帝以來皆奉佛清修瑀及其孫勉精嚴尤甚太宗即位屢入相既而房杜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嘗乞度爲僧帝許之瑀尋度不能而止事兩朝凡五入相位年七十四薨瑀性忠鯁雅薄福貴善屬文通儒柳顧韋皆高其才唐史稱之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我三　四

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賜坐諭以刱寺爲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涕零懿及左右皆哽咽逡巡自製疏施絹二百疋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令回向羅碩謂道懿等曰頃以老子是朕

孟

先宗故令名位在前卿等應恨恨也遂懿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懿等蒙荷國恩安閒學道詔旨初下咸皆懽悅詎敢有恨帝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別親疎之序非不留心於佛也自有國以來

未嘗籴立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僧舍雖往日操戈臨陣亦未始縱威濫殺今所在戰場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以奉佛朕存心如此卿等想未諭也道懿等遽起趨謝帝曰少坐此是朕意不述則人不知天

我三　五

時向熟寺宇未備今所施可別造經寮令衆僧寬展行道

責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狀

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與師偕行也狀因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嘆曰此論一出可謂日光既昇螢火奪明矣即以青象名馬助狀馱經而還

幷〇圖功臣於凌烟閣

瑞石記圖拾遺　八月四日原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尚江譚獎文仁薦

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原州奏于朝宇初若不甚顯及群公擬定遂粲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使以玉帛詣原州鴻池谷祭之曰嗣天子諱祚繼鴻業君臨寓縣宿興旰食無忘於政道德齊禮愧於前脩天有成命表瑞徵符文字粲然曆數惟永既旌高廟之業又錫耿身之祚迨於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李氏于石言仰瞻霄漢空名大造甫惟寡薄獨增寅懼敢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冥靈之貺以伸祗慄之誠

己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玄奘齎經像歸于京師留守房玄齡館于宏福寺以表聞帝

癸三　六

壬辰奘如東都二月巳亥見于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

固不煩爲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恠師能達也對曰奘聞乘疾風者造天地而非遠馭龍舟者涉江海而不難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震葱領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翔雲之鳥自東来者猶疑發於上國欲往而敬之況玄奘圓頂方袍親承化育者耶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長者之言朕何敢當因廣問雪嶺以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

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奘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遺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悦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擬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来不亦美乎奘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

堅稱道安爲神器舉國遵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趍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

問罪高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莫帝曰勿匆匆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別更談叙可乎對曰玄奘遠歸無有病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孤游絶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伐亂誅姦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無所裨助虛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納而止奘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爲國宣譯帝曰朕頃爲穆太后刱宏福寺極爲虛靜可就彼翻譯所須並與玄齡平章奘因進曰百姓無知見奘遠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得監門官以防衆隙帝悦曰此言可謂保身之計當爲處分及罷即別有旨差官監護

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五十八卷請帝爲聖教序

降手勅曰省書具悉雅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闚度門弘闡大猷蕩除衆罪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爲序非已所聞奘重表請曰伏奉墨敕猥垂奬

諭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行業空踈謬叅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斆天華景爛理苞繫表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玅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聰冲邈不蒙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奘聞日月麗天既分輝於户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瞶金玉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此理重有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

遠鷄園與典託英詞而宣揚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制許之

丁未〇作翠微宮於終南山

是歲帝得秘讖云唐三世而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對曰臣據術推之其兆已成今在陛下宮中矣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唐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命不可易且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滛及無辜

我三　九

今既在宮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心慈雖受終易姓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戮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況又立讐則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帝善其言而止

帝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法師玄奘至乃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宮泉石既凉氣力稍佳然憶法師故茲相屈涉塗當大勞也奘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煌灼伏聞鑾輿至此御膳順

宜凡預含靈孰不舞蹈頴陛下永保崇高與天地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而来不覺寫勞帝以法師德業冲博儀表絶倫欲令嚴道共康庶政因曰昔三五帝王靡不以六合務廣萬機事敗不能遍理故賢哲共而成之此陛下盛德含光謙讓之詞在理則不爾也何哉使臣能至治棊紂桓靈之君豈無臣耶以此而言不必由也伏惟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萬事咸得其緒況撫運已来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

我三　十

陛下不荒不矜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焉請粗陳其梗槩陛下經緯八紘驅駕豪傑戡定禍亂崇闡雍熙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

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爾諧邦國彼盛明之后且爾況朕寡昧而不寄衆哲哉意欲法師脫緇服掛纁衣升鉉路以陳謀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曰玄奘微生伏奉明詔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

也敦本棄末崇儒尚德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上古賦尊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州北窮玄塞剔鼻飲之俗斑髮左衽之人靡不候風瞻雨稽顙屈膝獻琛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猶狡爲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遂使渭河爲被髮之野鄧鄙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匈奴得逞殷周以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根本猶存自是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圖一征斯殄領巢倒穴無復孑遺澣海燕然之域盡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人則虞

我三　十一

舜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煬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返陛下暫行提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

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餘萬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徧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亂初萬陛下不取總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自致哉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曰不如此珠裘豈一狐之腋大廈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放濫相光飾耳因問比譯何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曰明何等此對曰此彌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奘曰六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

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是為十七及標舉綱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取論入宮凡一百卷帝自詳覽覩其詞義宏奧非向所聞

戊寅　十二

謂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頃既軍國務殷未暇委尋今而後知宗源杳曠碩儒道九流猶汀濫之方溟渤耳因敕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冀率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

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照明輝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致法師當叔葉而秀質閱千載而挺生涉重險以求經履危塗而訪道見珎異俗具獲真文歸國繙宣若庵摩之始說精文與義猶金口之新開皆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贊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況天慈廣遠使

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飡妙法臣等億劫忻逢不勝慶幸

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百官倍位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座勑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序對羣臣宣讀霞煥錦

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冲虛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則彌於宇宙細則攝於毫釐麤無滅無生歷萬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揖之莫測其原固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校其自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

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迹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

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一作度）夏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以陵遲搜慮玄門慨深文之訛闕思欲分條折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關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仗策孤征積雪晨飛（一作我）塗開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潑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須達周淤西宇十有七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

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猜窮奥義一乘五律之道馳騁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騰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歲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闕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披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記譬夫洼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尚者高卿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翼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於是御筆親書綴于新經之首

十五

法師奉表謝曰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遠惟義冊覩奥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普歸其美恭惟陛下王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利代之區域納恒沙之

法界遂無給孤精舍盡入捉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恃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樹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

尋蒙下詔勅使翻譯玄奘識垂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威留神製序文超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聞梵響踊躍懽喜如聞授記無任感荷之極

手勅答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丸礫於珠林忽得表書謬承褒諸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虛勞致謝

時皇太子親聖序遂撰述聖記法師進啓奉謝帝復覽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旨微妙因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其辭曰

蓋聞羲皇至賾精粹止於龜文軒后幽通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

之源徵録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於八埏德洽生靈激竟波於萬代伏惟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睠文思之所窺極般若於綸言豈象繫之所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三千世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彌入提封而作鎮尼蓮德水通帝里之滄池舍衛庵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不闡所以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刼石而無盡體均相具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皇精感託夢想於玄宵晉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同蠡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奧洎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說之偈星茲清墅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瀝

茲甘露普潤芽蘖乘此惠雲徧霑翔走豈非皈依之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已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年中身毒歸化越熱坡而頒朔踰懸渡而輸琛文軌既同道路無壅法師玄奘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驅磧苑於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旨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

澄心妙法之寶奉述天旨徵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卷末帝自是情信日篤平章法義不輟於口與法師相得之深無時暫閒凡衣服卧具頻詔換易如家人焉

八月丙申賜奘百金磨衲并寶剃刀奘奉表謝略曰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銛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帝自伐遼而還氣力不逮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留神大教稍遂平復因問欲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奘對曰

衆生寢惑非惠莫啓惠芽抽植法爲之資
弘法須人即度僧爲最帝悅
九月乙卯詔曰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
塗炭八埏閉沸朕屬當戡亂親履兵鋒亟
犯風霜宿于馬上頃加藥餌猶未痊除比
日以來方遂平復豈非福善之致耶京城
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時天下寺三千七百餘所度僧凡一萬十千餘人
十月車駕還京師勑有司於北闕紫微殿
西南掃弘法院留裝居禁中晝則陪御談
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爲文德皇后刱大慈恩寺
成詔選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
人入居新寺是月丙辰太子備寶車五十
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刹數百具奉安新
寺二十八
獲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勑太常九部
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旛導引
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
始罷皇情大悅
己酉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

駕每談叙淵奥帝必擫袂曰與法師相值恨晚耳未盡弘濟之意夏五月不豫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入卧内囑曰公等忠烈著在朕心昔漢武託霍光劉備囑諸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必須盡誠輔導永保社稷無忌等叩頭流涕帝復執太子手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事汝無憂矣是年崩于含風殿年五十有三唐史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時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

贊三十九

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

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論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爲好惡所欺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紀贊雖筆高語奇傑出諸史至貶太宗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類中材庸主所爲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而爲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蟲草木咸被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之國皆款關而脩職貢獨高麗莫離支叛道阻命太宗躬任千載道德英雄之主其肯坐視之留爲子孫憂而不少假經略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必然非好大喜功之謂也昔黃帝平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太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駐蹕而高麗服然黃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忠特以爲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與以太宗盛德大業如此猶曲貶之將

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爲無窮之益也文忠

以爲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捨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因循尸祿而暗於取捨者耶或曰文忠慕韓愈爲人故不得不爾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無棄太宗之道德是不爲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況真佛也者耶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之也詆傷於真佛哉嘗聞文忠一夕夢爲勇士數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勳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最難此殆

非偶然而云耳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我三 壬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我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癸高宗治改永徽字為善小名雉奴太宗第九子年五十六崩葬乾陵在位三十四年一云三十六年或云三十年　我四

〇聖孔子為先師

辛亥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內後徙蘄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夙習既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領衆至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憫之教誦摩訶般若既而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中始居破頭山學徒奔湊嘗一日於黃梅道中逢一小兒骨相秀異師曰汝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荅曰性即空故師默識其為法器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以至傳衣付法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

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嘗游廬山登絶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横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大師曰莫是和上他後横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貞觀末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即取首来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珎繒以遂其志及是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来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户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云

李鳳塔成太宗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我四二掌疼問及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處于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爲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勅奘三藏爲上座盛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年

帝用七宮亡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寫者有誤）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爲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也○西域之制以塔爲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

（卷五）四年禪師惠寬卒生楊氏父爲道士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鐵像像天尊）（尊崩壞）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詬厲使拜天尊寬不得已跪之鐵像豁然崩壞舉族驚異曰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我四）（三）臨終語弟子曾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楊氏家後七年汝来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曾頗忘之一夕夢相責以負約曾驚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曾遽曰弟子曾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子

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
（梁異）所録每與信相譚論示之蓋大莊嚴等論
會即奉覽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
顯俗呼聖和上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曰
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亘然而人未
識之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
曰入其寺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
形異僧欽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寬十
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四寅）五年中天竺一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
玄奘書幷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剛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
繞上座惠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
律論妙盡精微未又阿遮利耶敬問無量
少病少惱我惠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
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
往此無量多聞長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
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援稽首和南今共
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惟其少願
領彼須經論録名附来當爲抄送未又

阿遮利耶頗知及法長辭還奘咨長老智光書其畧曰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苦海舟沉人天眼滅遷奪之痛何可述歟昔大覺潛輝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聞其嘉猷

我四　四

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頻清辭妙辨共四海而弘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民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及鄰邦亦俱遵奉雖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邕邕穆穆亦不異室羅筏逝多林之化也伏頻照知項信度河失經一駄今錄名于後有便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養

頗黎墮闍耶頗垂納受是歲特肯度沙彌窺基為大僧入大慈恩寺參譯經正義基姓尉遲代郡人（鄂國公敬德之姓右金吾衛將軍敬宗之子）母裴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甫六歲能著書初法師奘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絶倫

曰携之詣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
書且數千言奘數目童子及基誦畢奘紿
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奘令西域童子
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
己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基曰聰我御輦色
晚膳即從出家不然寧伏劒死不為餓死
奘愛其俊而許之遂從入道每覽疏記過
目成誦義亦頗解善大小乘既參譯經從
奘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
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
車法師

卯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曰明論沙門神泰
等各造義疏釋之法師栖玄者以其論示
尚藥奉御呂才才深藝之士也頗毀其文
作曰明注解破義圖軽薄者聽信之秋七
月譯經法師惠立致書左僕射于志寧斥
其謬辭曰聞諸佛之立教文言奧遠旨義幽
深等圓穹之寥廓類滄波之浩瀚談真如
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曰緣處
無生而猶昧況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

倒之流而欲窺究宗旨辨彰其理者無乃惑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惠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柏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檀三藏於胷懷苞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乖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目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摧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目明圖釋宗旨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冀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憾心媒衒公卿之前嘉譖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勤神勞數易炎涼心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鼷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閬之不難蛛螯覩棘林之易羅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況大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毘耶尼父德高恂恂鄉黨未聞誇矜白媒而獲搢紳之推仰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并偈撤譯經太德求畢其說於是法師明瀋荅還述頌并書極大尊嚴而訓呂才妄舉柳宣得書即劾呂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受辭悔謝而退

四辰改顯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爲皇太子是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曰問法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詳論晉宋已來翻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興及姚嵩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

我四

孝恭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闕如又大慈恩寺壯嚴輪奐今古罕儔尚未建碑貧道懷此二事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語制可是月王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法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

宜今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来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或不穩處隨事潤色朝罷遣内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須文人助翻經已為屢分于志寧等其慈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報奘奉旨即率衆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宗親製大慈恩寺碑文成遣長孫無忌徧示群公其辭曰蓋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虚之像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況乎法門虚寂出生不滅之前聖教宅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生靈緬惟王宫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冶騰光樹曲高堤之蔭演德音於鹿苑會多士於龍宫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炎輪昇忉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遊覽緗史詳觀道義福永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

太后憑柯瓊樹跡沿泉源德照塗山道光嫣(麗)汭派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汭南)徽猷於萬古遽而乾精掩月永戢貞輝坤維絕紐長淪茂甌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妃以何追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緝翔斯金地郤背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面八川皎池光而分鏡右隣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迥綺(我四)閣淩虛丹空曉烏煥日宮之泛麗素天初兎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踈亭佩紫芳岩冬桂窗戶棼丹燈皎繁花焰轉心中之鶴幡標迥刹綵縈天外之虹飛陛參差含(脇盧)文露而栖玉軽簾舒卷網檻亘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漠泛烟之翠鳴珮與宵鍾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遠慚輪奐閬風仙闕遥愧彫華而已哉有玄奘法師者實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縟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

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寐懷真之
(豁)誠發乎齠齔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迴
(亂如)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爲淳風替古澆
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徹言之永翳遂
投迹異域廣飡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

(我四)　九

烟霞之表涉天巨海浸驚浪而羈游亘地
嚴霜犯悽氛而獨逝平郊散叙衣單雪嶺
之風瞻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
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
思窮妙境探賾至真心鑒玄津研幾秘術
通昔賢之所不達悟先典之所未聞遂得
金牒東流續將絶之教寶偈西徙補已闕
之文時瞻靈基栖心此地弘宣奥旨葉重
翠於祇林遠關攸關波再清於定水朕之
虔心八正肅志雙林冀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頒皇太后逍遥六度神游丹闕之前偃
(易去聲)息四洲蒐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
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
波遷樹在移溟海以變桑田地是勢非淪
高岸而爲幽谷於是敬刻貞石式旌真境

銘不録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別詔禮部尚書許敬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奘（錄謝御製碑文）率徒詣闕奉表謝曰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而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形於器宇設爻分象實未越於寰域義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牖童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爲盛矣

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洽四洲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即紉招提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款發賡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苞鶴樹

內該八藏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使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奈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慶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奘以其文宜得聖筆自馮因抗表勸請制不許再表遂

許之
四月八日奘率京城僧尼備幢幡寶輦香花梵儀抵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并長安萬年二縣樂戲及戚里侯王者耆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舊

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奘迎御製大慈恩寺碑道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帝望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章針醫上官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候通報消息奘曰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爲改正又永徽初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鞫奘慮疾病委頓永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勅使報曰所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爲除落師宜安意將息奘疾尋愈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宮祈福及分娩神光滿宮自庭燭天曰號佛光王（即中宗也）初帝嘗謂奘曰若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奘

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紹隆三寶制可
己巳二月幸洛陽詔奘陪駕五月奘辭還陳留
改葬父母勅有司給葬具
癸酉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惠先辨二教
先後大臣臨證惠先義負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
姓韋氏年十九學道經史尋閱大部般若
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
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
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
烏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觀氣象知
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
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
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
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
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
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麽師曰觀心祖曰
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起曰師自何
來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即負道是也融再
拜請示心法祖曰大百千法門同歸方寸

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成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幻夢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絶思絶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息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造衆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為心

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由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

吾受璨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吾言可止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付法已歸于雙峯師至顯慶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寺壽六十四臘四十一窆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

具載

戊午夏四月追僧道各二七人入宮論議道士李榮以本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既標本際爲道本於際耶際本於道耶榮曰未得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爲道本則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源榮曰亦通耳褒曰若本際與道未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未相法僧護也榮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褒曰若爾則道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

我四　十三

萬乘之前立論申明邪正以簡帝心豈以他辭塵瀆天聽榮慚服帝嘉之令引榮退席揖黃顧對褒談論極莫而罷

是歲法師玄奘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降御札報曰省表知欲晦迹岩泉

徵音懲

追遠而架往託慮神宗軌澄什以標今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

華豐嶺空寺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
（遞）言勿復重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
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裝進啓奉謝略
曰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睽離惠遠辱
晉后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兼空寺可舍
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
窮真鑒俗綜有該無超義軒而更高駕曹
馬而逾遠者矣時裝公道震天下謀欲禁
止舊經唯弘新典有禪師法沖者善楞伽
宗旨雅爲房梁公所重曰見裝而諫之曰
聞君將廢罷舊經不許弘宣此未可也
法師頃依舊經入道今若棄舊崇新則法
師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乎裝悟而
止
（梁）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立
我四　十四
五蘊義法師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
（梁）黃壽不知名義茫如夢海雖事往返而廓
落無歸遂勑道士立義於是李榮立道生
萬物義法師惠立問曰先生立道生萬物
未審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榮曰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爲天地之法豈曰無知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既善惡升沉鼓雜混生則無知矣請試剿陳之如上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聖明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賤斯民耶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而使飛廉惡來靳尚新莽之儔諛諂其君致邦國傾亂耶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嘉禽而更生梟鏡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唯生麒麟驊騮復生豺狼豪猪乎以至草木等類美惡不同既混糅俱生不別善惡則道無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生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萬物是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

我四　十五

勝者則琉璃爲地黃金爲道瓊樹蔭陌玉葉垂亭甘露充飡綺衣爲座惡業多者沙壤爲地充樂爲衢稗飯充饑麻衣蔽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使之吾子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向可憫榮愕

然不知所對惠立乘機拂袂榮亦杜默遂赧然下座揖黃壽前席立老子名義法師會隱以老子國家先宗既難其名恐有觸犯即奏曰黃壽身預黃冠不知諱忌城狐社鼠猶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老氏子孫豈有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至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別死有餘及帝肯首曰固當別立義壽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言對而次序乖越及罷帝曰朕觀二家之論宗旨竟未分明法師惠立驟對曰二家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何則衆僧立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辭遂譸譫謾語至如會隱立五蘊義黃願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為宗蔭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積在一名之中舉總以收稱為蘊義若以蔭名見難義理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漸遂浪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冲瀆天聽過

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最故云未嘗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目見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曛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

我四　十六

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人工則能萌芽夏盛冬藏地陷緣不具故畢竟不生工人亦然內則業感為因外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亦違終無生

梁幹理乃至羽毛萬彙悉亦如之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無上正覺為人天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依他遍計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宮少選敕內給事王君德傳宣曰師等因緣義甚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勅曰何不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為之氣塞是歲帝勅奘三藏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纔畢凡六百

卷進上帝嘉歎曰朕以軍國務殷不及委
讀今觀佛經之大若其瞻天望海莫測高
深以儒道九流万之如河瀆之類溟渤也
而世云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庾中尉屈僧拜俗詔帝初崇三寶後復憍慢四月
我四　十七
十五日下詔令沙門致敬君親恐爽恒請
至十六日勅付有司詳議是月二十一日
大莊嚴寺威秀等上不拜表至二十五日
沙門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倫不拜表二
十七日宣等又上榮國夫人楊氏不拜俗
啓及上叙佛教隆替事狀大意是前朝代
興替然後引經不拜俗文梵網經云出家
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
不敬鬼神不禮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
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相
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五
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
禮佛足以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并諸比
丘足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足
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子經云若

誘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留難者犯根本罪僧道宣尋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尽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開放之義者矣

沙門威秀等謹錄佛經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其文如左梵網如前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畧曰玄教東漸六百餘載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也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朱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同越情道仍外物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奬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以行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居家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教有可勸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于時上表者衆不煩具錄備如弘明集○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百僚於中堂將議其事京邑沙門道

宣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啓紛諍不定有司各以表聞一右司成令狐德棻等五百三十九人表請不合拜一右兼司平太常閻立本等三百五十四人表請合拜帝覽已下詔朕謫確群議深研幽賾然箕頴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又至六月八日京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表畧曰且高尚之風人主猶有抗禮豈惟王卞及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頴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拜俗之條從茲泯定矣

晉改龍翔

我四　　九

奚帝苦風疾委政武后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我五

嘉興路本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改麟德武后專恣

二月初五日法師玄奘寂寢疾命弟子大乘光錄所譯經論凡一千三百三十有五卷

我五　一

造彌勒像十俱胝及疾革口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命左右同聲三唱南謨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謨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願捨壽必生其中遂右脇安卧而逝春秋六十有三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井宿直慈恩寺塔計聞于朝帝哭之甚哀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降御扎褒錄遺典勤恤喪事俄異僧奉栴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大乘光等以掩龕日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旨倘見拒即具奏遂啓龕而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畢恍然不見識者以為兜率

內院人也夏四月勅準佛世尊故事歛以淮所閒金棺銀槨塔于淮東門弟子神泰栖玄會隱惠立明濟義褒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馬道造僞經天皇甲子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田仁惠郭善宗等將隱沒道書重更修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人法名數三乘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并改長安經爲太上靈寶元陽經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及改酒脯祭祀用乾棗香水以惑後人妖妄作矣沙門道世表聞以辯真僞其畧曰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戎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檢之圖牒指掌可知所

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親聞自餘經制皆雜凡情何者前漢王褒造洞玄經後漢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二十四卷吳葛孝

先造上清經晉世王浮造化胡經又鮑靖造三皇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妄虛經梁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周武張賓之焦子順馬翼李運挑攪佛經一千餘卷隋輔惠祥改渾槃經寫長安經笑道論曰道家妄註諸子三百五十卷寫道經又按漢明帝時楮善信等總將道經諸子書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宋太始七年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又檢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寫道經今玄都經目云依中陸氏所上之目乃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據此前數目有無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

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道士後世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代年邦月復是如何如其有據容可汞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伏願當今明朝云云由是郭行真等捨邪歸正啓願文具如佛道論

賈改乾封〇尊老君爲玄元皇帝〇米斗五錢

卯大教東被六百年矣〇用麟德曆

南山律師道宣卒師京兆錢氏父吏部尚書申母夢月輪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僧祐律師也處胎彌十二月

顏氏偏而生九歲偏覽羣書十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顏公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顏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聞持犯焉識七年徙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般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禮覲聽法沙彌

深心顧盼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擲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徃視之（天童給侍）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爲之給侍十九年偕奘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爲上首永徽元年復居紵麻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十月三十日衆見空中旛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請師歸覲彌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祀穆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爲如來使龍鬼（我弓）四

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西沉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懿宗朝謚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本一卷今所盛行刪定比丘尼戒本一卷注僧戒本三卷戒疏四卷注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二卷比丘尼鈔三卷拾毘尼義鈔三卷亡物輕重儀童胞儀歸敬儀正行懺悔儀新學教誡儀各一卷法華義苑三十卷釋迦方誌二卷佛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三寶感通記三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唐內典

錄十卷

宋改總章○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百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明察其非是即排衆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化之耶

我五

為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必作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

花胡盛

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洛京恒道觀桓彥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欵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寃而必録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為罪制

宋改咸亨

簪上稱天皇后稱天后

是歲讓和上四月八日生有白氣六道貫

天太史奏聞有德之象當應空門帝曰在何方位史曰安康分野有頃金州太守韓偕具表奏聞帝曰道人之德國之善慶勑偕親詣撫恤兼厚賜養育之費一家蒙之後長出家果傳六祖心印住于南嶽光大教門也

改上元

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師辭州黃梅周氏子生而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惠能自遠來參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

我五　六

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經旬月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將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

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祖因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爲曰紿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房聞偈乃問同侶此誰爲之同侶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爲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侶共訶其謬奕能至莫命童子引至廊間能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復見此默念必能之所爲因故爲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衆以師弗許皆莫之顧即於是夕潛使人自碓坊喚能至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隨機大小而引化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

七

等法以爲教門然以微妙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迦葉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菩提達磨大師届于此土得可祖承襲以至于吾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汝善護持勿令斷絶聽吾偈曰有

情来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能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衆皆未知祖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之因致問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并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率而物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寂塔于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傳授達磨將衣鉢航海而来初至梁國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至魏隱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惠可可嘗斷臂以

求其法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姓周氏黃梅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法爲東山法門

論曰舊史叙諸祖雖簡略然大要與寶林傳燈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使復於葱嶺見之則毒與卒果有之乎世稱五祖前身蓋栽松道者往見四祖將付以衣法俄惜之曰汝耄矣雖嗣化能復幾何倘再來可也五祖因託質周氏無父而生母幾受禍僅死而免四祖果忍死以遲其來畀以大法噫五祖出入死生正游戲耳自非果位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世寧攷儀鳳

壯印度佛陀波利尊者至五臺清凉山逢一叟問曰爾來何爲利曰求禮覲文殊叟曰帶佛頂尊勝呪乎否利曰未也叟曰此土衆生滋惡而出家者犯四棄尤多不持此呪隨行遠來奚益能回取之以流此土可乎波利作禮而返以開曜元年取其呪至於長安有旨命日照三藏翻譯帝聞此

呪靈驗特異祕之禁掖波利屢奏請布中外高宗不得已從之利即辭入五臺後不知終時南天竺有菩提流志習頭陀行從耶舍瞿沙受道遙西域宗師名震中夏帝聞風而悅之因使西域有詔敦請

己卯 改調露
庚辰 改永隆
辛巳 改開曜
壬午 改永淳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世壽五十有一有

詔傷悼御製畫像贊勑葬樊川北渠近奘公之塋基貌豐碩長八尺氣槩萬夫頂上有王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者龍言伏然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內院循戒彌篤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初

南山宣律師以弘律名震五天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甚不為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

避邇增敬焉先是奘公親授西域戒賢師瑜珈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恢廓源流天下後世尊之目為三乘法相顯理宗謂之慈恩教

隱士孫思邈卒年百餘善莊老及陰陽推步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

改弘道十一月上崩遺詔軍國大事取天后處分太子顯即位

法師玄惲卒惲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太宗偏諱故以字行三學洞貫嘗慨教藏及古今圖史之博而學者難以備究因撰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各開門類識者重其精博云

高帝於是年崩中宗即位數月天后廢為廬陵王幽于房州天后臨朝稱制是為則天明年七月沙門十葷請關上大雲經盛稱則天當即宸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方袍銀龜袋頒經于天下郡國各建大雲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

帝中宗顯改元嗣聖二月改文明正月立章玄禎女為后上謂我以天下與韋玄禎何不可二月天后廢上為廬陵王立其弟豫王旦為帝居於別殿天后臨朝

則天武后曌改元光宅一云順聖曌并州文水人也父武士彠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應國公天后嘗為尼於感業寺時年十四天皇幸寺見而悅之選為昭儀進號宸妃帝崩后斬武立諸武為王甲辰大赦及天后疾狄梁公仁傑等迎廬陵王登位明年乙巳崩于上陽壽八十一附之乾陵在位二十一年

改垂拱○制母齊縗古者母亡朞年而已喪服篇云天無二日世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制朞年禮也自天皇上元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為母三年下詔依行至今垂拱始編入格

改歸政於帝帝固辭后乃臨朝○始建明堂貞觀五年欲建明堂勅孔穎達等十人定議制度不成乃止天皇永徽三年宣問無

我五

式樣群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三年下詔

十二

又令群儒取議復不克定而止焉至天后垂拱二年又取議群儒創制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功畢其制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而有三層下設四方中

十二辰上設二十四氣鑄銕爲槽二十四步爲辟雍之水造舟爲梁以通道路與前代制度有別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也

是年有慶山始出唐五行志曰垂拱二年九月雍州新豐縣有大風雷電震吼涌出一山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天后以爲休應故名曰慶山

改永昌

賚改天授○二月辛酉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始此○九月改元建國號曰周至朔同日用周正

改如意又改長壽

改延載

改證聖九月又改天冊萬歲

是歲則天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復問于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主以實叉難提此云喜學妙

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大悅詔入大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景復禮等翻譯華嚴則天時幸其寺親施供饌焉至聖曆二年十月八日功畢成八十卷

我五　十二

天冊萬歲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大原寺開示華嚴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久之萬衆懽呼嘆異都講僧恒奏其事則天悅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藏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遍空寺參譯經

是歲詔嵩嶽惠安禪師入禁中問道與神秀禪師同被欽重則天嘗問安甲子幾何對曰不記曰何以不記安曰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識心流注無有間斷見滅起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則天嘆美久之時安春秋百餘而天下之人稱爲老安國師

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丁酉改神功
戊戌改聖曆迎中宗于房陵立為太子姚玄崇相
五月戊辰淨義三藏自西域還夾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剉座真容舍利三百餘粒則天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佛授記寺未幾詔入大遍空寺同實义難提等譯經證義明年十月譯新華嚴經成實义難陀等奉表奏上則天親製序引御太極殿宣示百官其護法弘通無出天后之德矣法師姓張齊州范陽人家世珪璋十五有西行志三十七歲方遂雅懷是年乃旋也

己亥天后重眉八字○慶山佛現勅建寺宇○李白生

庚子改久視○十月復夏正

詔歛天下僧錢日一文聚作大像於白馬阪宰相狄仁傑上疏諫曰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念群生迷謬弱喪無歸欲令像法兼行覩相生善然今之伽藍制過宮室窮奢極壯刻繪盡功寶枝彈於綴嚴瓌

材極於輪奐工不役鬼物不天来既皆出於民将何以堪之且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捶楚游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掛誤愚人里陌動有經坊闌闠尤多精舍化誘諄切倍於官徵法事供需嚴逾制勅膏腴物業水碓莊園富有其多不知猷數逃丁辟罪駢集法門且一夫不耕猶受其獘浮食者衆又刼人財每念之實切悲痛昔梁武簡文捨施無算及三維浪沸五嶺烟騰列刹盈衢莫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主之功況北風塵屢擾征役稍繁遽興此務力所未堪伏惟功德無量何必與建大像以勞費爲名乎

我五　西

雖欲僧錢百未乃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臣今兼採衆議咸以爲如来設教以慈悲爲主普濟群品是其用心豈以勞人而存虛飾哉疏奏則天不納

論曰法師支遁曰沙門之於世也猶虛

舟之寄大窒耳其来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内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忻然共萃蓋謂吾徒於天下固無事人也至末法敗道之徒苟安衣食者於狄梁公之論殆不可得而諱焉嗚呼是豈真沙門者所為哉疏謂如来設教以普濟群品為心詎以勞人而存虚飾此不獨匡則天之失抑有以輔吾佛之正教也與夫後世泛然排佛老以苟名者雲泥矣

改大足又改長安

則天将建大像御史張廷珪復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来此真如之果不可以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偏於天下又矣蓋有為住相布施非窮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知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有人於此經中受持

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則陛下傾四海之財竭萬夫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寺極治之金以爲尊像勞則多矣費則甚矣其所獲福乃不若禪房之匹夫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因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碾壓虫蟄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憫蠢動而不忍害其生乎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屢朝區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產而不忍苦其力乎又營築之役僧尼是稅鉼展轉乞丐窮乏尤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粥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不洽豈佛標喜捨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乎且邊朔未寧軍裝日急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

相彫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哉臣以時政言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佛教論之則宜救危苦滅諸相崇無爲伏惟察臣之言行佛之行務以理爲尚無以人廢言疏奏則天大悅御長生殿召見廷珪賜以金帛

我五　十六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至華藏世界感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總別同異成壞之義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驟聞茫然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指殿隅金師子爲曉譬之至所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則天豁然領解由是集其語目爲金師子章初雲華寺儼尊者傳杜順華嚴宗旨藏執侍儼盡傳其教及儼去世藏以巾幘說法於是京城耆德連名抗表乞度爲僧凡藏落髮受具皆則天特旨又嘗爲則天以十圓鏡置八隅上下皆使相向中安佛像然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入及觀之

者交羅齊現以表刹海十界普容無盡之旨藏沒清涼國師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宗之目為一念圓融具德宗謂之賢首教

責○初試武舉

是年則天鑄像之費將具納言李嶠上疏

我五　十七

諫曰臣聞佛法慈愍菩薩護持唯志利益犂生非假修崇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非假州縣祇承不能濟辯且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或傭力客作以濟糇粮或賣田貼舍以供王役今造像錢數已有一十七萬緡若以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尚濟一十七萬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廣人主亭毒之意則人神胥悅功德無量則天不納是冬像成率百僚禮祀

己中宗改神龍

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皇后納狄仁傑諫正月張東之桓彥範等五王以兵誅姦臣而迎帝即位遜則天于上陽宮冬崩二月復國號曰唐○老君為玄元皇帝景隆四年皇后安樂公主於餅中進毒上崩壽五十五奉梓王卫即位

正月流房融于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

梵僧般剌密諦賫楞嚴梵夾至剌史請就制止道場宣譯融筆授及譯經十卷畢般剌復携梵本歸于天竺

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御札）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宂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當須坐禪集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則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宂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我五十八）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指簡問答）令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學道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

着此是二乘小兒羊車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與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關表上師語帝咨美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鉢等諭天子嚮慕之意

卓大通禪師神秀入寂中書令張說製碑曰 戊五 九

譔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遥付法印一念而頓授

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
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
心洞九流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
應王覇之像合聖賢之度少為書生游問
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
律儀說通訓詁音烈吳晉爛乎如襲孔翠
玲然如振金玉既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
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
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
東來以法傳惠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
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
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
同軌纔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
是處有師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
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
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
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
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
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
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

白華去聲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来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沸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忘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我五千將奉楞伽迹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来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止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稱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雲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駕鑒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訴飢投味故告約而意領一兩普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問名鄉表德非擬局猷諠譁長傒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思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

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頓命趺坐泊如化域禪師武德八年受具于天宮寺至是年丙午復終于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氷背棟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我五）（二十）（脩）執親焉詔使弔哀王侯歸賵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關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宴遂夙心大常卿（金鼓）（旌）（義）鼓吹導引城門郎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攬登高駐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旛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蓋先帝所鑄群經乃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花旛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荊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達代同符異感百日卒

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塲數如前會萬回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珎價敵國親舉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山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窮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強名其迹以慰其心銘曰領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奠將住世萬壽無期柰何過隙

我五　十二

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時岐王範及徵君盧鴻一皆勒碑製碣舊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敬古未之有

玉来改景隆
神僧萬回入宮賜號法雲公館于集賢院給二美人奉事未幾忽求閿鄉河水左右倉皇莫能得又曰第穴堂前地可得也既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賜號國公圖形集賢院初回幼能三千里致兄書朝往暮歸因號萬回高宗聞其名詔入宮度為沙門則天在位延之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始生則天抱之示回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及安樂公主怙韋后將謀逆回遇之望塵唾曰血腥不可近未幾安樂果誅玄宗在番嘗私謁回回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來少頃而相王至其神異類如此示寂于長安醴泉里壽七十四矣

我五
壬三

論曰法雲公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一法出蓮蕤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嘗存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熟味厥旨蓋大乘了悟

之言也而法雲特以小乘神異顯化至於佛菩薩出世宏正法眼必涵光混世未始泄露密機直至臨終方有付囑然則法雲章章顯異抑聖賢之權與

是年七月庚辰下詔曰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聚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並集初太宗以老子為皇宗升於釋氏之上至則天朝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永式令齊班並集云

（詔僧道齊行集）

國師惠安卒誡其徒曰吾氣盡將尸置林中恣野火焚之偶神僧萬回至與安握手言論其徒側聆俱莫之省至八日合尸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其徒奉命舁尸林中果野火至闍維之得舍利八十粒五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詔留禁中云

是歲丹詔于闐國三藏實义難提至帝降陛迎勞備兩街法儀旌幢鼓吹迓之載以青象安置薦福寺難提風神宏曠儀韻秀整善大小乘通華梵語

帝泗洲大士僧伽詔入宮供養度惠儼惠岸木义三人爲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光王未幾遷止薦福寺明年京畿旱有旨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水散酒即有濃雲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二月示寂

我五　二十四

壽八十有三神采如生敕就薦福寺塑身建塔即穢氣滿城帝灶香祝之許送歸淮言訖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法雲公萬回曰僧伽何如人對曰觀音大士化身耳神化事迹具如蔣頴叔所著傳大師自西國来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孕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来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云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旨是歲召律師道岸入宮祝祀主授歸戒因

留禁中別日帝至諸師皆辟席岸獨受巡長揖而已帝高其量圖形於林光宮御製讚曰戒珠皎潔惠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妙真宗貫通實性維持法務網紀德政律藏奧旨傳芳像教因而光盛時以為榮焉

我五　二十五

八月乙卯以高宗舊第興聖寺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忽重榮因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尼道士凡數萬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於北苑白遮池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勅中書陸象先尚書郭元振宰相張說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

癸巳是年三月勅東都留守韋安石賚詔起嵩山沙門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荊州當陽山舊唐史云行姓張氏初名遂刻國公公瑾之孫武功令擅之子少聰敏覽觀子史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而還崇曰此經精微吾尋積年尚未曉子宜研究無忽也行曰已究其義因出所撰

太行玄圖并義決崇覽之大驚因與談其淵奧退謂人曰此後生頴子也由此知名於世初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行遁匿辟之尋出家徧歷天下訪求異術至天台國清寺見別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行立門屏聞僧於庭中布算聲而語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引乎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遂承其言遽趨入再拜咨求其法從盡授與之遂洞曆象陰陽推步之學面入嵩山依普寂禪師參決禪門宗旨又遍嘗陽山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畢世不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我六

嘉興路本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睿宗旦改景雲高宗第八子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爲帝者七年而廢封相王壽五十五立隆基爲太子任宋璟姚崇爲政曲妹太平公主

功非横在位三年　我六　一

李初改太極又改延和又改先天七月傳位太子

先天元年三十三祖惠能大師示寂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

撫養及長家貧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客曰此何法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歸告於母以爲法尋師直抵黃梅忍大師一見默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悚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於南海及返曹溪而大法雨一日示衆曰諸善知識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

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諸法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即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言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師說法度人往來學者嘗逾千數明年七月辭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當復來不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示衆曰吾受

（我）

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女等信根已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復謂衆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女等不用觀靜

（益）

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吾涅槃時至珎重即跏趺而逝於是山林變白鳥獸哀鳴綵雲香霧連日不開既時廣州都督韋據率韶新二郡官吏迎奉全身歸於曹溪寶林寺建塔真身今尚存焉舊唐史曰　則天聞神秀名詔至都肩輿入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玥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城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初神秀與惠能同師弘忍而行業相埒及忍卒（旃悚）

能住韶州廣果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一夕去盡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秀嘗奏則天請召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矬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

我六　三

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真法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贊曰玄宗隆基改開元（睿宗第三子竇妃所生為道士曰太真帝初用姚崇宋璟為相治平睨年號洵治代用李林甫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為將致亂幾致亡國二十九即位壽至七十八歲至上元元年崩葬泰陵）

甲寅二年十月十七日永嘉玄覺禪師示寂姓戴氏卅歲出家博貫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與東陽策禪師偕謁六祖師至振錫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乃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無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女甚明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及回學徒奔萃著證道歌一篇梵僧傳歸天竺彼皆欽仰目為東土大乘經又著禪宗悟修圓旨十篇及觀心十門並盛傳于世

乙卯三月八日玄宗遣禮部郎中張洽賫詔詣當陽山起沙門一行赴闕行以再命不許辭赴（行歸北）之有旨安置光泰艇帝數訪以安國撫民之要行啓陳無隱未幾永穆公主出

降詔依太平公主故事優厚發遣行諫以為高宗未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優禮而太平竟以驕僭得罪不應引以為例帝納其言遽追勅但依常禮其忠諫多類此或謂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宮籍示之行

我六　四

閱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驚異頗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質佛心之要行雍容啓沃聖眷日隆天下之人以帝從之問道稱為天師焉

丙辰高嶽元珪禪師示寂師居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峨冠盛服擁衛而至珪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厲聲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殺於人師安得一目我珪曰吾本不生汝安能殺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使果能之吾則不生不滅也況汝不能焉能生殺我耶神稽首曰我聰明正直過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智慧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珪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

無戒又奚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
求師戒我身領為門弟子珪即張座秉爐
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即曰能不爾即曰
否神曰謹奉教曰汝能不婬乎神曰亦娶
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
能不盜乎神曰無乏我也安有盜取哉曰
非謂此也謂饗而福遥不供而禍善神曰
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實司其柄焉得不
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悞疑混也神曰能
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惟正直焉有妄哉
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
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曰如上是為佛戒
也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
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而不為
精後天地死而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
動畢竟寂滅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
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
雖醉非愆也是謂無心而已無心則無戒
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亦無我無
汝則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去佛幾何曰

汝神通則十句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辭席曰可得聞乎珪曰汝能废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能也珪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弗能也珪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刼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然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廓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顧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神功使已發心未發心信心不信心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吾無用是為曰佛亦使龍神護法師寧縱叛佛耶殊隨意示誨師不得已曰東岩寺之

障蓁然無樹壯岫有之然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壯樹於東嶺乎神曰既聞命矣恐昏夜必有喧動顧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入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烟霞紛綸閒錯幢幡環佩凌空隱沒是夕果有暴風迅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驚呼師謂衆曰無怖神與我契矣拂旦和霽則壯山之松盡移嶺森然行植焉師誡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矣師伊闕人姓李氏幼歲出家具戒得法于老安國師壽七十有三云

論曰荊國王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孔子百年而有孟軻此後迨孔孟者為誰何吾道之寥寥乎文定沉吟久之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我六七

孔孟之教轡勒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深肯之其後張公無盡聞之歎曰達人之論也然嵩山蓋祖庭之旁出者也其感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而下

的傳正續宗師世教轡勒不住端可見矣二三公之讜論渠不信夫

是歲天竺三藏法師無畏至京師帝嗣位之初（帝夢梵僧謁見風度瓌異及寤追憶不已因追畫工授以形狻圖於殿壁及見至入對帝聚視蓋夢中所見僧也竦然異之館於西明寺寵薛諸王皆降禮欽重其後秋旱帝（語無典拠）廡知無畏能致龍遣內使傳詔請雨畏難之奏以旱數當然若苦召龍恐暴物帝再遣諭旨人苦秋暑雖暴風疾雨適足快意畏諾之有司設壇儀華綵光麗畏笑曰是可以致雨耶命撤去之獨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咒語百餘番即有微物如蚪龍從鉢矯首水面頃之復沉畏咒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回顧有雲如練自講堂盤旋而上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濕於是震風凌雨飄蕩廬舍士（詔使晴）民悚懼彌日而息又嘗霖霽逾時詔畏止之畏於寺捏泥媼五軀向之作梵語若斥

罵者即刻而露其神驗類如此帝敬之若神未幾適華言譯虛空藏毗盧遮那蘇悉地羯羅等經十餘部禪師一行三藏寶月等參預其事畏性簡靜好禪觀每勸學者習之累表求還帝堅留不許

我六　八

宋相禮祖德祖是歲廣州節度宋璟入曹溪禮祖塔檐曰弟子頴畢世外護大法析一袈裟瑞表信言訖微風飄香氣襲人俄而甘雨傾注唯偏一寺之內璟忻躍而去未幾召入與姚元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為中興賢相

宋朝廷以麟德曆署日蝕比不驗詔禪師一行改撰新曆行受詔推六行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度數可考者皆合而著之久之道士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昔洛下閎造大初曆

嘗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有聖人出世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大衍數以糾數家之謬閎之言不誣矣惜亦以為然行復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表請刱置之制可

戊帝注孝經并製序
是歲沙門智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凡二
十卷銓次大藏經典及聖賢論誤凡五千
四十八卷自是遂為定數
癸十一年十月癸酉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
我六　九
帝自為之銘詔安武成殿庭以示百官其
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
一行製黃道儀
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
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
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十九分度
之二十九轉日有餘日月會三百六十五
轉而日周天以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
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
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
一前置鍾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
地中略施輪軸關鎖交錯相持當時稱其
妙以為神功無幾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
藏之於集賢院
是歲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省
郭行真改
〇有登州文登縣郭行妻王氏生女鶴喙

將喪自言酬先世嘗齋之報以此示人
沙門牛雲者少不慧因詣臺山禮文殊初
至東臺見老人問曰胡為而来曰頓見大
聖求聰慧耳老人曰文殊居北臺尔往見
之雲奉教趍北臺老人亦在彼矣雲意其
即文殊也遂拜之老人曰汝沙門也不應
禮俗士雲拜不已老人憐之為入定觀雲
前身蓋牛也以嘗馳經故獲比丘報老人
起定為雲言之復云汝性昏迷宿中有淤
肉在當為汝鑽去之因戒雲閉目無輒開
雲如約頗覺老人以鑽鋤其胸然不甚楚
少頃心懷開豁頓異往時及開眸見老人
現身為文殊妙相端嚴謂雲曰與汝聰明
竟雲喜躍作禮及起身而文殊隱雲自是
總持辨悟為時導師以夙因故牛雲稱焉

我宋　十

賈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等至於楊州奉僧
伽黎十領其上綴以山川異物之狀蓋其
國主附之以施中國高行沙門於時律師
鑒真受其衣歎外國人有佛種性欲往化
之會叡照等亦勸請遂附舶而東為惡風

飄入魚蛇等海以真律行高皆脫禍既至日本彼王預知枉駕迎勞館于毗盧遮那殿未幾請真授歸戒夫人羣臣皆以次稟授日本自是始有律教

丁卯三藏善提流志卒春秋一百五十有六流志南印土國王之子以讓位出家高宗聞名有詔要之以垂拱中至京師凡四十年如華嚴寶積經等皆出其手帝及重臣敬之如生佛葬日特給鹵簿羽儀塔于龍門之西原賜謚曰開元一切徧知三藏名德之盛古未有焉

時嵩山破竈墮和上者不稱名氏言行叵測初見老安國師契悟心要隱居嵩山有廟靈甚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烹宰無虛日師領徒入廟以杖擊竈三下云咄

我六　十一

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師前曰我本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當生天上特來禮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

非吾強言神再拜而去少選徒衆問師其等久在和上左右未蒙指示竊神得何徑肯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麽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麽不會衆僧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於是其衆皆悟玄肯後有義豐禪師舉問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虛空無不見者只是難湊伊語脉豐曰未審什麽人湊他語脉安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曰來自何人法會僧進前义手繞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上邊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麽即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曰若非和上幾錯招愆師曰猶是不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

来僧乃繞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又僧侍立次師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此外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師後不知終

我六　十三

是年十一月已丑禪師一行寢疾于華嚴寺舊唐史云帝一夕夢游其寺見一室繩床竹窓氣象蕭索及旦行以疾聞帝遣中使候問使還奏行居處之狀與所夢冥合帝歎久之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行結壇祈福既而行疾少間詔陪駕幸新豐未幾行疾革帝親候問遂沐浴端坐而逝春秋四十有五帝哭之衰甚輟朝三日有詔傷悼聽停鼓三七日與中外瞻禮行容貌如生而鬚髮日長帝親製碑書之於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惠禪師帝嘗從容問國祚幾何有留難不行曰繼興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故不答退以小金盒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盒視之蓋當歸必許及祿山亂駕幸成

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云終吉有里媪素供行而媪一子坐殺人將之刑媪悲泣請赦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稚豕七行日歲其一於甕中為梵語咒之七日壯斗盡

丗六

沒朝廷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避正殿禳之帝密以問行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嗔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若賜赦天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遂大赦媪子由是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斗

復如故其祕術多此類著易論十二卷大衍論二十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七政長曆三卷釋氏系錄大衍玄圖心機筭術括遁甲十六局六壬連珠譜六壬髓經天一太一經太一局遁甲經各一卷五音地里經卜五卷宰相李吉甫奉詔撰一行傳一卷並見唐藝文志十六年詔特進張說曆官陳玄景等編次一行所撰大衍曆趣用三月駕幸溫湯道由一行塔所帝為駐蹕徘徊令品官詣塔告以出豫之意賜帛五

十七今蒔塔前松栢其為聖眷如此宋史官歐陽文忠曰自太初至麟德曆凡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行則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沙門道泓者生黃州與侍郎張敬之厚善能言吉凶亡不明驗嘗為中書張說視宅戒曰無穿東北壬隅也他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土脉

獨羽執不連辟身瘡痛補佗肉無益也其後說諸子皆污祿山以斥死果如其言

論曰歐陽文忠公雅嫉吾釋未始略有假借獨於唐志尊一行大衍之作而宋景文於方技篇削一行玄奘等傳而獨著道泓地理之說或者以為唐浮圖行業無足為二公取者故止於是而已夫豈然哉蓋大衍所以統天時地理則切於人事是宜史筆取也若吾釋之盛莫甚於唐凡三百年間以道德為天下宗

師者不可悉數歐宋以為奉異方之教故諱之而不書猶春秋時雖老聃郯子之賢迈不若江人黃人得書於經豈亦老氏不足取哉蓋國經之典凡禮樂刑政所及貴賤必書若吾浮圖大絕世累頓脫塵表者與刑政何與焉宜其不參於世典也由是言之歐宋黜吾釋其微意乃所以尊之也盛哉一行前膺洛下閎八百年之讖當時則明天子跪之稱為聖人及其製作施於後世縕天地貫幽明歷數百年而其從益驗果聖與賢耶善弗得而知矣

初以上生日為千秋節○用大衍曆是年太師燕國公張說薨說為唐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尤善釋典

嘗謫岳州而詩益悽婉時人謂得江山之助天下不稱姓而曰燕公著石刻般若心經序曰萬行起於心心人之主三乘歸於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来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来說諸法

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之與慧俱空法中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孰能證於此乎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辭書成草聖乃揮洒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来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贊揚佛事題之樂石又製法池院二法堂贊并序曰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

茲院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姓彭氏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婉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文石筋理洒厲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平生事業脫若遺塵矣常歎帝王父母許我出家兩露生成恩惟一揆依如来教剃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

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卯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毋弟仁婉弟子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寶是名三歸處至我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帝是歲定五服制蓋出自古至天后請毋三年及盧氏駁議有異開元五年盧寢水上言衆議紛然自是卿士之家孝服有異今二十年蕭嵩等改修五禮勅下依行五服禮者一三年服為父曰斬衰哀情至切斬截其心為毋曰齊衰次其父也然二十七箇月終矣十二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服更加一月心喪服之終也齊

斬服以縗麻臣孝於君亦爾二期年服十三箇月為祖父等三大功九月為叔伯等四小功五月堂兄弟等五緦麻三月三從兄弟等內外族等餘如五服注疏全之

（新編號碼）

八月壬申朔三藏金剛智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逝矣至時遶此塵像頂禮夾退歸寢室跏趺而逝賜謚灌頂國師敕中書杜鴻漸撰紀德石智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從龍智阿闍黎傳密教及來東土初達南海廣州節度聞於朝有旨驛馳赴闕入見帝大悅館於大慈恩寺未幾夏旱詔智祈雨

（新編號碼）

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開眸即雨閱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而雨帝特降詔褒美明年辭游鴈門不允遂還薦福寺為人語默興居容止凝粹喜慍不形于色見者莫測其涯所至必結灌頂道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初不空事智智授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不逾旬而誦之智奇其駿引入金剛道場以擲花驗之智以為勝已不空因求瑜伽五部智未之許不

空擬入天竺求之智一夕夢京城佛像皆東行及寤以詰不空空啓以西游意智曰汝有授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以五部及毗盧遮那經蘇息軌範及智沒不空奉遺教游天竺增廣其學

是歲禪師義福卒舊唐史云福得法於神秀禪師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嘗隨駕幸東都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民皆嘗擔花迎之所在塗路充塞及卒有詔賜號大智禪師葬伊闕之上送者數萬人中書嚴挺之為製碑初神秀雖德行為禪門之傑得帝王欽重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義福普寂始於京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酋恒州刺史韋濟奏方士張果有長年秘術自言數百歲矣則天嘗召之果佯死不赴今復見之帝聞遣中書侍郎徐嶠賫圖書迎之果至帝聞其變化不測而疑之時邢和璞者善筭能知人壽夭帝令筭果憒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帝召

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不能見帝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會天寒以堇汁賜之果飲三卮飄然如醉顧左右曰非佳酒也傾之取鏡視齒則盡燋黑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隨盡更出神藥傳其斷寢頃之齒復鑿然如故帝始信之將妻以公主果預知苦辭獲免後懇辭歸山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遠高尚深入窈冥早渾光塵應詔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令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其年果入恒山後不知終

亥二十三年三藏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鴻臚卿李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藏其全身畏本釋種甘露飯王之

戊寅

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茶國演遮那經須臾衆會咸見空中有毗盧遮那四全字各尋丈排列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托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遞隨之入水於是

龍王邀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堅至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是歲三藏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一日調象俄而羣象逸莫敢禦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狂象奔至見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敬之

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間以神異助化是皆功行成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量援聖絕非呪力幻術所致也殆自東晉尸利密已降宣譯祕呪要其大歸不過祀鬼神驅邪妄為人禳災釋患而已其間往往不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幺麽邪術下劣之技亦猶道家雷公法之類也茲豈高道巨德弘禪主教者齒哉及開元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密教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即其神功

顯効幾與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宏密教抑本智現量發聖與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因以問傅奕奕

僧傳

奕　干

曰此邪術也臣聞鄒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繫遂不復蘇此恐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呪非真呪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遠至長安厭術能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乘玄琬法琳明瞻諸公其肯坐視絕域僞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傳奕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況說斷人命呪傳于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為之辭斷可

見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我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資〇始建置州學

二十六年沙門法秀者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寺僧既覺歎異遂乞丐造

我七

一

之然徧訪所謂回向寺者咸無得焉一日道途一僧迓而問曰託置袈裟今成未秀曰成矣僧曰吾導女入回向寺女可裹糧載燧從吾以往秀曰諾翌日隨之入終南山行二日至深絶處所見唯雲物掩茸嵓

洞嵑嶇進遇石壇共止其上僧命秀鑽燧出火柱香望層霄拜之忽雲開見崖半有朱門高聳刹旛飛揚秀忻然與之攀躋而上漸聞午梵清圓鍾磬交作須臾望見其寺有頷曰回向其僧即趍而入命閽者授

秀館因具儀謁上方老宿次見諸僧皆奇偉雍穆相勞問明日秀出袈裟遍寺施之老宿謝畢携秀入一空房呼侍者取尺八俄項侍者持玉簫至老宿曰此唐天子舊居之室也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為人主久

當復歸秀止再宿不得留老宿授與玉簫并架裟囑曰持歸獻唐天子即遣僧送秀出寺行未遠回望而雲霧四合秀慨歎而還詣闕表上所寄帝覽之因取玉簫調弄宛如夙御馬其後燕沉香亭詔李白爲辭

帝吹玉簫楊妃起舞歡甚疑飄搖而仙去舊唐史

歸封孔子文宣王衣衮冕南面十旒圖七十二賢廟壁

裘長者李通玄唐宗子也開元二十八年順世長者以七年至太原孟縣有高仙奴者識其爲大賢館之齋中每旦唯服棗十顆栢葉餅如七大者一枚終日濡毫臨紙未嘗接人事如是三稔遷馬氏古佛堂側築土室以居晝日危坐而已閱十年忽囊有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

我

二

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能爲擇棲止處不即以經囊負其背而隨之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玄取其囊置龕中虎即安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

法華經云

下稱之蓋天設以畀有道非人力所爲也

長者著論之夕心窮玄奧口出白光以代燈燭于時忽有二女子容華絶世皆可笄年衣布衣俱以白巾幪首曰爲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於卯辰之間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畢徹器則引去莫測所之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長者美鬚髯（髯與髯同）朗眉目丹唇紫肥冠樺皮衣麻衣長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放曠人天靡所拘執嘗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燕樂長者就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衆驚其去有送入山者至龕而謝遣之即於是夕煙雲疑布嵓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哀唳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共往候之則已端坐示寂于龕中壽九十有五華嚴論四十卷決疑論四卷會釋二卷十門玄義排科釋略及緣生解迷十明論各一卷十玄六相普賢行願華嚴緣觀偈讚詩賦等里人聚於方山斫多蘭若大曆中沙門超廣始獲之遂行于世

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吉州安城人

也姓劉氏幼年出家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泥洹)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有沙彌希遷者見師師云子何方而來曰曹溪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恁麼則用去曹溪作什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問曹溪還識和尚不師曰汝今識吾不曰識又爭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他日又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乃竪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不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又令遷往南岳和尚(馬祖)處下書曰汝達書了速回吾與汝箇鈯斧子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重已靈不求諸聖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一問遷曰寧可永劫沉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回師問子返甚速書達不

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麽生遷舉前話了便云去時蒙和上許鈯斧子便請師垂下一足遷禮謝辭往石頭即石頭和上是也及是師既歸寂門人咸尊爲七祖焉

我七　四

時京都興唐寺禪師普寂卒舊唐史云寂生河東馬氏少時徧尋高僧學經律師事神秀凡六年秀奇之盡以道授之秀入京因薦與則天得度爲僧秀歿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行特下制令代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有旨移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爭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及卒凡京城士庶曾謁見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勑賜號大照禪師塋日河東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市肆幾廢

肅改天寶

九月太子詹事嚴挺之卒少有風操累登顯用皆著聲績天下引領望其爲相帝亦

知其賢欲遂相之晚爲李林甫所抑欝欝
不得逞至是預爲墓誌曰天寶元年擢之
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允從許養疾
歸閒無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三十五官每
承聖恩常忝奬擢不盡驅策駑蹇何階仰
答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上士所悲
其年九月寢疾于洛陽之私第以其月其
日塟于太照和上塔次之西禮也盡忠事
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事或布人謠陵谷可
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初挺之師事大照
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塟大照塔次示
不忘其德見舊唐史
肇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采常春藤光
因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曰弟子慕道斯
久願和上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
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啓決貧道猥山
傍水無所用心楊再拜師曰天使休禮貧
道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未
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曰若欲求佛即心
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

佛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庭光跪受回關具以山中所遇聞奏即敕庭光賫詔起師以是冬十二月到京安置白蓮亭明年正月上元日追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共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體甚小却會此理師曰汝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遠曰請禪師於相上說出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

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慚汗而退如遠者又七人往復論道師皆縱口詞辯傾注帝及四衆莫不稱善而罷

第三年南嶽懷讓禪師示寂元和中名儒張[撰]嚴正甫製其碑曰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岳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无和十年故大師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遷遷塔樹已拱懼絶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

託於廢文強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思曰自騰蘭演教于此土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我也]慧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七]康即爲郡人髫年俊發聰悟絶衆群言所[衆列]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斁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頓影形儀顯若[觀止水圓空喻]究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

而大既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線亟從剃落以荊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馬攝衣從之既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馬稽首咨之既授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寂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三馬躋其堂室者又十一馬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唯恐有聞能公異馬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馬而友暢異馬而胳合同受祕印因爲宗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揭来衡岳終爲是託舫若勝槩有觀音道場寂居斯宇因以爲號或微言折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荊吳雲趍影附風動川至靈山聖會古今一時至矣我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鍾陵贊爲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寓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

耿光以示来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

㊀立楊太真爲貴妃矣○道士吳筠是年詔見于大同殿帝問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下重之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知不得留辭還山下詔爲立道館後徙茅山由會稽剡中卒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文深詆釋氏議者譏其非月向時浙西觀察使陳少游大惡筠所爲因命法師神邕著論折之邕著翻迷論以訂其妄筠論遂廢給事中竇紹見邕論歎曰邕可謂塵外麈尼論中師子

㊁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之祠部者自此而始也

是歲不空三藏自西域還詔入內結壇爲帝灌頂賜號智藏國師時方士羅思遠者

以術得幸有旨今與不空驗優劣他日會于便殿思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不空就取如意按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竟力不能舉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耳即舉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不空凡祈禱必張綉座手持木神誦呪擲之神自立于座四衆環視必見其神目吻瞬動所禱雖造化之功可奪朝野奉之如佛世尊示滅一千七百年矣

袁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玄素卒左補闕李華製碑其畧曰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泣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象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暴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椅桐髹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及發隱聳原風雨如掃慈

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門人法鏡法海親奉微言繕崇龕座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翰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劉日正故廣東都督梁昇故潤州刺史徐嶠章昭理故給事中韓延賞故御史中丞李丹道流人望莫臧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漬注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聾唯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爲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寂寂大極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刼壞智

月常圓
登西蕃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禳兵敗之空誦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冑而至帝親見之問曰神謂誰空曰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涼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卷甲而去帝悅詔天下軍壘皆立毘沙門天王祠

左溪玄朗法師卒朗知意中得度就會稽叩宗法師商畧律部依荅禪師研究心法行頭陀教初南岳惠文禪師悟法華宗旨以授惠思禪師思授天台智顗顗授章安灌頂頂授縉雲智威威授東陽惠威朗奉事東陽盡傳其道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岩穴凡三十年宴坐左溪因以爲號每曰泉石可以洗腎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親近彌勒心不離定口不嘗藥或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溫如滑甘之飽或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荅曰本無苦樂妄

習焉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来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夫寥廓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戒焉心本爾等師之言訖而逝春秋八十有二弟子神邕玄淨法燈消辯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教補闕李華誌其碑陰畧曰禪師誨人匪勘講不待衆一欝多羅四十餘載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不重味居必偏廈非披閱聖教不空然一燭非瞻禮尊儀不虛行一步其微細修心皆循律法之制是以遠方沙門隣境耆宿擁室填門若冬暘夏陰不召而自至也其後翰林梁肅深得台教之旨趣嘗著天台法門議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

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
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
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得
互爲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
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
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
一貫既而去聖茲遠其風東矣說法者桎
梏於文字莫之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
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慧解
之道流以亡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
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
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
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
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休相贊龍
樹之遺論從南嶽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
觀成一事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
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
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
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

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来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爲如来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徵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北京普寧寺藏）

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嗜禪闕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且（我七　十三）

不逆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燋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録之以繫于篇

是歲魯山令元德秀卒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販（刻本作負鹽）其母至京師母亡廬墓側刺血寫佛經數

千言絶筆感異香芬[illegible]日而息食不鹽酪籍無茵席調南和尉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絶嗣荅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涌流能食乃止家苦貧求爲魯山令歲滿筍餘一繼駕牸車還愛陸渾佳山不乃定居家無僕妾歲饑或日一糜嗜酒陶然鼓琴以自娛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唯枕屨簞瓢而已族弟元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恥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綉未嘗求足荀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飡吾衰之以誡荒嫚貪佚綺紈粱肉之徒耳

論曰凡諸史雜傳俱未有卓行篇唐史

特設此題載元魯山數人而已觀魯山行已之操及其弟元結所稱儼然一高僧耳寘唐史數千人中遂嶄然傑出顧不美哉舊史稱其居母喪刺血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彌日而息而新史削之夫魯山居喪所為出乎至誠宋景文何嫌而削之若謂惡求福於佛佛固未嘗邀魯山魯山自為之而不疑何佛之嫌若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應毀則乳亦婦人之事非男子有也魯山尚能出乳以食兄之子獨不當以血為母寫經何也景文深存名教然君子百行殊塗同歸奚必斬斬然以儒釋歎哉

案〇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十一月反其十五萬發范陽陷東都

我七

肅宗亨改至德元載

玄宗第三子祿山反玄宗幸蜀猶稱太子於鳳翔即位李泌為相郭子儀李光弼為平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帝年五十二崩葬建陵在位七年

五月遣賊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幸蜀或謂車駕入蜀之初有守一與祿山偕反者其

人曾爲閽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忽見之不勝大怒命侍臣以劒斬像首其人時在陝西不覺其首無故忽墮于地及是駕至成都渡萬里橋悟一行金盒當歸之識於是洗然忘憂云

秋七月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爲肅宗旬日諸鎮節度兵至者數十萬乃以房琯爲相兼元帥討賊未幾爲祿山所敗于時寇難方劇或言宜憑福祐帝納之引沙門百餘人行宮結道場朝夕誦唄帝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牒如來名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名無漏者常誦此佛頃有神異帝益訝之有旨追見無漏固辭不赴尋敕節度郭子儀諭旨無漏乃來見于行在帝悅曰真夢中所見僧也既而三藏不空亦見于行宮帝併留之託以祈禳

丁酉正月安祿山子慶緒使李猪兒弒祿山而自立九月副元帥郭子儀破安慶緒復京師十月帝至自靈武十二月太上皇至自

西蜀○未幾於內禁立道場講誦讚唄甚嚴宰相張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字善風俗未聞區區佛事能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擾聖慮帝不納尋敕五嶽各建寺廟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帶者度爲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道納錢請牒自此始）（歲）納自此而始改乾元復稱年○史思明殺安慶緒復反

是歲新羅僧無漏示寂于右閤門合掌凌空而立足去地天所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谷有詔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下院輿舉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是）歲遣使詣韶州曹溪迎六祖能大師衣鉢入內供養詔南陽惠忠禪師赴關忠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黨子谷中凡四十年足不下山門嘗示衆曰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

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虫夫為人師若
波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
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及定
赴詔初安置千福寺一日帝問如何是十
身調御忠起身而立曰會麽帝曰不會忠
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如何
是無諍三昧荅曰擅越踡毘盧頂上行帝
曰此意如何忠曰陛下莫認自己清淨法
身帝益不曉於是齋沐別致十問其一曰
見性已後用布施作福否忠對無相而施
合見性二曰日久作何行業合得此道忠
荅無功而修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何
道理修行抵擬忠對無功而修了業本空
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作麽生得清涼自
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
起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湛然煩惱回歸
妙用六曰見性已去用持戒念佛求淨土
否忠對性即是佛性即是淨土七曰捨此
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舍無生自在生為
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

忠以不取相爲對九曰作麽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爲真得前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爲對耳帝由是疑心

玄宵三月己丑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冬十月昇州刺史頲真卿撰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曰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輦勞謙勵精爲理椎誠而萬邦胥悅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洽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忘霄契卅大食循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

（北七　十六）

（處交）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尨闕（闕地）五年推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跧伏行就沸鳥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

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隨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歲次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劒南黔中荊南嶺南浙西諸道迄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帝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鳥獸魚鱉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恩纔致衡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

我皇　　光

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籞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溪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

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甲維容聖明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碑銘不錄

麼改上元

辛丑尚書左丞王維卒維字摩詰臨終無病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之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非由學致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與弟縉皆萬志奉佛食不葷血衣不文

沂音縉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間賦詩相酬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喪表請以輞川第施為佛祠

晝改寶應四月庚戌楚州龍興寺尼真如恍

恍音如若有人接之升天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謂真如曰中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甲于楚州刺史崔侁奉表獻于朝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闊二寸黃玉也有文云辟兵後二曰玉雞

毛文悉備自然白玉也三曰穀璧徑六寸粟粒自然白玉也四曰西王母環二枚徑七寸白玉也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大如巨棗八曰神達旨如意珠形如卵光如月長二寸九曰玉玦如環四分十缺其一朝霸琅玕珠二枚十一曰玉印有文如底以即物則庶形著焉

十二曰雷公斧長六寸形如箭屈其末色如金又如銀長二寸闊二寸十三曰其名帝覽之大悅以置日中則白氣屬天名之曰定國寶帝以獻自楚州即皇太子始封之國又聞中原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遂詔皇太子攝政事大赦天下五月太上皇崩年七十有八帝自春至夏多不豫及太上皇崩哀感號慟致疾相踵十四月而崩年五十四皇太子即位是爲代宗

佛祖通載通載卷第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我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代宗豫改年廣德（肅宗長子玄皇諸孫百余人代居長為嫡孫即位後用元載為相而黜李沙及誅元載後用楊綰年五十三崩紫宸內殿葬元陵在位十七年）

乙巳改年永泰○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率百僚拜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仁王經輦送西明諸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寇平○帝夢六祖惠能大師請衣鉢歸于曹溪翌日遣中使送還是時寇難屢逼帝寢以為憂宰相王縉曰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流踣力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敵而踣群策戎來寇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帝由是篤意佛道修祠祀詔天下官司無簽辱僧尼禁中講誦仁王護國經詔命不空三藏重譯舊本帝親為之序官不空特進鴻臚卿是年詔法師良賁於大明宮之桃園造新仁王經疏成賁以表進呈略曰洗心滌慮

扣寂求音發明啓自天宮加被仰憑佛力
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群玉於荆山
約百川於滇海火生於木並兩曜而俱明
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
法者經也廣度群有同於大通足菩提心
翌如陛下意帝覽之稱善改大曆元年
道義禪師是年建金閣寺勅十節使助之
以二稅七月始作盂蘭盆會于禁中設高
祖太宗已下七聖位備鑾輦建巨旛各以
帝號標其上自太廟迎入內道場鐃吹鼓
舞旌幢燭天是日立仗百僚於光順門迎
拜導從自是歲以爲常癸未太廟二宮生
靈芝帝賦詩美之百僚皆屬和
丁未〇大教東被七百年矣
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
戊申
二
詣白崖山請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曰弟子
聞令和上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未
審此三句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無
念名定無妄名慧然一心不生則具戒定
惠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否

無住曰從女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又問師還以三句接人否對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清水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

（楞嚴經）時庭樹鵲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鵲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鵲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顧四衆曰正法難聞各宜諦聽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復如之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喜躍稱善又問弟子頃著起信論（杜相法起信論）疏二卷得名解佛法否曰夫造疏皆用心思量分別但可著成傳益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

從理確論合心地法門實不思議然何由得不生不滅契解脫去荅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公曰何謂識心見性荅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不見本性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痴不来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舍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鴻漸由是棲心禪悅嘗有詩云長

（桂相依沙門矣）額追禪理安舷揖化源晚以疾辭宰相釋位三日而薨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黎剃鬚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論曰無住說法簡當明妙雅合首楞嚴所謂聞無生滅之旨宜乎聞者悟悅而信解也鴻漸靈武策立功臣家世奉佛其臨終剃髮黔服僧衣遂與宋朝王文正公旦肖馬雖文正公巨德元勳完名高節卓冠名臣之表非鴻漸所能彷彿然慕牟付囑諸子及其友楊文公大年丁寧曲折文公談

苑著之甚詳茲可想見知佛之深而見道之明也嗚呼吾宗直指當人見聞覺知一段大事本爾現成柰何人自棄昧往往終身役役爲他間事長無明者天下碌碌皆是若二公能自回頭存心後世打徹大事夫豈易得也哉

帝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年奉詔入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詵禪師至是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爲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禮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栖身佛境心體真如

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縁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顯因以手捧咽面

我人　五

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墓尾蟠北墓宛轉凌虛鱗鬣耀日須臾變百千數蜿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像也初爲衆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爲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云

是年帝召國師惠忠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曰此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字善算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是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對忠曰識地否曰識忠指殿上地問

曰此是何地荅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曰識字否曰識忠於地上畫一畫曰此甚字山人曰是一字忠曰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又問能算否曰能忠曰三七是多少山人曰國師玩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

忠曰卻是山人算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荅曰弟子縱有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師卻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悕北奚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此憍漢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爲寶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是歲詔徑山道欽禪師至闕下帝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我八

悅謂忠國師曰朕欲賜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遂賜號國一禪師後辭歸本山馬祖大師令門人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只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又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卻向汝說至貞元八年示寂賜謚大覺禪師

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爲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錫常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牀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有古樹群鵲巢其上師謂巢曰此地建堂汝可速去言訖群鵲遷巢他樹及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妄直心眞實菩提道場至是

禪宗布薩將終石室前掛錫樹掛衣藤無故枯死師集衆布薩訖淨髮浴身是夕有瑞雲覆其院空中復有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俄頃風雨暴作震折林木有白虹貫于岩壑

唐咸云西域大耳三藏至京師自云得佛心慧眼帝令入光宅寺請國師惠忠試驗忠問

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忠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麽處三藏云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猢孫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麽處三藏曰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忠第三問語亦如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忠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麽處三藏無對

論曰四祖下馹大師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此黃蘗運公語也以黃蘗大機大用逸格手段作如是說則其然矣異時學人相似語言以爲禪之者凡貶剥諸方往往猶不止於此嗚呼世謂學不躐等矧吾宗單傳心印用以了生死者其可以躐等乎觀牛頭諸祖道盛一時於死生之際感驗昭著有生而百鳥啣花虎狼給侍者有滅而鳥獸哀鳴逾月乃止者有異香經旬而歇者有山林變白溪澗絶流者有空中神旛從西而來遶山數匝者有所居舊院林木變白七日而復者及是忠禪師所感皆不思議事出於造化之表自非神德

妙行蔽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不慚者曷以臻此邪如大耳三藏分證小果得五神通及見國師初二度國師以有所緣心則灼見其處及第三度國師入甚深祕密大寂定門大耳於是茫然不知然則證果有

我人　八

階級大道有淺深端不誣矣或謂巫咸相（祖為）壺子堪擬國師者自性圓通與夫區區術數烏可同年而語哉

是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誡門人曰普賢行願出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執筆授所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表辭帝詔遣內使賜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歎曰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汙封爵乃以先師金剛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祥安卧而寂閣維頂骨不壞中舍舍利光彩奪目御使嚴郢撰紀德碑太常徐浩書之于石其辭曰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
（迄許吉）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中
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
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
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

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
藏大曆五年夏六月癸未滅度于京師大
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
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茶毘日詔遣中謁
者齋祝文祀祭申如在之故辭詞深切加
薦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
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上性聰朗博
觀前佛法藏要旨綱門燭立邈蕩蕩其無
雙稽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
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竺且
猶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
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
佛前受瑜伽敘上乘義後數百年傳於龍
猛菩薩龍猛又數百年傳於龍智阿闍黎
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智東來傳於

和上和上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
（揭岳記）阿闍黎揚搉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
遮那如来至於和上凡六葉矣每齋戒留
中道迎善氣登禮皆荅福應較然温樹不
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
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
鼓鬣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
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精舍
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
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
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
有傾歌懈倦之色過人絶遠乃如是者後
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
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
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絶本

行託予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儀眇
漢壇宇清愴綦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嗚
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
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
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

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寐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辨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刹

石鳥碣傳之大都

荄越州律師曇一卒補闍梨肅製其碑曰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製

練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勅度習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以軌儀翕然已爲人望

我　土

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毘尼之學又依崇聖寺壇子法師學俱合唯識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覩奥出類拔萃期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

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賾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總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元辰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兖國公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道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鑑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同異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澗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寐寤空山哀哉銘曰越水湯湯崇山田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窋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是歲淮南節度使楊州牧御史大夫張延賞狀舒州三祖行實請謚于朝夏四月天子賜謚曰鏡智禪師刺史獨孤及製賜謚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粲不知何許人出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摳衣鄴中

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屬下拯昏疑大雲垂廕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来不来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影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其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明徵故事其茶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

隋内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房公琯繼論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根本墜于地也顧申無邊衆生之孤擯以紆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六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興廢繼絶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寤以大德僧七人掃洒供養天書錫命輝煥崖谷衆慶鼓舞躍謂大乘中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宗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

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
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寖廣真如
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荄枝葉悉沐我
雨然後空王之密蔵二祖之微言始行於
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深
者知有爲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
如燈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
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傳弘忍忍傳惠
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陞
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
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
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俻盛於
戲徵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迷焉庸詎
知禪師之下生不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
救濁却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
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
徒可得而祖焉夫以聖賢所振爲不鐸其
撥一也諸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
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
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

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於外染爲妄識如浪斯皷與風動息滅駭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閒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如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涸法滅獨與道全童蒙来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爲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届皇明昭貢億兆漠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李魯郡公頲眞卿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曰如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来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

竺五葉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開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頴頴傳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省亮傳雲一道岸超惠（宋元明本澄作證）證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於壺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也蓋漢孺子之後年二十二尋師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肄于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沖特中）滌法銳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闔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游京師充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曰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

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搆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絶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

我八　十六

作者三年真卿添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内史謝靈運翻涅槃經古墓基爲儼然軒陛摧圮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顧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鳥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涼善弘羅浮圓覺佛跡本喻餘杭惠達洎常州海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毘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伴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徹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歲選龍興藏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

於是遠近駭奔道塲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廷皐脫俗歸真其法名曰壞網爲稱首焉又欽此年已来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聞幅員千里像法於變皆欽化道之力焉

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辯深嗟漢而讚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塲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晃等於普通道塲東置律藏院納立戒壇以行欽公之来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贊興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剎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熏神足無極半月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出寅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刀梯與沙門角法有旨兩街選僧剋日校勝負沙門崇惠者不知何許人常誦首楞嚴呪表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刀梯而上命惠登之惠躡刃而昇往復無傷惠承勝命聚薪于庭舉烈焰惠入火聚呼史華令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號護國三藏後不知終沙門圓澤者寓東都惠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惠林即源舊宅都惠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惠林即源舊宅第也父惊守東都爲祿山所害源以故不仕常居寺中與澤談噱終日偶相率游峩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以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爲久絶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自荆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令速生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具浴至慕而澤亡

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軒渠而笑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迈寺中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惠林至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孝絕心禄仕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

我人　十九

卜國師惠忠將終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麽生忠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護身符子作麽乃入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麽帝曰

不會忠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寂門弟子奉全身於黨子谷建塔賜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陛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琉璃殿上無知識代宗嘗在便殿指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恩亦解此子佛法朝恩即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忠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麽朝恩曰姓魚忠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

法忠謂帝曰幾帕殺此奴
己十二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牀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素奉佛不茹葷晚節尤謹妻死以第爲佛祠初帝未知重佛每從容

戊八　二十

問縉所以然縉必開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宮中祀佛梵唄齋熏無少懈群臣承風旨言死生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議者以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癸卒〇米斗三文〇猫鼠同乳

己亥三月上崩太子即位

十四年天柱山崇惠禪師示寂師彭州人得法於牛頭威禪師後居天柱寺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其甲不會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太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雖破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時便

不中也問宗門中請師舉唱答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西来意曰白猿抱子歸青嶂蜂蝶啣花緑藥間及是遷化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代宗長子詔天下勿上祭德宗适改年建中祥瑞放馴象出宮女用

（始定二稅）盧杞為相致朱泚之亂幸奉天壽六十四崩葬崇陵在位二十五年○立誦為皇太子○始定秋夏二稅

我一三二

沙門惠超於五臺乾明寺録出大廣智三藏不空所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其序文曰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正月一日於薦福寺道場内金剛三藏與僧惠超授大乘瑜伽金剛五頂五智尊千臂千手千鉢千佛（十臂天殊）釋迦曼殊室利菩薩祕密菩提三摩地法遂於其後受是法已不空三藏奉事經于八載至開元二十八載歲次庚辰四月十五聞奏開元聖上皇於薦福御道場内至五月五日奉詔譯經卯時焚燒香火起首翻譯三藏演梵本惠超筆授大乘瑜伽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法教十二月十五日

纔訖天寶元年二月十九日三藏將此梵本及五天竺阿闍黎書並付與梵僧目乂難陀婆伽令送此經梵本并書將與五印土南天竺國師子國本師寶覺阿闍黎經今不回後於大曆九年十月再至大興善寺大師大廣智三藏和上邊復伸咨決大教瑜伽心地祕密法門復將千鉢曼殊經本至建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五臺山乾元菩提寺遂將舊飜唐言梵音經本於寺校證至五月五日惠超重與抄寫出一切

如來大教王經瑜伽祕密金剛三摩地三密聖教法門述經祕義諸佛出世應物隨意志求者智鏡玄通念之者無憂不入根緣感赴必籍此經登菩提山除去邪執契傳二密得究瑜伽要祕法門窮理微妙身

我八　三三

口意業用智修持戒定慧學顯現通達證如來地以信爲首乘般若舟速超彼岸今述曼殊之德靈迹殑伽聖覺無方神力潛運以多塵劫悲願不住菩提一主無二尊現爲菩薩自茲金色世界來其忍土清凉

之山道引羣品而即現燈現雲及萬菩薩信生奇特現光現相人皆發明正智爲利益三世蒼生有趣悉證菩提也

戊〇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官借其餘以供軍

癸〇祝聞架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我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改興元○是年壽州毛罕妻生子毛債猪頭象耳驟足魚腮人身鐵杖自鞭金田掃地償盜常住錢債也南嶽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宰相李泌乾元中辭入衡嶽瓚隱居上封泌往謁之瓚誦經其聲先悲悽而後悅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瓚唾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色不爲動瓚久之見泌立候不懈乃曰飯未泌曰未也瓚撥火出芋食與語久之辭去瓚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泌感事爲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頤疑坐畧不以介意使者難其淳正不之迫回奏其事帝洽美之數四不已瓚著歌一篇其辭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旦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

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逢飯但知嗚世間多事人相趂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生褲多言復多語由來轉相悞若欲度衆生無過自度莫謗天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真合箇

[illegible]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捱將功用功展轉昏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絶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真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抒

戊九

二

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鈎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奉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宋）荊溪湛然禪師臨終告其徒曰大道無方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藪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而已爾其志之言訖而化翰林梁肅題其碑陰曰聖人不興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付灌頂頂再世而至左溪朗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其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人而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受教者數十師嚴道尊遐邇歸仁自（缺）非命世亞聖曷以臻此改貞元（缺）二年翰林梁肅修天台止觀論成著止觀統例曰夫止觀何為也道萬化之理而復（缺）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馭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

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絶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順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闚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

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

我九　四

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聖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

舉一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違壽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未通道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弘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始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關其餘者非修之

要也乘者何也載物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

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揜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思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鷄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層氷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

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閡遼邈與凡境杳絶與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已乎

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穽有滕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滂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我九）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而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六）

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癸亥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須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其嗜欲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

（欸大）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穢校梏足（昧吳酬）也梵句為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

之迭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濁色之大凡浮踈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懞懂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憾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年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

震旦般若三藏新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成代宗皇帝親製叙文曰大朴既散有為遂作名利牽乎德巧智喪乎真愛惡攻乎性情因緣堅其染習內則百慮無節外則六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而忘返淪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越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故能開導群迷濟拔流品六波羅蜜經者衆法之津梁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如來為菩薩說歷劫曠遠真偽寂寥文殊師利於耆闍會中與彌勒菩薩語及其事成一切種智會無量義因唯佛能知唯佛能說教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如來為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處代而

常离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力開攝護之門因其六塵示之六度導於法分全證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真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善問大音讚言天垂寶花雲集仙盖甘露流波光明燭幽使

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慧恒沙億衆能通般若之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而道自導也夫誠已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為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致密化育之功也夫春風吹發萬類咸滋旭日升晝群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同神明幽贊之情孰云區別殊途一致其理固然朕虔奉丕圖保乂烝庶思建皇極以升大猷遐想靈蹤期於叶契舍城妙說久祕梵文徒懷滿瓶未啓遺夾微言不昧將或起予於是罄賓沙門般若受旨宣揚光宅沙門刹言為之翻譯時大德則資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寺圓照光宅寺道岸等法門領袖人中龍

象證明正義輝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衆尊之淵宇以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譯成上進凡一部十卷神龍翊衛如從金口之傳梵衆護持無異毫光之現朕齋心滌慮仰味宗源聞

我九

九

所未聞寔為希有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法海甚深波流不讓舉其梗槩昭悟將來

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貌豐偉牛行虎視引舌過準足有二輪文遇懷讓禪師密契心法始自建陽遷臨川次南康所至聚徒說法刱建禪林大曆中始居豫章開元寺嘗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達磨大師自南天竺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穢兩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

性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無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復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泌音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壑平坦顧謂其從曰吾朽質之日歸骨于此至是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馬祖 十

大珠惠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来曰越州大雲寺来祖曰来此擬須何事曰来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那箇是惠海自家寶

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禮謝畢服勞久之後以受業師年老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現癡訥撰頓悟入道要門一卷為好事竊出及馬祖見之即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本姓朱者遂共尋訪師由是道望顯著說法彼嶺海湧浩然無礙有頓悟門及廣語行于世

奉迎佛骨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戒大曆中江西主

戊九　士

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嘗示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躰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

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衆同契其辭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函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無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醎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理蓋合理應箭鋒往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固謹白衆玄人光陰莫虛度

贊曰（）張滂請稅茶得錢四十萬緡茶稅之始

也
孛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法師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罰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寂光依

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承睿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群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来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關獻朝宗之敬特面明詔再譯真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屬盛明奉詔譯場（藏本音義）承旨幽贊扑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物茂卿）喜含百川之味塵培華岳無增萬仞之高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剎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彩經也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

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紫郢山井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一卷又為南康王韋皐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云

元和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太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上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

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剎以相含流聲光而遞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太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等空之心華嚴教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恢廓宏遠包納冲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於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涉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心於無心即萬動而常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叩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

四心廣被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絶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為南方盡南矣益我為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于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黷聖聰退座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朕思從来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為甚倒群臣再拜稽首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八戒禮而師之

我九　十五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卒許堯佐製其碑曰大師熙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勲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其虛無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

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脩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堯言玉振微文氷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贊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祗受既而悉歸精舍須于衆僧大師率同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嘗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於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故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効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峰望彭蠡臨瀑布乃翔凌雲精舍為經行之地旁引泉實以滌塵迷近躡松壑以永清凉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年乃至大林精廬淬法刃然慧炬俾夫恂恂圖繞者割其縛

道其迷洗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飛壇院以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趙公憬故御史大夫盧公群今吏部侍郎楊公於陵為忝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粲等十餘人傳其教焉高僧傳誌熙怡異迹尤多而堯佐之文美雅故錄其文而不載其傳

我九　十六

庚辰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岩遇高僧異之因為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成山嶽洩為川瀆紛然則庇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来拾悟異自藤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臆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及問其住年但以手指松桂曰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兎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晷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頹去留之沿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句

非岩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雲烟雜乎履舄嵐靄生於襟袖群形浩擾併入眸子每烟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

我九　十七

鶩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絕慚顏於厚面遠喧卑於朘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生宜春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筆遂以其姓易其岩名焉南嶽雲峯律師法證示寂師族鄒氏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用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儀莫不震動悼懼如聽搪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忻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凡

度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七河東柳子厚銘其塔復為之碑曰乾元元年其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幻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諡凡涖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来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来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来求道者吾師示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俾聖言必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知未始来沒而知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

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夫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溪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邈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於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闕不言遺烈厥徒蒸蒸惟大教是膺惟憲言是懲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幸〇雪下一丈〇丹霞出家年六十四矣

榮隱士陸羽卒羽字鴻漸初為沙門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以為儀乃以陸為姓氏名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逃去為優人天寶中太

我九　十九

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貌侻陋口吃而辯上元中隱苕溪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桑苧翁闔門著書名拜太子文學不就嗜茶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

突間祀之為茶神初開元中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氷敲其精瑩者煮茗共客飲之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茶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復有常伯熊者因盧仝茶詩深信飲茶之益乃取羽之論復廣著茶功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而前季卿為再舉杯時又有舉羽者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

鎮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入朝驅馬市茶焉

是歲東都聖善寺大師凝公卒翰林白居易作八漸偈吊之其序曰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教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由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我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

既而升于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僧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
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　惟真
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
妄有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即不

我九　干

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
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
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走珠慧　明　定
慧相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
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
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
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二相非
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
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師曰去師上堂示
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絶玄機纖塵
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
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徹

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

德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劒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道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絶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珎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

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謚凝
寂大師真際之塔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濬上人歸淮南
序曰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
衆德歸於空無其數演教戒於中國者離
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
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
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
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
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
受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
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道揚本
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
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
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
錫東顧振衣晨往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
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游始榮其
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贶之
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
專於律行怕久彌固其儀形後學者歟誨

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覩于高堂視遠如通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猶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四生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帶率嶽般舟和上卒柳子厚作第二碑其詞曰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

日悟和上盡得師之道以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上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毘尼為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觀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

義九　二十三

事度比丘衆歲凡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活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逵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一十而志不

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剏岩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敵力不訢而薦貨凡南方人顓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上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廣一性恒如舜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

明陳辭俾刋之茲碑銘曰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毘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彰於一言聲聞熙熙遐邇来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奥妙

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祈祈功庸
以敢如水期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
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
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
斯竹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架孔碩以延
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
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寐縱而不傲在捨
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
嘉則容貌往矣孰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
茲石

我九
二十四

昌順宗誦改永貞德宗長子好浮圖教禮清涼為國師性寬仁愛尤善文辣壽四十六崩咸寧殷葬豐陵在位一年

是歲九月太尉中書令韋皐薨皐初生厥父飯僧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咒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它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恍然不見其後皐游官出處節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有一年封南康群王有德在民四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氏法嘉州石像初成皐為之記略曰頭圓

千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美其簡而雅又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舍利門故事閣維之得舍利皐為之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离火或稟其蒼精皆應

我九　三五

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華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献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珎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特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無念為真際緣生不荅以為緣起也真

上聲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嚮發和雅音

穆如笙篁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
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美嗚呼生有長
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懌七日
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而告曰將西
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
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
震不作翛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
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
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
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榮然在
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
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
觀嘗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泣
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
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徵古之所
以通聖賢階至化者久矣媧虺軀以嗣帝中
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
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故可默已
是用不愧直書于辭是歲八月順宗遜于
位皇太子立是為憲宗初順宗嘗在東宮

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来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荅曰佛從無為来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来為衆生来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

智者菩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滿復荅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

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又嘗問心要於清凉國師國師荅之其畧曰至

戊戌

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宛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

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性靜鑑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佛祖歷代通載第十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我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憲宗純皇帝元和順宗長子以壯實厥猷為招討使白居易陳自中官為統師者天下安寧咸謂中興之主北方天帝降夢令興佛法帝不承命受

我十一

服丹藥致性燬急後為中官陳弘志弒之壽四十三歲葬于景陵時有名賢柳子厚韓退之元微之劉禹錫白居易等立位十五年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翺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上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還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柰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

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是道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帝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惠覺禪師見性之塔時興縣寒岩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爲人癯野好冠樺皮冠著木屐裘衲繿縷狀若風狂笑歌自若其所居近天台國清寺寺僧豐干者亦非常人也每自薪水力於杵臼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爲方外友先是豐干行赤城道中聞兒啼草莱間視之見孩童十餘歲問其出處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寺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因名拾得既長

頭陀苦行精敏絶倫甚爲豐干寒山所器與之偕遊三人者相得懽甚寺僧皆訝之然中心疑而莫之省也拾得日常滌器與有殘臛（臛所派）著以筒留餌寒山二子皆能詩或時戲村保寓事感懷輒有詩以見意或書石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絶塵雖古名流未能髣髴也自述云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在魯蒙白幘旦愛衆緑巾道有巢許操耻爲堯舜臣獼猴羣帽子非學辟風塵又曰欲得安居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喃喃誦黄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又曰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迷延倚岩生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以見世間人靈床施酒果又曰玉堂掛珠簾中

我十　三

有嬋娟子顔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露合西舍秋風起更足三十年還如甘蔗滓其句語若此者甚夥拾得嘗掌供獻至食時對佛而食又於橋陳如像前訶斥之曰小根敗種何爲者耶寺僧深怪之不

使直供又伽藍神粥飯多爲烏鳶所殘拾得杖擊神而嫗罵曰汝食猶不能護焉能護伽藍乎神徧夢寺僧曰拾得鞭我至旦互以語及一一皆同志是衆駭之豐干出雲遊貞元末閭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我病頭風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閭丘聞而見之干命水噀漱之須臾吐痰數升頓除因是大喜甚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者不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拾得師利普賢示迹二子混于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宜後也閭丘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茆宇蕭條庸伏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後厨閭丘禮謁二大士起走曰饒舌彌陀汝不識禮我何爲遽返寒岩次日閭丘令遺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賊遂隱入岩石拾得亦潛去後不知終丁亥荆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依稀不可辨）碑其略云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

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貽盛于此師患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麽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真曰幽閒曰文貫貞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天王道悟禪師入寂唐正議大夫户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云道悟渚宫人姓崔氏于王之後胤也年十五春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爲漸次不假修持

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荊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觀玆發怒令

我十　五

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遍衢火發內外洪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論曰

寂音尊者曰荊州天王寺道悟禪師如傳燈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抗州竹林寺受具首謁經山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曆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

乃膽宗撰泳卿文測曰五頭及元和觀丁亥四月示疾壽六十三日歸寂然入玄
三造十石頭遠觀額禪師所集
人沙門泳卿文測曰五頭及元和觀丁亥四月示疾壽六十三日歸寂然入玄
寺姓潘氏幾千道悟言其嗣馬祖引唐道玄悟素所契者
律德乃入得禮塔墨長尸羅翁律子玉師出後略曰師号立悟素所契者
悟乃入得禮塔墨長尸羅翁律子玉師出後略曰師号立悟素所契者
南還舊謁安親謁忠石頭扣家亂也師二十年三十五諸嵩於山長
他應真莫離舊廢故後大師還渚宮於元言和下祝三曰

年戊戌四月初三日歸寂然入玄
十二所載有傳法一人崇信佳澄州龍法
十年素潭南出讓下馬祖之道悟名聞人崇信佳澄州龍法
道夢濟悟宗孫數人列于後有師碑道悟名聞人崇信佳澄州龍法
源堂二其趣狀注曰兼稟幾一徑笑山今人首峯答登張諤相國道覺僧
集重宗競可出林安以曰雲江陵門臨
傳校五者景德間錄○
燈錄家三宗十泳卷序自云曹溪下間吳列為

南泳一曰南嶽讓出馬大師一曰青
原思出石頭遷自讓出馬大師一曰青
馬思出石頭遷自讓出馬大師一曰青
海大師出黃檗運大四員祐善知識下又分五百大
海故號八十臨運大四員祐善知識下又分五百大
龍潭信得臨運大四員祐善知識下又分五百大
出雲門信得臨運大四員祐善知識下又分五百大
巖出天皇悟道禪師
我十六
得幽間得文實三世便絕唯藥山得
雲巖洞岩嚴得洞山价世便絕唯藥山得
曹頭陵城西天王寺道悟門有法兩眼兩人一宗歸十崔
石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門有法兩眼兩人一宗歸十崔
子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門有法兩眼兩人一宗歸十崔
三千日化之後正嗣馬祖玄和尚素十渚宮二年塔銘四月也
王言其化之後正嗣馬祖玄和尚素十渚宮二年塔銘四月也
陵言其化之後正嗣馬祖玄和尚素十渚宮二年塔銘四月也
城曰宗下誤今傳燈錄大馬祖寺同却時妝僧道門有法兩眼兩人一宗歸十崔
西誤今傳燈錄大馬祖寺同却時妝僧道門有法兩眼兩人一宗歸十崔
天矣傳燈錄大馬祖寺同却時妝僧道門有法兩眼兩人一宗歸十崔
王馬祖寺同却時妝僧道門有法兩眼兩人一宗歸十崔
故悟者後言還州渚宮東陽一人曰也江姓張氏東天皇石頭
悟者後言還州渚宮東陽一人曰也江姓張氏東天皇石頭
悟者後言還州渚宮東陽一人曰也江姓張氏東天皇石頭
悟者後言還州渚宮東陽一人曰也江姓張氏東天皇石頭

和二年丁亥化叶律郎符載撰塔銘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拾而非一親往計尋不過宛轉傳訛至今天下出一門中士立宗者不能枚舉其間居位張公及呂夏卿加以傳燈誤可知也自景德已來列刹擬議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佛祖不敢輕改故有差誤寔音義居士天皇道悟或有兩人無書撰述恐自後達觀頴禪師慶得唐符載所作天皇王道悟塔記又以石頭下示諸方玄素所作天皇道悟塔記實出石頭下因茲兩記互有疑之云道悟似

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戎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帝曰誠如公言德與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文章雅正贍縛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為銘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

德與嘗著草衣禪師宴坐記曰信州南嶽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杳(他)不(不)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二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踰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寐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罔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閾皆獲趣入若非斡玄機於無際

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縻幾殫蕩而不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

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子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子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楞嚴妙旨見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它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代宗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者一切衆生之身心本體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見見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

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忘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事理融攝周遍凝寂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勑有司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清凉國師

我平　九

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前炷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山翁野貌躶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爾来何為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也翁牽牛歸著躡迹隨之俄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皆金壁所成翁踞床指綉墩命著坐童子俄進玻瓈盞貯物如酥酪揖與對飲著納其味頓覺心神卓朗翁曰近自何来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

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緒及莫著欲留翁不許著戀戀不即去翁投杖起叱童子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未遠問童子適何寺童子曰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莫著去）

再見即稽首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為別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珠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往往頻與文殊會語云師嘉禾語溪朱氏子七歲依本邑常樂寺今崇福寺

帝有詔移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入居上寺玄徒輻湊惲示衆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它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境所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

我十　十

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怪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迴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無虧實相（號栢岩姓謝晉亂避地服端禪褊德興作記余如傳燈錄）

宝傳居士龐蘊字道玄衡陽人世業儒真元初謁石頭和尚玄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目見吾以来日用事作麽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頌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麽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大悟自爾玄機妙句竦動諸方與丹霞最友善一日訪百靈和尚路次相遇靈問昔日石頭得意句還曾舉向人麽士云曾舉来靈云舉向何誰来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讃歎居士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靈一去更不回首又訪則川和尚川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士云猶得何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慢士云阿師老耄不曾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云龐公鮮健差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

只是反箇饌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而已因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洎荅公話士云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云莫怪適来容易借問川不顧士云這無禮儀漢待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又訪松山和尚喫茶次士舉起索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麽道不得山云只為人人有分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因什麽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然山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山云誰士云龐公山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之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士聞之乃令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来舉索子時又訪齊峯和尚峯云俗人頻来僧舍討什麽士回顧兩邊云誰恁麽道誰恁麽道齊峯乃咄之士云郤在這裏峯云莫是當陽道底士云背後底聾峯回首云看看士云草賊大敗峯無語又訪石林和尚林豎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

士奪卻拂子乃竪起拳林云正是丹霞機士云與我不落看林云丹霞患啞龐公患聾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士云便請林云元来惜言句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林乃掩耳士

載卒　十二

云作家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靈照取菜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漉籬售之以供朝夕居士将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報

靈照遽報曰日中矣而有餘也居士出觀日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居士更延七日襄州牧于公柱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居士顧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袁永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嶽彌陀和尚碑其詞曰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

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菇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商此自幽都来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熱）巇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為僕役而燁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戸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消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施與饑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荆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教肖焉乃從而學傳之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為通始末

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人無迹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庇草木蔽穹窿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趍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

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為之記曰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来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國上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来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生彼國然後

十四

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

史李承旺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西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廡隅毀頹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餘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於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法師智誓者悟解絶倫多所撰著然寡徒侶因棄講居衡嶽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為吾達解如此而不遇賞音偶一日

十五

有耆宿至借誓著述而閱之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蓋關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況初心者乎可辭食布施飛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誓遂如其教斂衣單易米炊之散郊外感

群烏大集搏飯而去誓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誓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果皆少年比立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參神秀禪師得肯結茅于壽州三峯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或時化現佛菩薩聲聞天仙等形或放異光或出聲響天幻百端師之徒衆常為驚怖皆莫能測如此凡十年方滅迹不見師告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緜是遠近聞之靡不欽服所謂見恠不恠其恠自敗云

○吳元濟反　詔官軍

是歲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有五師福州長樂人少歲離塵三學該鍊爲馬祖開化江西師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為角立焉及祖遷化師往新吳百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

作則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

我平　十六

相似名為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緣食接命補破禦寒兀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令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即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

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今受戒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無求為是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苦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礙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河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悽心裏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手脚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用不著為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變為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凡讀經看教皆須宛轉切就

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名道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部陀經只成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患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

切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來立先有福智載去如戝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主握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每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諸方目為百丈下堂句

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說法住持未有規度乃刱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既為

化主即慶於方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為尊也學衆無多少無高下並入僧堂依臘次安排詮長連牀施施（疑缺）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惰或上或下不拘常唯其閑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應立側聆主賓問酬激揚宗要齋粥二時隨衆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營衆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置喧撓之事即維那撿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由偏門而出以示恥辱焉其大要如此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

叅禪苑清規者備矣　十九

是年河東柳子厚製南嶽大明律師碑其詞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

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漏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刋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宦世家潭州為大族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泊(空下)侶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泊昱以通經教而與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来求以有得廣德三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毘尼藏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余支)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髦髮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浩浩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

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
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
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
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窺豹子厚復題其碑陰曰凡葵大浮圖無竅穴
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
窆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
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
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葵大浮
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
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
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葵大浮圖
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来游
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
故書之碑陰而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
沁漳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
憬丸永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
峘户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
縞冠素舄来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
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聲衆

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南海經畧馬總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于朝天子賜謚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撰賜謚碑其詞曰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諍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磨談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

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
来常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
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
以性善不假耘耨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
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
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鑑去世
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
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諡豐佐
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
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
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鉞來涖南海
屬國如林不殺不怒而人畏無噩名克光
于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
易石于宇下使来謁辭其辭曰達磨乾乾
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鑑是臨勞勤專默
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
在溪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
唯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
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鑑
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

有粹孔昭在帝中弓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觚不已

宋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嘗溪題曰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首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絶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須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典則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乃具石請予書其文

我十二十三

望臺山隱峯禪師自衡嶽之五臺道由淮右屬吳元濟阻兵蔡州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震

錫聲遍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歎異鬪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馬師姓鄧氏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既具戒參馬祖言下契旨一日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師曰請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師曰已進不退遂推車碾過祖脚損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就之祖乃置斧其後遍歷諸方所至輒有奇詭反之以神異顧恐成惑衆乃入甚山金剛窟前將示寂問於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皆見之還有立化者否衆賠物力曰有之師曰還有倒化者否衆曰未嘗有異事也師乃倒殖而化亭亭然其衣亦皆順體倒殖而化衆為舁尸荼毘屹然不動遠近瞻禮歎異奪骨壞體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附近而咄之曰老兄平日惱亂諸方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乃以手推之僨然而踣於是闍維收舍利塔于五臺云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皆俱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

李渤問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挪(今逾)揶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渤俛首而已又問一大藏教明得什麼邊事師舉拳示

我十　二十四

之云會麼渤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渤云請師指示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師嘗示衆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空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解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豈無方便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頂盖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趂下復一日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云如何是觀

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棒趂下大笑歸方丈師汝有賢者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戒十五

供奉吳元卿者敏悟絶人憲宗殊喜之日在昭陽宮見群芳數榮賞玩徘徊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元卿猛省志脫塵俗帝一日游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帝曰朕視卿若昆弟但富貴欲出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浹旬而容見瘦頽帝憫而詔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来元卿荷恩致謝尋得鄉報母患乞歸寧帝厚賜津遣元卿至家會韜光法師勉之謁鳥窠禪師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為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鳥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元卿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

寐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為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元卿曰理雖如此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韜光為勸請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能度之

鳥窠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安般三昧忽一日固辭遊方鳥窠曰汝將何往曰會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令往諸方學佛法去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云

我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藝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重巽法師自湘西赴其舡父中丞之請挪予厚贈之以序曰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詞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辭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則惠誠師荊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

師友命之令連師中丞公具舟來迎館
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
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
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
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唱洞庭之南竟南
海其土汪汪也求道之多半天下一唱而
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
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
赴中丞狀父召序
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
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鷙樂於格鬬罔聞
三寶之名不識為善儀則婦憐其愍乃之
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韵超然姿貌都雅
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為眷曰我無父
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

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領
事之男子衆爭求觀之婦授以普門品曰
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十
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
而配若等耶可更別誦因授以金剛般若

所約如故至旦通者攜十數婦更授以法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定配之至期獨馬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媒妁禮然後可以姻蓋生人之大節豈同猥巷不檢者乎馬氏如約具禮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以應接體中不佳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葬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黎姿貌古野仗錫來儀自謂向女子之親詰馬氏問其所由馬氏引至葬所隨觀者甚衆僧以錫擿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挑於錫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化汝宜思善因免墮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悲泣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也

藝三

是歲撫州景雲寺律師上弘卒江州司馬白居易製碑曰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慷緇如建冲契等凡二十輩與

白黒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贊錢十萬来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後来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来請始從之既而僧迈山衆迈聚落錢迈寺府翌日而文成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乾竺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圓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揜苗也佛雖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来十第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生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城南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拔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二十五歲立菩提頟從南岳大圓律師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曆中不

去父母之邦隸於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中離我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祐荊門法裔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游佛法囑王臣故與姜相國公

輔顏太師真卿洎本道廉訪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戒壇而攝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衆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一月己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崗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及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聞之如不及緜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佛滅度後薝蔔香襲醍醐味滅孰反是香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茲務中興

此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嚌依昔景雲来行道者隨入室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廬峰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辭書於塔碑

戊戌元和十三年禪師元浩卒浩弘台教輸林藝五梁爾嘗請撰涅槃經疏浩許之是夕感異夢喜以為瑞應即下筆自述所證其畧曰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其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頭晦同其光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群家歷觀諸行至與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本宗信以授人大明宗極厥旨厥幾有補於將来者實存乎妙用綜博群玄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奘議者以浩疏比王輔嗣易而與清凉華嚴疏抗衡焉

帝迎佛骨是年正月丁亥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

於京師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異釋部盛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旌幢鼓吹騰沓係路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梁武上表佛）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二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

藝　六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

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禪林去）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

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縱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畀詔反）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迭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而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人樂徇人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尚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莫更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

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以入宮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吊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

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

能及此頃火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已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於是感里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州刺史

卷二　八

己亥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到郡之初以表哀謝勸帝東封太山久而無報因祀神海上登靈山遇禪師大顛而問愈曰子之来官於南聞以其言之直也今子之貌欝然似有不懌何也對曰愈之用於朝而享祿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邪部侍郎竄逐八十里之海上揩越嶺海喪吾女挈及鱷至潮陽颶風鱷魚患禍不測毒霧瘴氛日夕攻作愈少多病髮白齒豁今復憂煎黜於無人之地其生詎可保乎愈之来也道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宣樂章告神明東巡太山奏功皇天儻其有意於此則庶幾召愈述作功德歌詩而薦之郊廟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萬萬一於速

陳公大猷辨問歸愈安能有憚乎大顛曰子直言於朝也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耶抑尚顧其身而強言之以徇名耶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言用則為君之榮言不用而已有放逐是其職耳何介介於胷中哉若尚顧其身而強言

藝　九

也則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苟患乎逐則盍勿言而已且吾聞之為人臣者不擇地而安不重勢而行今子遇逐而不憚趨時而求徇殆非人臣之善也且子之死生禍福豈不懸諸天乎子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彼廣陵其能福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饑饉姦臣負國而討之不暇粮餉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厲意在乎已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已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遇困而抑欝是不知義也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之遭黜也其

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而後昇入大內愈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下無佛是以年祚永久晉宋梁魏事佛彌謹而世莫不夭且亂愈恐主上之惑於此是以不顧其身而斥之大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矣且佛也者覆天人之大器也其道則妙萬物而為言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而刃父也盖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祭紂之君跖蹻之臣皆中國人也然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東夷文王於西夷由余生於戎季札出於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乎今子不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戎之陋也子必以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則孔子孟軻生於衰周而虫尤聲叟生於上古矣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

凶頑哉子以五帝三王之代為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耶以漢陳之間而人主夭且亂也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夭且亂耶愈摟袂厲色而言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而妄倡乎輪回生死之說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愈安得默而不斥之乎犬顛曰甚矣子之不達也有人於此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子之終日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誠無以異也得非數十而不知二五乎且子計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曰

愈何暇讀彼之書犬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

為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飼畜犬（惡本）焉犬之旦莫所見者唯舜一日或過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以所常見者唯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為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怪之是舜犬之說也吾聞之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妾婦之事安可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以非之者乎夫輪回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之妙理也以物理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天地之間）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相與循環也草木之根荄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為枝（煦呼句）為葉為花為實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及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荄也枝葉花實者人之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怪焉孔子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行也況於人而不死而復生乎莊周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賈誼曰化為異類兮又何足患此皆輪回之說不俟於佛而明也焉得謂之妄乎且子以禍福報應為佛之

詐造此亦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其主張皆氣焰熏蒸神理自然

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

藝　十二

報應之說也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是以彰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乎此耳豈詐造哉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此固非子之所及也事固有在方之內者有在方之外者方之內者衆人所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莫之能及也故聖人之為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言之者有盡天下之至神而言之者彼各有所當也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非衆人所共守之言也衆人而不思不為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此不可不察也佛之與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衆人所共守之言也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心非唯無心也則有至於無我非唯無我也則

又至於無生無生矣則陰陽之序不能亂而天地之數不能役也則其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此豈可為卑見淺聞者道哉子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蚕而衣食且儒者亦不耕不蚕何也愈曰儒者之道其君用之

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蚕而不為素飡也大顛曰然則佛之徒亦有所益於人故也今子徒見末世未有如佛者蚕食於人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亦蚕食於人乎今吾告汝以佛之理蓋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訛作妙妙者也其比則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加榮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過也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變革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不可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而去之者此必有以敵天地而不恥鬬百聖訛作誓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愈曰吾非謗佛以立異蓋吾所

謂道者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孔子之道而皆不同也大顛曰子之不知佛者為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則佛之義亦明矣子之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者皆孔子之所棄也愈曰何謂也大顛曰孔子不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也仁不足名之周公之語六德曰知仁信義中和蓋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也豈以道德而為虛位哉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孔子變色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知孔子之所謂哉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之遠者焉

卷二十四

道之遠則吾之志不能測者矣則必親夫人之賢於我者之所向而從之彼之人賢於我者以此為是矣而我又見其非則是我必有所未盡知者也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幾乎有所發也今子自

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旁礴孤如姚磅秦之羅什乎子之知来蔵往孤如晉之佛圖澄乎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孤如梁之寶誌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内奔走乎聲色利欲之間必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争織壞於積蓁之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喪而不揚反求其所荅怵然有若自失逡巡謂大顛曰言盡於此乎大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盖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非至乎至者也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大顛曰去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

天之命然後可聞也爾去吾不復言矣愈趨而出秋八月已未帝與宰臣語次崔群以殘暑尚煩目同列將退帝曰數日一見卿等時雖餘熱朕不為勞久之因語及愈群伸佑多有可怜者而皇甫鎛素薄愈為人即奏曰

愈終踈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授袁州刺史復造大顛之廬施衣二襲而請別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卒以相愈大顛曰吾聞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改易譽人者必其謗易毀予聞吾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復聞異端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袁州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游以書抵愈嘉其改迷信向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還也近世黃山谷謂愈見大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

論曰舊史稱退之性褊訐當時達官皆薄其為人及與李紳同列紳恥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令新史則以退之排佛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忿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悖戾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讀墨子及孟荀孔若此類二十篇行于世及觀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

龍先生名攻愈悖謬

踣僞於此踈脫盡矣歐陽文忠公嘗歎曰雖退之後生不能自解免得不謂天下至言哉而荆國王文公亦曰人有樂孟子拒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已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虫者其斯人之謂乎道

藝　十六

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虫也文公蓋求朝巨儒其論退之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夫

大顛禪師者潮陽人參南嶽石頭和上一日石頭問何者是禪師云揚眉動目石頭云除却揚眉動目外將汝本來面目呈看師云請和上除却揚眉動目外鑑某甲石頭云我除竟師云將呈和上了也石頭云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云不異和上石頭云非關汝事師云本無物石頭云汝亦無物師云無物即是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如此大須護持師後歸住潮陽靈山嘗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

心多見時辈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真汝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故應機隨照

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侍郎韓愈嘗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時三平為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什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退之喜曰愈問道於師却於侍者得箇入處遂辭而去

是年十月五日刺史柳宗元卒元宗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無不通達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博學宏詞累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既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凡十年起為柳州刺史友人劉禹錫者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欲以柳州授禹錫而

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掾人以男女貿錢過時不贖則沒為奴婢宗元詆方計悉贖歸之南方士人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詞皆有師法世號柳柳州卒年四十七臨終編與友人書訖以後事文集三十三卷韓愈嘗評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其神降於州之後堂因廟於羅池血食至今存焉

孛正月帝服金丹燥悶內豎畏誅而深宮秘

遂故有不測之禍資治通鑑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戎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劒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南復齊魯於是天下

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然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是年有沙門北山和尚諱神清字靈叟而於王朝高談著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

誌三十卷律疏要訣并俱舍訣等共百餘卷語録十卷内外該括可為世範受業於綿州開元寺終於梓州惠義寺於戲

壬寅 穆宗恒 憲宗第三子登祚仁賢壽三十歲葬於光陵在正位四年 改長慶 春時雪太和公主嫁回鶻 除夕人

是年白居易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鳥窠和尚道德枉駕見之時鳥窠因長松槃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居易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心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居易欽歎而去自是數從之問道

癸卯 九

是歲穆宗遣左街僧録靈阜賫詔起汾陽無業禪師赴闕阜至宣詔畢稽首無業足下白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頻師起赴無以他詞固辭也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至中

夕告門人惠愔等曰汝曹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為不了故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別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端坐而逝阜囘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嘗有僧問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西来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上代高僧並淹貫九流洞明三蔵如生肇融叡等豈得不知佛法耶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寒果換苦葫蘆溜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億纖塵不去未免輪囘

思念不忘盡從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識業果妄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齟齬成

妄樂南山尚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吻之間皷論不根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人猶解枕流漱石棄其榮禄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起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系念大忘人世隱跡岩穴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聖玄通佛理豈不如一个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見性如陽羅穀只為情存聖量見在因果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為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

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之者有一知半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脫世累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

且聰明不　敵生死乾慧未免輪回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来他心惠眼觀之如飲臘血相似總須償他始得阿那个是有道果自然感得他信施来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

如氷凌上行劒刃上走臨命終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不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煮燋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卻依前再為蠛蠓從頭又作蚊蝱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且圖个什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聖之與愚之與知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

夫兒如今直下休去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逈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飡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千萬人中撈漉一个半个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憲宗穆宗兩朝凡三詔不赴既沒賜謚大達禪師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史失其姓以時英異初悟禪師居天皇寺

（藝）　（壬三）

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日常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一日退而省其私曰餅是我持去何以反遺我邪寧別有旨乎遂告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頗曉玄旨因祈

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来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来吾未嘗不指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来吾為汝接汝行食来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驀者僧曰安著何處曰有處即道来李翺問如何是真如般若曰我無真如般若翺曰幸遇和上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荅具本傳

癸卯長慶三年（六月新都觀汇像八月帝生誕救之役生）　壬三

宮遇持鉢僧施絹三百疋　藝三

丙辰四年正月帝崩

是年杭州永福寺刋石壁法華經成相國元稹為之記其辭曰按沙門釋惠皎自状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

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赤有五寸長短其石五十七赤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一百五十錢十經之數既畢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侍郎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韋行立杭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乂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縉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予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謫於同州明年徙於舍稊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覩白

惟問之皆云非觀宰相蓋欲觀襄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悞以予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剌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人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

藝文　壬酉

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之亦可謂柔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天與地相軋陰與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空中一識音志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狗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予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物相游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況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中書令王智興請於四洲置月字新覺飛僧僧尼方等戒壇於誕聖節度僧制可既而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智興為戒壇泗州募額度者每名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皆剃落自淮而右戶三男則一男剔髮規免徭役所度無算臣閱渡江日數百人蘇常齊民十固八九儻不禁過前至誕月

藝二　二五

江淮失丁男數十萬不為細事也帝不納先是憲宗屢有敕不許天下私度民為僧尼道士至是智興與昌禁陳請於是細民淆混奔趍剃落智興因致貲數十萬緡大為清論鄙之

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參百丈郤回本寺受業師嘗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求出讚見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它故紙驢年去其師因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而發言如此讚曰昨蒙百丈和上指个歇處其師於是集衆請陞堂說法讚舉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有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　藝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乙巳敬宗湛穆宗長子母太后王氏游戲無度抑匿羣小性復隔急為克明弒之年十八崩壼莊陵在位二年改寶曆

藝三

八月遣中使詣天台採求靈藥詔道士劉從政入宮資質仙事署光祿卿別號升玄先生

丙午三月命道士孫準製長生藥署準為翰林待詔

四月帝畋獵夜歸與宦官酣飲擊毬俄燭滅遇弒年十八大臣裴度等迎皇太弟江王立之是為文宗

五月下詔革兩朝濫侈不法之務捕道士孫準等二十八人及佞僧惟真民服流于嶺表

丁未文宗昂穆宗次子厖悚聽納而不能堅決用李訓鄭注欲盡誅仕宦仇士良等陰覺總兵殺宰相王涯等二十餘人帝三十二歲崩在位十四年改太和

戊申十月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奏帝誕月請於

洪州起方等戒壇度僧資福制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忝為方面違禁弗請宜罰俸料一月

澧州藥山禪師惟儼卒大儒唐仲為之碑曰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于修心之所後八年門人狀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參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寓敬示寂之後四方從道之人質疑傳妙罔不請崇敬者嘗謂仲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於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堙沒哉惟大師生南康信豐白為童時未嘗處羣兒戲弄中往往獨坐如念如思年十七

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曆中受具於衡岳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風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岳

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闡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汝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本無吾無有以教矣佛以開示羣盲爲大功度滅衆惡爲大德爾當以功德者濟羣迷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効其飄轉耶既披蓁結庵才庇趺座鄉人知者因齎携飲食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晝夜若一終始如是殆三十年矣遊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菁居禪室梁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覆道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

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鄣而行及莫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有色窮本絶外汝其悉之語畢隱几練於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入室弟子躋北豹冲虛等迁塵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

始師嘗以大練布爲衣以竹器爲蹻自雜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數百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珎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燠夏服輕疎未嘗易衣華室靖深香爐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床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之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欲又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閫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源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其要既得可言其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蔵于窓身世俱空曹

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爲至精出沒在我誰
曰死生列之琬琰立之岩岫作碑者伸期
於不朽

李翺作復性書其一曰人之所以爲聖人
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懼愛惡欲七者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
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
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
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
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
者豈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
不言而信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
合於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
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
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
故雖終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火之潛於山
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末流
而泉於山非不水也石不敲木弗磨則不
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竭則弗

滌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極也

藏三　五

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

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斯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九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有焉於是此道廢關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斷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剥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焉辭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與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西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闕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

傳於是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其二曰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

知其爲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

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靜之来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聞見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不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来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爲而不著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故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之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

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

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頗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說者曰不睹之睹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常睹之睹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謹其獨謹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問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自而生耶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

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能正性命故也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其渾也性情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

藝三　九

性鑒乎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渾也性本不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性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所翳性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所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原其始反其終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童童然言非書矣其三曰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與物

皆作休乎非休者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畫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耶作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耳離矣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與萬物一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虫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四其心之所爲其所以異於鳥獸虫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年三十有九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希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也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百千人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猶懼

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已酉○雲代蘇三州山谷間石化爲甕民取食之

蘇州重玄寺刋石壁經成刺史白居易爲之碑曰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列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爲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出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禳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一十言應念順願

藝　十二

願生極樂土莫急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過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二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

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失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辭而讚之讚曰佛滅度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復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臘即空假使有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人知滅如筆書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即臘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是歲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左右具浴浴畢乃頂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春秋八十有六師本儒生行應舉偶一禪者問仁今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

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即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僕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嶽亦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薯藤槽厥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務後因普請

鋤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前石頭欣然與之落髮尋為說戒即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頸而坐衆驚異以白馬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與法名又之徧歷諸方後於天津橋橫臥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故曰無事僧鄭奇之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敬向居鄧州丹霞至數百衆嘗示衆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此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麼薦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上亦只教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得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

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是凡夫阿

你須自看取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暗裏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珠重師嘗著玩珠吟二篇其一曰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智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剔非鍛鍊元淨莫澄渟槃礴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空峒寂耀籠法界明剋凡功不減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閻王口自呈護戴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為說開名忽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即佛何佛更堪戒

時有淩行婆者嘗謂浮杯和上與喫茶次婆問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曰浮杯無剩語婆云我不恁麼道曰你作麼生道婆欷手哭曰蒼天中更覓苦杯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杯却被老婆摧折婆聞南泉語乃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澄一禪者見婆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問措婆云會麼一合掌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唖在一云未審和上怎生問他州以棒打云似這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連打數棒婆聞趙州恁麼道乃曰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在後有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乃合掌曰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後趙州令僧去問怎生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趙州聞之乃以一喝寄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淩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亦以一喝荅曰

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辛亥文宗喜食蛤蜊一日御饌中有蛤蜊劈不張者忽變菩薩像帝驚異有旨送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侍臣此何祥也或對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詔問之帝以政而問焉對曰物無虛應此殆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形得度者即現菩薩形而爲說法帝曰菩薩形今見矣未聞其說法何也對曰陛下見此以爲常耶非常耶信耶弗信耶帝曰非常之瑞朕焉不信政曰陛下聞其說法矣何謂未聞帝大悅詔天下寺並立觀音像奉祀焉

癸十月帝誕節召法師知玄與道士於麟德殿論道

乙卯四月丁巳宰相李訓上疏請罷內道場沙汰僧尼濫僞者制可是日詔下方毀大內靈像俄暴風聿起含元殿鴟吻俱落發三金吾仗舍內外城門樓觀俱壞光化門墻

亦崩士民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詔停前沙汰詔復立大內聖像風遂頓息見舊史五行志是歲冬十一月宰相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事敗訓注皆死之

是歲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將示寂第一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上去還得不師云汝若隨吾則須銜一莖草來乃集門人告之曰星霣燈幻其來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馬祖後歸池陽自架禪室以居凡三十年不下南泉會宣城觀察使陸公亘請下山伸弟子之禮由是學徒雲集陸嘗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泉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云和上大不思議到處世界現成泉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他日又云弟子薄會佛法泉云十二時中作麼生（陸失名）陸云寸絲不挂泉云猶是階下漢泉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一日見人雙陸大夫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

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泉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嘗示衆曰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直須向異類中行又曰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又曰如今不可不奉戒

藝三　十六

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才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亦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又曰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人解作活計者麼出来共你商量須是住山人始得珎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復云如聖果也大可畏沒量大人尚不柰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他經論家說法身爲極則喚作理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魔人癡鈍箇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来共你商量如空劫時還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簿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来莫論佛出世事兄弟今

時人擔佛著肩頭上行閙老僧言忘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東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汝推師與趙州門風天下惟仰以爲絶唱

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告寂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岩侍立次藥山曰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岩問藥山曰智師兄爲什麼不祇對和上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岩即來問師曰師兄適來爲什麼不祇對和上師曰汝却去問取和上僧問云居切忌道著意怎麼云居云此話宗毒僧云如何是宗毒底語云居云一棒打殺與蛇雲岩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岩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有也未又云雲岩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

潙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間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上知否師曰不知曰為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上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示疾有苦僧衆慰問法侯師曰有受非償孑知之乎衆皆愀然將行謂衆曰吾當

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勅謚修一大師塔曰實相

改開成〇元年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

端甫卒史館修撰裴休製碑曰玄秘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爲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爲丈夫也背此無以爲達道也和上其出家之雄乎　天水趙氏世爲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教法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高目大顖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鑒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相奇表與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照律師禀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涅槃唯識大義於安

國寺素法師復夢梵僧告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治渦然莫能知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辨與無何謁文殊於清凉

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倫厚而和上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開揚爲務由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斡蜀潴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上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誨於祕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火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江海無驚浪蓋參用真乘以毗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與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清衆者十一年講涅槃唯議經論位履當仁傳授宗乘以開誘道俗凡一百六十座連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

[illegible]萬徧拮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臥床靜慮自得貴臣賈公户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施金玉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

[illegible]千

殫書而和上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謂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上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羣迷於彼岸著固必有奇功妙道與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向西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彌襼其年七月六日迁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軍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於戲和上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自約義正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幟徽猷

有時堙沒而閭門劉公法緣宗深道契彌固亦以爲請願描清塵休嘗游其淄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賢劫千佛第四能仁衆我生塵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

藝三　壬

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爲作霜雹趣真則滯涉僞則流彖狂猿輕鈎檻莫收棁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絶念而遊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道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宇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来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丂　〇慧星現長八丈

㚔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僧統清凉國師澄觀將示寂謂其徒海岸等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歎復質無行古人耻之無胎穆動靜無綸緒往復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辨僞勿迷惱邪心勿固牢鬪諍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

佛無取信於人真離玄徼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師生歷九朝爲七帝門師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日夜發光晝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重臣縞素奉全身塔于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關表稱於葱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呪止而問之荅曰比印度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供養有旨啓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闍維舍利光明瑩潤舌如紅蓮色賜謚仍歸清涼國師妙覺之塔相國裴休奉勅撰碑其銘曰寶月清涼寂照法界以沙門相葳世間解澄湛含虛氣清鐘鼎雪沃烈

藝三　十二

溪霞橫維嶺真室寮夐靈嶽崔嵬虛融天地峻拔風雷離徼休命實際龍鴻奉若時政革彼幽蒙烟平禹質元聖孕靈德雲冉冉凝眸幻形谷響入耳性不可爲青蓮出水深不可闚才受尸羅奉持止作原始要

終克諧適莫鳳藻瓊奇遺演秘密染翰風生供盈二筆欲造玄關咽金一像逮竟將流龍飛遷颺疏新五頂光衡二京躍出法界功齊百城萬行分披華開古錦啓迪羣品亡旨曰萌田與甘露飲熒費金偈懷生保又聖主師資聿興遐裔具葉讎宣譯場彌步譚柄一揮幾回天顧王庭闡法傾河滂泉屬辭縱辨玄玄玄紱納命衣清涼國歸不有我師孰知吾道九州傳命然無盡燈一人拜錫統天下僧帝網冲融潛通萬戶歷天不周而時顯晤卷舒自在來往無蹤大士知見允執厥中西域供牙梵倫遞至奏啓石驗嘉風益熾勅俾圖真相即無相海印大龍蟠居方丈哲人去矣資何所衆即事之理塔鎖終南

卷三十三

勅寫國師真奉安大興唐寺文宗皇帝御製贊曰朕觀法界曠闊無垠應緣成事元用虛根清涼國師體象啓門爰有法界我祖聿尊教融海岳恩廓乾坤首相二疏拔擢幽昏間氣斯來拱承佛日四海光疑九州

慶溢敞金仙門奪古賢席大手名曺橫經請益仍師臣休保余遐曆爰抒顓蔑式揚茂實真空罔盡機就而駕白月虛秋清風適夏妙有不遷緣息而化邈爾禹儀嶼乎精舍

一

己未製象碁昔神農以日月星辰為象唐相國牛僧孺用車馬將士卒加炮代之為機矣

是年正月六日圭峰宗密禪師示寂相國裴休撰傳法碑師姓何氏果州西充人釋迦如來三十九代法孫也釋迦住世八十年為無量天人聲聞菩薩說種種法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于世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印相契使自證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磨達磨東來至曺溪凡三十三世曺溪傳荷澤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荊南張張傳遂州圓圓傳禪師師於荷澤為五世於迦葉為三十八世其宗系如此師豪家少通儒學一日偈

遂州未及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在定忻躍慕之遂剃染受道嘗赴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誦未終忽然大悟歸以告其師師印可乃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其識之次謁清凉觀觀曰昭靈華藏能從

藏三　二百

我游者其汝乎及西漢上僧授華嚴新疏遂講華嚴久之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唯識起信法界觀等經疏鈔及禮懺修證圖傳纂略文集諸宗禪語爲禪藏并書傷議論凡九十餘卷或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之所役豈聲利之所未忘乎曰嘻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行而起者爲役得未必嘗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

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夜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至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照摩訶行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爲

藝三　二十九

道迹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定或蟬蛻而去或化火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禪師之爲道也以知見爲妙門以寂靜爲正味慈忍爲甲冑慧斷爲劒矛破內魔縲力近之高壘隔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耻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吾師耻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耻之故皇皇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歸依者不俟請而往也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

傲很不怠於扣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欲剛則隨戾則順辱則開惰則奮自榮者謙自堅者化循私者公溺情者義故士俗有變活業絶血食持戒法而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不可勝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一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閱世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宣宗追謚定慧禪師門弟子僧尼四衆凡數千人

嘗○正月上疾命太子監國上前伐土良立頡王爲太弟即位李德裕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藝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武帝炎改會昌　穆宗第五子母韋太后仇士良臨死謂同類曰天子當決不道勿令讀書親儒者後服丹藥其性躁急喜怒不常年三十四而崩在位六年

藝三　一

帝自幼稚不喜釋氏是年正月即位七月桂州馬生三足駒至秋九月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仙玄壇親受法籙左拾遺王哲諫云王業之初不宜崇信太過帝不納

是年十月潭州雲岩晟禪師卒鐘陵建昌人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丈化乃謁藥山服勤已久山問師作什麼曰擔屎山曰那箇鞭

曰在山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山曰何不教並行曰和上莫謗他山曰不合與麼道曰如何道山曰還曾擔麼師於言下契會一日藥山問聞汝解奚師子是否曰是山曰奚得幾出曰奚得六出山曰我亦

芙得曰和上芙得纔出山曰我芙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潙山潙問曰承長老在藥山芙師子是否曰是潙曰長芙耶還有置時曰要芙即芙要置即置潙曰置時師子在什麽處師曰置也置也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麽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麽生會吾曰通身是手眼洞山問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汝向什麽處著洞山無語曰乞眼睛底是眼否价曰非眼師咄之師於是月二十六日沐身竟唤主事僧令備齋来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荼毘得舍利千餘粒塔曰淨勝勅謚無住大師

二

夏六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爲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令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籙左輔閥劉玄謨上疏切諫貶玄謨爲河南戶曹

三年正月制曰齋月斷屠出於釋典國家

勑業猶近梁陳卿相大夫或緣茲弊自今惟正月萬物生植之初宜斷屠三日列聖忌各斷一日餘不須禁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銳意求仙師事歸真歸真乘寵每對必排毀釋氏非中國之教蠹害生靈宜盡除去帝深然之歸真復請與釋氏辨論有旨追僧道於麟德殿談論法師知玄登論座辨捷精忱道流不能屈玄因奏王者本禮樂一憲度則天下治吐納服食蓋山林匹夫猶擅之事願陛下不足留神帝色不平侍臣諷玄賦詩以自釋玄立進五篇有鶺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之句帝知其刺特放還乘梓

論曰昔周武廢教沙門犯顏抗爭殆數十人雖不能格武之惑然足見吾法中之有人也及唐高祖議沙汰而惠乘玄琬智實法林等皇皇論爭引義慷慨亦不失法王真子之識凡自大曆而後祖道既興吾門椎傑多趨

禪林至是武宗議發教而主法者才知玄一人而已雖武宗盛意不可解佛運數否莫可逃凡釋子者處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佛法尊博如天亦吾徒失學之罪也

學士劉上舒神仙咨質仙事時趙歸真特被殊寵諫官數上疏論之帝謂宰相曰諫官論趙歸真此意要卿等知朕宮中無事屏去聲色要此人道話耳李德裕對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弟歸真曾在敬宗朝出入掖庭以此摯情不願陛下復親近之帝曰朕於彼時已識此人但不知其名呼爲趙練師在敬宗時亦無甚惡朕與之言滌煩耳至於軍國政事唯與卿等論之豈問道士耶是宰相不復諫而歸真遂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鄭元超有長生術帝遣中使迎之及元超至與劉玄靖及歸真等寥圖排斥釋氏於是拆寺之請行焉

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僧尼寺凡四萬四

千六百所僧尼凡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五月庚子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關
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官吏行香於寺其
上州各留一寺凡有列聖尊容並令移於
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兩京左右街請留十
藏三　四
寺寺僧十人勅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巧
者各一所如破落悉宜除毀其行香日官
吏宜赴道觀上都東都各留四寺寺僧三
十人中書門下又奏曰天下廢寺鐘磬銅
像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爲農
具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
家所有金銀等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
（廢佛寺制）八月制曰朕聞三代以前未有言佛漢魏
之後像教寖興由是季時傳此異俗因緣
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盡耗國家而漸不
覺以至於誘惑人情而衆益迷洎於九有
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
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
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
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侍農而食侍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架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弊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天下孰此兩端而以經邦豈以

西方區區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未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興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正意條流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即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還俗僧尼收充稅户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幾五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凡六萬區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三月帝不豫自徵方士服金丹受法籙至是發背躁悶失常遂至大漸旬日不能言而崩年三十三舊史贊曰昭肅削浮圖之

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升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曲學不悟始皇漢武之妄求蓋受惑左道之言故偏斥異方之教況身毒西來之法向欲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如文身斷髮之鄉似吐火吞舟之戲詎可正以成韶而律以章甫加以笄靸何充之使代不乏人雖荀卿孟子之賢未容抗論一朝隨殘金像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匹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驗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爲中道欲革斯弊將僕河清昭肅頗稱明斷然聽斯敎矣已上並見舊史

論曰舊史武宗紀著除罷釋氏始末甚詳當時黃冠乘寵傾害吾教然亦大臣李德裕輔成其事也新史曰武宗殺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法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噫嘻武宗非明智不惑豈特於釋老好

惡不同哉其偏信李德裕專權用事朋黨相傾雖僅有伐叛之勞未見成功而朝野積怨已甚使更又權則與李林甫又何異乎（古曰上流之罪天執其罰下民之罪天似其罰異矣哉報應傳曰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穆宗陵下忽聞人語謂是盜焉逐泊哀慕之內俄而空有朱衣執版宣曰吾尉何在有二吏出應曰在矣朱衣曰錄海西居使者至也未吏曰計程十八日方至朱衣曰何稽吏曰李炎坐毀聖教減算一紀當與海西君同錄其魂而至矣時有賈客自東來供奉不見是年武宗果卒併錄之）

丙寅〇三四　三月上崩子幼皇太弟即位李德裕謫荊南節度使

丙寅宣宗忱憲宗第十三子始封光王憲仁皇帝文宗武宗俊武宗不道陰令杜宮剛宦者仇公武潛收之押赴內侍省縊殺公武仍為僧後復受江陵少尹武宗崩太漸立光王為皇太弟即位于柩前帝以流落民間深知採德物情之所疾視前朝暴虐興佛寺百年五十前威寧殿靡貞陵在位十三年改元大中

三月詔曰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有資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乖謬其靈山聖境應會昌五年所廢寺宇諸宿舊僧可仍舊修葺住持

是年尚書白居易卒年七十有五贈尚書

左僕射上以詩吊之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剛)不言湔刓抉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得施乃放意文酒能順適所遇託釋氏死生之說若忘形骸者後復進用又皆幼君優寵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及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鋪醉吟先生自爲之傳晚節好佛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與胡杲等九人宴集皆高年不仕者八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家工於詩當時士人爭傳誦之其始生方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式之百數不差九歲暗識音律其薦於才章蓋天稟然既卒以其所居弟施爲佛寺宣宗思其旨不已因擢其弟敏中爲相居易嘗(足疾)肖彌陀佛像而禱之自爲之記曰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鋪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鋪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鋪阿彌

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向西方有怖厄苦惱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又範金合土刻石綉紋乃至印水聚沙

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弥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南北東西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白居易當衰莫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十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綵張施爛熳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回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

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義而說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戊辰 九月詔曰潮州司馬李德裕早籍門第幼踐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爲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崇驕諛佞以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專擅生事妬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慄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向善者盡排誣忠良造朋黨之名肆姦僞生加諸罪之疊計有逾於指鹿罪實見於欺天屬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愍信書亦見親昵恭推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附李榮之曲情成吳緗之怨獄擢爾之髮數罪未窮載窺罔上之由益見無君之意朕務全本體久爲含容雖黜降其官榮尚蓋藏其醜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積惡既

張公議難抑可崖州司戶未幾德裕慚忿而卒乃見夢衰訴於宰相令狐綯乞歸葬其尸識者謂之強魂雖死亦不衰云

論曰唐李習之曰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取行狀諡牒凡爲狀者皆門生故吏苟言虛美尤不足信予觀李德裕故吏鄭亞所爲會昌一品制集序銘張德裕懿業與新史本傳無異而舊史武宗紀則著德裕之惡與詔詞皆合然則新史取信故吏之說寧不悞後來者乎

湖南觀察使裴休躬謁華林善覺禪師休問師還有侍者否覺云有一兩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覩之大驚覺語虎曰且去有客在二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良久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歎異而去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藪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嘗有僧來參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尚見

箇什麼覺云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有省已○正月五色雲中現佛真身○復河湟瓜沙伊爾等十一州之地於是開元兼宇悉如故

黃蘗希運禪師是寐師福唐人姿貌豐碩游方晚趍江西參馬祖值祖歸寐乃見百丈問馬祖平日機緣丈舉再參馬祖掛拂話師於言下大悟曰子他日嗣馬祖去師曰不然今日因師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若嗣馬相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乃堪傳受師自是混迹于衆後於豫章遇觀察使裴休道緣契合遂出世說法嘗示衆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遂以捧趍去而衆不散因謂之曰汝曹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服笑於人但見入百一千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

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你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究精神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時有僧出云只如

諸方尊宿聚徒開化又作麼生師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豈不見馬大師座下出八十四人坐大道場得大師正眼者止三兩人而已歸宗和上是其一也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猶不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觝體會得但知學語言念向肚皮裏安著到底愚癡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才見入門來便識得你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人笑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分上事若會即便會不會即散去大中三年終於黃檗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罕詔京兆薦福寺弘辨禪師入內帝問曰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三十一世此土弘忍大師有二弟子一名惠能受衣法居嶺南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得

法雖一時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殊也帝曰何名戒定慧對曰防非止惡名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鑒無惑爲慧帝曰何名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擁（迴避）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以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覺（藝三　土）也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則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階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應無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隨根器而說爲上根者開示上乘頓悟至理中下根者未能頓曉是以（親去聲）勸爲韋提希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

佛外無心帝曰復有人持經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說法皆爲寂上一乘如百千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緣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傳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

梁三十三

與人但示衆生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不著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看經否對曰沙門禮佛看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依佛戒修身恭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無二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非一口便飽是日辨對七刻方罷帝悅賜號圓智禪師

宋江州刺史崔黯復廬山東林寺黯自爲之碑其略曰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劾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

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蠹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爲國家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四帝視其甚理而汰之而執事之人不以歸牛迈本以結人心其道甚弊幾爲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乎時爲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

樹嵐光熏天蜩嘒湍鳴松籟泠然可別愛而不剪利以時往至是即善而復之又曰嘗觀晉史見遠公之事及得其書其辭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舍之所謂遠公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爲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閒獸善烟嵐之中恍有縫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回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俗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爲四方之中有江山

之美遠公豈非得計於此而視於時風耶然（檢之制）然勢者搏羶襲者居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暢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

（資）潙山靈祐禪師示衆師嘗示衆曰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還更有修不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漸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漸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雖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時相國鄭

愚爲之碑曰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精神性命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嚴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盈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超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辨巧慮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窮城郭不必喧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迹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局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

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嘿然非聰明璨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鴻龐偉絶之度也今長沙郡西止有山名大潙蟠木窮谷不知其徧幾千百里爲羆豹虎兕之宅雖夷人財徼裏迹

楩（亡不敢回後也）師始僧弼靈祐生福唐笠首橋（音烏）足背閩来游庵於鼓會非食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夜物不能害非夫外死生忘憂患寂順大和者熟能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單瓢樂陋巷夫子猶稱

詠之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爲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凡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爲事其徒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爲飲食紀綱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荅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稱首武宗毀寺遂僧逐空其所師遞衰首爲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後湖南觀察使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與親爲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

曰爾以鬚髮爲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歸寂年八十三即窆於大鴻之南

卷三　七

旱後十有一年其徒以師之道上聞始加謚號及墳塔以厚其終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歇息煎熬形器起如寇警行坐則思想偃卧則魂夢以耽滛之利欲後老朽之筋骸飡飯既耗齒髮已弊猶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求須臾之暇以至盡爲而盡親友不翅如行路利養悉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滛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聖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相矛盾故

褐衣圓頂未必皆是若竺者洗心於是逾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鴻來知竺學佛求為讚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絕特之彥者也既與其贊則又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竺笑而諾之遂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言不專以褒大鴻之事云

○詔修天下祖塔未經賜額謚者所在以聞太常考行頒賜

癸○勅法師辦章為三汝皆坐

是年潭州道林沙門疏言詣太原府訪求藏經高士李節餞以序曰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刻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

（缺三丈）

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然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腫而色疑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札側）有札瘥之患固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癰而足躄耳聵而目瞑於

是功熨之術用爲禳禬之事紛爲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勢異耳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揩之周公孔子典教特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獲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讓用廢井田則豪強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幣則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掊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爲悠俗於是有汨羅之容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陋賤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畢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其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興則是抱疾之

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之興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勞者將奮而思鬬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罷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剪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珎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以南遠入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湖西之勝游也有釋踈言警辨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

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辭而北游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秩者至釋祠不見毀而剔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緝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十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馬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言其書非有踈言遠識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踈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爲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水狺狺兮俗獷且很利殺業(狂中疑)偷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猱俗訛)狖騰挐兮雲樹靡靡月沉浦兮烟冥山橋席卷兮櫩床開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晼晼松霜秋庭兮蘭被春暗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游兮湘川水

贊詔羅浮軒轅先生左拾遺王譜等上疏諫之詔荅曰朕以躬親庶務萬機事繁訪聞羅浮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不老乃遣使迎之與其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秦皇漢武之事常以之為戒卿等職在

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復謂宰相曰為吾諭於諫官雖少翁樂大復生亦不能相惑第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一言耳未幾軒轅集至帝問曰先生遐壽而長年可致否對曰屏聲色去滋味一衣樂廣惠澤則與天地合體日月齊明是為長年不假外求也帝敬重之

○李白於洪州謁觀音寺舊請白山惠寂神師開山住持今為古佛

八月帝崩年五十矣帝性明敏用法無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從諫如流天下稱為小太宗每宰相奏事畢忽悟然曰可以閒語因問閭閻細事或諫官中游宴一刻許復正容曰卿等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後日難相見乃起入宮今猶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宵承恩遇然每於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露衣也

舊唐史贊曰臣聞叟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嘗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寶歷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御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閹寺龍（寵）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嶽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頒聲載路帝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毋后侑膳輒不舉樂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墮之容與羣臣言儼然照接如對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故事人主行幸黃門先以龍腦麝金籍地獻文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抽金賜之誡曰勿令敕使知謂朕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類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身之要集亦有道之士也未嘗輒語詭異帝益重之及堅謂還山帝曰先生捨我亟去國有災者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索筆橫書四十而去乃十四年也興替宜運

其若是與而帝道皇猷始終無闕雖漢之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
吃祖三四吃壁揮翰有所憾然
資治通鑑曰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情僞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嘗
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内樂業殊俗順軌求之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
論曰唐新舊史唯宣宗朝事實相反特甚唯舊史與資治通鑑皆合新史貶之謂宣宗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斯言莫知何謂也大凡人君寬厚長者必責以優游無斷至於精勤治道則謂以察爲明然則從而可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誠然也
甚六三　二十三
補怛洛伽山觀音示現之地有唐大中間天竺僧来即洞中燔盡十指親覩妙相與說妙法授以七寶色石靈跡始著其後日本國僧惠鍔自五臺得菩薩画像欲還本國舟至洞輒不往乃以像舍于土人張氏

之門張氏屢覩神異經捐所居爲觀音院（昌黎志云景貞明二年始建寺）郡將聞之遣慕賓迎其像到城與民祈福已而有僧名即衆求嘉休爲户刻之彌月像成而僧不見今之所設是也（史越生作重修寺記云）宋元豐三年王舜封使

三韓至此黑風驟起巨龜負舟向山禱告大士現相舟穩還朝以聞朝廷頒金帛移寺建於梅嶺山之陽賜額寶陀祈禱雨暘輒應迨今

元朝降香賜田重新寺宇以福邦家永延

帝祚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藝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懿宗淮　宣宗長子好音樂遊宴委政胖倏復迎佛骨而曰生見之死無恨年三十六崩葬簡陵在位十四年改咸通

一年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出家於幷州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禪師結茅於南岳一旦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師後住浙江大慈山上堂示衆云山僧不解荅話只能識病又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問道者衆山素缺水師擬飛錫夜夢神人告之曰勿它之詰朝見二虎以爪跑地泉自涌出味甘如飴有僧自岳至乃曰童子泉涸矣移来在此

故東坡題詩云亭亭石塔東岡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趾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灌濯罷卧聽空堦環玦響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感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

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癸制署法師知玄爲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乙酉朗州德山宣鑑禪師劒南人姓周氏博貫三藏嘗講金剛經時以周金剛名之俄慨然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盡樞機似一滴投於巨浸學與無學吾知之矣乃盡棄其習謁龍潭信禪師問久嚮龍潭及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信曰子親到龍潭是夕師立侍更深信曰何不下去師曰暗信黙紙燭與師師接得信即吹滅師

丙戌四　二

豁然大悟曰今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即日便辭信語其徒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上立吾道去在師居澧陽垂三十年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延望刱德山精舍

延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示衆云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猷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云出去莫向這裏屙如何是佛師云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以何法示人師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至是將終謂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端坐而逝閱世八十有六臘六十有五時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敕謚見性大師具傳

三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姓邢氏參黃檗運禪師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聲未絕運便打如是三度致問三度被打遂辭下山運指往高安大愚處去師至大愚問黃檗近日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

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蘗恁麼老婆心更問有過無過師於是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拽住曰尿床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麼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由是再回黃蘗師資契會大機大用卓冠一時後還鄉徇趙人之請住于城南臨濟禪苑學徒奔湊師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个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上如何是露也白牛木口曰咄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遮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遮莫是和上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

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名踰）一手收坐具一手拽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床

（卷四　四）

師拈拄杖打麻谷接郤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和上處三度喫棒如蕩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爲我下得手時有僧曰其甲下得手和上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頭人師又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泜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偈畢坐逝

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具如序）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號招賢初住庵苑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嘗示衆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不得已向女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玉篇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女道三世諸佛共十方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女諸人向什麽處委光求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有山河國土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麽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嘗云學人不會師乃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云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云河沙諸佛體皆同如何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根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普賢是佛

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簿伽梵僧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云碍處非墻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来同問如何是佛性師偈云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云如死人眼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如死人手問善財無量劫来爲什麽游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云女從無量劫来還曾遊得徧不問如何是普賢身師云含元殿裏更問長安問亡僧向什麽處去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邪喚作生緣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因臨濟示衆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乃有偈曰萬法一如

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来同箇眼仰山問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女用伸云作麽生用師乃踏倒仰山山曰直下似箇大虫世因名岑大虫

己丑 洞山良价禪師示寂師會稽人姓俞氏幼出家年二十一往嵩嶽受具者謁南泉值馬祖忌日設齋泉問衆曰今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聞之讚曰此子雖後生郤堪雕琢

師曰和上莫歷良爲賤次謁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溈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和上道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和上同時慕道者不溈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到雲岩問無情說法什麽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曰和上還聞不岩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麽即良价不聞和上說法岩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耶師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遂辭雲岩問什麽處去曰雖離和上未卜所止岩曰早晚郤来曰待和上有住處即来岩曰自此一

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岩曰和上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如何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即這是師良久岩曰側佹道欽承當這箇事大須細審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其後盛化於高安之洞山嘗因雲岩忌日修齋僧問和上見南泉發跡爲什麼與雲岩設齋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又僧問和上還肯先師也無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師問僧甚麼處來曰地獄來師曰地獄寂苦僧曰事寂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箇是女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

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客中辯主尚未分明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師將示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誰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有沙彌曰請和上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問和上違和還有不病者不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上不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上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他時不見有病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遂剃髮披衣令撞鐘湛然而寂時學徒千餘人號慟移時師忽開眸曰夫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蓋責其徒戀情也至七日食具方備師隨衆齋畢復謂衆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諠動明日浴罷端坐長往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塔曰寂覺

是歲五月帝幸安國寺賜國師知玄實座

萬曆初刻高二丈材用沉香塗髹纏龍鳳葩萬金細之上施復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據人高數赤磴道以陞前被綉裳錦褵珠巖絕甚時宮中日齋萬僧帝自爲贊唄宰相蕭倣諫以爲天竺一法割愛取滅非帝王躬

藝西　九

踐今筆梵言只梵音不若徽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懿宗雖不納然嘉美其言玄姓陳氏世號陳菩薩三學洞貫名蓋一時異跡尤多及僖宗避巢賊幸成都遣御史郭遵賫璽書徵赴行在帝素重其名引對大悅賜號悟達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九隴忽定中見菩薩降其室摩玄頂演深妙音而慰安之言訖即隱俄一珠入玄左股隆起楚甚上有詩脅晁錯二字玄知夙債也即右脇安卧而逝

著述凡二十餘萬言行于世弟子僧徹徹弟子覺暉俱有重名三世爲僧統或謂玄前身蓋漢川三學山知鉉法師鉉在世嘗講十地品感地變金色及終感病與玄絕類

庚寅咸通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字公美孟州人見時與兄弟偕隱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麻者諸生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啗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累更內任嘗出刺洪州一日入龍興寺觀壁畫歎曰容儀可觀高僧何在時有數僧對不愜休曰此間莫有禪者麼僧云近一僧至似禪者休命召乃黃檗運禪師時未顯名休以前問扣之運高聲曰裴休休應諾運曰在什麼處休豁然從此契入遂迎入府第旦夕問法及移鎮宛陵亦命與俱由是深徹法源復與圭峯密禪師道緣尤密大中時執政六年次歷諸鎮節度薨年七十有四休能文章書楷逍媚有體法爲入臨籍採守嚴正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居常不御酒肉著釋氏文數萬言其圭峯禪源諸詮序曰禪師集禪源諸詮序爲禪藏而都序之休曰未嘗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隨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如心演性相

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薩）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門戶各自開張以經論爲戈矛互相攻擊情隨函失而迂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禪師久而歎曰予丁此時不可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馳瓶瀉劍

（卷四）十一

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掖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淺深通局之是非莫

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頻呻以吼之桑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恐性命之天殤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捄而散之悲鬪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

眸計一委曲回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刼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援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荅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上亦以融爲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露語而無密藏世尊讚歎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夷狄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

可以報圭峯之劬勞德矣

咸通十四年三月庚午詔兩街僧於鳳翔（鸞鈔作翔）法門寺迎佛骨於是以金銀爲剎珠玉爲（城金恐）帳孔鸞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者倍之刻檀爲簷柱陛堰塗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

香輿前後係道綴玉瑟瑟幢蓋殊絲以爲幢旌費不貲限以四月八日至京師綵觀夾道天子御安福門樓迎拜引入內道場三日後出京城諸寺詔賜兩街僧金帛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所過鄉聚皆衰土爲剎相望於途光景晝見京城高貴相與集大衢作僧基縵關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集衆門羅像設考鼓鳴螺繼日夜下詔曰朕以寡德纘承洪業十有四年頃值寇興王師未息朕憂勤在位愛育生靈遂尊崇釋教至重玄門迎請真身爲百（猶多）姓祈福今觀覩之衆隘塞路岐載念猛牢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于刑辟況漸當暑毒繫於縲紲京畿及天下諸州府見禁囚逕減死一等明年四月詔送佛骨歸于鳳

翔都人耆耄辭餞皆嗚咽流涕
新史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
西域一槁人耳裸頂露足以乞食自資癰
辱其身屏營山澤行一槩之苦本無求於
人徒厲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誕靡麗幻

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
爲一條掇之不疑捨嗜欲棄親屬大抵與
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
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
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
生而死死而復生回復償報歆艷其間爲
或然以賤近貴遠爲喜鞮譯差舛不可研
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
佐其高僧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
加爲勝妄相夸協而唱其風於是自天子
逮庶人皆震動而奉祀之初宰相王縉以
緣業事佐代宗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糞
穢寇戎大作毛蘭肖祖宗像分供寺塔爲
賤臣嗤笑至憲宗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
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

弗克天年幸福而禍無乃左乎懿宗不君
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衰無知之
(載史剛)塌乎庇百解之哉以死自擔無有顧籍流
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
(庶幾)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殉
嗚呼運夢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
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
論曰甚矣宋景文公詆毀吾先師之厚
也屢欲直其辭而爲之解嘲及得大顛
對退之之論李節贈跋言之叙凡予所
欲言者彼既言矣故不別論且憲懿二
宗誠爲崇奉太過至於高祖沙汰三教
詔下而位移武宗大滅釋氏未逾歲而
被禍此亦不得不懼也雖然真佛也者
聖凡之大本也體與太虛等徧用與衆
(生同)
庶同功無爲而無所不爲無在而無所
不在然則心外見佛而過奉之者非正
見也昧乎大本而故毀之者即自毀也
景文斥其奉之之弊而匿其毀之之失
豈良史之謂哉

甲午僖宗儼懿第五子十一即位年二十七崩葬靖陵改乾符〇是歲幷州民王仙芝聚衆於長垣〇濮賊王仙芝作亂〇南詔破〇黃巢應之癸是歲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鬪

庚改廣明〇田令孜奉車駕入長安國號天子西走〇大赦建元金統〇李克用乘虛自興平改中和元入蜀〇拓拔思恭以兵赴難以之權夏綏節度使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參承初住京口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

（卷四）十五

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上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上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

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錐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舡子彭權而至師資道契微眹不留（眹引証詣舡子舟）師比欲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遷成院宇師上堂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郤成狂人無智人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女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女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上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

前無飢人曰既無飢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邪闇黎師說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邪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真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岩前師再闢玄樞迨于

嘉靖

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女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于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

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敕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八月巢所置同州防禦使宋温來降賜名全忠

四月李克用等與巢戰于渭橋敗之復京都

七月李師悅迫黃巢於狼虎谷其甥林言斬巢首降

責

弊

罪

乙巳光啓三月帝歸于京師〇十二月中官田令孜討王重榮敗績帝齎于鳳翔沙苑之兵入于京師剽掠焚蕩遂爲兵擁爲自是天下潰裂大亂

丁未是歲岩頭豁禪師示寂師泉州人姓柯氏少落髮抵長安受具游講席習經律次與

雪峯欽山結伴優游禪苑初造臨濟值濟遷化見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云和上仰山擬取拂子舉之師曰不妨好手次見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什麽師咄之山曰老僧罪過在什麽處師曰兩重公案便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来日上問訊山曰闍黎什麽處學得這箇虛頭来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山曰向後不得辜負老僧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托鉢至法堂上峯曜飯巾次見德山云這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差侍者喚師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至来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何雖然如此也只得三年德山果三年後遷化問古帆未掛時如何荅後園驢喫草上堂謂衆曰吾嘗究涅槃經見三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有僧禮

拜請益師曰經云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是第三段義時小岩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問浩浩壑中如何辦主師曰銅沙鑼裏滿盛油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拋向湖裏著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其後中原盜起衆皆辟地

刺史側師端居自如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餽遂刺刃焉師神色不動大叫一聲而終壽六十有一後唐追謚清嚴大師有嗣法羅山能世其高風云

戊申改文德三月帝崩

己酉昭宗曄懿第七子爲君俊頴有興復志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雖有智勇而不能爲

年三十八爲朱全忠等弒于御幄葬和陵
在位十六年改龍紀
戊改大順○此下隨所在十三處覇附唐末并五代
紀年雷氏曰
西秦茂貞　茂貞號秦鳳翔三七
吳行密　揚吳淮南四主四六
吳越鏐　錢杭吳越五主八四
燕守光　守光僭燕一十九年
楚殷　馬楚湖南五主五七
蜀建　王建前蜀二主三五
荆季興　季興荆南五主
閩審知　王閩福建五主五五
南漢隱　南漢隱廣五主六七
蜀知祥　知祥後蜀二主四一
南唐昇　李唐江南三主三九

卷四十九

殷延政　延政號殷建州三年
東漢旻　東漢崇原四主二八
西秦茂貞　字正臣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繹父端皆隸博野軍爲小校廣明中破巢功大僖幸興元賜姓李氏名茂貞明年天子歸宮封鳳翔節度進封隴西郡王自此至秦河西有山南十四州地據鳳翔二

十七年同元二年卒矣

是年仰山慧寂禪師示寂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俱胝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懇求正法以答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祐問曰女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曰有主曰在什麽處師從西過東立溈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溈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鑒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十有五載凡有言句皆爲後世宗範一日師問溈山曰和上浮漚識近来寔未溈山云我無来經五年也仰曰若恁麽和上如今身前應普超三昧頂溈山云未在仰曰性地浮漚尚寧然燈身前何故未溈山云理則如是我未敢保任仰曰如何是未敢保任處溈山云女莫口辭脫女豈不聞安秀二師被則天試入水始知有長人到這裏鐵佛也須汗出寂

子女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密及領衆住王舍山一日禪床陷入地中地神告以此山不任和上居止東南有大仰山乃人間福地遂遷止仰山示衆曰女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女無始劫来背明投暗

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女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麽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紙擬輕重来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来覓鼠糞我亦拈與他来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上真金師云鼈鼈擬開口驢年亦未會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採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女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已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

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豈不見溈山和上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師因歸溈山省覲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惠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嘆曰此是從上宗門爪牙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惠寂有驗處

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僧回首師曰和上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能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竪起拂子公云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云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當情者溈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僧

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女心不安汝是什麽處人曰幽州人曰女還思彼處不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女反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師曰女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未是擾女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潙山一日復問師曰女向後記得人不師曰若記只記見解潙曰何以如此師曰西竺般若多羅讖二千年事至時毫髮不移曹溪亦讖身後有難及至

亦無奈今時還得不潙曰此是行通我是自宗通亦是學禪未問六通師曰某謂見解宗通語絶滲漏爲語密行解照用自辨清濁業爲意密某未齊曹溪與般若多羅不敢輒記潙山深然之先是師預示偈曰

吾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膝屈至是兩手抱膝而逝師之異迹及垂識記具存本山實録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五　藝五

嘉興路金山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季改景福

甲寅改乾寧

己　○吳行密字化源姓楊氏廬州合肥人

（按定）家世微賤有膂力能舉千斤日行三百里為本州步健破巢功大昭宗封淮南王進封楚王梁祖封吳王卒是年始封至梁祖二年據廬州十二年壽五十四子渥據淮南

（按武）乾寧四年趙州從諗禪師示寂閱歲一百二十師曹州人姓郝氏落髮未具戒便造南泉泉一見深器之一日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不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如何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地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也師於言下大悟自是周旋南泉之門凡二十年次適歷諸方後歸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古剎示衆曰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老僧有時將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問曰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問師還入地獄不答云老僧未上入僧云大善知識為什麼却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女真定師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公加禮而去一日示衆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体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且實際理地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女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心若無異萬境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上道有人問著便交合取狗口老僧亦交合却口師之玄言天下推為宗門妙唱云

舉改光化○聖曲肖集成普岳玄偉禪師紹父
貞元已來宗師機緣行于世
屢上與崔胤謀誅宦官劉季述等以柴軍劫
天子幽於少陽院矯
詔立太子即帝位
晉改天復○韓全誨等劫帝幸鳳翔
○是年進錢鏐爵越王

雲居道膺禪師示寂師幽州玉田人參洞山价公契悟宗旨价深可之曰此子已後千萬人把不住一日問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云彌勒什麼時下生僧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只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直得禪床震動乃曰膺闍黎及結庵于後洞日感天厨奉供洞山勉令隨方接人遂登雲居學徒奔湊至一千五百衆嘗示衆曰古人云地獄未

三

是苦若向此衣單下不明大事却是寃苦女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此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辜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此子氣力

汝若大事未辦須履踐玄途又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来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言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来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為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来由言語如鉗夾鈎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女知有的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為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的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醍醐出不是汝強為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得千經萬論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

實捧上不成龍知麼又曰如好獵狗只解尋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不會師云不見道無踪跡一僧在房內看經師隔窗問閙黎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有省師臨終前期五日為衆開示後便序出世始末衆皆愴然至時端坐而化後唐謚曰弘覺禪師

改天祐正月朱全忠奉太子遷洛陽八月弑之而立少子祝年十二

（卷二十四）

哀帝祝天祐二年（是歲天竺那爛陀寺九千僧來全忠代昭宗帝時年十三軍國之政稟全忠作十七歲梁王使劉鄩害馬葬溫陵諡景宗在位三年）實濮王紃（昭宗之子少帝遇鴆暴薨諡曰哀讓即位如周公故事凡二百九十年而朱溫紃倫梁遇鴆而卒松祐四年禪位于）右唐十九帝不與武后凡二百九十年而朱溫篡之

五代

叙曰後梁朱氏篡唐閱五朝八姓十有三君五十三載歐陽文忠公泫春秋著為五代史古所謂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然自秦漢而下禍起蕭墻變生肘腋君臣父子

之際所不忍願聞者奚更不懼之多乎予嘗以唐新舊本紀參校粗見文忠師仰春秋褒例紀事褒貶之妙非他史所及因采數端著新唐史本紀褒例一篇及得五代史閱其自發述作之意與予言亦頗合然

卷二十五　五

舉春秋宗王之作裁正唐史可也以之致虛名盛禮而歆艷五代之君不幾於枉設乎朱全忠弒昭宗滅唐祚雖王莽劉曜之惡不足以比之及其有國父父子子更相屠僇不殊犬豕之死正吾教善惡因果之効也文忠蔑視而不取特假春秋義魏位號朝儀以貢之卒無一辭深誅痛責使後世忠良闕之曷以泄胷中之不平乎荊國王文公嘗歎惜文公不脩晉書而脩五代史予之言蓋文公歎惜之意也至於李克用石敬瑭劉知遠皆突厥沙陀夷狄之種朱全忠郭威乃中國人反不若三夷狄近人類也郭威代漢及養子世宗頗有聲然識者槩見而未知詳夫

卯梁太祖溫改開平（）僖宗賜姓全忠禪唐

之後更名晃字匡聖本宋州碭山午溝里人父曰誠以五經教之果簉唐祚年六十一為子友珪弒矣在位六年都汴遷洛○雷氏曰梁祖朱溫唐人未帝三主十七

吳越鏐字具美姓錢氏杭州臨安人少無賴閒散傳宗特為董昌偏將以弩射死黃巢先鋒斬首數百巢不敢犯臨安昌以為都指揮昌亦叛鏐以狀聞昭宗昭以鏐為浙東招討使既下昌進封天下兵馬都元帥至梁進封吳越王後唐莊入洛賜王冊金印因稱吳越王壽八十一立杭州二十一年○雷氏曰錢杭吳越五主八四

燕守光姓劉氏深州樂壽人父仁恭李幽州李可有大勳烈光亦如之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應天立幽州十九年○雷氏曰守光僭燕一十九年

後五月雪峰義存禪師示寂師泉州人姓曾氏十七落髮往幽州受具綿歷禪會緣契

德山咸通中登象骨山雪峰翔院玄侶奔萃懿宗賜號真覺大師上堂僧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指示師竪起拂子其僧抱頭而出師乃不顧道恁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師曰兼不立文字語

句恁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師良久恁禮拜師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恁曰就和上請一轉話頭師曰只恁麼唯別有商量曰和上恁麼即得長慶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師默然長慶禮拜而退師莞尒而笑師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道恁出問曰是什麼堂堂密密師起立曰道什麼恁退步而立師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恁對曰某甲到來數年不問和上恁麼示誨師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妨麼曰不敢如此和上不已而已師曰致使我如此恁從此信入因普請次師舉溈山見色便見心語問恁還有過也無恁曰古人為什麼事師曰雖然如此要共女商量曰恁麼即不如道

卷五　七

恁鋤地去又嘗普請次師問皎然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皎然側戴笠子曰這箇是什麼人語又問曰持經者能荷擔如來然乃捧師向禪床上著一日紹卿隨師經行次見芋葉動

師指動葉示之卿曰某甲怕怖師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紹卿從此開悟安國弘瑫參師師曰甚處来曰江西師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上道師曰道什麼瑫曰（拗初尤）什麼處去来一日師見瑫忽拂袖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上惟弘瑫不得師曰雖然如此爭柰背後許多師僧何太原孚上座參師禮拜訖立於座右師才傾視孚便下看主事異日師見孚指日示之孚搖手而出師曰汝不肯我孚曰和上搖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上師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師在中庭卧孚曰五州管內只有這和上較些子師便起去師居閬川四十餘年法席之盛卓冠天下常不下一千五百衆臨終出遊藍田莫歸浴畢中夜示寂壽八十有七

十一月玄沙師備禪師示寂師少為漁家子年甫三十始出家具戒習頭陀行與雪峰師資道契雪峰每歎曰備頭陀再来人也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

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者有所未決必從之請蓋師上堂時久衆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呵之曰看總是一樣庄無一箇有智慧但見我開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為他却總不知看恁麼大

卷三五　八

難大難十方諸佛把女向頂上著不敢錯悞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衆汝道衆阿誰會麼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為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群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女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女威光只如金剛體還

有凡夫諸佛麼有女心行麼不可道無便當去女既有如是奇特會麼努力珍重師初住梅溪後居玄沙一時天下叢林海衆皆望風欽服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垂千人室户不閉師應機接物垂二十年所演法要有大録行于世沒年七十有五閩帥賜號宗一禪師

楚啟 字嗣周姓馬氏許州鄢陵人世爲農家少梁征伐有功封爲楚王至末帝貞明丙子始建國立都州十四年壽七十九 雷氏曰馬足湖南五主五七

蜀建 字光圖姓王氏許州武陽人仕唐有功封西平王進封蜀王遂有邛分之志昭宗遇弑少帝禪梁舉哭衆勸文武勸進遂立成都號蜀王建前蜀二主十二年卒壽七十二改武成 ○雷氏曰王建前蜀二主三五

荆季興 字貽孫陝州硤石人本名李昌少爲汴州李讓家童梁祖初鎮宣武讓入覲樊爲子易姓朱氏興因讓故得見梁祖祖見奇之亦命爲子因姓朱氏後拜宋州刺史破青州徙鎮陽防梁進封渤海王復姓高氏唐莊開蜀有功封南平王吳人冊之立荆南二十年壽五十四 雷氏曰季興荆南五主五七

吳渥 字承天宗長子寧病出鎮宣州嗣立淮南一年壽二十三爲溫

嗣法之（隆演字鴻源審次子温瀕殺僅演遂即位十二年改年武元壽二十四卒弟溥又立六年）

閩審知字信通姓王氏光州固始人代征代有功昭宗進封琅琊王至梁祖加檢校太尉為閩王遂立為閩王封福建十八年壽六十四

雷氏曰五主五王

舉南岳山惟勁頭陀集光化以來出世宗師機緣為續寶林傳

業改乾化（）南漢隱姓劉氏上蔡人也其祖安仁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破巢為封州刺史既卒州人表隱代之事唐勦烈昭宗封為南海王天祐二年進封安南都護三年封南平王今梁又封南海王

（後貞明三年卒壽三十八）雷氏曰南海隱廣五主六七

事梁祖疾甚郢王友珪左遷萊州刺史不行乃微行詣左龍虎統軍韓勍謀入伏禁中友珪僕夫馮廷鍔刺帝于寢殺矯詔友珪權主軍國之務發喪即帝位初梁

（蓋十）

祖温畧地於宋亳間偶與迸旅婦人野合而生立未一年友貞貶為賔人改年元鳳

贅末帝友貞一名瑱温第三子聞友珪亂起兵討之既殺友珪命趙嵓傳國寶至汴

迎王即位更名鍠且都汴盖祖地矣唐使皇甫麟減之在位十年復稱乾化元改貞明

孛晉兵七萬來伐○遼主阿保機稱帝立國號大契丹改元天贊遼之始也中國倘所不載遠夷草昧無可考故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其父斡里為人雄中猶中國刺史子生而拓落多智雅健有膽略好騎射鐵厚一寸而洞之夜寢則有光在右莫不驚諸部畏服之有宋相安至天祚為金滅之治國十一年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胵慨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俎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臥雪不霑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竪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

上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上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又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上在遮裏作什麽師曰等箇人曰来也来也（歸宗柔和上別云歸去来）師曰女不是遮箇人曰如何是遮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横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呵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絶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想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二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

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

丁丑　漢襲　初名嵩隱之庶子生于外舍身長七尺承父襲封南海王是年莊光建國號越二年更號漢壽五十四年辛卯三十一年襲者蓋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爾

貸　蜀衍　字化源建之第十一子母曰徐賢妃以龍得立爲太子建亡即位旒繇自恣委政宦者政大先主六年唐郭崇韜伐之

屢　吳溥　容第四子立不改號治十七年壽二十八南唐昇滅之

辛巳　改龍德

案上聞李嗣源兵至令皇甫麟殺已嗣源兵入城國亡

右朱梁二主共一十七年　晉李存勗滅之

後唐　姓李氏王上德都沙洛起太原　雷氏曰　用莊明閏末四主十五

武皇帝克用　世號朱邪出于突厥後自號沙陀以朱耶爲姓烈考朱耶赤心以徐州功大懿宗賜姓李氏俾定天下莊宗即位天祐五年葬葬陵廟門界

莊宗存勗　太祖嫡子母曹后帝英武善戰滅梁代之自梁祖二年立至同

光三年四十三歲崩葬河南維陵　改同光

甲申　朝廷封李茂貞爲秦王○高季興爲南平王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詔入內庭帝問禪要御賜馬一疋不慣墜馬傷足至次年示疾

卷五　十三

帝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酧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展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酧價師化後勑謚廣濟大師塔曰通濟師嘗問僧什麼處来曰崔禪處来師曰將得崔禪喝来否曰不將得来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来僧便喝師遂打師示衆曰我只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女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郤撲下来氣欲絶待興化蘇息起来向女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女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勘克賓語具傳燈

旨朝廷遣周德威執劉守光至厩門（今存斬守光祖已斬之于市）

吳溥於石頭城上建清涼寺請悟空住持

前蜀改咸康來降勃孟知祥鎖蜀前蜀二主共三十五年

錢鏐封吳越國王仍請誓表臣百官詔許之

閔延翰字子遜審知長子同光四年莊宗遥拭世閩稱王崇唐正朔立一年

戊戌改天成明宗嗣源立世本夷狄無姓父雲鄭門步將生子遜倍烈太初克用養爲子姓李名嗣源初帝至鄴都軍俄大譟曰請令公帝河北石敬瑭康義誠勸進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梁家救大梁時從馬直都指虞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已死欲奉之作亂莊宗中流矢如于繹霄聚麻下善友欲廢下樂器覆莊宗「焚之及嗣源即位拾莊宗骨石殯之時年已六十矣每夕宮中焚香告天願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後爲臣朱弘昭等殺之葬徽陵

閩鏻光名延鈞審知次子初延稟遷建州臨次別云善繼先志無煩老兄重來至長興二年與鏻擊不勝爲鏻殺之鏻好事鬼神道上劉守元以左道惑之建寶皇后宮居爲後帝爲李倣殺之改元天寶

遼主德光名耀屈之姓劉氏阿保機第二子誕於大部落東牙帳未時異雲覆帳火光照耀有聲如雷及長雄傑有大志精騎射平奚渤海二國治世一年於阿保機大部落建天雄寺奉契丹太祖像存焉大赦改元天顯

荊從誨字遵聖興之長子立二十一年壽五十八

癸改長興秦王李茂貞入朝去建國之制

楚希聲字若訥胶次子判內外諸軍事胶卒立之三年

袁

楚希範字子矩胶之第四子先弟十人嫡子希振寀長仁賢其聲範同母而生聲毋衆氏色美得寵而先立振專官馬道士聲卒絕立改年應順立十五年薨四十九

盖知祥是年封馬蜀王（初令雕九經印板馬道監造

旃檀瑞像自下二十一年復在江南

福州長慶惠稜禪師示寂杭之鹽官人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淡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凝滯乃之雪峰因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峰默然師設禮而退峰莞爾而笑異日雪峰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峰然之師入方丈衆雪峰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奭於玄旨乃述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如火

裹氷師来往雪峰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後閩帥請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衆曰還有人相悉麽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麽事莫要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来會麽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底還當諸人行脚事麽廣說具如傳燈録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

詮

吳越錢傳瓘字文寶鏐長子從父征伐而有大功爲翠臣請立九年

閩政龍啓

閔帝存厚明宗第六子帝疾篤秦王從榮作亂孟漢瓊斬之十一月詔以存厚一名從厚入繼天雄軍府事帝殂祕喪六日降臣自鄴迎之即位于柩前甲午改元憲順帝從朱弘昭等言徙潞王存珂鎮河東王不受命兵討之王懃衆而東帝亦親率州至衛依刺史王弘贊潞于入謁太后命王即位廢閔帝爲鄭王遣弘贊子殺直亦往鴆帝不飲縊殺之後追謚閔帝在位五月

畢四月改清泰末帝存珂明宗養子本鎮州平山人姓王氏家世微賤母曰魏氏明宗為嗣將過平山掠得年子阿三已年十餘明養為己子號存珂長能騎射封潞王即位二年為石敬瑭外結契丹主攻之帝舉室自焚壽五十一在位二年

蜀孟知祥字賓儔姓孟氏荊州龍岡人祖察秉昭義節旄父獻

六

磧州刺史其母王氏夢日月生于太原後事唐封為蜀王明宗崩祥乃立國號蜀改年明德立一年六月有疾遜付子昶監國

是年二月功德司奏每年帝誕節諸州府奏薦僧尼欲立講經科禪定科持念科文章議論科以試其能不帝從奏出繫年錄

梁許王明宗幼子為契丹立之不測月王遇害

蜀昶知祥第三子初名貴祥卒即立不改號治三十一年〇雷氏曰知祥後爵二主四一

石晉姓石氏王金德雷氏曰晉高祖瑭少帝丹主二姓三主一十一年

雷改天福高祖敬瑭晉陽人父臬捩雖本出西夷自朱耶歸唐從居山陰後隨卓用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生帝姓石不知曰始明宗愛之以女妻之是為永寧公主為太原節度既劉崇據敬瑭鎮天平不行命兵討之石與桑維翰劉知遠等假兵契丹北破唐兵緣先父事光固乃滅唐築壇柳林即帝位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十月兵至帝自焚十一月敬瑭入洛陽立

八年崩壽五十一葬新安陵

閩祖　謚之長子名繼鵬既立奉道爲延義子殺之

晉歲用金帛三十萬遺大遼

南唐昇　字正倫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唐亂不知所終有姊出家爲尼出入徐溫宅與溫妻李氏同姓昇身長七尺爲人溫厚滅吳溥而立之年改昇元壽五十六據江南金陵

雷氏　曰李唐金陵三主三九

蜀　改廣政年○　大遼　改會同年國號大遼鑄大錢以當十因出酷逐速重遇

閩延曦　審知少子既立等使壯士馬上殺之立四年改元永隆漢度民萬一千人爲僧

吳越王佐　字右立寵之子立七年壽二十

南漢玢　初名洪度襲之子擢樞龜陳思潮等殺之

玢　光天後爲道庫皇皆早死玢立二年改元

翥　初名洪熙既殺玢自立封思潮等爲功臣改元乾和

晉高祖開運少帝重貴　高祖猶子祖有六子皆早卒高祖養帝爲子故得立位後二年爲契丹主耶休德光長驅過河入汴攻之帝出降封負義侯送至和龍府不知何年卒在位三年而漢

立二十年酒太過卒壽三十九

右晉二主凡十一年

繼之

南唐璟昇長子立二十四年
改元保大壽六十四
是年舊唐史成劉煦撰授司空平章事并載
佛祖興迹
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語唐主
具奏入冥見先帝言爲宋齊丘所惑殺和
州降卒千餘人冤訴仗汝歸語嗣君凡寺
觀鳴鐘可延久其聲吾受苦唯聞鐘則暫
休或能爲造一鐘尤善吾在位日嘗以千
閻國遺我玉天王像藏於尾棺寺佛左膝人
無知者汝以此爲驗唐主遂詣尾棺寺佛
膝得天王像感泣造一鐘於清涼寺鑄其
上曰薦烈祖考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
建塔葬將山出法

啟延政 才審知子延曦酒淫雪政
崇舉兵攻政爲政敗之乃立延
州政國號啟改年天德止三年
亡

雷氏曰延政號啟建州三年不上表稱臣乃大舉兵入少帝迎於澧州已

契丹怒帝不上表稱臣乃大舉兵入少帝迎於澧州已
丙午正月遼主德光入晉不一年復民皆縣其
真宋彥銷降於契丹張彥澤斬關而入
帝帥迎拜于門契丹不禮命左右執之
彥澤傳遼主書與太后慰撫之降晉帝
爲負義侯安置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

城也契丹御汴宮受朝賀以國舅麻荅留守汴以天時尚暑發大梁自白馬渡河盡驅百僚赴常山至樂城得疾至然胡林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晉人謂之帝犯

漢 姓劉氏王水德都汴○雷氏曰漢祖知遠隱帝承祐一主四年

丁未 **高祖知遠後更名暠** 其先沙陀部人移居太原帝生於晉陽業農威重後與敬塘同侍明宗爲偏將及立石晉于太原以帝爲侍衛親軍都虞侯少帝進封太原王莫丹臨京師少帝被俘乃圖義聚二月即位於太原自稱漢王擁兵入於汴殺許王與太妃 **乃晉開運四年也**

遼世宗立 諱阮番名元欲太祖孫東丹王突欲之子改元天祿治五年

楚希廣 字德丕範同母弟既立三年後爲兄璠子佐弟立一年爲胡進思疑之廢囚于義和院迎徙立遷你來府

帝改乾祐○吳越倧 璙子佐弟立一年爲胡進思疑之廢囚于義和院迎徙立遷你來府

旨隱帝承祐 高祖二弟曰崇曰信崇子曰贇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嫡子訓亡諸子尚幼以祐紹立信任倡優疎遠大臣時年十八時李業等狀申於廣政殺因朝王章趙鄴史弘肇又使人殺郭威於鄴威乃舉兵犯宮帝出城南趙村爲伶人郭允明刺殺之壽二十就乾祐年號

吳越王俶 佐之弟字文德胡進思立之在位三十年

刑保融字德長諱第三子立十年薨四十一歲

楚希聲廣之光化廣而立明年隱帝崩京師大亂夢逸臣丁李璟降封楚王以軍政事任弟希崇崇亦臣璟璟使逆鶚入楚遂馬氏于金陵

雲門文偃禪師示寂師姑蘇嘉興人姓張氏初參睦州蹤禪師州見來便閉却門師三扣門問誰師云某甲州云作什麽師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才開門師拶入州擒住云速道速道師擬議州托開云秦時轆轤鑽師從此悟入州即指師見雪峰師至雪峰莊遇僧上山即教之云汝到山頭見和上上堂衆才集便出握腕立地云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如教致問峰下座捺住云速道速道僧無對峰云適來不是你語僧云是某甲語峰云侍者將繩棒來僧云某在莊上見一淅中七座教來恁麽問峰云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上山才見雪峰便問因什麽得到與麽地師乃低頭從此契合決擇久之遍訪諸逢直方晚游廣中靈樹知聖禪師久逢師來比

至亦率衆門迎命居第一座樹將終遺書囑廣主請師繼踵住持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云對一說問如何是法眼師云普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東山水上行問乞師指箇入路師云喫粥喫飯

藝文五　二十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不掛唇吻一句師云合取狗口問如何轉動即得不落階級曰南斗七北斗八師乃云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山塞却你咽喉還有會處麼若會得拽取占波國與新羅國牌額又

健法即云盡乾坤一時將來著女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个什麼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脚折汝若是箇人聞說道什麼處有老宿出世便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脚手才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又曰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

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與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又曰彈指聲咳揚眉瞬目拈槌竪拂或作圓相盡是撩鉤搭索佛法二字未曾道著道著即撒屎撒尿又曰光不

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來有什麽氣息亦是病又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師居靈樹久之遷韶陽雲門廣主屢請入內問法待以師禮往來學徒不下千人臨終以表辭廣主垂戒學徒端坐而逝遺命塔全身於方丈後一十七年至宋乾德三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招之曰爲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吾又蔽塔中宜令暫出李得其語

即以奏聞尋有旨令韶州刺史同詣雲門開塔果見師真容如生鬚髮皆長李復上其事廣主迎真身赴闕留內庭供養逾月送歸于塔謚大慈匡真宏明禪師有法嗣澄遠焉

癸十一月郭威兵至上黨諸兵所殺右漢二主四年郭威篡之

周姓郭氏王本德三主都汴雷氏曰宗恭帝三主九年

辛亥太祖威更名廣邢州唐山人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帝少孤貧落魄無拘年十八有權勇嘗殺人路徙因李瞻稍惜其勇而縱之後漢祖命為樞密使隱帝聽李業諸遣供奉孟業蕭容詔殺帝帝乃衆兵隱出宿七里寨衆潰隱回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隱在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隱回避西北至趙村為伶人郭允明刺殺之帝迎劉旻子贇立之未至兵士馮道等擁帝而立太后廢贇為湘陰公以威監國受漢太后詔即位出漢宮器碎於庭詔曰自今紛華之物毋得入官

壬二　癸五

帝常屢戒晉王曰我死當亟以紙衣斂以毛棺至甲寅正月辛卒在位三年改元廣順

遼穆宗璟番名兀律太宗長子定年九月世宗火欲為燕王述軋等弒於新州火神淀遂即位改元應曆至戊辰即宋太祖開寶元年九月為庖人弒于黑山下治十八年

東漢旻 姓劉氏漢祖母弟初名崇爲太原守乾德四年立三年

世尊示滅一千九百年矣

李汝州寶應南院顒禪師示衆師系河北人嗣興化獎禪師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上語師曰是其僧乃掀倒禪床南院曰這瞎驢便捧又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甲問處云汝問處作麽生僧云失師乃打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前因緣一僧云當時南院捧折那僧聞此語忽然大悟方見南院答話處僧却回汝州省覲值師遷化乃訪風穴穴認

藝文志五　三三

得便問上座是當時問南院啐啄同時話底麽僧云是穴云會也未僧云會也穴云你當時作麽生會僧云某甲當時如燈影中行相似穴云女會也

㘝旃檀瑞像此下一百七十七年在汴京九經

印板方成
印行之

甲寅世宗榮字茂先太祖猎子本姓牧氏亦唐山人太祖養兄守禮之子後從姑養太祖家遂命為子官至潭州節度使祖崩祕喪迎帝立於柩前威表夷夏廢諸寺字牟三十而崩葬慶陵治六年改顯德○趙匡胤為宿衛將

東漢承鈞妥之次子去年妥崩遜立拜五臺山僧繼顯為鴻臚卿在位十三年不改號

二月詔廢天下無勅額寺院凡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存者二千七百所廢銅像為錢時鎮州銅大悲像感應異常州之士民願以錢貨制不許及毀其背群力皆墮腕而死遂停其半○制出家者必俟父母命郡國歲造僧帳凡死亡還俗者以時闕落之僧帳自此始通監

丙辰詔築大梁城行欽天曆○詔華山隱士陳摶入見問以飛昇黃白之術摶荅曰天子富有四海不應問遺還山

丁巳　東漢年改天會

癸顯德五年七月十七清涼文益禪師示疾江南國主親降候問越旬有五日沐浴辭

衆端坐而逝停龕三七顏貌如生公卿李建勛而下素服奉全身建塔謚曰大法眼禪師餘杭人姓魯氏初究教乘傍探儒典游方遇羅漢琛禪師頓明大事久之卓庵而居次歷江外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開堂示衆曰諸人既盡在這裏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珎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著僧擬伸問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有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偈問曰作麽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僧舉一指師曰恁麽會又爭辯曰如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麽作萬象曰古人不發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麽發不發僧豁然大悟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行脚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激發皆漸而服膺海衆之衆常不下千計上堂大衆立久師乃謂曰只如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麽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

經諸多門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交涉所以徵言滯於心首皆爲緣慮之塲實際居於目前離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離去若也離去又作麼生

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冊子有什麼用處未幾道行聞於江表金陵國主重師之道迎居報恩號淨惠禪師次遷清涼朝夕開法諸方叢林咸仰風化致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嗣子德韶國師文遂江南國道師惠炬高麗國師傳化馬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古德三昧或呈解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尋以韶國師等化旺東南遂祕法眼宗旨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謁臨川淨惠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惠問子於衆請外明什麼經師曰華嚴經惠曰總別同異成壞是何門攝厲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擾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惠曰空還具六相也無

師憮然無對惠曰子却問吾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惠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曰子作麽生會師曰空淨惠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淨惠問師曰律中道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惠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謝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惠禪師建大伽藍號惠日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予昨夢十六尊者乞隨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衆師上堂曰佛法顯然因什麽却不會去諸上座欲問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從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至道無難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惠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麽則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舉春帝欲濟江南唐璟大懼遣兵部陳覺非表表割江北十四州地用周王翔而降

荊保勗字省躬諱之第十子在位四年壽五十九矣

呆

趙太祖光胤連年征討有功授歸德節度使殿前都點檢

六月世宗北伐病背癰糜潰而崩於道恭帝崇訓世宗第四子七歲即位命宋太祖趙光胤討河東軍情忽變有飛語云不如扶點檢爲天子遂立宋祖降封帝爲鄭王立不一年

右周三主凡十一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六　藝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宋　雷氏曰宋朝祖宗真仁英神哲徽欽及少百六十六靖康北遷

帝太祖玄朗姓趙王火德都于汴初名光胤宣祖次子生于洛陽雄武端慤藝六一識度器如周祖以爲東西班首世祖命掌親軍遷殿前都點檢恭帝命征河東晚駐陳橋驛軍情忽變衆擁立之正月四日受禪丙子十月崩于萬歲殿葬永昌陵壽五十改建隆○遼應曆十年是年十二月詔於揚州城下戰地造寺賜額建隆賜田四頃命僧道暉主之初周廢佛寺三萬三百所毀鎮州大悲像鑄錢世宗親秉鉞洞其膺不四年疽潰于膺帝偕太宗目擊其事因問神僧麻衣天下何時定麻曰甲子方大定仍對以三武廢教之禍帝深然之及即位屢建佛寺歲度八千僧出於陽外佛疏辛酉詔誕聖節京師及天下命僧升座祝壽爲准　戊詔每年試童行通蓮經七軸者給祠部牒披剃

荊高繼沖字成和融之子（）立一年降宋（）南唐李煜立

癸改乾德（）慕容延釗伐荊降封沖武寧軍節度

詔王全斌等伐蜀乙丑降于宋

癸丑 東漢繼恩其父薛劍剚足愛其賢以女妻之生恩劍卒後適何氏生元何氏夫婦卒承鈞孤子受以二子命鈞養之定王鈞薨恩繼位尋為侯霸榮殺之

繼元姓何氏亦承鈞養子恩之同母弟郭無為侯霸榮迎立之改年廣運一十三年

丁卯三月五星聚奎（）大教東被九百年矣

癸改開寶（）遼景宗諱明記立更名賢世宗子改年保寧十五年

己巳二月十六長春節詔四海僧上表入殿定試三學十條全通者賜紫永號日手表僧錄副使監司判史各賜所知唯西街所賜是日入內

庚午 殿門下牒謂之旛兩師號仍賜紫永

乘詔成都造金銀字佛經各一藏初戊辰九月廿七勑兵部侍郎劉熙古監造是年六月十一日物料造金字經一藏計一十三萬板（）封南漢銀恩赦下宋降丘

甲申詔雕佛經一藏

天台山德韶國師示寂師處州龍泉陳氏母夜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落髮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後梁開平中遊方諸投子山見大同禪師發心之始也次謁龍牙疎山各有機緣歷五十四員知識皆不契後之臨川謁淨惠益公一見深器之師以徧參但隨衆而已益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益云是曹源一滴水師於座側豁然大悟平生疑滯渙若氷釋遂以所悟聞于益益曰汝向後當爲國王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徵迹尋遊天台觀智者顗禪師遺跡若舊復與智者同姓時謂後身焉初止白沙吳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剌台州謁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之曰他日爲覇主無忘佛恩後漢乾祐元年王嗣位遣使迎之由弟子禮有傳

梁高僧傳三

天台教義宗者屢懇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寖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

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齎師書徃彼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江南師於般若開堂說法十二會語具傳燈嘗有偈示衆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開寶

辛未華頂四峰忽摧聲震若雷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于峰頂林木變白師乃示寂於螺華峰衆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醬　後周恭帝崇訓卒

汝州風穴禪師示寂諱延沼僞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少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

宿師爭下之棄去游名山謁越州鏡清忞禪師機語不契北游襄沔間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顒公所來華嚴升座曰若是臨際德山高亭大愚馬巢船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出衆

便喝華嚴亦喝廓又喝華嚴亦喝廓禮拜起指以顧衆曰這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歸衆穴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嘆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南院左拊其膝穴便喝院右拊其膝穴亦喝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麼生穴云瞎院反取主杖穴笑云盲加瞎棒倒奪打和尚去南院倚主杖曰今日被黃面淅子能置穴云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饑院曰子到此間乎曰是何言歟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遊者何人對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穴於是俯就弟子之列從容承稟日聞智證南院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女聞臨濟將終時語不曰聞曰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兒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卅曰親承入

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院領之又問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爐金彈子遣破閻黎鐵面門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劈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驪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曰臨濟有三句當

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存穴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濟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赴截流機穴云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穴云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幸不孤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穴依止六年乃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寺

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饑衆棄之而去餘佛限
皷鐘耳穴云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穴入
留止日乞刱落夜然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
爲新之成叢林僞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
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僞漢乾
祐二年牧移守郢州穴又避寇往依之牧
館于郡齋寇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爲
寶坊號新寺迎穴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
自遠而至升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意將
問來問會麼問在荅處荅在問處雖然如
是有時問不在荅處荅不在問處女若擬
議老僧在女脚根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
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
薦得猶爲滯殺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
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女
敦煌六
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對
衆證據哮吼一聲辟立千仞誰敢正眼覷
覷著著即瞎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
興盛野老顰頞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
安貼於此明得閻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

不明老僧即是閑閑黎黎與老僧無別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瞥却天下人欲識閑黎麼拊其左膝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拊右膝曰遮裏是千時莫有善其機者僞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惠二十有二年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闔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念禪師

出處語曹彬等征南唐（）遼改乾亨（）曹彬撝南唐主李煜歸封違命侯國除杭州慧日永明智覺禪師示寂諱延壽餘杭人姓王氏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

（）

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七行俱下繞六旬悉能誦之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篤翠岩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岩爲師執勞供衆都亡身

宰衣不繒纓食無重味野蔬衣糯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天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鷦巢于衣褶中既謁韶國師一見深器之容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師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往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師上堂曰雪竇這裏迅漚千尋不停纖粟奇岩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云步步寒花結言言徹底永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復請住永明大道場爲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居永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花行道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録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禮奉金縷袈裟紫

晶數珠金澡灌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歸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逝壽七十二臘四十二明年建塔于大慈山焉

宗字王

宋太宗賜額曰壽寧禪院云

綠錢綠

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製宗鏡録序

文曰詳夫域中之教三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舜兮寡兮視聽無得自徵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則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兒無窮道儒之師也四諦十二因緣三明八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達真常釋道之宗也惟此三教並自心修心鏡録者智覺禪師所譔也總乎百卷包盡微言我佛金口所宣盈乎海藏蓋亦提携後學師之智慧辯才演暢萬法明了一心禪際河游惠間雲布數而稱大莫能盡紀聊爲小序以頌宣行云爾

無左　杨杨為

宋左朝請郎尚書禮部員外郎護軍楊傑撰宗鏡録後序云諸佛真語以心爲宗衆

生信道以宗爲鑑衆生界即諸佛界因迷而爲衆生諸佛心是衆生心因悟而成諸佛心如明鑑萬象歷然佛與衆生其猶影像涅槃生死俱是強名鑑體寂而常照鑑光照而常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國初吳

越永明智覺壽禪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利益因讀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乃製斯録於無疑中起疑無問中設問爲不請友真大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群生徹祖門之關普容來者舉目而視有欲皆充信手而拈有疾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鑑矣若人以佛爲鑑則知戒定慧爲諸善之宗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以衆生爲鑑則知貪嗔痴爲諸惡之宗修羅傍生地獄鬼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不畏憚善惡雖異其宗則同迈鑑其心則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爲無住無修無證無塵可染無垢可磨爲一切諸法之宗

矣初吳越忠懿王字之秘于教藏至元豐中皇弟魏端獻王鏤板分施名藍四方學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夏遊東都法雲道場始見錢唐新本尤為精詳乃吳人徐思恭請法涌禪師同永樂法真二三耆宿編取諸錄用三乘典籍賢聖教語校讀成就以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予喜閱是錄因請為序

宋太宗見初名匡義宣祖第三子初太祖陳橋之變諸兄令軍不得剽虜生靈陵安生道三年三月崩于萬歲殿葬永熙陵壽五十九改太平興國

○記僧仁俊試經科

吳越忠懿王錢俶以國寶宋○是年十一月日有良之說

寶帝製新譯三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文曰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

迷開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總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之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

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河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刼而可乂須彌內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傳法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慧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之無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烟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啓乎乾元衆妙生乎太易綜繁形類發

鑿昏冥絶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空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偶運當時潤五藏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揮華曠刼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宏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所障礙救諸疲瞑慈悲汗漫物表柔愼貪很啓迪昏愚演小乘則聲聞合其儀論大乘則正覺之其性令靈悟而衆福載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

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福量潛臻惡業興而勝緣皆墜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恒河於王閱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不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潔之智慧性空無染實相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慚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叙文以示來者如窺螢爝火不足比於皎日將微蠡量海豈能窮於深淵者哉

昂北漢降封彭城公（）止僧科

沙門賈盆隨錢王歸明姓高氏其先渤海人唐天祐中生於吳興之德清金鵝別墅出家杭之祥符習南山律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文學日茂聲望日隆武肅諸王公族咸慕重之署爲兩浙僧統賜號明義宗文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稱旨改賜通惠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及詔撰三教聖賢事跡一百卷初補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初加右街僧録又著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

集四十九卷內翰王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云至道二年示寂葬龍井塢焉

幸舒州柯夢遇異僧於萬歲山以杖指松根使夢钁之得瑞石篆文識聖朝國祚無疆夢進石于京師詔藏祕府○他日大士寶誌降現禁中帝親聞緒言致祭鍾山賜號道林真覺菩薩○是年詔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輔爲譯經潤文設官分職西天中印土慈爛陀羅國寂林寺天息災與法天施護譯經帝制前序詔普度天下童行爲僧不限有司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是年五月寘秦王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上嘗以儲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廷美所以得罪則普爲之也盧多遜在朝握權常短趙普普惡之遂入覲觀變奏多遜謂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秦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爲寃秦王卽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

遷二王尋殺之忽一日趙普見空有火一團一羔羊轉遶其上琴曰普之罪也須臾光滅遂得疾命方士禱疾見烟焰中有朱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士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荅之曰杜太后遺言丞相寫誓書

藏之金匱石室而首發多遜之獄致主上殺一弟一姪安可謂之無罪俄而普薨

案　遵聖宗名隆緒即位改統和

帝改雍熙○勅修泗洲塔○十月詔隱士陳摶賜帝曳先生華山

酉二月詔禁增置寺觀

壬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示寂師生西川漢州綿竹縣上官氏法嗣雲門偃禪師初住西川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因甚變成毒藥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曰適來什麼處去來問心鏡俱亡時如何曰閻眼坐睡師復住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室內一燈曰三人證龜成鱉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諸師施設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曰恰恰如何是玄曰今日來明日去問如何是玄中玄曰長連牀上徐如傳燈錄作姓名趙保禹改端拱（）賜西夏李繼遷姓名趙保忠張夏綏宥靜五州使

崇改淳化詔擇三教聖賢事跡參政蘇易簡編次於揚億統道士韓德純頒焉

弗南安岩尊者示寂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棄家依建興卧像寺僧契緣爲童子十七爲大僧將方至廬陵謁西峰耆宿雲豁豁乃清凉智明禪師高弟雲門嫡孫也太宗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懇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爲行人害公爲說偈誡之而蛟輒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洄公以杖擿之而水得父老來聚

觀合爪以爲神公遜去武平黃石岩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款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畫其像飲食必祭隣寺僧死公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

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通而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爲狂且慢已去僧伽黎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帛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根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不語者六年岩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公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皇歐陽程者相碩怒甚追至問狀不答以爲妖火所著帽明鮮又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若拘束佛法不流行自是時亦語去游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公住三年而成叢林異跡甚著如本傳所屬狀以聞詔住之宰相王欽若大參趙安仁已下皆獻詩公未嘗視置衆塵

卷六　十五

上而已淳化辛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首山念禪師萊州人生狄氏幼棄家得度

於南禪寺爲人簡重有精識行頭陀行日誦法華叢林畏敬之目以爲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坐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升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頖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說又戒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鵲巢樹上鳴穴云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升座頖視大衆念便下去穴即歸方丈白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汝州城外荒遠處而念居之終身焉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薦得的事試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念曰今

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念喝之嘗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柰汝何何故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只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

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什麽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麽也未良久云若得與麽方名了事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咄哉巧女兒攪梭不解織看他閩鷄人水牛也不識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留偈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朝記取明年事明年記著今年日至次年十二月初四日升座辭衆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柰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塔于首山嫡嗣汾陽昭禪師（餘如本傳）

（未改至道御制秘藏佺等。〇六月限僧尼領

戊真宗恒大宗第三子初名德昌又改元侃以斡轄爲聖祖目曰昊天玉皇上帝追封孔子曰至聖文宣王壽五十五歲于延慶改改年咸平

帝製繼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禄卿明教大師法賢其辭曰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始厚載初定萬彙於以發

冀六

乎端清濁之體既彰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真諦流於中夏洞貫千古真實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五蘊

七七

皆空現乃真容則一毫圓滿廣大之教豈能繼述者哉伏覩太宗皇帝法性周圓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濟烝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設方便以救沉淪知法界之恢宏行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宇校彼真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琊

冀州

龍宮之聖藥惟新驚嶺之苾芻仰嘆縣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真正之言顯

秘密研精之義讚相相乎實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仙之教同規矩朕纘嗣丕構恭臨寶圖常寤寐以撫兆民每競競而守先訓以至釋典猶未精詳源其幽深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懇切致意專勤以先皇帝大闡真風高傳佛日興前王之墜典振覺路之頹綱欲旌天造之功庸用廣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焉自聖考上仙追號罔極息政事之外何暇經心今已禪除思藝微奧雖幼承慈訓夙夙之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涯莫造乎空門之閫域畧敷大意以徇輿情蹄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蠡豈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者焉

景德〇東吳僧道源續開平以來宗師

大

機緣統集寶林聖胄等傳爲傳燈錄三十卷詣闕進呈帝覽之嘉賞勑翰林楊億等刊正并撰序頒行天下

丙戌大中祥符〇六月天書降太山〇十月東封

己酉詔諸路置天慶觀〇先是楊彌充襄王府記室令夢至一大殿

上真人服王者衣冠乘圭南向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磾見已名居上因請示休咎真人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爲汝主也磾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磾而志之及乙裏王府記室參軍迎而語諸人曰吾今見裏王儀貌即來和天尊也上即位後多好神仙道家之術焉

癸亥　遼改開泰復號大契丹

賞天竺三藏施法護譯佛占祥等經二百餘卷參政趙安仁等潤文

勑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者刪去樞密王欽若以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又詔王欽若詳定羅天醮儀一十卷頒行

乙巳　改天禧○禁民棄父母而爲僧道

宋帝於九月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先是建齋熙[illegible]親臨賜以銀樂大錢

戊申　改乾興二月上崩○遼改年太平

杭州孤山智圓法師卒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或稱潛夫生錢唐徐氏父母令入空門八歲受具二十一開奉先源清師傳天台三觀之旨問辯凡二年而清歿遂居西湖孤山學者歸之如市與處士林和靖爲隣友王欽若出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迓之圓笑謂使者曰錢唐境上且駐却一僧

圓早癈瘵疾故又號病夫講道吟哦未嘗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毋厚葬以罪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斷所居岩以藏之不屋而壇時乾興元年二月十七也壽四十有七後十五年積雨山頹門人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脣微開露齒若珂貝乃更襲新衣屑衆香散其上而重瘞之崇寧三年賜謚法惠大師其所撰述般若經遺教經疏各二卷瑞應經不思議法門經無量義經普賢行法經彌陀經等疏及四十二章經注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卷又撰闡義鈔三卷釋靖觀音疏索隱記四卷釋光明玄刊正記釋觀經疏表微記一卷釋光明玄垂裕記十卷釋淨名疏發源機要記二卷釋江參玄一卷釋涅槃疏金剛身品百非之義百非鈔三德指歸二十卷釋涅槃疏顯性録四卷釋金鉼攝華鈔二卷釋華嚴盆疏西資鈔一卷釋自遠彌陀疏詒謀鈔一卷釋自遠心經疏谷響鈔五卷釋自遠楞嚴疏折重鈔一卷釋自遠法華般

浩瀚大論有云折重令輕正義一卷釋十二門不開居編五十一卷雜著詩文皆假道適情爲法行化之傍贅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藝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癸仁宗禎真宗第六子遼肯即位上得皇子已晬抱步日夜啼不止有道人能上帝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帝即止蓋真宗嘗額上帝行胸間羣仙雜當往者皆不參獨赤腳大仙一笑遂降為爭在宮中好赤腳其驗也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大治四十二年壽七十四葬於昭陵

改天聖元年（）行崇天曆

是年汾陽善昭禪師示寂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不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俱喪孤苦厭世相薙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馳求決擇爾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七十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徹拊掌稱善

然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寂後至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絶狐踪於是大悟言下禮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刹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汚寓（汚乃胡切）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爲嘆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密議歸昭太守請擇之昭以手揶揄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起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奠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

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弃世汝有力荷擔如来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

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罹夜叅有梵僧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柰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守芝㴱上首蔡林知名龍德府尹李孝與昭有舊虛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餘訣且假裝曰吾先行矣俾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丙寅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思悟侍者焚軀爲報國恩悟錢唐人初慈雲式公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鑒三將聞之朝悟曰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大悲像呪以揩曰事集焚軀報國會公薨悟誦呪益精是年得旨克遂初志式爲贊刻石焉

第大陽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称警

延江夏張氏子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崇孝延往依以爲師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也延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公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延擬進語觀忽索曰這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於是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献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觀稱洞上之宗可倚矣延亦自負脩革莫敢攀奉一時聲價籍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延受之咸平庚子歲

也示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偪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偪稅不如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麽生是隨分

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轆轆地更有何事延神觀奇偉有威重日常一食自以付受之重足不越限

脇不至席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爲求法器傳續之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戊辰四明延慶法智卒後於元豐三年冬其法孫繼忠狀其行請文於宋清獻公趙抃撰行業碑其畧曰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州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初父母

禱佛求息憲宗神僧携一童遺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二十從本郡寶雲通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奉持禮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碍

者是也曰既圓融無碍何得有次第耶座（宋元明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代通講銷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迁迎慶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来詢法要禮答之咸臻其妙真宗久聞師名遣中使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焉遵式等修光明焉禱而雨大洽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行于世翰林學士楊億駙馬李遵勗薦以紫衣師號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焉順寂之期至五日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壽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云云

（麗乎）長水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

嚴至動靜之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瑯惠覺道重當世趨至其門值其上堂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亢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又矣宜勵志扶持以報佛恩師如教後住長水衆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市改明道　○遵宗真立號興宗改景福天竺慈雲法師遵式卒宇知白葉氏台州寧海人母王氏夢嚥明珠而生稍長不樂隨兄爲賈潛往東掖山出家年二十往禪林受具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式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教雍熙初來謁四明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淳化初衆

藁七　六

請居寶雲講未嘗歇靈異之迹具於本傳明道元年十月十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勉徒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至夜說然坐逝生部六十九夏五十明年仲春四日徒衆奉遷窆于寺東月桂峯下

酉○放度天下三帳僧尼○遼改重熙
戊戌改景祐○六月詔毀無額寺院
丙子○詔選五十人童子習梵學
帝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
駙馬都尉李遵勗其辭曰唯大雄之開教
也以清淨爲宗慈悲救世解煩惱之苦縛
啓方便之化門安住雪山始階於西域飛
行漠殿遂通於東旦彼土得道何可勝言
此方承流於是乎在雖陰魔有以侮伐或
示神通而帝釋常加護持無虧實相自法
眼授記鞠多印心佛衣不傳逮六祖而頓
悟牛頭析派續千燈而罔窮繇斯慧炬益
繁法雲滋陰旁行梵學轉譯華音扣寂禪
關指迷覺路了達者至乎離念超登者于
以忘筌爲無所不通之明處不可思議之

首歷代聖帝明王且有爲之信向者矣我
太祖之乘籙也王法延乎住世我太宗之
握紀也妙供滿於諸天真宗皇帝密契菩
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能仁之化一雨普
沾外護之心二嬰喜捨朕嗣景祚子毓群

黎將以驅富壽之民居常奉調御之本丕冒基搆雖祇席於蘿圖道弘引津粮每欽惟於竺氈茲乃遵前王之道也其可忽諸天聖廣燈錄者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之所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齋壇靡恃貴而驕矜頗澡心於夷曠竭積順之志素趣求福之本因灑六根之情塵別三乘之歸趣蹟其祖錄廣彼宗風采開士之迅機集蕊林之雅對粗裨於理咸屬之篇嘗貢紺編来聞座且有勤請求鋟

叙文朕既嘉乃誠重違其意載念薄伽之旨諒有庇於生靈近戚之家又不異於我慢良可嘉尚因賜之題豈徒然哉亦王者溥濟萬物之源也其錄三十卷時景祐壬午年四月甲辰序秋七月

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冬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代并壞民廬舍而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民能廢自此或地震裂泉涌水出如黑沙狀連年不止宋火

賛改寶元○元昊是年十二月稱號大夏改年大慶

帛秘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
袭康定○西夏入寇
壬慶曆○春二月京師雨藥
春正月初五慈明楚圓禪師示寂出全州
清湘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
卷七　八
山隱靜寺得度毋有賢行使之遊方公連
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縄墨所至爲者宿
所呵以爲少蔡林公柴崖而笑曰龍象蹴
踏非驢所堪嘗壹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
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
陽道望爲天下冠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
罪河東路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
頓渡大河登太行易服類厮養竄名火隊
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
經二年未許大室公詰昭揣其志必罵詬
使令者或毆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
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
唯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
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執視罵曰是惡知
識敢鞭叛我舉杖逐之擬伸救昭公掩其

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脫後七年辭去依唐明嵩公及往見大年楊內翰又見李都尉問答具本傳後移住興化沐浴辭衆跏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

卷十七　九

癸未十一月五星出東方司天監言注中國大安（河北雨赤雪）

甲申○元昊十二月詔册昊爲夏國主更名曩宵

丙戌楊岐方會禪師順寂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窶名商稅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遁玄遊筠州九峯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衆老宿慈明住南原輔之安樂勤苦及遷道吾石霜會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衆論譁然稱善挾楮衾入典金谷時時憊語摩怫慈明諸方得以爲閒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闕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明遽還數曰少

蘗林莫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陽晚參也何為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蘗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請住楊岐時九峯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麽試出来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横拖倒拽為什麽如此大丈夫兒須是對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胡盧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麽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麽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麽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語托開曰將謂同參元来不是自是名聞諸方示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主丈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麽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来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慶曆六年移住潭州雲盖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蘇）

（十）

（文）

（公）

（州）

（以）

（壽）

（九十）

三位極人臣之上矣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
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衆
衆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時
獨無從多行市里蹇裳而趨或舉手書空
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咸
目爲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荅曰
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
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
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
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
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
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
一留中二行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

化成殿具齋慶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
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
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
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
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

咸以爲言侵尋晚莫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嘉祐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皇祐○九月儂智高亂於廣五年狄青平之○李覯字泰伯盱江人時稱大儒嘗著潛書力於排佛明教嵩公携所著輔教編謁之辯明覯方留意讀佛書乃喟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教豈易知耶心經乃唐太宗詔三藏玄奘所譯纔五十四句二百六十七字耳泰伯所言非其自肯安能爾哉范文正公以表薦于帝嘗就門下除一官復差充太學說書未幾是年卒

浮山法遠禪師迁化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公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髮墮三寶數乃可授法遠曰

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曷善爲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謁汾陽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剪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

執七　十二

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依潤之瑯琊覺公應舒之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爲省公之孚次住姑胥天平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遠玉骨挿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基遠坐其旁歐收局請遠因基說法乃鳴皷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基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路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

遠音紙　奪角衝関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

逮幹所以道肥遯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兼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歎久之遠偈語妙密

諸方服其工作三交萬公讚曰黃金打作鍮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玄公贊曰黑狗爛銀蹄白象皃裔騎於斯二無碍木馬火中嘶殁時已七十餘雅自稱柴石野

人餘如本傳

欽皇祐二年正月詔大覺懷璉禪師住東都淨因本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澄公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識者賛爲吉徵師嘗於廬山圓通掌記室初仁宗聞圓通訥公名詔住淨因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師先是仁廟閱投子語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乃有省製釋典頌十四章其首篇曰若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瞞月

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璉謝恩擎捧鉢曰吾法以壞色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又之奏頌乞歸山曰六載皇都唱道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上和曰佛祖明明了上機上機全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什麼歸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復上疏丐歸山獻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

石樓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寵章屢貢款誠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逼抑堅請璉携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州以書

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不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不知果有不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終歲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其不暴曜若此

帝世尊示滅二千年矣

責雪竇顯禪師字隱之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于遂州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依益州普安院仁銑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沉荊渚間歷年嘗與賓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嘗避逅覺鐵觜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栢樹子因緣記得不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

卷七　十五

好法眼曰真獅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瘦侍其旁輒匿笑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

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道蒼鷹縱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北遊至復州北塔祚公香林之嫡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莫能覩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五年盡得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南問顯何之曰將造錢唐絕西興登台鴈曾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于靈隱無識之者堂僧千餘人使吏檢床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一曰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中翌峯虛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涘未分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座又環顧大衆曰人大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驟問

荅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者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為麼但得上無攀仰下絶已躬自然常光現

前箇箇辟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後迁明之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隨雲門中興

嘗經行植杖衆衲遶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荅者僧耶為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顯孰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也於是令撾鼓衆集顯曰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智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陞座僧問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劒未出匣神光射斗

斗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師敷揚宗旨妙語通慤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臥而化闍世七十二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畢改至和 ○封孔愚衍聖公

華嚴道隆禪師不知何許人至和初遊京師容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皷謹門者呵之不悛一夕還不得入臥于門之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撼之驚矍問名字歸奏上問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徧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有旨館于大相國燒朱院王公貴人爭先願見隆未盥漱户外之屨滿矣上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事石門徹公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公慧方欲剃髮使隆將橛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橛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後

因叙陳在石門所悟公案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来有灶香不欲兩頭三緒爲伊燒却故爲壞之嗣隆爲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疫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建塔于寺之東（廣本傳）

○遼洪基道宗立興宗子也改年清寧（治四十六年）

嘉祐元年

五年正月元日達觀曇穎禪師迁化生錢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爲大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爲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坊屋穎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藏七十八）事又問如何體會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罔然棄去至石門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則不與麼穎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墊子又問如

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簇下睡猫兒頴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舊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頴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搬人如何會頴不能對聰因植杖於座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做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為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頴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何謂非悟聰曰女以此句為藥語為病語頴曰是藥語聰呵曰女乃以病為藥又可哉頴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宰有加者而猶以為病茲實未諭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意旨知識所

卷　十九

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碍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頴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頴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愍之園

日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公問曰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向有中覓無手撈水月堪愛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頴曰且請太尉歸宅頴東遊初住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明之雪竇又遷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楊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乃驚曰當柰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頴欣然遣撾鼓陞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賛叢林者勸修勿怠曰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擁步上方文頴踴跃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閱世七十有二夏五十有三

○歐陽脩宋祁脩唐書成○脩又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將舊唐史所載釋道之事

並皆刪去惜哉

唐李 六月丞相笛公亮進新脩唐書二百五十卷

天衣義懷禪師生陳氏溫州樂清人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于屋除而光照戶遂娠

載十 十干

及生尤多奇兒稚坐父船尾潨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笞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游京師依景德寺試經得度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中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金鑾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公又不契東遊洞庭翠峯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檐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纖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辭如鷹過長空影沉寒水鷹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爲類己先使慰撫之乃敢通門人之禮諸方服其精識自纖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智才住杭之佛日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胥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聞

卯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堅奉示之遂倒臥推枕而化世壽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山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癸三月廿八日帝崩○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

蘿七　三十一

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公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公心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曰法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林間

比京天鉢寺重元禪師出青州千乘縣孫氏法嗣天衣文潞公彥博出相鎮魏府請住本寺是夏別公示寂茶毘煙到成舍利公執瓶禱之煙入舍利填瓶公乃竭志內典焉

甲辰改治平英宗署太祖孫濮安懿王名讓之子初名宗實仁宗無子立爲皇子賜名曙韓琦司馬光定策立之三十三歲即位三十七歲崩在位四年

雲峯文悅禪師南昌人生於徐氏七歲剃髮於龍興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策杖遊江淮至筠州大愚見屋老僧磯菴凉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焉欲裝包裘去將行而兩兩止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墊堕蘧廬喚作一塵蘧廬入地獄如箭射下塵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

法輪不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餓不暇假爲女說法乎悅不違即請行及還移住西山翠岩悅又往依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女不念作住屋壁疎漏又寒雪我日夜望女來爲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爲女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令健[巨寒]以煩女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健椎[堅請椎]地悅有難色槩起欲棄去業已勤勞又因中

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歿東游三吳所至叢林改觀雪竇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衆茶橫設特榻示禮異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峯又遷雲峯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皆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佛祖統紀作如來全身舍利塔於禹溪之北）丙午三月慧現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丁巳移見于鄉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寺于毗如月至五日沒次年正月上崩于福寧殿矣丁未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及三十間者可賜額曰壽聖悉存之

壬寅

大教東被一千年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藝人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肅神宗頊（妣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曾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爲宋配生帝自潁王爲太子薨即位三十八歲崩于福寧殿葬永裕陵）改元熙寧（是年地動非常）

藝人

遼國咸雍四年（是年金主阿骨打生）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粥祠部以濟急從之

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卒字中敏出于蹇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過目成誦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潁真律師以講學蜀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讖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棄徒嚮西山如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撫然良久曰汝知之乎曰我不能知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師南康守程師孟請住歸宗又遷圓通仁宗皇帝聞其

名皇太初詔住京之淨因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居其之右於是璉應詔引對問佛法大意稱白天下賢訥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岩無疾而化世壽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

夏

李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藤州鐔津李氏子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載觀音像誦其名號一日十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着爲原教篇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肝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胎合且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歐陽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賫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

競故討論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因撫
（素記所問）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
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即
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
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嘗曾留心觀其筆
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
暇深得法樂頒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
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
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
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
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
中書劉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
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
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
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偶蔡公襄
（三）
爲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于靈隱永
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闍維六根不壞者
三日眼曰舌曰童真與頂骨數珠爲五舍
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
白雲守端禪師示寂生衜之葛氏幼工翰

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
鉢參顯禪師顯没楊岐會公嗣居馬一見
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
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過溪自省
作偈甚奇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
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
河萬朶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
寐明日求入室咨諭其事時方歲旦會曰
汝見昨日昨夜狐者麼端曰見會曰汝一
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
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去游廬
山圓通訥公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
承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
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殺林責已甚重故
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
訥公厭閒辭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
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昔法眼
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圓明一顆
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
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

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閒房舒州小刹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来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及遷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

（葵未四）

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帶出来庵早已參差須有辯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着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着爲甚麼鼻孔不正爲尋常見鼻孔頑了所以不肯放心今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悄拔類此

登詔同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惠辯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普照初遊學天竺明智一見奇之即盡心學教觀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後八年明智韶公俾繼主席翰林沈遘治杭任威儿者多惶懼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遘異

之任以都僧正東坡時爲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

藝八　五

師總領要畧實以解行表衆而已師既莅職凡管内寺院虚席者即消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閑問義科塲設棘圍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爲中選不及三者爲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爲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晚年倦于勤歸隱草堂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别合掌跏趺而化初辯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跏趺如生其頂尚温坡盡敬而去

丁巳　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爲寺賜淨克文住持賜額曰保寧

戊午　改元豐

庚申　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壽殿齋例賜椹服師名（）制革

相國寺六十四院爲二禪八律詔宗本禪師住惠林引對於延和殿問法

辛酉 吉州慶閑禪師示寂出卓氏福州人也法嗣南禪師茶毘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蘇子由爲銘

癸亥 京城祕法雲寺成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頴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爲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堂講至於法慧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圓鑑遠公退席居會聖岩夢得俊鷹喜而畜之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

癸丑 六

留止三年遠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拜起遠曰汝妙悟玄微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

得汗青田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浮山以大陽皮履布掇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毋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廬山惠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異苗蕃茂采符前讖青平生不畜畏物弊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爲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爲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灌沐升座別衆罷偈曰兩處住山無可助道珠重（蒸八）七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靈骨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夏三十有七無爲子楊傑爲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有得

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資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法堂記曰壬辰歲夏四月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講堂痺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諗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爲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爲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圮則扶（於華改）子師缺則補之以至于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

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岩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

（蕅益八）

道皆以消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況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滋惑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也一飯之真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爲甚師之爲是唐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爲益也豈其細哉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

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爲出於吾書異則以爲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符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

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

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曰者也十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游人信之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

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否嘗於一床榻榻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酢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況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毋虛名所劫持也

程顥明道先生（門人謚也）神宗素聞其名數召見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逮因責監汝州上即位召爲宗正未行而卒顥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頤遂獻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慕）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遍而其實

則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金國李屏山居士辨曰

（他辨他論）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或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或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惟讀莊子知異端之

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天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恠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爲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楂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爲天下用恢詭譎恠道通爲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謗于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師墮乃可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彡余六）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厥天）船師醫卜與粥香者無非法門畧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須密女之淫蕩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之恠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出於周如

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藝八）其導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北澗所此東澗所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既東則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五戒十善（十二）開人天道於鹿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剎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竪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阡妙覺重重單復十二陰補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薝蔔香灌注肝腸如甘露漿

輸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道場諸君之聰慧辯才亦必有所從來特以他生之事而忘之耳況程氏之學出於佛書何用故謗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

藝文　十三

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胷中猶有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丙寅 哲宗即 神宗第六子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實嬴疾惡臣下仰視者輕欲之非仁君也十歲即位太后高氏臨朝九年後歸政二十五歲崩葬永泰陵在位十五年改元祐

遼咸雍二十二年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往參廬山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蹇翊之来言於予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嘗吾血氣剖強視聽聰明嗌咿嗌鳴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歡忻動蕩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瞀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

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靡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鬼欲沉陽鬼欲飛則六鬼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闥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母拱辰於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紿以他事出遊百里遂泛浩江下濮水歷縉雲出釜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詞觀而達於渚宮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繡之谷長嘯於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遥想揖遠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爲基以命爲依始乎有作終乎無爲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無絃之曲觸鐵牛之機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當試爲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乘能乘吾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荅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將吾之說而往問焉

丁卯詔革大洪山靈峯寺爲禪院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

子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問道義天上表乞傳賢首教勅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惠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傑送至惠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印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狥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為知體至惠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疑閱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及見天竺慈辨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隴禮智者塔擔曰已傳慈辯教觀歸國數楊顧賜寘護又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傳所著文還國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

（慈）

因（今俗稱高麗寺）建閣藏之

（五）

（袞）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嘗注金師子章學合論于橫海明覃南還聽楞嚴圓覺起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嘗親于

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杭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因易禪爲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爲主上祝壽晉嚴觀一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又難陀譯八十卷唐烏荼進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爲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于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

蔣山贊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傅大士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性重遲鬧靖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爲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昉春破新泯泯混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骨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公心

沒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仲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生来恐純熟王曰頷聞其說元曰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

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来無貴賤寒温外無別語即歛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僧俄報火厨庫且以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蜂窠蟻鬪而元啜茶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聽事者側立與元有以處之而歛目如平日於是稍

稍隔去卒不問元祐初曰吾欲還東吳促
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山蘇老泉嘗
作彭州圓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也
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
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
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
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
下之譏而已年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
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
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
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
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
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判
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又喜其來
而接之禮靈徹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母復爾室家而後
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
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
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
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矣

在京師彭州僧保聰来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来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奏浚西湖除葑（平聲）山爲岸杭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儋州至元符三年六月歸自海外居常州軾謫黄州日築室東坡號居士靖國元年辛巳七月廿八日卒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去聲）局觀常作佛印磨衲贊曰長老佛印大師（磨去聲衲音納）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嘗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

幽都紛在吾箴孔線縷之中矣佛印聽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一一世界滿中衆生一一有毛孔所衣之衣箴孔線縷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

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爛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唯心生下劣相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讚之曰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虱龍象

（其實）九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僧瓔珞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上善嘗欲從之遊一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

鋪坡前錢疆嶺下俄有兒生其呀魯聞之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頓隨魯歸遂冒魯氏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如也講大經章分句析機鋒不可觸京洛著聞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峰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峰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以法私大迦葉乃羅講南游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搜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謁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爲銕佛謁懷禪師懷貌寒危坐涕垂沾裳秀易去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爲宗曰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頓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入

吳皆從之初出世淮之四面杖笠之外包
具而已以至棲賢蔣山長蘆衆千人有全
拂長老至登座衆因哂之無出問者於是
秀出琴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拂笑曰
秀鍊面乃不識自己乎秀曰當局者迷一
衆服其荷法心也與國大長公主逮法雲
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日神宗
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
禮之皇弟荊王致敬座下士大夫日夕問
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大盛方經營
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
能爾遽忘嶽力乎温公意少懈元祐五年
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
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
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
擇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閱
世六十四坐夏四十五

頌曰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劍州尤溪施氏母
夢男子頎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
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

仲皆不肯總其事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材公材有人望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道依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遷黃檗積翠以至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佳其勤勞稱於衆總自負密記決志大披濟北之宗洪州太守榮公脩撰請住泐潭或謂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爲禪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出南昌欲延寶覺心公心舉總自代總知宵遁去千餘里檄諸郡期必得之得於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相謂曰遠公嘗有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黎號廣惠其徒

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
國王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趣
拂之下衆盈七百鼓席之盛近世所未有
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
坐而化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鴈門塔之東

世壽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荊門玉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譔畧云
師姓王眉州丹稜縣圻頭鎮人天聖元年
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
爲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曆二年遊方至復
州見北塔思席禪師發明心要得遊戲如
風大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名
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些子且書
於帶上自是諸方以皓布視呼之惠南居
黃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其機者師
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荅曰不相
似南曰我脚何似驢脚荅曰不較多南笑
曰此非汝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
從來疑這漢熙寧間至襄陽爲谷隱首座
有蜀僧依止師席師憐其年少有志稍誘

掖之僧亦効師製犢鼻浣而曝之師見之曰我椓何故在此僧曰某甲椓也師曰具何道理敢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欽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血死後半年其僧嘔血死於廉門山聞者異之元

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致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塔有何言句師曰爲伊不肯與人說遂請師住郢州大陽谷陽隱大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緇素請師升座以爲歆豔師（歆虛音）

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携杖杖下座不顧而去居數月知荊南李公密言轉運使孫公景脩同請住當陽玉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湊七豆反）

人關首座維摩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僧爲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曰杜杜又曰盂八郎盂八郎一日師從厨前過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耶對曰衆僧造藥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爲人汲水

舂米令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膳生羊骨鱉臛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剩大王隨從汝抄劄消鑿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衆不堪寒凍謂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来下去點檢寒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来去得許多師曰大道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狗子在室中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去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會玉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衆曰賊賣賊賣良久畫破曰自家賣自家賣冬至上堂曰晷運推移布褐共赤莫笑不洗無来換替王大觀知荊南問如何是佛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佛師曰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掀了腦蓋師有頂相

自賛曰粥稀飯後坐床窄先卧耳聾愛聲高眼昏喜字大其應機荅話隱顯不測大致若此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載去聲）葺爲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脩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法堂方丈寢堂鍾樓慈氏閣關廟而鳥（燕入）新之皆求予記其本末師住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兼衣囊錢元祐六年遣人至江西口白曰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爲代可矣余以喻肅肅不顧往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臨行門人追以作（一西）

（靜）頌師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舁尸出兒即齋者力一年三百六十日師滅時地三震會余移漕淮西召還諫省謫官金陵不復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洪州途次太平有德鴻者来謁泣言師之死鴻適歸閩中自閩閩言卉詣玉泉師已葬于斗山下鴻營塔于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公者故間關數千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予哀鴻不忘其師乃追掇緒餘而銘之曰（文多不錄）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藝兵講座輒曰頴登此說法度人十二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爲請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遘撫杭仁宗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爲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此年始革禪爲教鑒山增室廣聚學徒教庠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檇李檇音醉地名今嘉興師以鑄鐘例被追辨幸得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鎞設問荅述圓事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

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廷復畀師衆復集（有敬通公與師爲世外友爲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猿哭天竺師歸道場重輝東坡寄詩曰道人出山去山色如初忽不見白雲不解栽青松三年有餘安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云）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爲築室遂成伽藍六年太守鄧伯温請居南屏明年復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衆請及月餘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師於山無緣不宜久住既受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師曰此山如師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將示寂乃入方圓庵（秦觀記米芾書）寂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寮告之曰（道猶師也）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而化當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藝文二十六

成東坡命子由爲之銘

贊淨因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葷十四去上生院行頭陀行又六年爲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參知識甚多

而得旨決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覓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曰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公璉公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門填臻一日之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設高廣座恣人問荅左右上下咸歎希有懽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崇佛法之徽猶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爲惠林智海二剎其命立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神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二七）八月十七日前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加矣夫而寤閱世八十座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退似不能言者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頹然不出

戶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絕掩脛不多爲裁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嘗於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爲能加敬焉（黃直預其像曰老帥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娘老婆三五少年日北鮮東塗西抹來）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藝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戊戌改紹聖

乙亥遼改壽昌玉洪基加號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孝惠天祚皇帝

智海真如慕喆禪師出於臨川聞氏聞族藝九

寒喆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律身甚嚴翠岩真禪師游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盖人號真點胸所至犯衆怒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雖群居不敢失禮真兩住剏喆陰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且令見喆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黃檗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為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漳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岳麓席虛盡禮迎以為出世累月而後就俄遷大潙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飯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後作

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衲猶浴盡老不浴者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詰靜退畏閙不敢必其來詰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采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詰曰僧佛祖所自出獸僧獸佛祖也安有名為傳法而獸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

凡驗學者舉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詰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始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是年雲居元祐禪師卒王氏信之上饒八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

慧覺　二

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檗住依之十餘年智辨自將氣出流輩衆以是悅之少然祐不卹也南攻去游湘中廬於衡岳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荊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為第一世

祐欣然肯來道林蜂房蟻穴聞見屢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喪廊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厥閽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袍祐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餘先華無補空門號出家額乞封田禮部牒免辜盧老納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王安上者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烏鵲此骨歸葵峯頂耳登舉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祐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於開山右覺塔之東作卯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而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卯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日夜集衆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

貧改元符　西夏改永安

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指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泯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荅捷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江州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衲不可折也於是爲開先之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間德化緇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訓酢妙句與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

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荅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善又嘗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絶不喜人記録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迈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録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爲禪之謂請益故元以是風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

義元　四

明州傳云棄王位出家上巡乞遍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門閥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爲知大體李公伯時爲元寫照

元曰必為我作笑狀自為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為拈花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謾向風前舉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

藏究　五

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盡笑狀非苟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

圓照禪師諱宗本生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體貌豐碩言無枝葉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探井曰典炊爨以俱給之夜則入室參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遍參至池陽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掌為侍者而喜寢鼻息鼾鼾聞者厭之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它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懷退居吳江壽聖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夜話曰瑞

光虛席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逾此道人者耳既至寺集衆擊鼓鼓輒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振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喻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嘖曰誰不欲作福衆識其意聽赴之元豐五年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六中貴梁從政董其事驛召師主惠林既至上遣使問勞三日傳旨就寺之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即盤足跏趺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滌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悅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

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惠僧也後帝登遐召入福寧殿說法以師掌爲先帝所禮敬見之不勝哀悼以老乞歸林下勅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

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其真慈善巧若此高僧傳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師道譽請以弟子禮見師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遍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法道至本大盛老居靈岩閉門頹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痴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麽尋常要卧便卧

蘆花七

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慶黃龍寶覺禪師入寂出於鄒氏諱祖心南

雄始興人也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信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橫逆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峯悅公留三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公至黃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語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哉南公肯之後使分座令接納來學南遷黃龍而化以公繼其席

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辭去乃得謝事閒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虚大潙以致公三辭不往又嘱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公曰頴見謝公不頴領大潙也

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戸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頴一見之公

至長沙師直頴受法訓公爲舉其綱其言光顯廣大如青天白日易識其畧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醎是淡逵磨西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迈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

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兎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公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

卷九

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尉王詵晉卿盡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久之南還丹游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閒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臈既高益移庵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坐夏五十有五

芭徽宗佶立神宗第十三子初封端王太后向氏召軍執議立端王丞相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長望見王在簾下叱曰聽太后處分王出章惇惶恐失措遂即位荒淫奢侈幾直尚浮又寵道士林靈素失道北遷降爲天水那王壽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終於五國城改建中靖國

遼天祚立諱延禧道之孫秦王元吉之子淫縱失道荒于畋猟女真有禽曰海東青玉爪善捕天鵝一飛千里歲命其國人

窮取以獻人忠遂叛政和中重貢與遼叛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作遼千夷山擒之削封海濱王遷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遂亡

女真太祖阿骨打（後改名旻揚割太師之長子世爲酋長是年舉兵立國）

禪門續燈録成乃東京法雲佛國禪師惟白集是年八月十五日上進帝爲製序白靖江人嗣圓通秀公其文曰昔釋迦如来之出世也受然燈之記生淨飯王家分手指乎天地而其機也已露游門觀於老死而幻緣也頓窮及乎唱道鷲園騰芳鷲嶺無邊刹境遂現於一毫之端大千經卷畢出於微塵之表西被竺土東流震旦編葉而書則一時聖法雖傳於慶喜拈花而笑則正法眼藏獨付於飲光自達磨西来實爲初祖其傳二三四七而至於曹溪於是

雙林之道逾光一滴之流寖廣自南嶽青原而下分爲五宗各擅門風應機酬對雖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箭鋒相拄鞭影齊施接物利生啓悟多矣源汾廣延枝葉扶踈而雲門臨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

朕膺天寶命紹國大統恭惟藝祖闢度門於緜寓太宗闡祕義於敷天章聖傳燈於景德永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真風協助神化以成無爲之治者也於皇神考尤嚮空宗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翔二禪闢惠林於東序建智海於西廡壬戌之歲以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張敦禮之請復建法雲禪寺於國之南於是祖席光輝叢林昌盛天下翕方袍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矣今敦禮以

其寺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探宸上衆了第一義屢入中禁三登高座宣揚妙旨良愜至懷昔能仁說法華經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

十一

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今續知之名蓋燈燈相續光光相入義有在於是矣意圓澄覺海本含衆於十方生滅空漚遂沉淪於三有因明立所由塵發知識妄相仍轉入諸趣良可悲也若回光內照

發真歸元則是録也直指性宗單傳心印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擊妙喜世界彈指而現莊嚴樓閣神通妙用真不可思議者也嘉於有衆締此勝緣俱離迷津偕之覺路斯朕之志已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十五日勝敘

幸改年崇寧○偉崇寧當三錢○詔天下軍州創崇寧寺○又改天寧節先跳甲申是歲漸州五祖山法演禪師示寂錦州巴西鄧氏少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百法唯識窺其奥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即日遊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録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藍苴汝來也演拜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以問端端叱之演領悟汗流（惜道領）被體乃獻玅機頌云山前一片閒田地義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禪爲子矣演掌掌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耶法尔耶演褰衣旋磨一匝師嘗示衆云

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衆下語不契師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初住四面遷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老和上鼓動唇舌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舉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檐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張丞相謂其應機接物狐峭徑直不犯刊削其知言耶應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弩自督役誡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

乙酉　金國移瑞像佛牙入內殿供養

丙戌　金部釋氏有演神喻分者附之是年正月舍出西方其長五天

丁亥大觀○慈感寺吳興郡民邵宗益剖蚌得雖漢像歸於本寺後至建炎間忠使楊應誠傳玩歸入于溪漁人再獲建閣以藏之

旨東都法雲大通禪師善本示寂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太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爲潁人初母無子禱于

[illegible]

十三

佛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乃娠生而骨相秀異方睟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宦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爲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它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使聽習毘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遶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道振吳中本逕造姑胥謁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旨整頓提撕之網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

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内如寀子之於東寺馬出世婺之雙林遷抗之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供養莊嚴之盛將者疑在諸天時號大小本也（宋本）

哲宗聞其名詔住上都法雲賜號大通又繼圓通之後王立孤峻儼臨清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粗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日填門住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頴見而不可得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閒居時抵掌笑或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洏塞饌以魚菽名者不食其真誠敬

（士西）

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而已果沒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閣世七十有五坐四十有五夏

（慶五月停給僧尼度牒三年〇六月以張商英入相時久旱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

宇以賜之

辛卯改政和四月張商英罷相○詔毀京師諡祠

遼改天慶

壬辰是年蔡京進太師楚國公京喜食鵝預籠畜而烹之嘗夢鵝數千訴于前其一致詞曰食君廩中粟充君著下肉一羹奚數百命生死猶轉轂看君壽千春禍福相倚伏京甚畏之出魚溪詩話

癸巳四月嘉州風折大樹有僧在定有司聞于上詔令送至京師八月入內譯經院金總時三藏鳴金磬出其定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惠持也西遊我眉因入定于此三藏因徐啓今欲何歸曰陳留即復入定徽宗令繪像頒行天下仍製讚是年四月王清昭陽宮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七年改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十一月癸未郊上繒大珪執元珪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

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級重加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

出宋史

甲午 一記佛果禪師克勤住京師天寧○賜永道法師號寶覺住左街香積院

女真是年始叛陷遼寧江府初遼主天祚賞罰訓偕澈色斜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隣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

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至三四戰鬬而後得不勝其擾二年恭王作如混同江釣魚紫牙生女真皆大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使諸貴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當以事誅之奉先曰殺之傷向化之心阿骨打知其意即先舉兵吞併隣近部族秋集次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漁海刺史高仙壽討之烏女真所敗失寧江州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齊官行一里許其松埋遺誌出遼

二永

遼天慶五年○金太祖阿骨打正月一日即位改年收國

政和五年黃龍死心禪師卒諱悟新生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楞嚴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新曰曾到又問曾到靈

樹否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新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辨無所抵悟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耳

渠能飽人耶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上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撻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舊起忘納其儼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為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

時詰禪師領獄蘄往造焉詰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詰曰是什麽新曰高著眼詰曰恁麽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曰是凡是聖詰曰爭柰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噓聲詰曰氣急殺人曰恰是拂袖便出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岩岩舊有淫祠（或作祀）鄉人禳禡酒祭汪穢無虛日新誡知事毀之辭以不敢招禍新怒曰使鼠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折俄有巨蟒（或作蛇）盤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它

藝文　七七

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廷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銘於碑陰者新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忽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麽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麽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

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絶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快活十二月十三日晚忽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茶毘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

丙申 政和六年錢唐靈芝寺律師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子少依祥符東蔵惠鑑師學毘尼及見神悟謙公講天台教觀博究群宗以律爲本又從廣慈授菩薩戒戒光發現頓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常披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于市楊無爲贊之曰持鉢出持鉢歸佛言長在四威儀初入郵時人不識虛空當有鬼神知四主郡席晚居靈芝三十年衆常數百掌言化

熟光　十八

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資持濟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彌陀義疏及刪定律儀本芝園集若干卷自號安忍子命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壽六十九夏五十有一

道士林靈素者温州人善妖術以雷公法嘗往來不逞於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薄之至楚州與惠世相歐擊訟于官府倅石仲問焉喜其辯捷輕後脫之置館中問吐納燒煉斐神之術七年正月仲携入京因道士徐知常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靈素大言曰天上有神霄王清府長生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皆玉帝子次有左元仙伯并書罰仙吏褚惠等八百餘官謂帝即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已即褚惠帝忻然信之賜林金門羽客建通真宮以處之帝自號教主道君皇帝〇二月詔改天下大寺為神霄王清萬壽宮院為觀設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未幾有期門之事矣〇四月詔道籙院畧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難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内惡談致詞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籙院看詳取

索焚棄之
是年隆興府黃龍山靈源禪師遷寂名惟清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髫上學日誦千言吾伊上口有異僧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聽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為大僧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頴留就學安曰汝苦海法舡也我尋常溝壑耳豈能藏我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時清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荅茫然不知端倪夜擯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為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清羊神洞氷雪而趣識卓絶流輩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黃庭堅皆師友之其見寶覺得記別乃安為之地矣張丞相商英初奉使江西高其為人厚禮致以居洪之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

命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嘗與寂音論之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於何偷（絕也）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在脫生死刄在什處在偷

藝苑　二千

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其指法巧譬類此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淨髮安坐而逝

十一月汴京智海佛鑑禪師慧懃遷寂（生汪氏舒州人）

（癸）改重和○金改天輔元年

十一月上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秘籙會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盖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及爲大會林講經據高座上爲設幄其側林所講無殊絕者雜以滑稽嘲謔語上下爲大閧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

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飡而觀施三百謂之千道會云〇十一月有星如日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

二十一

無異出宋史

大金立國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女真其初酋長本靺鞨人既定疆氏宋頗猶漢言王也真妄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大師以玉呵骨打身長八尺銳雄偉沉毅寡言笑頗閱不常而有大志有楊朴者遊東人也勸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遣使備來冕旒為東懷皇帝

改宣和〇西夏改元德〇左街看精院水道法師等言旋水流十嶺表〇睦城方時及僧改永樂庶子各即減

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拇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凡決事稱敕名者加之中罪羣臣諫者酷膚誅之變風大扇矣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仍禁銅鉞塔像下書便令天下德士逐出本寺不令將帶衣鉢財物而使道士女心住坐〇夏五旱城水高十餘丈水末作前兩數日如傾及霽開討賑前茶肆人展起找床搧喘若有大犬蹲其傍質明視之龍也庶人驚乎而側逐為作坊兵衆取而食之聲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芬黑色驪眉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頸極長於

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
詔林靈素禳水無驗四洲僧伽降現上
命禳水大士登城水勢頓竭遂賜號巨
濟大士左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
數十道互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
數隔絳紗方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
數夕又作磬盖大格格且久其後更低
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
白黑二氣然赤氣為多自西北俄入東
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方止

寧

秋九月詔佛德士復僧釋氏舊名輪錢換牒祀鋼鐃塔像禁穿窬

平五

大師永道坐私近郎詔以所賜神霄宮并田產盡還僧寺遼改保

大元年○春正月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沟沟而動若鎔金而涌沸北日傍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抪止時腥風未

○冬十一月放林靈素歸温州死之宋史

平人多三月二十五日詔慈受深禪師住相國寺憂之林虙生壽春夏氏嗣長蘆信禪師夏六月黑眚出洛陽有物如人或一犬其色黑不能辯日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三年乃息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而敗上京東京陷徙燕女真又攻敗之延禧與二子奔于不毛之地由洛陽入夾山復立于燕遼由

是分矣改元建福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年十九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厚贐其行後妻以女公果登第一日遊僧

舍見拂拭藏經梵夾肅粧公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及胡人之教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云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云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乃已後因訪一同列見佛經乃問何書云維摩經公信手探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不意殊方乃有此語公盡借歸讀之不厭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論公遂留心禪宗因提刑河東至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從容接引覺而閱其語看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國師去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祖曰是什麽公乃有省作偈曰是什麽是什麽羅睺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回泊被善才覷破毘嵐風急九天高

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奉使江左游東林謁照覺總議論久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覺曰兜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八月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請俱就雲岩陸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

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横戈戰一場悅寂後登座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甕亟抵擬瀑亭公問此是什麽悅曰擬瀑亭公云挾轉竹筒水歸何處曰目前薦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及夜話次公云比看傳燈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即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乎公憤然就榻至五鼓忽垂脚踢翻溺器乃省前話即扣悅寢室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物在什麽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寢去来日相見翌日公投頌云鼓寺鍾沉托鉢向岩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遣他受記來悅於是焚香付之偈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踈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迷途了無迷順不犯工夫仍喝曰參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

之法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之魔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鞭公感激是歲十一月悅歸寔公別悅未幾登右揆是夕彗星滅久旱而雨唐子西作內前行一時傳誦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

（丙戌）

宣麻回紫徹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旋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鋩如秃幕明日化為甘雨来宅家喜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我聞二公拜相年民間斗米三四錢明年當宣和辛丑

二月公奏謚號真寔遣使持文祭其塔其（祝融會）畧曰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龍安山中抵掌夜話盡得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晚為嘆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建惠緣不勝壽喜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思以發揮之為持請於朝蒙恩追謚真寔禪師於戲惟余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其平日激厲之志雖死生契闊之異而蒙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

表命子弟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門聲如雷震視之已逝矣

爺

金改天會元年太宗矣巳買立乃太祖弟粘罕斡离不等

二十五

藝兗

立之滅遂遂有南併之志升皇帝岩曰會寧府為中京帝於禁庭親觀瑞光光中現佛即勅模像厥庭供養帝親掃洒每食跪獻累年無息每歲設會齋僧萬餘

異是時兩京河淅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髯長僅六七寸頤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出宋史

禪林僧寶傳成沙門德洪撰字覺範初名惠洪姓俞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辦博能緝文性簡亮年十三出家依三峯禪師十九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宣秘律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克文禪師七年盡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荊州張丞相

聞其名請傳法於峽州天寧寺以二詩辭馬已而杖策謁公公見之喜曰今世融聲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持北景德寺火之謝去住持江寧府清涼寺坐爲狂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爲僧易名德洪數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禮卒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窮治踪跡尚書郎趙旸等皆坐貶官師竄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

致形壞服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亢禮其同門友居谷山及其嗣法在諸山者皆迎師居丈室學者歸之是時法禁與黨人遊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不悔惟張丞相及侍郎鄒浩右師陳瓘尤盡其力其在東都也或譏道人當交通權貴耶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廉知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談者謂師前日違衆趍義冀濒於死既還僧籍宜有以寵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屬多故

不果明年師沒志沉不伸世以爲恨壽五十八臘三十九著論萬言皆有以輔教云

己巳　金天會三年（）遼保大五年　延禧奔夾山大臣立其弟淳守燕京尋殺又立其妻蕭氏改元德興延禧聞淳死詔削其官爵降蕭氏爲庶人初奔夾山至是越漁陽嶺南走金兵禽之封爲海濱王踰年卒於長白山金滅之國除右遼自阿保機以梁貞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至延禧保大乙巳共九主凡二百一十年

詔法師永道還京復僧形服六月奉自住持昭慶崇化禪寺七月御批右街顯聖寺釋迦院特賜寶覺大師充辟舍仍行住持

師諱永道東潁沈丘毛氏子弱歲厭世相往依承天寺南羅漢院真戒大師安落學出世法既納僧服趨京師業唯識百法通之政和三年選補右街香積院住持賜紫永五年賜寶覺大師宣和元年改佛號師

葬光　二年

與律師悟明華嚴師惠日相向泣曰佛法至此幸生猶死也亟詣政府陳狀謂自漢永平佛法入中國唯元魏宇文周唐會昌曾廢佛我國家法堯准舜三武庸主安足爲法我謂佛非中國之人不欲存其法於

中國乞放歸田里復士農之業德士之稱有死不敢奉詔不納翌日遂伏宣德門奏疏曰臣永道幸生神考潛封之地遭際陛下御寓之時三教鼎興萬方無事臣因棄士農之業削髮披緇講授佛書助揚聖時無爲之化竊謂三教聖人皆是教人以爲善但爲其徒者妄相睚眦致使時君惑焉蓋自三五以降朴散淳漓大道堙塞周之柱下史迺著書五千言發明道德將使斯民守雌保弱慈儉無爲及刼於朴屬周道陵遲俗益浮僞而民莫之從也仲尼氏出益倡仁義之道修詩書定禮樂以捄世弊不幸而繼之以戰國處士橫議以仁義爲謬悠其視道德何如也漢興猶雜霸道孝文之賢議禮樂則謙讓未遑孝武窮兵黷武海內大困於斯時也非吾佛之教應寶數而來則道德仁義幾乎熄矣原夫佛之書也苞羅精悉無所不統玄微深遠難得而測又明善惡報應通乎三世身滅而神不滅積善積惡各以其類報不待爵賞而

民自勸不待刑威而民自化其陰翊王度有功斯民豈小補云乎哉自漢以來惟元魏宇文周唐會昌掌下廢佛之令其餘帝王罔不崇奉若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興佛教累遣僧徒往西域益求其法太宗

皇帝建譯場修墜典製祕藏詮述聖教序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氏論仁宗皇帝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目與大覺師慤璉賡歌質問心法英祖神考繼體守文恪宗皇帝在儲宮日神考不豫時讀佛經祈聖躬水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于正則曷足以致歷代帝王之崇奉哉雖遺前代之三廢然皆不旋踵而復其廢教之人率皆不旋踵而及於禍誰爲陛下謀乃赫然下廢佛之令且甚爲陛下危之夫自漢以下歷代帝王固無足爲陛下道者然我本朝之列聖豈皆不足爲陛下法哉陛下必欲道士之盛者宜嚴勅郡縣民之俊秀悉與保奏披戴不旬月之間道士自盛矣陛下舍此而不爲迺迫脇佛者之徒棄其所學

而從之傳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悅而誠服（內納音）也以非心悅誠服之僧驅而內諸道士之中臣愚以爲道士之禍自此始矣未覩其爲盛也臣濫學於佛食宋之粟不容默已諫而獲罪實甘心焉書上帝大怒收付開（藝元）（二十九）封獄當黜春陵監防卒謂此去萬里途霧毒人道人蔬食且不過中食甚非自全計宜茹葷血師瞿然曰死則死耳佛禁不可犯也春陵守一夕夢黜佛械而立廷下旦視事徧以告僚屬僚屬具對同夢項之師至而貌惟肖一府大驚議免師役辭以大君有命守益賢而免之居亡幾州人大疫師爲鑿池呪水飲者輒愈亟許自便建炎南渡廷臣薦師林堪恢復詔赴臨安勉反初服師力辭帝知師不可奪從容謂師先帝惑於妖言毀卿形服朕欲爲卿去其黜涅可乎道對曰先皇墨寶不忍毀帝大笑撫道背曰卿到老倔彊遂賜名法道謚號寶覺圓通法濟大師俾住大中祥符寺國家有咸委師祈禳應若影嚮紹興二年詔

住廬山之東林從江州守臣請也明年師因道士循習近例班居僧上遂詣行在上疏曰緣崇寧大觀間道士王資息林靈素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道壓釋班切見靖康以來道士官資已行追毀乞依祖宗舊制特賜改正禮部議故事惟宣德門肆赦道左餘並僧左奏者為令先是靖康之亂嘗與律師悟明搭造三千化佛為國永命其在祥符時方議經構而金人再陷臨安乘輿浮海道亦扈從至是乃移罷東林勸施藏事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入寂于千佛閣新寺是日講莚法師百餘人以自恣來謁慰勞如平時遞謂法門安危[illegible]公等是賴吾其逝矣索筆書偈合掌而逝閣維獲舍利無數弟子寶護建塔九里松

藝苑　三十

之原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魏國公張浚譔塔銘

淨慈北磵居簡禪師吊其塔文曰孟子稱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螻蟻試身雷霆不

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果能屈乎黯而流之為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歌至化若出金石貪賤果能移乎削名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祿簡在帝心曰往欽哉去汝黯涅公念先帝不敢毀除帝曰此翁至老偃蹇富貴果能淫乎方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播遷易緇於黃天下從之不則竊貨而逃槁死林壑公則効忠比干尚與其萬分之一如以抔土隄龍門之濤瀾聖恩寬洪不即誅戮鄉使群起而拒吾知公獨不拒也非至仁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所成就奇偉峭絶真大丈夫事再拜右繞辭而吊之曰黯可息乎身據鼎耳兮息之則殞黯可去乎恩如春風兮去之蔓延

不忍一念之忍迄于蒙塵黍離關庭塗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隻影問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衆蠭斯屈老臂獨信陽若敵國賢於長城蠭爾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号痛奚以平九

里清陰蛇骼是舍草枯目春光奮不夜
後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類有泚兮其容
則赭油然而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丙午欽宗桓即位正月斡离不犯京師金帛而
陷明年四月帝及上皇后妃宗室大臣還

改元靖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藝十

嘉路布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南宋　姓趙氏　都杭州　南渡高孝光寧理度幼主七宗百三十四

○不輕曰

高宗構母韋妃徽宗夢吳越武肅錢王入室已而生帝封康王靖康初奉出使斡離不軍是冬斡離不再來奉詔再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磁州守臣宗澤及磁人亦止之相州亦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守亦乃回相州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速領所在大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相州北門渡河至大名開京城陋請進兵向京城伯彥不可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河間守黃潛善亦領兵至

建炎元年　金國天會五年

戊午　自正月至温之江心改額曰龍翔東軒曰浴日宸翰輝映○華林靈素故居為資福教寺○秦檜歸自金受撻粹意專

遣也濟州探報張邦昌為金所立二帝北行邦昌迎元祐孟后聽政文武官吏皆勸進邦昌下手書以迎立康王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書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人自河北竊來進道君手禮曰可即真來歛父母三慟哭拜受遂趙即位

主和議○十二月金人册劉豫爲帝國號齊年改阜昌

紹興元年○張浚姤能救曲端盡失陝西地

金國迎請栴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夜安奉於閔忠寺供養凡住十二年

金熙宗立名亶元名晁勉馬太祖嫡孫宗浚之子治十四年完顏亮弑之

丁卯　西夏大德元年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禮文殊于五臺善閑咒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彌加重時羽士蕭真人亦高士也技術難問皆爲師伏於是稽首後違世已金國唐括相公讚其真曰似似是是或云奇哉師子蘇陀室利西竺來遊一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內蘊真慈外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詔登壇咒龍落地赭色伽黎后妃親製施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陀波利借路重來五峰遊禮栽五佛冠曼殊何異圓

滿月面色非紅粹真人蕭生遥瞻拜跪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無着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藏音哲經論窺其奥以爲不足恃謁照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真如喆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參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辯與之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惠疾病幾死因念嘗昔所參俱無驗獨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東包而迈演喜其再來容爲侍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藝十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詰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兹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鑑懃懃色校未之信師曰昔云高巖打鐵火星爆吾指頭杓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對

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勞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籍甚叢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荆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逕辭婉雅玄肯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肯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治精金之唔今万知渠無摸索處

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金針出膏肓（膏音高肓音荒）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寖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

甚爲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絶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　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来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師相見荅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衲僧家又作麼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爲分外曰恁麼則坐斷十方孤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溈山撼門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同途者知音不舉来普示衆云恁麼恁麼雙明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掇却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躶躶赤洒洒

是箇無庇鉢盂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箇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

生是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乾育）輥庄流宣和中　詔住東都天寧　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来千聖頂顱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　欽宗在東宮師對　太上預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山　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　太上大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　朝廷厚贍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珎重珎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

塔曰寐照

震五月收免丁錢○徽宗政和元年辛卯（乙卯四月前）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寐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佛惠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東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師叅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聾啞廢快第恨未親聆謦欬爾於是欲訪之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睛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何處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恁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

卷第十　六

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叅堂度一夏心甚器之每歎曰再来人也死心機鋒横出諸方吞惱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趙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

古今至投合處撫掌軒渠或若佯狂譏者謂今之潙仰寒拾也父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徃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堅拳曰還見麽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恁麽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景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鑒索盡得圓悟之祕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峯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襄之同叅輅轢川峽一時後生望山

而趍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恨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徙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珎重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

丁巳　金廢劉豫齊滅

辛秦檜爲右相妥敦復迎而有憂色曰奸人相矣○金天眷元年

詔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帑西夏仁宗拓跋仁孝立乾順子改年大慶

辛酉是年秦檜張浚謀殺岳飛岳雲○張九成登徑山通大惠升座有神臂弓之語秦檜秉國謂譏朝廷竟斥衡陽○金改

皇統

戊行經界田糧○韋太后歸自金○停給僧道度牒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惠太師于上京宮側刱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

癸金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於本寺積慶閣中供養

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義作序

甲子　西夏元慶元年　乙丑

金海慧遷化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立塔特謚佛覺佑國大禪師

賀正月詔致滛祠○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處

葬十　八

金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踊登國師座特賜金襴大衣及所用珠異其欽敬古所未有帝后親奉接足禮授

金國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　丙寅

皇帝

袭佛智端裕禪師入寐師吳越錢氏之裔嗣圓悟初住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居於西華秀峯勅住建康保寧移萬壽又遷閩之延沙壽山西禪被旨補靈隱秋又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一等

己巳　金國完顏亮立太祖孫（初名孛烈教後南征駐於十三江上自立遷燕為諸酋弒於龜山寺）改年天德

○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遷化名法忠姓

姚四明鄞縣人母夢異僧求寓止而娠既誕紫帶繞身自幼性專靜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業年十九試所業得庶即預講肆究天台教肯於疏義入微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困因有疑於禪宗趍天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於交言下知有機不發交使其南詢造闖之雪峯與需禪師語復不契聞佛眼遠禪寺居淮西龍門於是出蜀無程至彼造次不忘提撕其未至處適縱步水磨歟

睹牌額書法輪常轉師於是礙膺之疑泮然氷釋遂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衆更問如何水推石磨而作圓相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必竟如何師曰水推石磨眼曰歸堂歇去切不得舉着後五日来却向女道一句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佛眼為之解頤師遂作禮尋辭佛眼度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為隣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焉偶晦昏道傍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尋

尺內空凡絜師兀然其中逾旬浹遠邇傳觀者甚衆師不欲顯異留偈紀之曰誰將三昧真空火熟却一株煩惱薪只有大根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迺去謁湛堂準禪師於泐潭酌酢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龍法社鼎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道貌德威鮮敢攖其鋒嘗持劍夜造室曰聞老和上不懼生死是不死心擬對師以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于地作舞而退至相西親圓悟于遣林悟深器之既而放浪衡嶽眷車轍靈岩之有怍石有如卧牛師結茅其傍故榜牧庵棲遲二十餘年外形骸而自適或連宵而不寐或累日而忘飡髮長不剪衣弊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爲忠道者四方衲子不以承顏爲不足一時

藝文十

士夫無不聞風而欣慕樞密柳公仲古鎮長沙以法輪起師從於衆望師掉頭不顧

趙汝愚

復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禪勸請師閘而宵遁追蹤至定明蘭若撾鼓于堂致師于座緇素羅拜踰時不已師慨然說偈

曰咄哉黃面老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官差逼殺人昔聞其言今見其事下座曳杖趨勝業領住持事給事馮公濟川撰開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持慧劒以相揮時爲師之實錄師既應世以荷負宗教爲已任亦不恤去留故自勝業遷南木雲蓋公安大潙五刹復赴豫章師李吉甫請住黃龍太尉邢公孝揚施金爲造壽塔於寺東之鄰源繞畢工而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群鵲飛鳴師顧之笑曰吾將行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書畢復謂衆曰後事可依靈源清禪師遺範言訖瞑目而寂

辟　金廢度僧道

藝十　土

業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出宋史○世尊示滅二千一百年矣

太皇后韋氏高宗母也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之高亭山詔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爲第一

代未幾示寂塔于寺中師左綿雍氏嗣冊霞淳公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卧放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光常湛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說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況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無窮燈唯一燈也事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

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

出沒文殊劒及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即今曰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荅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

是年改孤山寺爲延祥四聖觀遷圓法師塔葬壯山瑪瑙坡○大惠移梅陽

金改貞元正月張燈○夫人王中孚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令尚存

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

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視其職名閻其恩数猶庶官

玄雲日紀談羅湖野録成十月感山沙門曉瑩撰字仲温法嗣大惠杲禪師

孚六月有星晝隕○金改正隆元年○部大藝惠傻 十三

爲僧住持阿育王

玉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嘗有意絶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宋史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遷寂姓李氏母趙隰州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日数千言通五經父宗道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受具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淛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擔不歸矣至晉絳間戎以無憑沮師邑尹見師英俊因以所執扇示之曰爲我下一轉語師即援筆書偈其上尹大喜爲請憑以行渡河之洛謁成枯木於汝州時冊霞淳道價方盛乃造焉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覺云井底蝦蟆吞

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覺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覺忽悟作禮霞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且去時年二十三矣霞退居唐州大乘亦從焉宣和二年霞遷大洪爲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豆宗保福悟鳳山釗皆參隨之後分座於圓通照闡提席下真歇住長蘆招居板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提唱皆服之出世泗洲普照嗣法冊霞矣比先分寺之半爲神霄宮而又兩淮荐饑齋厨空乏二秩[庚]寺時所須雜以菽麥既至命純以杭庫僧辞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南幸覺領衆起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之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初住舒之太平又遷江之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圓悟會長蘆虛席大衆必欲得師圓悟與安定郡王勉其行入寺未幾時大寇李在抄掠境上領衆入寺衆懼解散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在等稽首敬服

麾退其兵餽金贍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三年渡浙江至明州禮補陀道由天童適其闢主衆見師來密白郡帥始辟而後徙未幾虜人犯境僧徒逃散公獨遲其來虜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斂兵而退秋毫無犯人歎以爲神助馬九月被旨住靈隱將行四衆踊慕百鳥哀鳴十月有旨再還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八日辰巳索浴更衣端坐索筆作大慧書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部育王大慧再住徑山）

賛六月有星晝隕八月地震〇昂七月翰林李燾進皇朝百官表宋史藝文十五

慶初行會子〇十二月欽宗崩于五國城

壹詔復給僧牒市粟儲

金世宗立名雍初名褒封楚王太祖孫海陵王亮既背盟南伐以帝守京因自立都燕帝仁厚慈倫不嗜兵國內安治在位二十九年人謂小堯舜改年大定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幸孝宗庸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請玄冥禪師顗公開山第一代勅
皇子燕王降香賜錢二萬沃田二十頃
榮改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禪師曇華遷寂姓江氏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稚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爲大僧又明年杖錫參方首謁隨州水南勞去聲退和上梁指法味迤上雲居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爲法故服勞難事趨走唯恐居後會悟入蜀指似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爲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頃明圓悟爲人處未幾禮辭遊諸方初今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

華鏡之報恩薦福發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末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辞公舉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荅勘辯之蜀皆從

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辯捺縱殺活尤號明妙師初有發明即與此庵時歸元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奥及從此庵於護國相得懽甚此庵云亡意於師不無所囑而開堂嗣法不忘虎丘與近世眩於名聞牽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爲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可於意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至如蚖蛇戀窟勵勉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將終或以辞世偈爲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

是年徑山杲禪師入寂諱宗杲宣州寧國
奚氏子幼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
一日與同窓戲謔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
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出世法乎
即詣東山惠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
藝十　十七
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
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
人方來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崇寧甲申有
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惠
齊爲師明年落髮受具縣是智辯自將凌
跨流輩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
珪久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雪竇與
青趙寶峰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
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
無所讓準訶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
解則爲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參道於準師
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
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歎賞曰何必
讀四庫書然後爲學哉因此爲方外交準
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圓悟勤公語

之已而重研荊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淮塔公道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綽有餘裕公稱譽之爲名庵曰妙喜字以曇晦歸寶峰訖其事復見無盡從容問曰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宗杲實未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是佩服其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授曹洞宗旨尋游東都宣和六年圓悟禪師被旨都下天寧師自慶曰天賜我得見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及聆其陞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依附閱四句圓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圓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

古今差別因緣密加研練一日圓悟飯超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筯圓悟顧師而語超然曰是子參得黃楊木禪也師既爲所激乘間扣曰聞和上嘗問五祖話不知記其荅否圓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作歷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来也師廓然脫去知見玄妙圜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畀焉分座令接納緜是以竹篦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叢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佛日之踰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爲所挾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每得自便趍吳門虎丘聞圜悟遷雲居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之以書聞極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惠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爽爽不勘實僧中祀祥也抵雲居爲衆第一座譏訶佛祖辯搏無礙圜悟亦讓其雄會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基因以爲

名閱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避逅竹庵珪禪師相與還雲門著頌古百餘篇久之游七閩居海上洋嶼師閔諸方學者困於黙照作辯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緇素篤於道者畢

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鼎需思岳彌光道謙遵璞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參政李公（華嚴音義）漢老聞舉庭栢話有省師可之及公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得法力荷雲門之句師平居絶無應世意圜悟在蜀聞之囑丞相張公（崔偲）德遠曰杲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公尋還朝適徑山虚席必欲致師師慨然起赴開法于臨安府治唱圜悟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曰師嘗言不作這箇事今日爲甚麽敗闕師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麽生見公無語及居徑山四方佳衲子靡然雲集至一千七百師無他約束容其自律發明已見率常有之上堂問答（具在本錄）時惠雲院忘丁生之識致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者逢掖編置衡州廖通直李繹爲結茅圜中師既拘文不與衆俱率令散處花藥開福伊山時容其受道門庭益峻乃裒先德機緣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參政李公大

發時居鐔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
（袁州）通書問道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
荒僻瘴癘藥物不具學徒百餘羸粮從之
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怡然由是
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

（三十）

（徽宗崇寧）乙亥冬蒙恩北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
朝命住明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
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上潛藩雅聞師名
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陞堂有偈
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爲法中王
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
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
界明明不覆藏上嘉美久之建邸立後遣
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師說法親
書妙喜庵大字并製贊寵寄曰生滅不滅
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
偈曰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
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
（驚曰）斯年注福源如海湜漾永不竭師子窟內
（驚曰仁）產狻猊鸞鵷寧出卅山穴爲瑞爲祥遍九

坡草木昆虫皆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如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師春秋高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為人老而不倦上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隆興建元自

辛未

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赫然有聲如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為寫四句擲筆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焴號貳卿嘗題大惠語大惠說法從橫踔勵如孫吳之用兵而黃閣弘深不可涯涘如大海水魚龍飲者莫不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惠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此取

足者也焴早得於潘子善丈云爾因取語錄讀之至老不敢釋手往在春陵永嘉徐棘卿瑄亦貶是邦未幾忽遷衆臺憂愁涕泣焴授以所撰本徐卿亟取讀之達旦不寐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頓然二人也遂撰以去手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沒于貶所臨終殆同游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之靈驗如此蓋焴之親覩也云云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陸氏嗣大惠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收二萬斛常住由是豐足

甲申 沙門祖琇號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于世

乙酉 乾道元年

丙戌 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戊子 詔上竺若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入內觀堂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壬寅 金國十月一日詔顗禪師於東京翔清安禪寺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吒會

己五普庵禪師入寂名印肅袁州宜春余氏子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公出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甥奇智性巧慧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諸佛元旨必貫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游湖湘謁大潙牧庵忠公因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竪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紹興癸酉間有隣寺慈化者衆請住持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徧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頌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

[illegible]

發爲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喜曰此迺吾不請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荅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吾教迺指雪書頌而行至斯慕向者衆師

乃隨宜爲說或書偈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爲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禳雨暘伐惡木致滛祠靈應非一由是鴨新梵字或問師修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麽云不會師云止止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實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枯木救度復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而寂時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奉全身于塔焉是年金國慶壽育禪師塔于嵩山其文略曰諱教育踊塵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任城有年矣齋于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于女弟馮自彭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至光道家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

日師果生馬拳右拇指似不能伸瞬而未笑同業福廣福堅聞之来謁徑問安兄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卧空室其母（汎本）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蜜驚頂禮祷師猶（清本）嚅及睡試以經卷酒杯遽拾徑卷少

（磧砂）長不茹葷血唯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故一時皆呼以馮山主芒山村碑之於石七歲出家禮本州崇覺院圓公為師十三受具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必領僧萬指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寶公法席之勝自汴梁發是夜寶公夢慶雲如金芙蕖繽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夢矣此何祥也翌日師来寶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叅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德滿驚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于隕涕歸以語寶公公曰此僵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面佛公案否師笑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人叅諸方掉下庵禪但再叅去定

有自得力處一日師因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寶公遂記前曰吾謁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于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翁鬱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群鴉以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

藝苑　千五

狀衆賀曰和上佛法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韋朝旨主慶壽寺二年退居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温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絃綴杜門堅坐謝絶賓客其嗣香山江延師于西堂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汝輩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咦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有八闍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

灰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

贊　金國世宗真儀皇后出家爲尼建慶寺度尼百人賜田二百頃○西夏乾祐元年

帝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聽堂憲遠禪師奉詔見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遊方逾四十年在山間恭聞陛下即位以来日應萬機道冠千古覆護教法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佛果圓悟禪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克勤太上皇帝駐蹕維揚時賜號也上曰恨昔不見其果老如何奏曰與臣同出圓悟之門上賜坐上問曰如何免得生死奏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曰

孝宗　二十六

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上曰一切處不是如何奏曰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師復奏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上曰即心

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恁麼作心上曰如何是心師正身义手而立曰只者是上笑徐問德山臨濟機緣師具奏之復奏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一句奏曰好語不出門上曰不與萬法爲侶可參乎奏曰老龐致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上曰得道者誰奏曰學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領聖訓乙未正月初五入疎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辯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然尚立戒曰不殺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

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所爲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趣四郡）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氏槌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實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唯仁爲大老子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爲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遍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爲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而惑罔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刻於石

其詞曰荷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

壬辰正月駕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竺集內觀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

藝苑　千人

坐咨論法要十月三十特賜遠號佛海禪師

甲午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藏命皇太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乙未淳熙丁詔賜上竺白雲堂印靈隱直指堂印

甲寅特旨福州東禪刋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通

李　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隱禪寺今之南都西山命玄冥顗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丙申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宜翁華亭戚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徵師聞車溪擇鄉磬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舜窓忽有悟入如服一杯降氣湯王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

不謂實鐵床非苦變又易非遷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藏居閱世堂爲楞嚴補注雪以祥符延閱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

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指座云胷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 諱愷 謚惠憲 王孝宗次子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請曰王旨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衆見行李寂寂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九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

帝註圓覺經二月遣中使賫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金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尼十人

乞宋遣致仕黃門侍郎宇文虛中別彌龍溪居士奉使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多引儒書證成釋理累贈金帛受以給貧裹無挑藥金朝儀禮皆公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跏趺援筆朗吟而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公私無事兩忻然當時議論何能固今日機關別有緣萬事已從前世訂英名留付好人傳孤身不作往來計須信胷中別有天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黍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慶光宗惇孝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孝宗爲壽皇在位五年改年紹熙

金國章宗璟立顯宗允恭子允恭未立而卒帝以皇太孫黍一即位荒于酒色大金之業隳焉改年明昌

辛亥大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癸是年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付太史局則驗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庭升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祇支詣座授施后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珎愛以奉供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雲連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齋常感祥瑞萬松洞下宗人章宗駕遊燕之仰山御題有金色界中妙率境碧蓮花裏梵王宮之句○十月校世宗第六子允恭

己卯　宋光宗禪位于太子是爲寧宗
金允蹈子愛王大辨是年正月舉五
國城叛求
大朝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法嗣
東林萬庵顏公
夔府臥龍破庵祖先禪師廣安王氏
徑山癡絕道沖禪師武信長汀荀氏
庚辰　宋寧宗立名擴光長子初封嘉王孝宗
崩光疾甚知韶密院事
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太皇
太后以宗社爲憂將白事而難其人
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
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
皇

垂簾引嘉王入即位改年慶元三月朔日有食之○白虹貫日○雨土

丙辰
丁巳

金國改年承安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赦度僧千員

戊申

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特詔萬松住仰山升堂有偈曰蓮宮特作梵
黍二
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
展恢天網吕望稀垂浸月鈎試問
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圍和龍

辛酉　宋改嘉泰〇吳眼入蜀〇金改泰和〇耶律德壽叛擊走之

戊　靈隱松源禪師入寂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惠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

泰一

三

當其意迺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一日辭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庵云瑯瑯道好一堆爛柴鑿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

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荅密庵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辨從橫鋒不可觸密庵又迁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於干江澄照爲密庵嗣徙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師有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罹微疾猶不少廢偈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困甚撲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囑以大法因書偈曰来無所来去無所去
瞥轉玄關佛祖冈措迦昳而寂實嘉泰二
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
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癸嘉泰三年金國於是始定以土德王承宋
泰二　四
蓋不數遼人云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寂諱德光姓彭氏
臨江新喻人父術母夢異僧入室驚寤
有娠既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
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九歲寇擾辟地於
来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
兒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師年
十歲遷失怙恃伯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
年二十有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通解歸
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
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第
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詣同邑光化
禪院主僧足庵處雍髮遂携師入閩足庵
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行爲子擇所依東
禪月庵善果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

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消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庵云是什麽消息師便喝庵云未在更道師云我留口喫飯在即令叅堂是時老宿多在閩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林師悉叅扣徧歷五十餘員善知識末後見大惠於育王舉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惠云你是第幾箇師云今日捉敗者老賊次年

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惠惠云你者田徹也惠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閩夏暫至蔣山省應庵菴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頻出我一頭地乃移書與李侍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牀印可如虎添翅留月餘而歸大惠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云二乾道丁亥李侍郎分符天台與師論道相契以鴻福延之及迁郡之天寧

衲子雲集淳熙三年詔住靈隱寺遣使降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截帝大說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須特賜佛照禪師之號又承聖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奏云將謂陛下忘邪四年冬召問華嚴法界師奏簡切上悅親洒宸翰奬諭因進宗門直指一篇七年育王虛席露章乞老得請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病冬召見便殿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召見奏對逾時四年被旨住徑山抗奏辭免孝宗曰欲速相見郡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于重華自後兩賜聖問應機而荅天顏皆悅慶元元年春復請老祈懇再三詔從之師在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與以小輦侍衛二十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平生所賜御札刻之琬琰奏對語録詔令刊行每有召對宣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玉器用繒綵計緡三萬之多師叩頭力辭不受上益嘉之暨歸寺有所宣賜不容辭師

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有旨許置產師（隔金隔牌僧）謂育王產簿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陸游爲記其事師創數椽以自處號曰東庵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嘉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詢問左右曰今日月半也對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早集衆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浴更衣大書六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夫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後僧臘六十請謚于朝勅謚普惠宗覺大（五六）禪師塔曰圓照嘉泰四年金國學士元遺山裕之撰紫微觀記文曰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爲全真師（卷一七）師鄆州人普惠大師張志剔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廐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癸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爲之說云

古之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澗飲（咸古韻）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進崇玉宸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有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

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非門所前有厭（於叫切）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庳始欲爲恠則終爲恠所溺其徒有高識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禬之妄參以禪定之說而無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

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絶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絶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

泰一　八

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没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束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于黄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外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之神道設教以詔勇鬬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堙没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言鑿至論釋老家

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湯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椹不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言助長揠苗於世典飾游辭稱語錄

斁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龍瞽學者憒憒虛氣任私情一讀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哀矜作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孔聖者莫如莊周屏山擴充洲無涯涘豈直不叛于名教其發揮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驂驥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彊陽矣張無盡又謂小孔聖者莫如孔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歐之隘黨其計孰愈乎尊孔聖與釋老鄙

峙也耶諸方宗匠偕引屏山爲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户牖輒肆浮議不亦偕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奥窾爲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嚮影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敞羿臣曰此吾未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祕之當有賞音者羿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徒步之燕敝的蓦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爲書斜其無謬而未暇豈意屏

山先我着鞭遂爲序引以鋟江左書生膏盲之病爲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中書湛然居士移剌楚才晉卿序

迂叟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

卷一　十

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捨是無取也空取其無利欲心無爲自然取其因任耳

自樂江居士鳴道集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無爲無不爲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

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因任即是有爲非自然矣

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

問解

謂之悟道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未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詖媱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詖媱

十一

泰一

舜山曰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豈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浸及語孟詩書大

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張子惴然爲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謂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自道也歟詖淫邪遁之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蘇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於得失乎政坐爲死生心所流轉耳

明道程頤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惟一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楊墨今已無道家之說其害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簀之理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胡服削髮而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論生死乎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

夜間不敢說鬼病人諱死其證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揚朱也利人而害我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何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利物之心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悖程子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絶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云其迹須要出家要脫世網學之者不過似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林自私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又要周徧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後爲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些氣須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然必盡絶爲得天真是喪天真也又曰若盡爲佛天下却都没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畧取其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羅漢爲佛而不知其然遽加詆罵是豈識文殊普賢之祕行哉圓教大士知衆生本空而度脫衆生

泰一　士

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以出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涼解脫又豈止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十三叅耶衆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耳但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者身宰官身乎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實權大悲闡提逆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衆生爲世智辯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哀哉弗可悔也

相去聲

伊川程顥

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于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遁若人

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首楞嚴經佛言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爲禪學豈知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来去其如来藏妙真如性

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盡識情即如来藏妙真如性非遁辭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先王顧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

欲攻其迹不過如韓子之說云山谷道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先禪院記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屏山曰程子以艮其所爲止於其所當止疑釋氏正如死灰槁木而止耳故經出

鄙語顧豈知華嚴圓教之旨一法若有毘盧墮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竪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峯普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園林迦葉不聞彌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學道者墮於無爲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境則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歸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便是常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哉以敬字爲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却信他人　泰一　十五

屏山曰自印證爲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雖自曉其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有止而太虛無盡必爲輪回推

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回愛爲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止非任非滅無始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夢中人物豈有數乎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爲太虛悲夫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箇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直得去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說出於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上蔡之說出於盛

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在其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各鶻突予觀聖人之言各有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即有形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即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泰二十六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爲終始孔子之言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爲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爾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禮佛誦經坐禪以爲學佛可乎

噍类十六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華嚴圓教之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薩道三綱五

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參比丘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度僧持戒捨身嘗爲達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帝王者學佛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歛則國富其爲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半日之食匹夫之齋戒爾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其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爲平生只談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爲儒

者不可談蓋爲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謂寐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勝言者故其平生何曾言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舜山曰元城之說爲佛者慮盡矣爲儒者慮似未盡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者發之耳今已章章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此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祕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爲佛也其爲孔子地不亦大乎彼以寐寞枯槁爲佛法以報應因果愚人

事或至亂天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爲所欺耳今儒者盡發其祕維摩敗根之議破落空之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矣雖極口而談着書而辨其亦可

也學者其熟思之

龜山曰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遥遊乃子思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曲譬廣喻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揚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力於佛則知莊子有力於聖人矣曲譬廣喻張大儒者之說儒者反疾之何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抄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知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小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輕者不唯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誦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存泯自在矣

南軒張氏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自私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屏山張氏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爲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爲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惑矣

晦庵朱先生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錯認精神魂魄爲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

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来認識神豈以精神竈竈爲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語蓋未瑩耳

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徼倖一見此物以爲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

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耄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爲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爲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

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賾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

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耳可以爲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成天地終不駭異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冠冕之于也晃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爲無用之學哉

舜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爲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爲同異者何也至如劉子翬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吕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與而文不與陽褒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絶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爾如胡寅者詬詈不已嘻其甚矣豈

非翻着祖師衣倒用如來印者邪語在駁崇正辨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爲口實則三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爲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縉紳之士負高明之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閒漫筆於小冀意者撒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胷中之祕發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戲姑以自洗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怫然而怒悶然而疑疑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卷三十三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爲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鬥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

攻僕則罔獲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恐三聖人之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抉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剗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寓機耳皆荀卿子之徒歟此其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跂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偏又以蕲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

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真失性執相循名起鬪諍之端結惑業之㓗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於昏衢析而論之以救未學之蔽使摩詰棗栢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于通載之左

天竺三藏呾哈囉悉利幢記（向書右丞右輔文右耶律級撰東丹王七世孫）

三藏沙門呾哈囉悉利本北印度末光達國人住雞足山誦諸佛密語有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雨輒効皇統與其從父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来至我上請遊清凉山禮文殊朝命納之既遊清凉又遊靈岩禮觀音像旋逵必千匝而後已匝必作禮禮必盡敬無間日日受稻飯一柸座有賓客分與必徧自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主之至棟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聞也

禽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冠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助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於鸞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間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

叁一　二百

徧虛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橐中尋去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龍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令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禽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

於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庵時
着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
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
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毘
盧頂上有步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
汝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偶曰此席止
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然翌日
早盥漱畢呼侍者我病也尋藥去侍者之
未及門師已卧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
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借
臘三十有九
資壽尼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
父中大夫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
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
脫然有得初不以爲意長適毘陵許氏不
滕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爲進修時惠嚴
圓公嗣圓照侠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
機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
荅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惠
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

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閤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鎚如萬斛舟置之絶潢斷港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耶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顧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號惠以無着號之且示以偈盡道山僧受罵人未曾罵着一箇漢只有無着罵不動恰似秦時輭轢鑽既罵不動爲什麽似輭轢鑽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衆坐夏濟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麽不恁麽總不得語馮曰公會得也惠徵遷馮着語曰恁麽也得蘇盧薩婆訶不恁麽也不得悉哩薩婆訶恁麽不恁麽總不得蘇盧悉哩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師曰人謂郭象註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而不顧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閒豁然大悟洞見大惠委曲相爲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賊遂呈頌云驀然築着鼻頭伎俩氷消冤解達磨何必西来二

祖枉施三揖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鴈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萬庵顏公首衆與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爲大惠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去矣年七十七

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閏二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藏之

乙丑　宋改開禧○金泰和五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黍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大元

乙丑　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是年征西夏明年大會于斡難河建九游之白旗共上　黍二

尊號曰

成吉思皇帝都和林　觀夫

聖人出世威靈氣焰自天佑之膺命立極超今邁古且以鳳凰在殼涇洼墮地猶自絶類離倫矧我

太祖皇帝慶九五飛龍之位乎故其孕祚鴻休與

天地相爲終始也

戊寅　西夏拓跋失都兒忽乾順小子仁友之子乃仁宗姪也是年五月

丁卯　立在位六年

宋吳曦僭位於蜀凡三十八日而安丙誅之

戊辰　宋改嘉定○瑞像計二千二百年矣

己巳　金國東海侯立改年大安名允濟世

宗第七子章宗無嗣羣臣奉遺詔立之後爲紇石烈執中所弒在位四年

癸卯　旃檀瑞像至金國十二年十月迎赴上京禁庭供養罷試經科

平宋大蒙古國號始建

西夏神宗拓跋湜蕃邸立改年光定夏人因大兵以金人不救恨之遂叛

金改重慶　大兵至燕京

戊申

安南主李龍翰卒子昊旦立其國後爲江南陳日照所有而傳其子威晃

己酉

金國宣宗名珣章宗庶兄執中弒東海王而迎立之以東海至寧元年

庚戌

九月即位改年貞祐在位十二年

○八月大兵攻燕京

辛亥

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天竺北峯講師入寂名宗印字元實生鹽官陳氏年十五具戒謁竹巷觀公明教觀之旨凡諸祖格言

必誦滿千遍資教空延居座首嘗著宗極補事理各立一性之旨印談九難宗極爲之義負通守蘇玭觀不二門以文雖簡而昧其說印撮示樞要玭即領解白帥座請居正覺颺風飄蕩僅存蔵殿印守死不玄風爲之止未久玭亦召還要印偕行曰盍西還相與弘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反浙右貳上竺講止觀深砭學者支離名相之病圍座挾策主者以得士爲忌玄隱雷峯毛氏庵間道着脊至杜氏建普光一區具禮迎之禪講並行法道益盛適德蔵來請印曰肆業之地思報久矣歷遷超果圓通北禪道德之譽既行土木之績亦就海空英辭靈山舉以自代詔可學徒五百咸服其道宿弊爲之一革寧宗聞名召對便殿上說錫號惠行法師以營觀室行化吳中至松江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止乃右脇而化

戊戌　金於四月遷汴求與大國和親〇錦帥張智以郡降尋叛自號遼西王

改年大安討平之○克燕京
乙亥 世祖生於八月○大兵破潼關
丙子 二月日蝕○川東西地震○黎州山崩
丁丑 金改興定七月日食金兵犯光州李
戊寅 玨等禦之漣水弓手李全自北歸即
李鉄鎗也詔以爲京東路總管
己卯 禪宗聯燈録成
庚辰 金國五月日食
辛巳 大兵自回鶻征西夏
癸未 西夏拓跋德仁是年九月立改年
乾定
金國改元光九月日食○宋行經界
田糧
乙酉 宋理宗昀立改寶慶元年初名與莒榮
王希瓘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子
多而不育鞫宗室子詢立爲太子薨
初皇從弟沂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
室子賜名貴和爲之後及失太子詢
遂立貴和爲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
竑惠而輕佻史彌遠專權謂異日

不可容彌遠聞而惡之故陰爲之計與莒幼不好弄羣兒聚嬉輒獨登高坐不動長上指以語兒曰汝曹不效此人恰一大王相似羣兒每羅拜其下遂有趙大王之號彌遠物色得之

嘗取應得舉矣特肯補官竑既爲寧宗子遂以與莒爲沂王後賜名貴誠除邵州防禦使寧宗大漸乃白中宮以貴誠爲皇子改名昀宣遺詔即位進竑爲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恭聖楊后聽政事定然後徹簾壽六十一

余國改正大名守緒宣宗第三子性寬仁和嗜書博學是年立至癸巳年歸德府絶糧六月奔蔡八月南北兵夾攻甲午正月禪位於後

主麟閉閤自經國亡

丙戌

西夏拓跋德仁七月卒次清平郡王立在位一年

丁亥太祖以丙戌春至西夏一歲盡克其城是年十月廿七滅夏　上年六十矣西夏

凡一十二主始繼遷以太平興國壬午起兵夏臺訖今寶慶丁亥國滅共二百四十六年元昊於景祐甲戌自稱僞朔僭帝號者一百九十四年

癸　宋改紹定元年

癸卯　太宗皇帝即位

辰　太祖欠四子統王師破汁金主遷蔡金臣崔立降大朝遣使過宋議夾攻金

癸巳　金改天興

甲午　宋改端平元年〇滅金右金九主一百二十三年

乙未　抄數中原户計　〇宋天狗星墜淮安軍金棠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及觀則爲紅色碎石或以爲兵戈之兆〇詔集議出度牒收四分會子

丙申　分封諸王上親總兵征田田國歸附〇宋失四川

丁酉　宋改嘉熙

己亥　詔諭高麗〇宋十月虹見

庚子　宋京師地震白氣亘天旱蝗江浙福建

旱都城大荒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晡路無行者

辛丑 二月三日大赦天下○宋改淳祐

丙午 定宗皇帝即位

庚戌 大朝滅遼東高麗

癸亥 憲宗皇帝即位

世尊示滅二千二百年矣

甲子 宋改寶祐元年○太兵伐川蜀

丙寅 抄數遼東戶計○宋撥官誥度牒收換楮幣燬之

丁巳 有元慶壽海雲大士遷化名印簡山西之嵐谷寧遠人俗宋氏微子之後父慈善信服鄉里里人稱為處靜先生母金源王氏祖世奉佛不仕師生於金之泰和壬戌十二月望人品恢偉童幼神悟七歲親授以

卷二 八

孝經開宗明義章乃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親驚異知非塵勞中人携見傅飛頗公頗欲觀其根氣授以草庵歌至壞與不壞主元在師問曰主在何處頗曰何主也師曰離壞不壞者曰此客也師曰主聲頗吟

吟而已乃得禮中觀沼公爲師八歲受三歸五八十善戒法師方十一蒙豫王恩賜納具有洪彦上座問師曰子今受大戒了緣何作小僧師曰緣僧小故戒說大也試問上座戒老耶小耶曰我身則老語未終師大聲曰休生分別一日上座教僧玄師背上拍一下待回首乃竪指示之僧如教拍師背師便竪一指僧回舉似上座座奇之師年十二中觀聽師叅問誨之曰汝所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心之唯身心若枯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悟解真實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肯方與吾相見師受教習定一日扶中觀行觀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麽生會師將中觀手一掣觀曰這野狐精師曰喏喏觀曰更須別叅師年十三時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師在寧遠於城陷之際稠人中親面聖顏俾師歛髻師告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蒙肯如故自此僧有不同俗民之異也師年十八天兵

再下太師國王領兵取嵐城四衆逃難解散師侍中觀如故觀曰吾迫乘揄女方富有春秋今此玉石俱焚子宜逃生玄師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而求脫免乎縱或得脫亦非仁子之心也老人察師誠確囑師曰子向玄朔漠有大因緣吾與子俱北渡矣明日城降有清樂元帥史公天澤義州元帥李公七哥者見師氣宇非常問曰爾是何人師曰我沙門也史曰食肉否師曰何肉史曰人肉師曰人非獸也虎豹尚不相食況人乎史曰今日兵刃之下爾亦能不傷乎師曰必仗其外護者公喜甚李帥問曰爾既為僧禪耶教耶師曰禪教乃僧之羽翼也如國之用人必須文武兼濟李曰然則必也從何而住師曰二俱不住李曰爾何人也師曰佛師復曰吾親教中觀亦在於此二公見師年幼無所畏懼應對不凡即與往見中觀二公聞中觀教誨諄諄乃大喜曰果然有是父有是子也於是禮中觀為師與師結為金石

友國王將中觀及師分撥直隸成吉思皇帝載中觀于黃犢輕車師親執御日營採汲經年至赤城舍於郎中張公宅使臣太速不花并麻穎傳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摩花理國王你使人來說底老長老小長老實是告天的人好與衣糧養活者教做頭兒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揀阿誰休欺負交達里罕行者是時國王奉詔大王署師號加恩賜延居興安香泉院國王署中觀慈雲正覺大禪師師寤照英悟大師所需皆官給小長老之名自此始十九中觀將示寤有羽客楊至慎求頌老八俾執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老人曰三日後時五月廿七日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寤師哀致過禮闍維收頂骨舍利供養建塔於府之西北隅師薩所有爲設齋唯乞食看塔一夜聞空中有聲召師名師瞥然有省乃遷入三峯道院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行矣毋滯

此黎明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于岩下因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上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和上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點首曰盖

卷二　九

八郎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過洵州遇宿儒張子真問上人何不安住師曰河裏無魚市上取先是中觀臨終時師問中觀識通潛曰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觀囑曰賀八十去師既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識於是徑謁中和老人璋公中和先一夕夢一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師于座既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師至引見中和笑曰此衲子乃夜來所夢者師便問曰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壽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榄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壽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壽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邊皮師曰將謂別有壽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壽休去次日壽舉臨濟兩堂

首座齊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炎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壽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師便掀禪床壽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師與一掌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壽打一拂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雲壽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師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壽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師竪起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震動壽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明日命師掌書記自此中和復以向上鉗槌差別關捷種種辯驗師以無礙辯才應荅皆契其悟解精明度越前輩壽一日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之地宜善護持吾有如来正法眼藏祖師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即以衣須授師頌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與空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出世住興州仁智歷遷涞陽

之興國興安永慶以至大慶壽寺皆太師國王及諸重臣之命師於室中以四無依語勘學者語具本傳辛卯十一月受合罕皇帝宣賜師稱心自在行一日於廊下逢數僧師問第一僧曰那裏去僧云賞花去師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云禮佛去師亦打問第三僧那裏去云那裏去師亦打問第四僧那裏去僧無語師亦打問第五僧那裏去僧云覓和上去師云覓他作麼僧云待打與一頓師云將什麼來打僧云不將棒來打師連打四下云這掠虛漢衆皆走師召云諸上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乙未朝廷差扎忽篤侍讀選試經僧道萬松長老嘆曰自國朝革命之來沙門久廢講席看讀殊少乃同禪教諸老宿請師董其事師從容對曰諸師當以斯激勵衆僧習應試經典主上必有深意我觀今日沙門必護戒律學不盡禮身遠於道故天龍亡衛而感朝廷勵其考試也三寶加被必不辜聖詔遂與華使相見之後其處置法度

悉從師議屢里丞相以忽都護大官人言問師曰今奉聖旨差官試經識字者可為僧不識字者悉令歸俗師曰山僧不曾看經一字不識丞相曰既不識字如何做長老師曰方今大官人還識字也無于時外鎮諸侯皆在聞師之言皆大驚異丞相復曰必竟如何師曰若人了知此事通明佛法應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豈異人情古之人亦有起于負販者立大功名于世載于史冊千載之下凜然生氣況今聖明天子在上如日月之照臨考試僧道如經童之舉豈可以賢良方正同科國家宜以興修萬善敬奉三寶以奉上天永延國祚可也我等沙門之用舍何足道哉丞相以是言告于大官人乃從而奏聞由是雖考試亦無退落者蒙聖旨悉依太祖皇帝存濟帝聽僧如故丙申有司欲印識人臂師力白于忽都護大官人曰人非馬也既皆歸服國朝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縱復逃散亦何所歸豈可同畜獸而印識哉由是印臂之

法遂止初孔聖之後襲封衍聖公元措者渡河復曲阜廟林之祀時公持東平嚴公書謁師師以襲封事爲言於大官入師爲其言曰孔子善稽古典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性命禍福之原君臣父子

卷二十三

夫婦之道治國齊家平天下正心誠意之本自孔子至此襲封衍聖公凡五十一代凡有國者使之襲承祀事未嘗有缺大官聞是言乃大敬信於是從師所言命復襲（免孔聖子孫充襲祀事）其爵以繼其祀事師復以顏孟相傳孔子之道令其子孫不絕及習周孔儒業者爲言亦皆獲免其差役之賦使之服勤其教爲國家之用三十六丁酉正月太祖皇帝二皇后以光天鎮國大士號奉師已亥冬師再起復主大慶壽寺壬寅謹必烈大王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師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次以種種法要開其心地王生信心求授菩提心戒時秉忠書記爲侍郎（大王承教受法）劉太保也復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師曰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備於佛

法境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塵許況一四海乎若論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亦在乎天在天在人皆不離心而人不知天之與人是其問別法於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我釋迦氏之

三問三教

卷二　十三

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非難非易唯恐王不能盡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當有所聞也王又問三教何教為尊何法最勝何人為上師曰諸聖之中吾佛最勝諸法之中佛法最真居人之中唯僧無詐故三教中佛教居其上古来之式也由是太后遵祖皇聖旨僧居上首仙人不得在僧之前王以珠襆金錦無縫大衣奉以師禮王固留師師固辭將別王問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師曰信心難生善心難發今已發生務要護持專一不忘元受菩提心戒不見三寶有過恒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師既辭行有一惡少年肆言

訕謗以佛法不足信王聞之乃召其入訓以大人之言復以刑法罪之專使白師師田啓曰明鏡當臺妍醜自現神鋒在掌賞罰無私若以正念現前邪見外魔殺之可矣然王者當以仁恕存心乃可王益敬焉

甲辰護必烈大王以珠笠奉師乙巳奉六皇后旨於五臺爲國祈福丙午奉六皇后詔師起至中途值風疾作田奏得旨還燕丁未貴由皇帝即位頒詔命師統僧賜白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爲國祈福大于合賴察請師入和林延居太平興國禪寺尊師之禮非常辛亥蒙哥皇帝即位頒降恩詔顧遇優渥命師復領天下僧事蠲免差役悉依舊制丙辰正月奉聖旨建會於昊天寺初二日於會中忽患風恙半身

不舉至夏初稍愈是月旭威列大王差蒙古萬宣差以金柱杖金縷袈裟段并令旨奉師求法語七月師會諸勳舊抄所長物見數令主後事丁巳夏說偈畢師云汝等少諠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入至師吉

祥泊然而逝夷即後四月初四日也世壽五十有六茶毘獲舍利無算欽承護必烈大主令肯建塔於大慶壽寺之側謚佛日圓明大師望臨濟爲十六世卒詔釋道辯析化胡經○上大駕南征

呆九月大兵自潯黃州渡江征宋歲貢而退（上潮于釣魚山）

宋改開慶元年

帝大元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尊臨寶庶統御寰區四海混同萬邦入貢建立制度條理紀綱爲子孫萬世成法寬仁愛人深信因果不言自信不化自行聖君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宋改景定元年○大朝遣郝經通好○五月十九

泰二　十五

建元中統廿七日大赦普度僧尼

青行中統鈔法平章王以道奏

癸酉制開平府號上都○宋賈公田始自浙

至元元年城燕建都八月十六改元大赦天下設會度僧詔請

國師扮彌達娑思八登座授祕密戒○是年八月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制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咨爾劉秉忠氣劉以直學富而文雖晦迹於空門每潛心於聖道朕居藩邸卿實僚側聞高誼餘二十年出從遐方幾數萬里迨予嗣服須汝計安不先正名何以壓衆宜崇師位兼總政機可特授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卿其勉輔朕躬率先乃屬察朝夕之勤惰審議論之是非凡有施爲並聽裁決佇看成績別示寵章准此中統五年八月日

乙丑　宋改咸淳元年度宗即位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理宗多而不育鞠孟啓於宮中改名孜又改名禥立爲皇子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㬎

丙寅　大教東被已一千二百年矣

宋大兵圍襄陽時呂文煥告急宋遣高連范

文虎赴援大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不得通○宋十月日食

皇帝師發思巴制蒙古字成二月頒行天下

（宋之常州孽生）

七年詔請膽巴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普

（泰二　十六）

度僧員

大元帝師茲勞發思巴說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軌親制序文曰原夫贍部嘉運至四佛釋迦文如來遺教利見也大元御世第五主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登極也天資福惠諦信內乘普使萬邦咸歸一化雖敷天垂拱而至治無垠眷支那弘道而在躬不息欲以自佛相承師資繼踵迄今不替正戒儀軌為拳拳從善之行人俾一一恒持於淨戒精練三業堅守四儀此寔聖皇匡正佛法之睿旨也昔因吾逝與人天衆普說聲聞上教一切有部別解脫經依此採拾未得令得律儀方便羯磨儀軌此乃聖光德師之總集也始從大竺次屆西番爰有洞達五明法王

大士薩思迦扮底達名稱普聞上足茲薩
斐思巴乃吾門法主大元帝師道德恢隆
行位叵測授茲儀軌行布中原令通解三
藏比丘住思觀演說正本翻譯人善三國
聲明辯材無礙含伊畢國翰林丞旨彈壓孫
泰三　十七
傳華文譯主生緣北庭都護府解二種音
法辭通辯諸路釋門總統合台薩哩都通
暨翰林學士安藏總以諸國言詮奉詔譯
成儀式序本帝師親製繪爲華迻以編陳
始末粗彰聊記歲月時庚午至元七年冬
至後二日序

丰未　大元國號十一月始建○興蒙古學校○
宋大饑

誉　詔諭呂文煥○二月大兵破樊城呂文煥
甲戌　以襄陽降勅命伯顏丞相伐宋○三月宋
主崩太子立四歲
是年八月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
劉太保神道碑　三司文貞劉公薨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王磐奉勅撰神道碑銘并
序其文白耕莘非求進之地而伊尹阿衡

釣渭非巧宦之途太公同載漢張良志從赤松而高祖得之以輔成帝業唐李泌幼好仙術而肅宗用之以佐定中興蓋天下之士惟自重者可與有爲而輕進者必非令器是以古之明王取士不以悅媚易親者爲可佳而以閒遠高潔難致者爲可貴聖天子之用太保劉公其審是道歟公以高潔之資慕空寂之教輕富貴如浮雲等功名於夢幻曷曾有一毫榮利之念動於心乎聖天子邂逅一見即挽而留之待以復心契如魚水深謀密畫雖耆宿貴近不得預聞者悉與公參決焉此其精誠肸曾意意文乎與夫渭濱之同載商巴之阿衡蓋異世而同符矣公諱秉忠字仲晦瑞州劉李村人先世仕遼多顯貴金初曾大父

卷二　十八

嘗任邢州節度副使秩滿身還鄉里留其家於邢故自公大父以下遂爲邢人焉大父諱澤資性倜儻爲鄉閭所重父諱潤仕本朝歷邢州錄事鉅鹿內丘兩縣提領俱有惠愛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

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幹敏精潔諸老吏咸服其能一日因按讀事有不愜意投筆歎曰吾家奕世衣冠今吾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得志於世間當求出世間事耳即棄去隱於武安山岩谷間草衣木食以求其志天寧寺虛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與披剃為僧仍以公知經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住南堂寺值海雲禪師被召比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公不可海雲固要之不得已遂行既至謁今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海雲南還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起墳於賈村葬其祖父母父母服闋被召復還和

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凡萬餘言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甲寅歲從上征雲南巳未歲從上伐宋揚灑渡濟江圍鄂州上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嘗讚之以天地好生為

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庚申歲春上正位宸極創定朝儀立官制改元建號一切所當施設時物之宜皆公所草定中統五年秋八月改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奏言書記劉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榮今聖明寓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蕭條閒寂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實遂衆望上覽奏欣然嘉納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選聘侍講學士竇默次女爲夫人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人戶甚衆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畧不少異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之精舍秋八月壬戌之夜儼然端坐無疾而薨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

之他人莫得預聞也遣禮部侍郎趙秉温護其喪還大都以冬十月壬申葬欽營葬一切所須皆出内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太傅儀同三司下太常議謚曰文貞仍命翰林學士王磐撰碑文字臣磐欽惟國家

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龍韜豹略鷹揚虎視豐功偉績之臣其當紀名汗簡畫像凌烟者不爲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太傅劉公爲稱首聖天子方在潛邸

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干慕進用惟公獨無所求閒燕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録用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輪之所迓耆儒碩德奇材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致無虚月逮今三十年間揚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其識度之宏遠推此一節而論亦可見其髣髴矣又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

六壬遁甲易經象數卻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斃綿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眡損容貌哀戚與循禮典而執通喪者蓋無少異也晚娶無子以猶子開

璋爲嗣第秉恕今爲順天路總管臣謹再謹按中書左丞張文謙所作行狀次第其行事之實而系以銘辭銘曰大元五葉聖運隆昌爰有異人出佐時康不坐官府不趨朝行褐衣蔬食禪寂倘徉謀謨幃幄釐渴忠良指陳成敗開闔陰陽淵慮婉畫鬼神莫量扶日上天照臨萬方萬方仰德百靈効祥庭陳玉帛路走梯航朝儀整肅濟濟蹌蹌羣賢來集庶政允咸大綱一舉衆目斯張治定功成聖眷彌彰崇資爰秩師表侯王肇造皇家元勳是當良平佐漢房杜興唐公不自多愈隆謙光見善必舉有能必揚陸行滯阻與爲橋梁川泛鹽卮與爲帆漿寒而求衣煥之衆裳饑而求食飫之腴肪門庭桃李爛熳芬芳人感公德銘刻

肝膽公施於人過即遺忘公之仁賢宜享遐年胡爲一朝蟬蛻而仙燕都南原靈溝北畔佳城巍巍有墳蹁然地固重泉松栢參天石爛松枯芳名永傳

贈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制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輸獻納之誠上以禮義而遇臣思篤始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光祿大夫太保劉秉忠學窺天人識貫今古遂冲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侍潛藩稔聞高論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之書蓋將舉天下而措諸安以戒爲人主者過於殺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以居多蓋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事皆有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

劉公難劉切數百奏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任於舊人誰謂旻天不慭遺於一老興言及此何日忘之載惟台輔之尊厥有泉扃褫紱之資是用錫之綸命峻一品之華階遂以衮衣赬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荅殊勳

惟爾英靈識予衰寵可贈儀同三司太傅
謚文貞唯此至元十二年正月
至元十二年詔諭兩淮州縣新附
宋改德祐幼主隰立度之子母全后謝
太皇后臨朝〇六月朔宋日食之既
大元天兵臨境舉國歸附正月十八日幼主謝太皇后全后朝京封幼主瀛國公全后爲尼於正智寺先是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衛王如永嘉與蘇劉義過共圖興復五月益王即位於福州改景炎卜一月王世強引兵過三山宜中奉二王南行十二月至廣州〇詔安歸附軍民〇九月十一日大赦

右宋前後共十六主凡三百十七年而亡

十二月大兵逼廣州宜中奉二王抵肇慶府

勅令瀛國公往脫思麻路習學梵書西番字經〇建大聖萬安寺

十五年正月旦設會齋僧大赦玉泉等五老蒙恩得度三月宜中奉益王由海道復入廣四月望日崩十七日衛王即位於碉川改祥興六月世傑奉衛王至厓山〇冬年正月大兵攻厓山八月宜中入占城至落邏國

庚辰十七年二月宜中奉衛王自落鵝經占城（陳氏未幾二廣皆歸一統六月新歷成賜名頒時明年始頒行天下）
大元帝師發思八是年示寂翰林學士王磐（帝師行狀）等奉勅述行狀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怛扳思發帝師乃土波國人也生時諸種瑞應具詳家譜初上波有國師禪怛囉乞荅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薩師加哇即師之伯父也

迺禮伯父爲師祕密伽陀一二千言過目成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橫猶不自足俊遍咨名宿勾玄索隱盡通三藏癸卯師年十五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知真命有歸馳馹徑詣王府世祖宮闈東宮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禮戊午師二十歲釋道訂正化胡經憲宗皇帝詔師剖析是非道不能荅自棄其學上大悅庚申師年二十二歲世祖皇帝登極建元中統尊爲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暮

月召還庚午師年三十一歲時至元七年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省郡縣遵用迄爲一代典章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王印統領諸國釋教旋又西歸甲戌師年三十六歲時至元十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抄抵京王公宰輔士庶離城一舍結大香壇設大淨供香花幢蓋大樂仙音羅拜迎之所經衢陌皆結五綵翼其兩傍萬衆瞻禮若一佛出世時則天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所致亦師陰相之力也爲真金皇太子說器世界等彰所知論尋又力辭西歸皇上堅留之不可庚辰師年四十二歲時至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上聞不勝震悼追懷舊德連建大宰堵波于京師實藏真身舍利輪奐金碧無儔

芒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僧道二家辨析特奉

聖旨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

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聖旨裏戊午年和上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輸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剃頭做了和上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燒消佛經）教燒燬了者隨路觀院裏畫着的石碑鐫着底八十一化圖畫行燒毀了者麼道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的經文印板至今藏着却不曾毀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

泰二　二十五

等處有道藏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左丞焦尚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魯省宣使苫速丁淵僧録真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祈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即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子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

本真僞造符呪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其有教人非望佩符在臂努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劒不能傷害等語及令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僞妄不敢試驗今擬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儀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擬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但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依着老子道德經裏行若如有愛佛經的做和上去者若不願爲僧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的道藏經

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泉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日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

鏡逵拘刷見數分曉分付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着的石鏁着的八十一化圖畫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語窺圖財利誘說妻女此誑惑百姓符呪文字及道○家大小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

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泰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壬午十九年八月賜文天祥死時年四十七歲矣○甲申正月六日大赦

乙酉二十二年十二月安童丞相復職　泰三

聖旨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一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搢趙與李撫閻復李靖李監王盤奉　勅撰正奉大夫樞密副使臣商挺奉　勅書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臣耶律鋳奉　勅篆額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院使兼領功德使司事相哥諭翰林院戊午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僞經始末可書其事於石臣監等謹按釋總統合台薩哩所録事迹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傳布其言鄙陋誕妄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其教罰竄大師蘭麻總統少林長老福裕

以其事秦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為諭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是時上特語近侍曰吾亦先知仁義是孔子之語謂佛為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出多說僥倖取勝帝師叛的達癸合師八曰此是何書道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汝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此書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為汝說天竺頻婆羅

王贊佛偈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者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又問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曰此外更有

何經曰無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爲僞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　据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近臣脫歡將道者樊志（道士剃髮爲僧）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志泉所據吉祥院其一也據而弗歸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爲徵理長春宮道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挺毆擊僧衆自焚庶舍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辯其誣甘志泉王志真款伏詔遣樞密副使（剔孛）孛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詞志泉志真就（剔而且）誅剔孛羅流竄凡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奈三）其數歸之僧衆有道家僞經尚存爲言者（三）聞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使司脫因小演赤奏台往年所焚道家僞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詆毀釋教剽竊佛語宜皆甄別於是上命樞密

副史與前中書左丞文謙祕書監友直釋教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諸道流考證真僞翻閱兩旬雖卷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安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竊爲已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與衰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徃徃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真文所載符呪安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伉儷諧和如鴛鴦之有偶將以媒惑亂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望佩符在臂則男爲君相次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劒不能傷害之語其僞安敢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

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李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遼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本三）臣等入火必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玄道藏庶幾澡雪（四）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爲僧不願爲僧者聽其爲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憫忠寺焚道藏僞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五）臣盤等聞老氏之爲道也以清淨爲宗無爲爲本謙冲以處已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分派列徒屬寖盛襲訛成僞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爲汚穢無爲一變無所不爲如漢之丈成五利致身求僊恍惚誕幻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但敗露爲武

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惑衆倡亂天下爲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浮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姦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僊卿禳大水不驗並爲徽宗誅竄而死迨金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鍊笠李二人以姦

謀祕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爲淫汚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惟禍亂之源蓋究之本率皆僞符籙以神其教託僞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爲詭狀詆毀聖教寇攘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

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甘是孽自內作慢將誰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東肩扶桑西極昧谷氷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虫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爲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無碍之真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沉淪

企連幻海顛覆迷津展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之脫凡企聖蠲弊崇真故神光破沉晦之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謀輒形妬忌雖積毀銷骨衆照漂山法體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毀日月何傷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寔損河海之大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道慕三乘忘無象之真空傳法王之心印所以尊崇之禮飯向之誠矯百僞以從真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焉況乎筆墨撓妖術誤世恣爲欺誑皷蕩群愚若不大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天下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有真有僞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

物明照群情則紅紫之亂朱洼滛之變雅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匡濟真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槩諸聖不可有加矣于以鑒合靈之耳目開正遠之朊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遍滿恒河沙

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衍緜儲君之福利鴈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迷也臣磐等敬爲之書以貽後人俾爲老氏之學者有所警焉

大元至元辯僞錄隨函序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張伯淳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辯僞錄之所云良有以也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元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峯長老邁吉祥欽奉

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辯僞錄奏對天顏睿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曰王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僞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真僞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辭屈奉旨焚僞經罷道

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當占餘寺派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僞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寔匿未悛邪說詔行屏處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真佳大弘聖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爲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之梁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券爲事僞者戒試嘗考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摩騰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上表譏毀佛法當時築壇以佛道二經焚之道經悉爲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踊身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之至言道士爲僧者不可勝數如寇謙之

矯妄崔浩惑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誅冥謨最之挫屈姜斌斌流於馬邑齊雲顯之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辯化胡之僞勅搜聚天下化胡經抑嘗火其書矣由古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諸蓋世尊等

卷三　八

視三界衆生猶如一子弃肯大覺是子肯其父也子肯其父是自昧其所天也且師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絶世弃聖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翛然無爲爾今盜名之徒蕞嘯黨援假立冠褐嗷侈宫觀苟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況老氏謂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勿矜勿伐抱一爲天下式而占毀佛寺竊經扇化胡之僞是若拙若訥歟是善者不辯歟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矣若嫡師於老子者則弗爲也過歸才流爾雖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蘭蕙之於薰蕷旃檀之於穢壤則世未有舍鳳凰麒麟之瑞蘭蕙旃檀之馨而恤走獸飛鳥之常薰蕷穢壤之垢者人心天理愛惡之所

同也柰何蔽麥未析而甘事於僞妄不實之教復矜誕其浮辭侮慢大覺訕毀至聖而弗憚三途之淪溺乎斯辯僞錄之正名教造理淵奧排難精明凜乎抗凌雲之勁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世之溺

卷三　九

於巨浸者其爲言也至矣蓋有僞則辯無僞則無辯豈好辯哉弘四無碍之辯者邁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我皇金言喻辭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信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明逾日月堅逾金石爲萬世之龜鑑則斯錄豈小補哉

辯僞錄序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號三才既立乃叙尊卑之名肇分六爻始畫八卦而有書契定乎訓章鳳篆龜圖金縢玉字百家之異轍萬卷之分區雖理究乎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原始要終詎該於化内況乎法身無相高超於象帝之先真諦絶稱逈出乎思議之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如意者俗姓乎延

氏太原人也世傳纓冕累葉播遷代郡因爲家焉九歲落髮隨師請業玉龍荊岫價重之德彌彰桂生幽岩馨香之風遠逾阿師內窮三藏之奧外覈九流之源名冠於中華聲聞於朝野運談天之口施不世之才郁郁閒綺錦之文雄雄聳凌雲之氣珊珊之珠玉未可同年顧陸之文章寧堪並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之書三清謗道之文十異九迷之錄混元隱月之秘靈寶赤書之儀嶼若齊膺明猶拍掌加以禪參於五派傍閱於群書既有雄才特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邪則有吼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侔安遠學邁生馳實覺海之龍鱗廻佛門之柱礎切見全真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

經令狐璋等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並爲鄙辭排毀正法擊茲布皷竊比雷門使中下之流咸生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犁勅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摧彼詞鋒碧雞之銳竟馳黃馬

之駿爭騖狀鴻爐之焚纖翼猶炎日之煉輕氷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皇帝聖旨勑令天下僞經一時焚盡由是佛日重暉於碧漢法雲廣布於閻浮右如意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別傳性海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彌高而和彌寡深可媿焉余文慚綺靡學匪通圓覩斯論之嘉言欽吾皇之鴻謨不勝手舞鼓爲斯引輒以藤緜聊彼珪璋庶博雅君子詳其致云爾大雲峯住持襲祖沙門雪谿野老貴吉祥述

大都道者山雲峯禪寺住持如意祥蕆長老奉勑撰辯僞錄五卷其畧云妄立天尊

泰三

僞化云道者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於此幽玄微妙之中而生空洞空洞者真一也真一之氣化生之後歷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氣相去九十九萬億九萬歲三合成德共少無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中三氣三合成德乃生玄老即元始天尊也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下三氣三合成德共生太上即太上道君也自後又一氣復生三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

合成德共生李老君雖四聖相次各不相因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大初太始太素太極○老君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乾坤辯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玉版玉諜之記金縢金匱之書秦漢魏晉之章宋齊梁陳之簡記事記史直筆直言靡覩虛皇之名不聞元始之號安有手執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號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稱佛名為天尊不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易鈎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漠漠漠漠本絕音容何得謾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生虛似敲空而求嚮偽中起偽如趁影之

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體既立其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無来由即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目起於伏羲甲午（初本作丙申）（宋三）（十三）

子唱乎皇帝將今記古頗倒何多且上之三尊爲有形耶爲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姓氏名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蓋師子白鶴鳴歌當當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知海棗虛談有名無實彫氷鏤雪枉廢詞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飾何足信哉老君衰周之柱史誰云混沌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安云天地之父母既自語之相戾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

鈴欲隱彌露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乘玉衡之輿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蔭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作元氣之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爲帝王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敢爲天下先乎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荅憲指中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爲笑

創立劫運年號僞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經百億萬氣之後其氣共氣相摩往來亂紛自然之氣此儉佛書世界初成風輪下旋之事也又號彌羅萬梵之氣不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氣之後結吉祥之氣成一聖人自號元始天王同時生五老五行之數乃生其先號延康年號既漢又經如上氣數方生九老分爲九天又經如上氣數方生五老君劫號清運年號上皇時生八公又立太易太初等老君乃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又辯曰蓋聞班固律歷之

（注）志史記天官之書皇甫謐之帝年陶隱居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號三氣之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主劫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謬梵言迷惑體相釋教未來此劫但有劫殺劫賊故許慎（悦）說文云以兵憐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既有年號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號無名位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定禮（酌）分辨君臣以無貴位止號素王矧乎老聃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妄建年

泰三

號哉況軒皇之前本無甲子（黃帝臣大撓造甲子）十四漢武之代始建年號（武帝始立年號）將古標古亦何僞乎或曰老子生於天地之前別立年號有何乖違荅曰既在天地之上乃是太易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

溟濛建立年號統領誰人乎明知偷佛莊嚴賢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青運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山羌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爾下云老子生於天崗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第三 開分三界偽（弟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人上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天地運去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氣爲玉清境元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爲

九天第一碧單天第二上神壽無量天第三梵蓋延須延天第四森然光衍天第五波羅尼蜜不搖樂天第六洞玄化應梵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各生三氣每氣爲三十六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三界四民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則三界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次一十八天爲欲界一天二十四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

卷三 十五

四梁華天五曜明天六皇笳天七靈明天八端靖天九亢明天十極頊天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阮樂天十八墨啓天次四天爲無色界一雷度天二十八天同名爲三界此上又四天名爲種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實爽天此四天超出三界又云上三天爲三清境一曰太赤天二曰洞微天最上曰

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一去都王京鎮於其上三尊所處焉又太霄隱書云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太羅天中王京之十七寶玄臺金林玉機金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居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

辯曰詳夫蚰躰伏羲牛首炎帝之書龍師太皞鳳紀少皞之典談天鄒衍論天莒子緯地志輿地圖之圖甘氏星經張衡靈憲不說三清之號匪聞大羅之名並是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揉他名相粧綴已書且道教之宗源起黃帝而老子消子列子莊周鶡冠尹文張道陵子淵始爲道教諸子所談並無說天之事唯是張道陵所集靈寶經中始說三十二天效佛神呪而作蜜言自後道書牙相皷唱空枝引蔓唯誑下俗佛教未來云何不說釋經廣布始唱斯名明名修靜增加三張妄鬪狗偷鼠盜何足貴乎爾雅之立四號約於四時太玄之說九天准於九有不似道家虛加數目天本定體何有少多今各說不同顯知妄立案佛經三界三業所感總二十八欲界有六色界十八無色有四具佛經說二十三天勝妙欲名爲欲界形色超絶名爲色界根

識兩忘名無色界越此而去名出生死捨分段之後身絶形名而無寄安有玄都之境王京之山金童玉女交雜之事瓊輿碧帳之飾妄竊不真於斯見矣試問道士三界從何而來何功所感釋名辨相全不能知且道宗極致惟盡亦天靈寶幽微秖貪羽化難逃四相詎免五衰汎業浪以漂沉隨生死而輪轉縱茫茫之業識積浩浩之苦源長往不歸良可歎息欝頭藍弗是其驗歟

卷三　十六

第四　辯僞

隨代馮帝王師僞

經教伏羲叙人倫畫八卦在位時號庖犧氏以龍紀官故曰龍師

尊子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鎮木出火陶冶百物在神農時號大成子說太一元精經為君臣佐使之道在黄帝時號廣成子教以抱神守靜和樂在少昊時號赤精子理分布九竅隨帝所應以統百司在顓頊時號通天子說在於經教以為民師在堯時號尹壽子說通玄經帝堯時號七十卷又說道德經八十二百卷夏禹時號真行子說元始經六十卷殷湯時號錫則子說長生經二十卷周文王時號變邑古子說赤精經教以仁孝之道乃至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然後造作群物也

靡辨曰夫賢之與聖名位不同古哲今人出處各異莊周云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猶旦

暮遇之此明聖人出世表瑞協祥應千年之期膺適時之運孤標特秀迥出常流故得帝王師之諸侯禮重萬載一遇尚爲旦暮豈有隨代而出現乎夫李耳者退靜之士史記稱爲隱君子也避亂過關葬於槐里潛身柱下本是人臣位不躋於上階名未厠於台輔何乃擢君聖地爲帝王師論詖不經駭人耳目培塿要齊於嵩華孰肯憑烏潢溏擬廣於滄溟終難信矣豈有開關之後萬億餘年中間別無一人拔萃唯有老子爲帝王師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子春秋丘明國語百家異說九流雜談並無老子爲師之語唯是後代無知道士妄撰斯言欲使老子獨高群聖美則美矣僞且僞焉且伏羲神農皆有聖德軒皇堯舜並號明君或幼而能言或生知妙道詎假老子教之然後造作群物乎況書傳所紀古史所明燧人鑽火伏羲畫卦炎帝揣耨女媧造簧黃帝作宮室軒冕樂有咸池顓頊作六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及作圍

暮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有下武鯀作城郭崇尤作兵器垓伯造醫俞附脉經伶倫制律隸首作筭容成作曆大撓造甲子奚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裳於則作履共鼓作舟揖巨揮作弓夷牟作矢黃雍父作杵臼孟莊子作鋸趙武靈王作靴蘇威公作篦暴辛作塤后稷之孫叔均作耒蒙恬作筆蔡倫作紙夏昆吾氏作冑此皆各有其主群書所明何得自矜覽爲我造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帝制造之事如云包羲氏之王天下也觀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爲耜爲耒以利天下日中爲市交易有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如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老子所造也竊功業標爲已能術名自高君子不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爲務成子者案後漢應劭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

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
越時爲范蠡在齊爲鴟子此則務成子乃
東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鈔引稱
老子爲人師乎案曾哀公問於子夏曰五
帝三皇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皇帝學
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
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
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
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呂望上之所
敘文極分明而言老子隨代爲帝王師何
出言之狂悖哉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且老
子衰周柱史史有明文本是人臣迥爲上
古帝王之師履冕戴履何顛狂之甚乎又
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則桀紂
之不作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之
篡逆亦老子之所教也既然如是則老子
爲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匹不忠不孝老
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爲人師
者不亦慚乎老君既說隨代爲師而秦漢
之下至於金朝偏無一現乎今既無矣古

亦盧焉且漢文恭儉孝武英明孝明達禮樂之情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帝風流文藻晉世祖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混一車書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玉振則知牽合巧會枉廢詞章秖可狂於閭閻難可信於達士嫫母加粉見者愈嗤隣女效顰鄉人不貴

老子出靈寶三洞僞（辨僞第九化云太上老君以中皇元年三月一日於玉清天金闕上宮撰集靈篇以爲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乘玉訣九千爲老君於上三皇時出爲萬法師又於中洪古師當龍漢元年授上一皇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之道下教人間其時人壽九萬歲於中三皇時號有昌先生當赤明元年授中三皇洞玄經一十二部行無上正真之道以化於人其時人壽六萬歲於下三皇時出爲師號金闕帝君當開皇元年授下三皇洞神經出千二部以太平之道化人其時人壽一萬八千歲夫洞真洞玄洞神名一十二部合爲三十六部尊經也）

辨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關二篇之教方闡有名爲萬物之始無名爲天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鴻寵辱而一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牧此老氏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僞書制

雜凡流唯尚誇競採傍佛語換體安名擬
三界而立三清倣三大而立三洞虛勞紙
墨妄飾詞章何以知之漢時張道陵造靈
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先造上清
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鮑靜造三皇
經後改爲三清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
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
惠祥改涅槃爲長安經後事發被誅案甄
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
爲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採
他佛教摽爲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老
子再現群賢不覩道士獨傳欺謂時君不
懼朝憲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擾
肅温衆議道家止有道德二篇如依漢明
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億
有一千准倚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
玄都目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
後人妄制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
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
何乃黃領獨知英賢罕覩典籍不記書史

無聞試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爲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若在天上面說何人傳來若在西城而談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

赤三

理須焚剪又漢晉之代僧號道士寇謙得

二王

志僭冒其名今稱法師愈爲矯節法師之

妄稱

號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爲法

師

之師名爲法師法即是師名爲法師名義不知妄安妄已號按賢劫已來有三佛出初佛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萬第三佛出人壽二萬何乃隳彼三皇妄合其數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漢赤明之號是時五運尚無但唯一氣何有三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九頭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號試問龍漢赤明上皇開皇誰君之年乎若言有說史無明文若言無憑不可妄立扣其兩端竟無一是又伏羲之前文字未有何出三洞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

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
(室切)已典如琢美玉擬作醜窒雖受劬勞智者
見誚
(併偽)(窶)遊化九天僞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
青羊大會引尹喜昇空
初至第一天見波利天帝乘九光元聖之
輿蔭七元交飛之蓋建五色摩魔之節金
童玉女九萬人導老君入大有宮請問自
然之道如是摩訶三延寶天化應天不增
樂天兜率天炯延天禪善天難舉天隨應
天帝皆與天童玉女迎禮老君請問法要
所到又宮皆設瓊漿碧醪月
波汎蕙蘭羞八微露生珠果
辨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赴
諸天一身不分而遍一切即多而一即一
而多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塊噫氣
萬竅怒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
豈正九天伯陽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
身居下位難等聖蹤欲爲已德蓋善竊者
鬼神不覺既爲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
(卷三)
輕舉禪定而感神通老子既無此功何以
(二十二)
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耳目不
分翛然絶寄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
如槁葉隨風東西萬里須臾過旬乃返而
(莊子)
莊周譏云猶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絶妻子

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泰本注注之子名官侍禮大使（留守鄴）乘薄奪之車道經垂有身之患詎可升天履霧駕鶴乘雲擬効牟尼矜爲已勝且布施而獲大福持戒而感生天汝尚不達斯由安能爲天說法欲界本六妄云九天初禪純男而云玉女勾虛闡僞巧說多端且初禪已上禪悅爲食定生喜樂捨念清淨何用瓊漿碧醴蘭羞八徹乎浮謂天上同於人間羨酒肉之薰羶爭魚臭之穢濁喻乎鴟鴞死鼠便爲鳳凰同飡盜聽不真請

杜臆說窮鄉多怪曲學多辨斯言信乎

辨僞第七　偷佛經教僞第三十化云胡王見太上徒衆甚多疑見鬼魅遂隨薪焚之火起衆天老君故身光明火中爲王說金光明經胡王益怨納之大鑊煮之三日老君鑊湯之中蓮華涌出坐蓮花上說涅槃經又云老君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懺悔三業六根五逆十惡乃說五戒十善并四十二章經

卷三　二十三

辨謗佛論　辨曰夫麒麟鬬而日月虧鯨鯢死而彗星現銅山崩而洛鍾應葭灰缺而月暈殘蓋感應之道交故機教之相扣人心渴仰法雨芳菲沃彼情塵開他蒙昧故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況乎

聖人設教權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怒自受焚溺全無憟慢強與他言豈知虛往實歸之道哉剞刻字樣巧合經名既坐火焰上說金光明經坐蓮華上說蓮花經則道德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玄三部元在水洞而談此既不然彼云何爾且金光明性相通顯法華經破權歸實涅槃經明佛性真常四十二章群經集出不窮根蒂盜聽妄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智只註下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依而學佛何乃合氣為道專諷靈寶試問三經文明何義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偷大聖之至詮為老君之極唱正符涅槃盜牛之喻又同瞽者悞入金穴雖得其寶未知何用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如是者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此懺悔為事懺耶為理懺耶約功德門而滅罪耶約逆生死心而滅罪耶能懺之心宜有幾種所懺之罪何處安排懺悔二字由尚罕知則三業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

軌年月齋名決不曉達若是老子所說道士應合備知既然一字不通顯知偷佛妄說此同竊賊人物被主認者猶不招承更生拒辨焚經火板方乃慚惶君子悔前不至如此

辨僞第八　老君結氣成字僞第八化云聖經云太上老君昔於龍漢之年從元始天尊於中央大福堂國說靈寶十部妙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浮黎國出法度人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揮灑界以火煉真文瑩發字形又於西極衛羅世界北極辭單國皆出法度人老君以五方真氣之精結成字大方一丈八角垂芒爲雲篆之形飛鳥之狀以立文章又云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也

蠶辨曰夫子字之聿興爰從上古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故有青丘嶽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後有蒼頡因而增制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斯飛白創於蔡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體漢字六形瘦金堆金垂雲垂露蔡葉龍爪薤體坡書皆循古以增成近代而改制豈假真氣而結何關老子傳來掩竊他能衒賣已德放舒白眼不恥清流上云龍漢

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言紫筆書林乃在蒙恬之後牽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字埤蒼廣雅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各有源系非干老聃口言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明哲亦猶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賦玉樹冬青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事則杳杳空傳矧乎國名虛設妄採他書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彷扶桑而立號南禪黎華重黎而標字西衛羅竊於迦維羅衛北方全收欝單越名十州所不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空闡五車了無一實偷鈴掩耳斯之謂與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黍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周文王時為柱下史僞第九第十九化云周文王時老君為雙邑子時帝紂荒淫天下塗炭乃乘飛飆之輪風伯前驅彭祖驂乘降於岐山之陽西伯揖之拜為守藏吏武王克商遷為柱下史作亦精經教文王以仁義之道

黍四

作璇璣經以授周公成王康王之代世為柱下史服王時有黑氣之祥老君以八天隱文授服王王不用後感膠船之難

一

辯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文王之書金泰火漢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文王師於老子璇璣訓於周公但云文王師於太公武王師於姬旦群書具載先儒盛談何乃違戾百家別張毛目蓬心瞽唱慘眯目生靈夫欲聖人者宜務其實無稽之談自招世誚案史記別傳老子生於定王之世與孔子相接何乃妄為西伯之時乎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力規諫匡其不逮而乃高乘飛輪棄而遠遁為忠臣者固若是乎昔日過關崔徐甲而為御乘薄牽之車今則乘飛飆輪風伯前驅彭祖驂乘何自高之不經乎況彭祖此時已歿風伯

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孝美化行乎江漢仁慈及於行葦何待赤精之教哉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縢而表誓製周禮而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王時號明君史無黑氣之變妄改白虹之兆而云黑氣之言授以隱文又成孟浪之說前云老君為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曜之冠披九色之帔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金闕之中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女右陪萬聖擁隨千靈翊從老子既有如此高貴之位而不肯居返就守藏之職屈身為臣侍君之傍立柱之下晨趨暮拜端笏搢紳捨喬木之高遷投幽谷之賤地翻(變為)上倒下以何謬哉變邑之號周書之所不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名無實孰肯傳信哉風求影種電尋根此之謂與若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船之難者秦皇求仙親臨海上凌波涉險冀遇神仙虛想妄期之名不覩羨門之面沙丘道死鮑臭薰人漢武好仙身著羽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

縱樂大之詭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入茂
（六君之郡）陵竟無一補魏太武任寇謙之說建靜輪
天宮費竭人勞終感癘疾周武帝口服丹
藥身服黃衣熟發晉陽失音而死唐武宗
師趙歸真餌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
近宋上皇信林靈素遊月宮誦太極之章
佩驅邪之劒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
數君皆傾誠一志望享千年而遘患彌留
竟無一驗譏以膠船之難不亦妄求人過
乎幸人有災君子不為也

前後老君降生不同係第十第一化云老子生在五運之前第二化中老子生在三氣之中第六化云老君姓李諱弘元曜靈字光明以上和七年歲在庚辰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始育於北玄玉國天岡靈鏡山李谷之間玄靈聖母既誕之夕有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月妃散花日童拂彩羊五歲體道凝真二十而有金姿玉顏棄家離親超迹風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尊儀太章太洞真經（卷四）

（三）

玄黓徵天帝玉清君以瓊輿下迎賜丹璽符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掌握十天河海神仙第十一化云老君以清濁元年七月一日託玄神玉精降太元玉女千三百年號無上老子一號大千法王第十二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寄九天飛玄玉女八十一年號高上老子第十三化云老君以漢元年甲午九月九日降元素玉女七清元年號九靈老子第十四化云老子以殷十八王陽甲庚寅歲建午月入於玄妙玉

女口中八十一年至武丁九年庚寅歲一月十五日聖母剖左腋攀李樹而生生即行九步步生蓮花九龍吐水具七十二相又云李盥飛得修生之道真妻天水尹氏於瀕鄉薑窩見太上從天而下化為玄珠吞而有娠八十一年生而皓首曰老子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下生李樹下指李為姓

辯曰夫星流貫昴實標文命之祥電繞樞星是顯軒皇之慶虹流華渚少昊於是膺期星冠月輪顓頊以之應瑞赤龍晻曖言旌帝堯雲屯麟蒸實徵漢祖此則聖人神異譜牒具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步周行月妃散花日童揚彩之事且星隕如雨日有蝕之春秋書之以為異事李耳若有徵瑞孔子何以不記乎且魯陽揮戈（譜牒異說）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退熒惑（劉向新文）貳師拔劒而泉流（前漢書中）耿恭拜井而水出（後漢書中）苟有奇相書為美談老既無文事必虛唱倚他大聖取為神奇夫聖人現相雖有多途託化誕生事無兩體世尊百億化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訖便入涅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李耳

妄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而加美號史記真文一詞不錄道書僞說百種粧填前之兩化說在太易之前後之十重紀在伏犧之後尋虛撫僞誑惑後人前說五歲凝真二十入道後則八十一歲生而皓首自語矛楯何待他攻亳州瀨鄉實而不認北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蓬頭謬說七十二相野合懷胎誕云周行九步採他釋瑞而為老奇將此薰蕕亂彼蘭芷北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岡李谷地里之所罣詳王倫百家太尉王倫有百家譜弗聞玉女之名何姓氏苑罕說玄妙之族案道士賈善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迹於姬周既云起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之時本無李耳衰周之際始見老聃胡曾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將徐甲過流沙斯則周末時俟余人矣明避亂入秦死葬槐里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斯良證也何更疑哉史記本傳莫知所終化胡浪語云過流沙將如来降誕之禎合老子過關之氣汝雖巧會僞說孰憑

敬源案燉煌實錄云周桓王二十九年辛閼豫庭與羣臣對論古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虔字元卑癃跛下賤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乞貸年六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宅上牧猪老婢子曰精敷野合懷胎八十一年而生老子生時皓首故曰老君此本實跡蔽而不傳偷竊他能欲張老聖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言信與

三番作佛偽第十一第三十四化云老君告胡王曰使我第子

（泰四）（五）

為佛汝當師之即使尹喜變身為佛與胡人為師令作祭門授以浮圖之法說四十二章經又云老君至舍衛國自化作佛坐七寶座身長百千萬丈徧滿虛空又云老君將欲再整釋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胎中天命頌陀王老君第子乘月精託陰天竺摩耶夫人胎至十年四月八日右脇降生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佛陀眾號末尼至匡王四年解化太上命昇賢夾天為善惠仙人

辯曰夫根深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吟霧起聖人利見皆有深源昔植善因今感妙果我佛世尊三無數劫積行累功六敬盛度無捨而求菩提棄身命如恒河沙捐國城如微塵數莊嚴世界誘掖群生然後應

然燈記補迦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步周行指天地而猶貴三十二相映日月而爭輝四王捧足出塵寰六年行滿而成道現身百億國上說法四十九年揣聲教於人天摧外道於雙樹化緣事畢却返無為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待老子始化尹喜變身掩他神功矜為已勝佛生周昭之代老降穆王之朝世隔一十七帝年經三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於龍宮家仰仁慈之風國遵釋氏之範豈假李耳重整煩陀再現援前著後諂誑庸愚昔日過關崔徐甲而為從奚有天人侍衛乎乘庶狀車何有七寶之座乎廣顙聃耳焉有萬丈之身乎狡佞不經欺賢謂聖鯤化為鵬蓋緣自變蛇蛻為雉詎假他功此皆物理

自然陰陽感召待時而發非他使然老子自是凡人身為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尹喜作佛昧自心靈瞎他眼目悖禮慢聖殃報拔舌善惠仙人將登八地遇然燈佛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往昔之號既然成佛

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涅槃遷神常樂之鄉永入無爲之境豈可作佛事畢更作善惠仙人將後著前一何錯亂妄竊不真壞人視聽夫上天雖樂終是輪迴不免三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死苦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步六塵之表何返歸天上却入囂塵雜汚我聖人欺謾我大覺(那伽)此同棄天子之尊嚴慕厮養之賤役捨華堂之廣厦悅部屋之茅簷汝欣賈奕之榮我耻糞土之辱唐大臣楚國公楊素

行經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受老子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楊素言佛)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能化(能化謂道)胡也荅士不能加荅善哉楊素之言此(素曰)

七

(不能化胡)通人之論也若胡人不先知有佛詎肯受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土先有佛矣而言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門之深乎(楼觀尹喜故宅在關之南今道士居之仍在)

冒名僭聖偽第十二(第四十八化云商太宰問夫子曰夫子聖

人欺孔子對曰聖則吾豈敢焉然則吾博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吾不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吾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吾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丘開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人也史志經云孔子在魯老子在周以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老子為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猶龍之歎故此指老子也

辯曰夫自衒自媒婦女之醜行不矜不伐聖人之深能是以舜美禹功嘉有勳而弗競孔稱孟反孟之猶退厚而居薄由是美譽播於千秋謙光輝於四海上之所引具見列子仲尼篇中古今通論以謂此夫子（拽振為惟）惟佛為西方大聖人之語也（唐琳法師對太宗之表狀）（切下承相作護法論皆引此文佛西方聖人也）未聞老子在周孔子在魯故指老子為西方聖人竊名冒聖欺

我何多僭聖人者不仁言乖理者非智且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干老子老子師容（趙作成）成子濱五千文縱然說聖不能赶於軒轅（說本作述）既三皇五帝孔子不推為聖返指老子而為聖人不亦過乎蓋我世尊功圓萬行果

證十身流光偏於刹塵分身應於沙界不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師是四生之慈父衆中獨步為王中之法王出世獨尊為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覺場威行萬國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卜偃之文童竪木之言語焉遷之辯博葛洪之該通輔嗣之玄談左慈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為善世之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職為軒）聖方群賢所聚過去諸佛共生於彼范曄漢書云（後漢西域傳史論文）其土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昔賢能時有往者老子西昇經云聞道竺乾（今改為閒道竺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為不始不終永存綿綿是以西行又古本化胡經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空懊惱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為西方（妙南非）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弇州之西王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周穆（遥飛到）王時聞西方有大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

厭盛使造父乘驊騮八駿西上崑崙觀昆所沒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来能返天易地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化人若神築中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斯須之間已如數載又穆王五十二年如

來西域

九

来示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是何祥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常懼於彼今無憂矣此則竺乾勝方聖人居彼故得賢王西求化人東来也又張騫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聞雪山南有身毒國其人奉浮圖不殺罰乘象而戰身毒即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也上之所引咸指印度以為西方佛生於彼故指佛為西方聖人豈說洛陽以為西方老子為聖人也又云孔子先有猶龍之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一期問禮之事便為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師主善為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琴於師襄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入太廟

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農有問圃曰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於道爾豈有一事便為師焉蓋當時老子為守藏吏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問禮便為孔子之師則老農老圃亦孔子之師哉必不然矣沽名衒世求為人師君子不為也

合氣為道偈十三　第一十三化云老子以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函關尹喜既見遂歸本第說道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頓授其要旨曰道者謂之師君子不為也

合氣為道偈十三　第一十三化云老子以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函關尹喜既見遂歸本第說道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頓授其要旨曰道者謂之師君子不為也

降下至丹田名堵謂脾也脾者中黃太一也帶氣徘徊中宮萬物之母皆謂丹田也丹田玄北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氣下降周流三宮同出而異名者謂精也一曰精二曰汗三曰血四曰炁故曰異名玄之又玄者謂左右腎也炁之門道可道者謂朝食炁也非常道者謂暮為炁此依道陵解道陵如此說也有無相生謂口授與腹也難易相成謂精與氣也此皆尹真節要也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及

十

八煉九還丹伏火之訣其方云（）金液還丹仙華派高祖雲翔登天丘赤黃之氣成頂史當得雌雄分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同靈童王公我為夫出入無間天同符真精又授九丹之名及歌曰　凝霜善沉字汝其珎敬必來將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十唇長二尺厚薄均腑三齊坐垂溫陰仕上首尾武中間大始七十經三句內二陽下奔善訓句安火白黃芽玆兩炎聚輔翼人于處宮得安存去來將不出門

辨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為恬憺內持謙卑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功而為修養失道德之淳粹乖自然之妙（卿評）門虛設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為至道守兩腎為重玄鄙穢廉浮誑謊閭里王喬談門之輩非好此方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道丹經煉訣不見延年服餌飡芝罕曾久視周武服丹至喑啞唐武服丹而早亡悞他多少賢良不守樂天之旨既道德真訣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不足貴也今之道士更騁淺術或有扶鸞而亂書秘貪夜飲或有驅邪而斷鬼誑人除凶或有拘環擁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惜言語而不行此謂痴默或有餌經而為引擬彭祖而齊肩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有運

泰四　上

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固丹田而內封謂（鹿發音）之保養或有合氣而為道父子聚麀或有奪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嚥津謂之醴泉呼男根為金菜只圖強勁呼女竅為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為真人呼

永朔孔交構為龍虎嬰兒姹女鉛汞丹爐故曰開命門抱真人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故張道陵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訣在於丹册者玉門也唯以禁忌為急不許泄於道侠音吳路道路者屎孔也又道家內朝律云禮法男女至朔望日朝師入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當立功德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會外道失中御之道不得抄前排後失次第之序亦不得嫌醜愛美又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故老子云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宮行道平等昇太娑訶清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嫂媟以為真修不思歸根復命之言維行合氣鄙薄之術以此求道枉陷人倫以此超昇終身叵得以斯滅罪罪不可止以斯消災災不可退以斯求福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

出何異蒸砂作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真終無所獲嗚呼棄驪珠而拾礫斡憂鼎而羨糠自悞悞他死沉苦海哀哉哀哉

偷佛神化僞十四第四十二代老子入摩
竭國現希有相以化其王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末摩尼至舍衛國自化作神從天而降天人侍衛現身長丈六項佩圓光足踏蓮華從空而下拜禮老君謂胡王曰此吾弟子與汝為師又留神錄令得法味又於毘摩城地變金色放九色神光徧照塵沙國土即有赤靈真人中黃丈人太一真君九宮六丁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花玉女浮雲而至老君坐七寶座燒百合香奏鈞天樂又有八十除國諸王妃后皆來聽法留尹喜作佛及鉢於毘耶城却升天去老君又於葱嶺降大毒龍徧歷五天於耆闍山獨木樹下化王座與王說浮圖度乘門二千五百人受以戒律又六十六化云于闐國毘

百千萬丈又至罽賓降胡王及王子火不能燒鑽不能爇水不能溺胡兵百萬弓矢紛戰一時摧落飛電入衙聲如霹靂人馬驚仆北郭先生空中頭贊又至條支國手擎大山至拘薩羅降伏九十六種外道至迦夷羅國左手把日右手把月藏於頭中天地冥暗山飛石裂海水逆流山川空行又至于闐於南渠山示教胡王令尹喜化作金人身長丈六項佩圓光足踏蓮華從空而下拜禮老君謂胡王曰此吾弟子與

摩城伽藍是老君化胡成佛之處中有石幢刻記其事云東方聖人號老君來化我國下引八學上

誠證其事跡

辨曰案後漢西域傳三國志魏隋書西域志闕六十卷志四十卷合一百卷成西域志並紀西天五印有佛聖跡或幢或柱咸勒其事不說老君曾

留名字初張騫西来始傳浮圖之號至於今代國使往還無慮百人並不見老君西化之說古谷皇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唯有佛僧行近西北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森然若林彼國君王唯是和上又唐王玄策奉使西行至摩竭陀國於耆闍崛山及佛成道處感述碑銘讚佛聖化未聞說有老君之事（上之銘贊在王玄策傳中）又湛然居士尪從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义國越天山過雪嶺風化具詳亦未知有老子之事即今照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来往不絕除親諮詢老化　並云無聞則老子神異道書偽出既非通論何足信哉○欽奉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見者便宜收取）

化胡經（王浮撰）　猶龍傳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南斗經
玉緯經　紀勝賦　辨仙論（梁朝人張融或託他姓）
三破論（唐人傅奕撰）　明真辨偽論（宋人謝守灝）
甄邪論

太上實錄　十山論　青陽宮記
玄內傳　帝王師錄　三天列記
十異九迷論（傳奕呂玄卿）　歷代應現圖
佛道先後論　欽道明證論（唐貞士半千）
輔正除邪論（吳筠）　辟邪歸正論（杜光庭）

十二虛無經
赤書度命經
謗道釋經（林靈素杜光庭撰造破大藏經）
歷代帝王崇道記
靈寶二十四生經

蔵天隱月經
樓觀先生內傳
三教根源圖（金天長觀李大方撰）
高上老子內傳
混元生三清經

五公問虛無經　混元皇帝實錄
（道經缺交泰下卷）
聖貢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蔵偽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毀遂命大都報恩禪寺林泉倫長老下火謝恩畢拈香云佛心天子憫衆生恐墮三途邪見坑箇箇裹了無偏黨處就中朱紫要分明所以道聖鑑無私天機莫測既来頌德敢不酧恩此香端為祝延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舜日

（泰四）　（十四）

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次舉火云憶昔當
年明帝時曾憑烈焰辨妍媸大元天子續
洪範顯正摧邪誰不知嗟乎道教陰蠹佛
書自古至今造訛捏僞盜竊釋經言句圖
謀具葉題名謗致如来賊誣先聖醜辭惡
語何可言哉無帝往談實難徧舉始自張
陵杜撰不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燕集靈
寶詐道從空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
鬼法以誑惑愚夫設五運神符而魘奸匹
婦以此觀之葛孝先徒搜要妙陶洪景謾
述浮辭杜光庭白拈巧偷劫賊無異陸修
靜外好裏弱說客何殊若非嘆苦不甘爭
肯說長道短鮑靜被誅猶可王浮招報非
輕傳奕羨斌不堪齒録張生焦輩何足言
論冤譴之口舌澜翻損他利已林靈素機
謀諂詐敗國亡家毀人祖考定遭一時之
辱滅門良考必招三世之殃因果無差報
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貶嗟道世
雖再而難為致令釋子傷心幸得皇天開
眼恭惟我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闢邪

歸正法僞存真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雪宼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莫能酬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扛教入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着眼看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大都報恩禪寺林泉長老從倫奉勑下火　○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燕京

圓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寶寺長老圓胤
資聖寺統攝至温　大名府長老明津

薊州

甘泉山長老本璉　上方寺長老道雲

濼州

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

傳教寺講主了詢

大名府

法華寺講主慶規

龍門縣

抗講主行育

大都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相叡
資福寺講主善朗
絳州　唯識講主祖珪　蜀川講主元一（餘如本論）
丙閏二月詔行至元鈔以一准中統之五
孚正月二十一日大赦
齋　夫
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釋教都總統（南禪教對）楊輦真迦集江南禪教朝覲登對宣上竺出班聖旨問講何經答云法華經次問仙林講何經奏云百法論即就退位而立引問徑山雲峯和上云禪以何為宗奏對云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泉總統譯云再說）復奏云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傳聖旨令更說復奏云禪之為宗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自迦葉付之阿難阿難傳之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傳（第六祖）之優波毬多由是展轉而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菩提達磨即東土之初祖也祖得法後大破六宗之邪望東震旦國有大乘根氣航海而來見梁皇一語不契遂折蘆（祖臺）渡江至少林山中面壁九年得二祖神光

斷臂立雪祖問當何所求光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云將心来與汝安光云覓心了不可得祖云與汝安心竟光得傳心法後傳之三祖三祖傳之四祖四祖傳之五祖五祖本一栽松道者四祖云汝已年老（未詳）（十七）可再来吾當忍死以待五祖遂至濁港江頭見一女問投宿而受孕托生謂之黃梅無姓兒既而傳法於五祖黃梅法席七百（神秀述偈）高僧獨神秀上座為上首祖以傳衣法時至今各述一偈秀即書壁間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常拂拭莫待惹塵埃五祖云此偈亦未見性盖其尚滯名相未脫知解正在學地傳聖旨云再舉一遍復舉畢又奏云盧行者時在碓坊為衆舂舂五祖已知其素有悟門盧行者本不識字（祖述偈）遂倩人書一偈於壁間秀師所書偈側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来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乃開析云老盧此偈至本来無一物處即是空諸所有徹法源底五祖即於夜半密付其衣法盧得衣鉢宵遁至大

庾嶺頭為明上座追及盧即置衣鉢於石上云不可以力爭明乃盡其神力鉢不能舉（簡上座）明乃云本為法來非為衣也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當下大悟秀歸河北自稱六祖然而知解未亡猶滯名相故流於相宗是以教盛西北能受正傳於曹溪是以禪盛東南謂之南能北秀此教禪所由分也自是曹溪傳之南岳懷讓讓本觀音大士分身讓傳之馬祖謂之馬駒踏殺天下人馬祖傳之百丈於侍立舉掛拂處親遭一喝當下悟去直得三日耳聾百丈對黃蘗舉此一喝黃蘗不覺吐舌亦於言下洞明此喝之有後臨濟至於黃蘗三度問佛法大意三遭六十痛棒後於大愚席下舉前話云過在什麼處愚云黃蘗得與麼老婆心切相為更覓過在濟大悟遂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臨濟歸黃蘗便與三掌（臨濟對）自是流通此喝謂之臨濟入門便喝此喝之所由生也所謂德山棒者即周

金剛泉總統又傳　聖旨云如何是周金剛奏云德山本姓周為金剛經座主滿車載疏鈔遊南方直欲摟破魔子窟宅當恁麼時甚生氣既於途中遇賣油糍婆子買油糍點心婆云汝是講金剛經座主經中有一段義若答得白與油糍不要錢遂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中點那箇心座主無對古云假饒講得大藏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信知不能徹法源底則滿車之疏皆長語也後見龍潭於侍立次遇夜深辭去見外面黑潭遂度紙燭與之德山方接得潭便吹滅當下大悟次日示衆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是擯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此無他恐後人滯

卷四　九

於名相凡有所問至支離處便與一棒此棒之所由生也所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夫棒喝者豈徒施也我奏至此遂奏云臣僧不敢多談恐瀆聖聽傳聖旨但說不要怕又非姦偷屠販之事遂進奏

云釋迦牟尼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所謂獨尊者非為金輪王位之尊所可尊者我也道也法也心也（正欲啟奏雲門大師一棒公案以為佛祖雪風時靈隱長老淨伏牽衣云勿舉此話遂轉語云）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所說之法無非觀根逗教如一雨普沾三草二木各隨其根器之大小而為之發機末後（云）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是四十九年說法因甚麼不談一字正恐後人滯於名相不離加解所謂不談一字者熾然常說以無說之說是名真說又於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起一枝花普示大衆獨有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謂之教外別傳傳此心也印此法也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此心也印此法也奉聖訓垂問云那講主看他長老所說教外別傳底是耶非耶上竺出對云是是又仙林出云南方衆生多是說謊所以達

磨西来不立文字正恐伶俐的說謊貪著語言文字故有直指之語又奉聖旨宣進搠前同仙林賜坐謝恩畢就坐傳聖旨云持論仙林云始從康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是不談一字五

卷四　二十

千餘卷自何而来卷云一代時教如標月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林云汝禪宗得法有多少人卷云從上佛祖天下老和上盡恒河沙莫窮其數林云即今是誰卷云當面蹉過林云在什麽處卷云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林無語又傳聖旨令泉總統問那講主問底是甚言語林卷問他禪宗得道多少人他云恒河沙數又傳聖旨汝講主家莫看面皮何得向遠遠說来林遂問如何是禪卷以手打一圓相林云何得動手動脚卷云只這一圈子便透不過說其千經萬論林無語又奉聖旨云俺也知你是上乘法但得法底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燒於熱油鍋中教坐汝還敢麽卷云不敢奉聖旨為甚不敢奏云此是神通三昧我此

法中無如是事又傳聖旨如何都無輸贏林云道不敢便是輸遂斥林云不妨會得好林無語乃體聖意奏云夫禪之與教本一體也禪乃佛之心教乃佛之語因佛語而見佛心譬之百川異流同歸於海到海則無異味又如我萬萬歲皇帝坐鎮山河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成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覩黃金面皮方謂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語言文字未達玄旨猶是順成門外人又如禪家未得徹證未得頓悟亦在順成門外謂之到家亦未可也皇情大悅遂以龍袖西拂即謝恩下殿奉御領歸寢殿賜食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泰五

嘉興路天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己丑正月抄數戶計〇庚寅九月日大赦

辛卯五月二十三日詔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

癸巳十月二十二日大赦

泰五　一

至元三十年杭州徑山雲峯和上示寂師名妙高福之長溪人父諱鼎家世業儒妣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采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父母以夢故不能奪俾從吳中雲夢澤公受具戒師銳意繼續求道首參癡絕冲冲曰此兒語纚纚有緒吾宗瑚璉也尋又見無準於徑山準尤器愛擬以侍職處師嘆曰懷安敗名吾不徧參諸方不止也遂之育王見偃溪即請入侍室掌職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俱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呈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偃溪可之會師遷南屏携師與俱尋住宜興大麓遂爲嫡嗣遷保安江陰教忠雪川何

山雲衲四來三堂皆溢蔣山虛次直指僉議無以易師朝首從之歷十有三載衆踰五百德祐乙亥寺被兵革軍士有迫師求金者師曰此但有寺有僧無金與汝俄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刀石辟氣雍容而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玄丞相伯顏公見師加敬舍牛百齊粮五百寺賴以濟顏公又戒諸將此老非常人比宜異目侍之以故寺得無恙至元庚辰雙徑延請師懇辭再三乃前寺罹回祿草創纔什一師悉力興建且捐衣盂自爲僧堂衆寮不十年悉復舊觀戊子春魔事忽作教徒譖毀禪宗師聞之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以爭之遂拉一二同列趨京教雜選辭有旨大集教禪廷辨上問禪以何爲宗師

卷五　二

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達磨諸祖南能北秀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教是佛語禪是佛心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趣寂上乘孰過於禪詞指

明辯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仙林諸教徒逐復論難林問禪宗得法幾人師云從上佛祖天下老和上盡恒河沙莫窮其數林云只這是誰師云含元殿上更覓長安又問如何是禪師打一圓相林不省師曰只這一圈透不過說甚千經萬論林辭屈上大說衆喙乃熄禪宗按堵如初陞聲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岩竇隱邏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輪奐甫備逅燎復盡師謂衆曰吾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建匯殿坡爲池它屋皆易置佳處五年而成癸巳六月初小參訓飭學者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壽七十五臘五十九葬於寺西之居頂庵

泰定　三

甲午至元三十一年上崩

世祖皇帝潛龍時出征西國好生爲仕迷徑遇僧開途受記由是光宅天下祝御萬邦大弘密乘尊隆三寶

帝潛龍時命忠書記叩六丁之靈求治國

之道出征江南書記奏云飛龍之時已至可速回輦上然之猶是富有天下帝問帝師云施食至少何能普濟無量幽冥帝師云佛法真言力猶如飲馬珠帝迎旃檀瑞像歸內宮安奉萬歲山仁智殿爲見世之寶

帝嘗問帝師云脩寺建塔有何功德帝師云福廕大千由是建仁王護國寺以鎮國焉

帝命帝師齋竟天雨金花繽紛而下帝云何故有此祥瑞帝師云陛下心花內發天雨金花讚歎

帝命伯顏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問膳巴師父云護神云何不出氣力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請不說帝遂求請不日而來降

定光佛塔毫光發現

帝命開視內有舍利光耀人目由是重建寶塔

蜀僧元一遊西天回朝

帝帝問云西天佛有麼元一奏云當今東

土生民主何異西天悉達多
元一以西天琢成玉石佛像獻
帝帝寶之於萬歲山供養
元一以西天貝多葉經獻
帝帝貯以七寶函嚴加信仰

卷五　四

忠書記僧中之傑
帝命以三奇之道爲輔出入施令帝加信（一奇即陰陽也）
任封爲太保
元一自西天持佛如來鐵鉢獻
帝帝悅寶之以鎮庫藏
帝與帝師坐次一元二僧侍側帝云何不
遊戲三昧元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爲次
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青徹
天飛天鵝生懼怕元云猪狗身至小象王
身至大象見狗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
我以大千界化爲一釜竈煮你四件物大
小都容了帝大悅
帝問元一云孔老徒衆何以至少如來徒
衆何以至多元一奏云富嫌千口少貧恨
一身多

帝問揀壇主云何處有佛揀奏云我皇即是佛帝云朕如何是佛揀云殺活在於手乾坤掌上平

帝問彌陀和上云和上住在何處奏云住在我王神州帝云恁麼則時時見彌陀

帝問僧元一云和上還涉世緣麼奏云不知法故犯知法了應無

帝問帝師云僧中還有通古今事底麼時有因和上奏云法自漢明帝至以火辯真僞帝云古今事且置今再以火辯真僞時如何因奏云我皇有護法之心此經爭得焚燒帝悅其言

詔帝誕生太子詔海雲國師摩頂立名奏云名世間最尊貴無越於真金

帝命東宮園場齋帝師作懺悔帝師云衆生度脫盡仁王悲願深

帝設寶戒大會隨處放光帝問帝師云光從何處來帝師回奏云感應道交佛光應現

帝命皇后娘娘鎮國寺行香后問衆僧云

諸處放光此處何無言訖定光塔上毫光燭天終日不散

帝以衆綵女圍繞帝師帝問云還也動心麼帝師云目前雖可看爭柰老僧何帝大悅

帝問洲總統還有眷屬無田奏云終日不曾離又問還飡酒肉無洲奏云鉢盂常槃腥膻味帝云好老實人

新築京城監築者謀毀海雲國師塔兩雉相合奏

帝欲玄其塔帝云海雲高僧築城圍之貴僧之德千古不磨

帝一日曰柈檀瑞像現世佛寶當建大剎安奉庶一切人俱得瞻禮乃建大聖壽萬安寺

帝命寫金字藏經卷軸前圖像未定帝云此經是釋迦佛說止盡說主庶看讀者知有所自

帝詔遍天下每一歲中行布施度僧讀大藏經隨處放光現瑞禎祥不一

帝詔講華嚴大德於京城大寺開演彰顯如来之富貴

帝設大會七處放光顯示華嚴七處之玄旨

帝問衆臣僚每日還不放閑也無衆臣僚無對帝乃袖中出數珠示之内外百官皆歸至善

釋迦如来住世七十九年

帝至七十九歲乃云與佛同壽不爲夭矣

帝詔十高僧内殿供養帝端居不動諸大德亦復默然帝乃云此是真實功德

帝詔僧大内念經行香侍臣奏云僧多有不識字或乃云但教舒展拭去塵埃亦有功德糠禪背杖戒身見

帝帝問曰此杖何爲田奏云身有過失以杖責之帝曰過失在心鞭身何益與其責身莫若責心

帝見僧有過不加王法止令閱教懺悔

帝詔東昌大師演教帝大悅賜以寶玉柱杖

帝平宋已彼境教不流通天下揀選教僧三十員往彼說法利生由是直南教道大興

帝建大聖壽萬安寺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爲界至

帝大內皆以真言梵字爲嚴飾表行住坐卧不離捨佛法也

帝賜講人紅僧衣令說法人與佛齊等

見錄蜀僧圓證見

帝帝問汝何所習回奏云幼明三奇長習佛乘上悅賜以碧玉香罽命崇香火

帝萬機之暇自奉施食持數珠而課誦

帝建大聖壽萬安寺成兩廊擬塑佛像監脩官聞奏帝云不須塑泥佛只教活佛住

帝禦北征護神現身陣前怨敵自退

毀今廣濟大師皇宮親侍日久禮誦不輟

帝深賞讚賜以放光佛像命故侍供養

帝問相士山水士奏云善惡由山水所主

帝問大行山如何相士奏云出姦盜帝云何以夫子在彼生帝召僧圓證問云此人

山水說得是麼謹回奏云善政治天下天下人皆善山水之說臣僧未曉帝大悅

舍羅薩張大師志慕出家

帝從其請落髮為僧賜七寶數珠命供日課

卷五　八

北齊帝詔蜀僧圓證明六神之術上曰髣髴恐無靈驗回奏云此六者天地日月水火之神菩提場中各說偈讚佛得大解脫門為華嚴之嚴衛僧人昭事神必欽依髣髴無傷帝然之

帝詔元一與道士持論元一攻其竊釋孔之言上悅

帝問僧佛牙真偽僧無對帝云真偽自分明諸人休錯解

帝命僧念無量壽王陀羅尼經能念者賜疋帛稱賞

帝召東宮云海雲是汝師居住金田宜加崇飾由是剏新慶壽大剎

帝出郊狩南花園云此處宜建梵剎旣相依命脩造出狩田駕寺已周圓

帝顯正摧邪命除道德經外餘皆焚毀以
馬湘詩絕其妄宰臣奏分揀道藏檢出馬湘詩云
樹連滄海水連雲昔有殷周李老君人說
是非皆不定五千言外更無文符合上意
龍顏大悅制焚之

卷五十九

帝頒行玉音詔昊天講主云聞朕在世誡
約學徒究明佛法毋令滅滅
我眉普賢道場缺大藏經
僧寶公
命張大師徑從驛騎迓相迎送佛法流通
福單西蜀上都道士等奏與釋教定邪正
帝云勝負如何賞罰道士云義墮者斬首
帝曰不然義墮者削髮爲僧
宋主以王位來歸學佛脩行
帝大悅命削髮爲僧寶焉
聖安寶長老送瑞像至內心不之悅
帝云此是皇家佛汝心何懊惱帝回與三
十二錠白金以表三十二相也
宋皇太后削髮爲尼誦經脩道
帝深加敬仰四事供養
帝宣宋室二宮人至皆祝髮爲尼帝云三

寶中人也命歸山學佛脩行供送衣粮
帝設無遮會詔信講主說總聖名目帝云
即歸無遮云何有數
宋主毳衣圓頂
帝命往西土討究大乘明即佛理
帝以金爲泥命僧儒繕寫大藏經一藏貯
以七寶琅琊流傳萬世
帝設資戒大會避使長爲僧之人使見認
得欲取帝叱云已爲佛弟子誰復觝爲主
天竺一進鉢
帝取食前珍味碎置鉢中內外侍從數滿
千人各賜一粒普令得沾如來鉢中之禪
悅
帝至香山山半有泉問僧此泉足僧用否
僧回奏云日供一千僧流住尚無竭賜白
金一錠命築亭蓋覆貫其利濟
宋鎮庫栴檀方圓丈餘
帝曰鎮庫無益刻爲佛像利益人天
帝駕至香山栗園其栗方熟左右從駕萬
人餘帝誡諭云此爲三寶物一箇不容拈

僧衆遠迎
帝駕帝曰往日僧人三詔不起今日僧人
云何遠迎僧無對
帝設大會闍黎佛聲嚮亮帝曰如是佛音
聲多少衆生善心乃賜白金一錠
弘法寺藏經板歷年久遠
命諸山師德校正訛謬鋟新嚴飾補足以
傳無窮
帝一日云三人護法二已去了惟朕一人
當今佛法愈隆愈盛
帝命逸林上師譯樂師壇法儀軌爲天下
消八苦之灾增無量之壽
帝設十萬僧會命十師對御說法賜白金
十錠玉柱杖十條
外邦貢佛舍利
帝云不獨朕一人得福乃於南城彰義門
高建門塔普令往來皆得頂戴
帝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摽芳帙
偏布天下
帝一統天下外邦他國皆歸至化帝印大

蔵三十六蔵遣使分賜皆令得瞻佛日
帝命帝師云去佛遥遠僧戒全虧可選諸
勿開戒路高僧賜紅黄大衣傳授薩婆多部大戒
帝云菩薩戒本但解法師語者皆得傳受
乃印造一千部流通散施普令大地衆生
皆奉如来寶戒
帝問揀壇主云何處為最上福田田奏云
清涼帝云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為世福
田
清涼帝帝於五臺運工建寺有澗無水興工之日
陂張沁澗覓水突然涌出給濟不乏
臣佐奏以天下僧尼一例同民
帝問民籍若干府庫若干奏云不知上曰
輔相治道固宜用心此乃不理而急於飲
菜餼餽之僧人其事乃止
帝聞五教義帝云頓教即心是佛諸佛境
界凡夫不脩如何得到
帝見西僧經教與漢僧經教音韻不同疑
其有異命兩土名德對辯一一無差帝曰
積年疑滯今日決開故有法寶勘同

帝以佛教爲心厥化胡僞造歷代斷除莫之遏絶嚴行天下焚毀無遺

釋迦如来真身舍利寶塔統御剎中計一十九所各頒錢帛廣加嚴飾大陳供養

帝嘗召群臣云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下國家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

帝每齋日以南天竺佛盈置七寶琛羞澄湛觀心廣脩供養

帝自有四海天下寺院田産二稅盡行蠲免普令緇侶安心辦道

天下寺院山林樹木偏諭玉音嚴加護持毋令斫伐以嚴佛如来之境界

帝以俗制於僧失其崇敬偏諭天下各主綱維主掌教門護持佛法

臣下聞奏有俗僧人宜令同民帝令脩補寺院以遮其過

帝主領天下頒降聖旨諭一切僧人不揀甚麽差發休當遵依釋迦牟尼佛道子行持

阿合麻丞相奏天下僧尼頗多混濫精通

佛法可光爲僧無知無聞宜令例俗膺已師父奏云多人祝壽好多人生怒好帝云多人祝壽好其事乃止

淨土現光帝靈鷲經宣德現大圓光周徧天界合境獨天僧俗悉皆瞻禮蓋顯古佛示現之作用耳

卷五十三

已上百段出弘教集

念常讚曰華嚴云菩薩住初地作大功德王以法化衆生慈心無損害統領閻浮提化行靡不及皆令住大捨成就佛智慧若欲廣分別億劫不能盡今觀弘教集載

世祖皇帝實録百餘篇字字句句以弘教爲已任如有云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下國家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由此論之萬機之暇不離念佛念法念僧苟非

大聖慈念群生特垂化迹能如是邪使唐虞再世亦無以加矣猗歟盛哉敬録于前以曉來學云

某成宗完者篤欽明廣孝皇帝即位於甲午四月十四日大赦

改元貞元年
酉二月廿七日大赦改大德
己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庚寅三月三日大赦
大德六年九月一日五臺山大萬聖祐國
寺真覺國師歿師諱文才字仲華楊氏其
先弘農人高曾以来世官隴坻父靜義金
季為清水主簿遂家焉少孤事母孝於書
無所不讀性理之學尤其邃也故約而為
守蔚而成文辭氣雅健如古作者為人沈
厚若素不讀書者至與士君子談接其辭
辯其事詳其理盡出入經史滔滔然若河
漢之決莫窺其涘其講授經論得旨言外
不屑屑於名數嘗曰學貴宗通言欲會意
以意逆志為得之矣語言文字糟粕之餘
泰五　十四
狃習也豈有餘味哉彼狃於文字味其糟粕徒
騁知見以記問自多殊不知支離其知穿
鑿其見愈惑多岐不能冥會於道聽其說
適足以熟耳而已豈能開人慧目乎所著
懸談詳畧五卷肇論畧疏三卷惠燈集二

卷皆内據佛經外援儒老託譬取類其辭質而不華簡而詣取其達而已隱居成紀築室樹松將以終老然以行修乎通德加乎遠雖自韜晦其道愈彰人尊其德不敢名以松堂稱之佛教之興始於洛陽白馬寺故稱釋源其宗主效詔以師繼之世祖嘗以五臺絶境欲為佛寺而未果也成宗以繼志之孝作而成之賜名大萬聖佑國寺以為名山大寺非海内之望不能尸之詔求其人於帝師迦羅斯巴會師自洛陽来見帝師喜曰佑國寺得其人矣詔師以釋源宗主兼居佑國師見帝師以辭曰某以何德猥蒙恩寵其居白馬已為過分安能復居佑聖願選有德者為之幸怜其誠以聞於上帝師不可曰此上命也上於此事

用心至焉非女其誰與居此吾教所繫女其勉之居歲餘大德六年將如洛陽道真定館于其寺疾作九月一日歿年六十有二火後獲舍利者數百粒其徒歸葬於五臺東山之麓

癸三月十六日詔定贓罪條例爲十二章及增給朝官月俸外任公田祿米等○八月六日太原平陽地震

大德七年膽巴金剛上師歿師名功嘉葛剌思此云普喜名聞又名膽巴此云微妙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孤依季父聞經止啼知其非凡遣侍法王上師試以梵呪隨誦如流曰此子宿積聰惠異日當與衆生作大饒益年十二訓以前名自是經科呪式壇法明方靡不洞貫年二十四講演大喜樂本續等文四衆悅服上師令巴至西天竺國參禮古達麻室利習梵典盡得其傳初世祖居潛邸聞西國有綽理哲孔道德頗見之遂往西凉遣使請於廓卅大王王謂使者曰師已入滅有姪發思巴此云佛師慶喜聖壽年方十六深通佛法請以應命至都旬日即乞西還上召問曰師之佛法比舛如何曰舛之佛法如大海水吾所得者以指點水於舌而已問荅允稱上喜曰師年雖少種性不凡願爲朕留當求戒法尋禮爲師巴入中國詔居五臺壽寧壬申留京

師王公咸稟妙戒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禱真武降筆云有大黑神領兵西北方来吾亦當避於是列城望風款附兵不血刃至於破常州多見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實乃摩訶葛剌神也此云大黑蓋師祖父七世事神甚謹隨禱而應此助國之驗也乙亥師具以聞有旨建神廟於涿之陽結構横麗神像威嚴凡水旱蝗疫民禱嚮應辛巳歲師得道蔵化胡經并八十一化圖幻惑妄誕師乃嘆曰以邪惑正如此者

遂奏聞召教禪大德及翰林承制等詣長春宮辯證（辨僞錄明）詔下諸路除道德經外其餘僞文盡令焚毀至壬午師力乞西歸上不能留初相哥受師戒繼爲帝師門人屢有言其豪横自肆者師責而不悛由是御之逮登相位懼師讜直必言于上乃先入巧言譖師故有是請首於雲中次至西夏以及臨洮求法益衆未幾權臣復譖令歸本國師至故里閲六寒暑已丑相哥遣使傳召還都於聖安寺安置四月赴省聽旨

令往潮州師忻然引侍僧昔監藏子身乘驛即日南向及出都門雷雨冥晦由汴泝江泊于閩廣所至州城俱沾戒法八月抵潮陽館于開元寺有樞使月的迷失奉旨南征初不知佛其妻得奇疾醫禱無驗聞

卷五　十七

師之道禮請至再師臨其家盡取其巫覡繪像焚之以所持數珠加患者身驚泣乃甦旦曰夢中見一黑惡形人釋我而去使軍中得報喜甚遂能勝敵由是傾心佛化師謂門人曰潮乃大顛韓子論道之處宜建剎利生因得城南淨樂寺故基將求材未知其計寺先有河斷流既久庚寅五月大雨傾注河流暴溢適有良材泛集充斥見者驚記咸謂鬼輸神運焉樞使董工興創殿宇既完師手塑梵像齋萬僧以慶贊之嘗謂昔監藏曰吾不久有他往宜速成此寺後師還都奏田二十頃賜額寶積焉未幾召還相哥已伏誅矣癸巳夏五上忽殷召師於內殿建觀音獅子吼道場七日而愈施白金五十錠叙及相哥譖師之語

師以宿業爲對宰臣莫不駭服上謂師曰師昔勸朕五臺建寺今遣侍臣伯顏司天監蘇和卿等相視山形以圖呈師師曰此非小緣陛下發心寺即成就未幾上宴駕甲午四月成宗皇帝踐祚遣使召師師至慶賀畢奏曰昔成吉思皇帝有國之日疆土未廣尚不徵僧道稅粮今日四海混同萬邦入貢豈因徵利而棄戈規倘蠲其賦則身安志專庶可勤脩報國上曰師與丞相完澤商議奏曰此謀出於中書省官自非聖裁他議何益上良久曰明日月旦就大安閣釋迦舍利像前脩設好事師宜早至翌日師登內閣次帝師坐令必閣赤朗宣勅旨顧問師曰今已免和上稅粮心歡喜否師起謝曰天下僧人咸沾聖澤元貞乙未四月奉詔住大護國仁王寺勅太府具駕前儀仗百官護送寺乃昭睿順聖皇后所建其嚴好若天宮內苑移下人間是年遣使詔師問曰海都軍馬犯西番界師於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禱摩訶葛剌

自然有驗復問曰於何處建壇對曰高梁河西北甕山有寺僻靜可習禪觀勅省府供給嚴護令丞相荅失蠻上親染宸翰云這勾當怎生用心師理會者師的勾當朕理會得也於是建曼拏羅依法作觀未幾捷報至上大悅壬寅春二月帝幸柳林遘疾遣使召云師如想朕願師一来師至幸所就行殿脩觀法七晝夜聖體乃瘳勅天下僧寺普閱藏經仍降香幣等施即大赦天下上曰賴師攝護朕體已安即解頸七寶牌為施皇后亦解寶珠瓔珞施之并施尚乘車輦騾馬白玉鞍鞚金曼荅喇黃白金各一錠官幣十八疋御前校尉十人為師前導三月二十四日大駕北巡命師乘輿行駕前道過雲州龍門師謂徒衆曰此

地龍物所都或興風雨恐驚乘輿汝等密持神咒以待之至暮雷電果作四野震怖獨行殿一境無虞至上都近臣咸謝曰龍門之恐賴師以安癸卯夏師示疾上遣御醫候視師笑曰色身有限樂豈能留五月

十八日師問左右今正何時對曰日當午矣師即斂容端坐面西而逝上聞悲悼不勝賜沉檀衆香就上都慶安寺結塔荼毘王及四衆莫不哀惻是月二十九日勅巫相荅失蠻開視焚塔見師頂骨不壞舍利不計其數輪珠坐璽如故回奏加歎勅大都留守率承應伎樂迎舍利歸葬仁王寺之慶安塔爲世壽七十有四僧臘六十二祕密之教彼土以大持金剛爲始祖累傳至師益顯故有金剛上師之號焉

會武宗曲律仁惠宣孝皇帝即位改至大十一月廿五日大赦瑞像計二千三百年矣

詔鑄大元通寶錢及至大通寶小錢十月十七日大赦

圖造至大銀鈔

至大二年內翰趙孟頫奉

勅撰臨濟正宗之碑

佛法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夫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爲佛法最上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

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咲一咲之頃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摩訶迦葉廿八傳而爲菩提達磨始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爲能能十傳爲臨濟臨濟生于曹州遊學

卷五　十

江右事黃檗問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辭往大愚理前話云不知過在甚麼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言下大悟歸鎮州棄室溥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謚臨濟大師師之於道得大究竟繇臨濟而上至於諸佛諸佛之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間然矣直指示人機若發失學者開之耳目盡喪表裏無據自能後禪分爲五唯師所傳謚爲正宗一傳爲興化獎再傳爲南院顒三傳爲風穴沼四傳爲首山念又五傳爲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菴容菴傳中和璋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雲性與道合心與法冥細無不入大無不

包師住臨濟院能系祖傳以正道統佛法蓋至此而中興焉當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數屈至尊請問道要雖其言往復紬繹而獨以慈愛不殺爲本師之大弟子二人曰可菴朗 禾五 主二 贖菴朗公度華菴滿及太傳劉文貞傑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師以文貞公機智弘達使事

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業定天下深功厚德祖於元元卒爲佐命之臣皆自此賢之也

元貞元年

成宗有詔迎西雲住天都大慶壽寺進承清問經歷三朝發揚玄言得諸佛智懸判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之道愈擴而大

今皇帝欽承

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爲印以賜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印特加師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且命臣孟頫爲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臣

孟順既叙其所傳授又系之銘銘曰佛有正法覺明妙心二十八傳至于少林赫赫少林師我震旱使爲佛種不絕而斷傳十世後而得臨濟爲道坦然如指而示又十六世是爲海雲坐祖道場能紹厥聞維我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嘗進一言深入聖聽不殺之仁其利甚弘俾大弟子爲帝胥肱至西雲公能嗣其業據獅子座爲衆演說聞者讚歎信者鄉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

今皇帝聖深契道要曰臨濟宗緊爾能紹即心即佛時迺世守傳不以言而以心受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尚迪後人勿昧其原勅賜乞台薩里神道碑趙子昂爲文其略曰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由鴈最彊最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爲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才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戰野之功斬將搴旗之勇而

道包儒釋學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繫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邵之典於是贈公祖父官爵勳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爲之文當

世祖時公爲平章政事臣爲兵部郎中趨走省闥識公爲舊承言論政知公爲詳敢不祗奉

明詔公諱乞台薩里早受浮圖法於智全末利可吾坡地沙圓通辨悟當時咸推讓之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通敏又從國師八思馬學密乘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語二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領之遂通諸經史百家若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

說靡不精詣會國師西還携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爲我佛弟子者我敢受女拜耶勉事聖君相泣而別比至關師已上書薦之

裕宗得名入宿衛日以華札侍左右至元

二十年冬有二僧西来見自言知天象上名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烈者言公可使立名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蠻領之乃以公爲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八年乞解機務以爲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

世祖登遐

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禮冊立

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

成宗宴駕衰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于大都發祥里第季六十三以是月日葬

城西南岡子原
勅賜佛國普安温禪師塔銘侍書奎章閣
虞集撰其略曰師諱至温字其玉一歸全
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
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寗照和尚於淨土
寺五　二十四
院寗照曰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寗
照避亂去隱遼西延禮寗照弟子辨卷訥
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淨土衆甚嚴師
不以爲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
十僧同往佐之萬松其公以青州辨公宗
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
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博記
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
又善草書有眞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
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
逐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之利不
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
師一歲以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
師勸之爲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爲
世祖知遇侍幃幄爲謀臣薦師可大用得

名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

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青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歸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馹四出周於所屬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小憩弗懈也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為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僞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堕剃鬚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為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脩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

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衆庶掊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世壽五十一僧臘四十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於混一海内天下之人材大小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爲宗而材器文辨如温公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厚蛇鼠来止爲垣負皇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攄輿来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余侮

世皇有爲群策是稽台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禀教以居孰爲紛更入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

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我廬匪歸匪艱
世皇御一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
時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爲書爲詩
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
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誄有辭失之若驚
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
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以係遐思

癸正月行使歷代舊錢〇十月十八日大赦
大師魯國忠武王木華黎身長七尺虎首
虬鬚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朮
惇爾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佐
太祖時號掇里班曲律猶漢言四傑也
太祖行次東印度
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廉形馬尾綠色而
獨角能爲人言曰汝軍宜早迴
泰五
二十七
上怪問耶律晉卿楚才奏曰此獸名角觡
音端
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
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領承天心有此
數國人命寔陛下無疆之福即日下詔班
師
右出本朝
功臣事略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　　泰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壬辰正月五日以上年十一月廿三日郊祀大赦三月十八日登極大赦賜高年帛〇四月禁使新舊銅錢及至大銀鈔

泰六　一

革罷僧道衙門

論曰望五位以升階轉二永而就果者上乘菩薩也以四向一坐而證成三生百劫而彰號者緣覺聲聞也聖賢品級教有明文唯妙悟自心入佛知見者千聖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大教東被三百五十餘年後魏以趙郡沙門法果爲沙門統供施之不足又官品之遂授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尋進公爵曰安城封官自果始也梁以惠超爲壽光殿學士後周選僧道中學問優贍者充通道觀學士仍改服色隨以彥琮爲翻經館學士唐中宗神龍二年造聖善寺成惠範惠琮法藏大行會寂元壁仁方崇先進國九人加五品並朝散大夫蓋以營像修造之功也尋加惠範正議大夫上庸

郡公寺主至銀青光禄大夫俸料房閣已上同職官給玄宗卜平内難僧清潤封官三品賢寧王疾愈僧賜緋袍代宗加不空三藏至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空曰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汚封爵故秩唯空爲極矣宋金兩朝南北殊風而封釋官秩頗存典故然猶遵律印信未聞追我皇元世祖皇帝混一海宇條綱制度一出睿思謂以俗制於僧殊失崇敬諭天下設立宣政院僧録僧正都綱司錫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教門護持教法賴聖天子不負佛囑也然而稗販之流好爵縻賢恃其所貴而貴之奔走伺候處汚不羞以敲朴喧嚚牒訴倥傯爲得志不奪不厭致有囊加巴僧録枉取栲栳

泰六

二

山僧錢罔咈律行可謂師子身虫也仁宗皇帝居儲宮日目繫其蔽降旨除宣政院外一例革之是亦不負靈山付囑也於戲朝廷尚行於爵秩釋子乃競於官階（秩一作資官無盡佛）期貪愛無滿分胡不養其妻子跪拜君親

何異織女七襄牽牛負軛者耶識達於此無取焉盛矣乎不空粉澤大教有功猶媿濫污今何人而欲假名器哉

季仁宗文英武章皇帝〇十月廿九日以諸王入覲大赦改皇慶

癸五 十月十八日詔科塲以經義取士

甲寅 正月廿二日改延祐大赦〇十一月遣使經理江西江浙湖廣田糧

弘教佛智三藏法師入寂公積寧氏諱沙囉巴觀照寧上師著栗赫學佛氏法善吐番文字頗得秘密之要世祖皇帝嘗受教於帝師發思巴詔師譯語辭致明辨允愜聖衷詔賜大辯廣智法師河西之人尊其道而不敢名止稱其氏至呼其子弟皆曰此積寧法師家其為見重如此公昆弟四人公其季也總非之歲依帝師發思巴雜染為僧學諸部灌頂之法時有上士名剌溫卜以焰晏得迦密乘之要見稱於世帝師命公往學此法溫卜以公器偉識高非流輩比悉以秘要授之於是王公大人凡

有志茲道者皆於公所而受焉帝師迦囉思巴斡即哩以公之能薦之世祖詔譯諸秘要俾傳於世時僧司雖盛風紀寖敝所在官吏既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爲諸僧之害桂蠹乘瘢雖欲去之莫能盡也

頼波所激江南尤甚朝廷又選能者欲使正之以白帝師僉謂諸色之人豈無能者必以爲識時務孰與公賢以詔授江浙等處釋教總統既至削去煩苛務從寬大其教色人安之既而改授福建等處釋教總統以其氣之正數與同列乖迕而不合公謂天下何事況教門乎蓋吾人之庸自擾之耳夫設官愈多則事愈煩今諸僧之苦蓋事煩而官多也十羊九牧其爲苛擾可勝言哉建言罷之以聞詔罷諸路總所議者

其高公既得請遁迹壠坻築室種樹蓋將終焉至大中以皇太子令召至京師詔授光禄大夫司徒仁宗皇帝龍德淵潛之日嘗問法於公知公之賢既踐天位眷遇益隆詔給廩既館於慶壽寺詔公所譯皆

板行之公幼而穎悟諸國語言皆不學而能自爲兒人皆以爲必成大器既長果能樹立致位三公雖以德藝抑亦遭遇於時也其始爲佛誦其言觀其義既涉其涯遂厲於深爲人好賢愛能尤能取諸人以爲

善談論之際發其端已得過半之思故其所有皆以好問而致是以名勝之流皆從之游以師友相處延祐元年十月五日疫年五十有六其始疾也詔賜中統鈔萬緡俾求醫藥太尉潘王往賜疾焉既歿又賜

蔽萬緡以給葬事遣使驛送其喪歸葬故里門弟子相與建塔以表其藏壽安山雲麓洪公作銘有謂佛法之傳必資翻譯故譯梵爲華或敵對名物或唯以義必博通經論善兩方之言始能爲之是以道安嘗謂翻譯徵言有五失本三不易故非能者不足以有爲也所以傳列十科翻譯居首者豈非以其爲之難功之大乎予嘗以詔與京邑諸公校讐藏典歷觀自古翻譯之家以義譯經如秦之羅什譯論唐之奘公

丁數人之作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其餘或指義曖昧或文辭踈拙夫義之曖昧蓋譯者之未盡文或踈拙潤色之失也因思安公之言以謂以彌天之高尚稱不易今之譯者何其易哉自季葉以來譯場久廢能

卷六　五

者蓋寡豈意人物凋殘之際乃見公乎觀其所譯可謂能者哉

秦州普覺法師卒教自隋唐之後傳者各宗其說遂派而為三由止觀之門觀假而悟空觀空而趣中以入於實相者為天台

宗會緣入實即俗而明真者為賢者宗窮萬有之數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歸乎中道者為慈恩宗師為慈恩宗者也姓趙氏諱英辯垂髫為驅烏甫弱冠資二百五十戒二十有五得傳於栢林潭公為座主凡為僧六十有一年年六十有八延枯元年六月庚戌終於景福寺煥異景於易簀之夕標奇迹於火葬之餘以其年月日塔於普覺寺之後師為性真純如美玉含璞雖不加雕繪而人自愛重之至於悍卒

武夫亦能敬其人謂無佛之世足爲佛也每得錢蔽悉以勑佛祠食守道之侶故君子高其風

乙卯三月遣使宣撫問民疾苦○平寧都寇○十一月廿二日以星芊大赦天下

丙辰禮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爲帝師勑建旃檀瑞像殿記翰林承旨程鉅夫撰文曰蓋聞道非有象仗易者必擬諸形容法本皆空度世者暫資於色相謂如指空爲鏡不若以鏡而喻空即樹占風將使識風而忘樹是以雙林付囑舍利以凡聖而偏分千輻經行足跡亘古今而常在非炫神通於幻境實開方便於迷津所謂由自得相瑞像以會心即心而即佛者也旃檀瑞像者佛之真像也其猶萬影沉江如如不異孤光

透際一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以隨緣而應望梅林而止渴靡不同沾泛竹葉以言歸誰堪共載惟我聖天子道躋先聖慈等覺皇祝長樂之春秋恒依佛地僉如來之歲月坐閱人天爰命集賢大學士李術

及教禪者德叙具本末劫釋迦如来淨飯王太子生於甲寅四月八日是爲成周昭王二十四年既生七日佛母摩耶夫人往生忉利至四十二年太子棄位出家修道穆王三年癸未道成八年辛卯思報母恩遂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闐王自以久矢瞻仰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犍連應有缺陋謬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秦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今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内殿居五十四年大元丁丑歲三月燕宮火尚書石抹公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

九年而當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乙亥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奉迎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世祖躬臨大作佛事計自優闐王造像之歲至今詔述延祐三年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噫四大海中頓覺業風之息一彈指頃不知賢劫之過嘉與含靈從茲安隱於是集賢大學士臣顯以所述上聞有旨授臣鉅夫爲之記夫謹奉詔言曰古之聖人教民報本追遠之道而於祭祀之禮廣則木爲之主祭則孫爲之尸後也乃有像設焉而不知其所由始由斯觀之其原於西域之俗也與夫佛爲世出世間之尊又何竢於贊述然欲知佛之爲佛固不在於色相而況於其佹色相者乎然苟不自其似而求之又將無所措其歸向之心是故法身無相必假相以表真至道絶言亦因言階妙若於粗者猶拳拳而忘焉則其進也殆庶幾乎陛下考百王之度酌群言之蘊

上以惇孝下以施仁斬於厚天下者無所不用其極至於軋仁於善以輔政教之所不逮亦因天下之心而為之而非若彼內祠祕祝者之為也夫以金石之桿堅猶未能必可久今以一木之為而綿歷若此然

奏　八

而佛之自衛固甚周而人之保之也抑豈（奇宜）一手足之功哉嗟夫遡延二千有奇至於陛下然後發德音經紀鴻烈非緩也熙明之治至是而始隆雖典祀之外猶必以斯文文之也然則化之漸被者廣矣不其盛與記洛陽之伽藍筆多慚於董史頌西方之無量壽共祝於堯年莫測真如徒欣聖（訂重建聖）際謹記是年封普庵禪師加號其詔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聞佛氏以空寂為宗則凡學所遵者寧欲建名號殊稱謂以示天下後世哉而國家非此無以昭尊德樂道之意也朕自即位以来聞衡州路南泉山慈化禪寺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悅大德惠慶禪師紹臨濟之緒超華嚴之境德映當代澤被方来其道甚尊顯心切慕之

既累錫大謚唯塔號未稱可加定光之塔
曰定光靈瑞之塔者主者施行
己巳正月十日大赦（勅加東林遠法師號妙覺
赦光宏辨大師都省告文
京都崇恩福元謙講主卒公諱德謙姓楊
氏寧州定平人幼爲勤策從僧讀佛氏書

卷六　九

長時周游秦洛汴汝諮訪先德學茲務之
道又逾河而北觀風齊魏燕趙之郊初受
般若於邠州寧公瑞應於原州忠公又受
幽贊於好時仙公圓覺於乾陵一公後受
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頊公首楞嚴四分
律弧於陽夏聞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
宏旨奧窮三藏之蘊而數公並以識法解
義馳聲四遠公皆親熏而炙之躋其堂而
藏側更啐其藏故年未逾立已有盛名於時後至
京師受華嚴圓頓之宗於故大司徒萬安
壇主揀公之門揀以公博學多能甚器重
之初以詔居萬寧寺後又以詔居崇恩寺
萬寧成宗所刱崇恩武宗所刱也兩居大
寺前後一紀道德簡於宸衷流聲洋於海
壬寅　隅未嘗以寵遇顯榮爲之志而改其素嘗

語人曰畦衣之士抗塵世表苟不媿於朝聞夕死可矣尚何慕於外哉自以重居官寺久佩恩榮而浮圖之道恬退爲高乃以讓其弟子退居幽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樂其道延祐四年正月廿八日終於隱所世壽五十有一爲僧四十三夏宰臣以聞皇太后賜鈔五千緡賻葬敕有司備儀衛集京畿諸寺幡蓋鼓樂以送之火後獲舍利數十顆其徒建塔於南城之南

京城大普慶寺實相圓明光教律師入寂

師諱法聞嚴氏陝西人按姓氏畧嚴與莊皆羊姓楚莊王之裔以謚爲氏避漢明諱改氏爲嚴公年七歲從禪德輝公學十有五薙染爲僧年二十受具戒於是游汴汝河洛歷諸講肆研究教乘從大德温公學

法華般若唯識因明及四分律温以公任重道遠克振吾宗託以弘傳之寄嘗對佛像灼肌然指庸表克誠刺血書經以彰重法遂隱於嵩山不踰閾者六載讀藏教五千卷者三番是以業進力修身蔵名著帝

師亦憐命公講說敍若指授因明之要因顧謂其徒曰孰謂漢地乃有此僧耶三輔之人勸輝致書勗以兼善毋忘鄉梓請歸長安公以弟子於師義猶君父父師之命敢不敬承況父母之邦鄉里之義可遂忘乎迺抗策而西既至耆老皆驩呼而言曰吾鄉之人得所師而承教矣尋以安西王命居城南之義善寺唐初神僧杜順示迹之地也邠岐涇渭四序講筵不絕從而學者蓋千數焉天子聞之徵至闕庭詔居大原教寺授榮禄大夫大司徒未幾詔居大普慶寺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銀章一品賜遼世金書戒本求戒者皆從公而師受焉王公大臣皆仰止高風猶景星鳳皇之瑞於明時也延祐四年三月廿四日加癸亥　十一夫而逝以聞上惻然久之賜幣數萬緡以葬詔大臣護喪有司備儀衛旌蓋送之世壽五十八戒臘四十三弟子奉遺骨舍利建塔焉

戊午　特賜三藏佑聖國師達益巴入寂佛法流

於中國又矣三乘之教風靡九州其道至
焉唐宋間始闡有祕密之法典籍雖存猶
未顯行於世國初其道始盛西鄙統元中
天子以大薩思迦法師有聖人之道尊爲
帝師於是祕密之法日麗乎中天波漸於
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於天朝故慕於殊
俗改佛氏之舊一變於齊魯國師名達益
巴少爲苾芻凡事帝師十有三年出而從
入而侍聽言論於左右觀道德於前後陶
熏滋久贊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祕密
經籍部以十數皆耳於口授目於手示得
乎理之所歸行之所趣帝師西還送至臨
洮以久勞侍從弗堪跋涉之勤見留於洮
師留是十有九年依大士綽思吉監卜覆
所既聞受所未傳切蹉琢磨於是義逾精
道益明矣是以譽延兩京道重三朝事二
聖於潛竭勤逾紀從屬車往返二都雖雨
夕風朝恒在宮壺逮武宗踐祚上處春闈
眷潘邸之舊錫賚以千萬計初師在臨洮
秦人請居古佛寺至是乞歸以所賜大厥

宇謀老汝上未幾以太后詔徵還兩宮之賜賚前有加錫金印駝紐封號弘法普濟三藏大師延祐五年八月十六日化于京師年七十有三以聞上惻焉輿歛久之兩宮賜幣以葬皇太子遣使致奠勑有司備儀衛送之都門之外謚佑聖國師給乘騎歸葬成紀焉

是年六月再立行宣政院參用常選職官

○未勑建大永福寺即青塔寺○一月朔日食

京師大寶集寺妙文講主卒姓孫氏薊州人妙文諱也九歲爲浮圖年十有八睡服將學跋涉雲朔之墟觀風燕趙之邦二十一預蒞匈戒抵京師依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陸沉于衆者積年三十有二以衆勸請之啟乃始赤服陞猊就傳明之列其涵養冲挹無欲速成名不躁進求達類如此四十有八居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嚴其教故衆睦而寺治比再稔廩有餘粟歲荒以賑饑民薊人稱焉世祖聞其道召見之顧謂侍臣曰福德僧也詔

居寶集時禪學寖微教乘益盛性相二宗皆以大乘並驅海内相學之流囿於名數滯於殊途蔽情執之見惑圓頓之旨師獨大弘方等振以圓宗使守株於文字者有以盪滌情塵融通寂照是以龍象蹴踏競

附一乘之駕焉年逾八十益倦于勤以寺任諸弟子退居逸老專念佛三昧延祐六年　月　日卒年八十有三告終之日誡弟子高聲唱佛名遽起加夫結三昧印泊然長逝塔于平則門外

庚申正月朔日有食之

三月十一日登極大赦

辛酉英宗格堅皇帝　改年至治

詔各路立帝師殿追謚曰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怛技思發是年勅建帝師殿碑　光禄大夫大司徒大永福寺住持釋源宗主　法洪奉　勅撰翰林學士趙孟頫書參議中書省事臣

元明善篆額

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師惟其道之所存不以類也故趙以圖澄爲師秦以羅什爲師夫二君之師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圖國言足以興邦德足以範世道足以參天地贊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伎而然也皇元啓運北天奄荒區夏世祖皇帝舊神武之威致混一之績思所以去殺勝殘躋生民於仁壽者莫大釋氏故崇其教以敦其化本以帝師抜思發有聖人之道屈萬乘之尊盡師敬之節諮諏至道之要以施於仁政是以德加於四海澤洽於無外窮島絶嶼之國舟服魋結之氓莫不草靡於化風馳奔而効命白雉来遠夷之貢火浣獻殊域之琛豈若前代直羈縻之而已焉其政

治之隆而仁覆之遠固元首之明股肱之良有以致之然而啓沃天衷克弘王度寔賴帝師之助焉皇上重離繼明應乾承統以爲法位久曠道統將微以師猶子之子公哥祿魯斯監贊嗣帝師位俾修其法歛

時五福祐我家邦有河西僧高沙剌巴建言於朝以爲孔子以修述文教之功世享廟祀而光帝師德俟將聖師表一人製字書（音爲）以資文治之用迪聖慮以致於變之化其功大且遠矣而封號未追廟享不及豈國家崇德報功之道哉大臣以聞詔郡國建祠宇歲時致享師薩思迦人族款氏祖朶（音朔）栗赤當吐藩之盛相其君伯西海後十餘世皆以學德爲國宗範師生八歲誦經數十萬言又能約通大義國人以爲聖[illegible]稱拔思發長而學富五明故又稱班彌怛其所師而學焉友而問焉者數十人皆有盛名於時故其所有汪不可涯矣其所撰述皆辭嚴義偉制如佛經國人家傳口誦寶而畜之夫敏者急於博學貴者恥於下問才高而位重則矜已而驕物此人之怛也師以生知之明爲天子師可謂敏且貴矣而乃博學無厭下詢遺老人有一法不遠千里而求之雖硜硜之諒佼佼之庸苟有可取無遺焉負絶世之材材莫大焉處

帝師之位位莫重焉而乃牧牧於道循循誘物惟恐德之不修道之不弘未嘗以多能自聖而有滿盈之色曠若空谷靜若深淵遠若雲霞重若丘山豈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其道之所被德之所及猶杲日麗乎天明無不照陽和煦於物氣無不浹其高如天不可階而升也其大如海不可航而涉也以不言而民信不勸而物從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匪天縱之將聖孰能與於此哉故天子法天地尚德右功之道著皇王之盛典崇廟享之報宜乎龜趺螭首刻頌遺烈昭示無極洪以狂斐猥承明詔序而銘之其銘曰佛道弘大洋海無際滔天沃日並育萬類於彼將聖象罔得一推厥緒餘以匡王國烈烈皇祖草昧天造眞是南紀功格蒼昊天錫睿哲俾翊我后敦彼薄俗化于仁厚汪濊滀泉波及無外航濟梯阻萬邦咸會群邪鴟揚維鳩之競式遏詭類率俾吾正赳赳武夫罔罔敭歷德訓所及風振草靡惟月之恒惟日之升惟

師之道罔或不承（燮）清廉惟時享之有偉其貌惟時仰之莫高匪山莫深匪淵刻銘頌烈永世無遷

五臺山大普寧寺弘教大師性講主卒公諱丁性號大林武氏惟古因生賜姓胙土

（桑）（天）

命氏公之先莫詳世係然考之命氏之原武子姓其後邑于宋宋武公之後以謚為氏公少好學聰敏之性殆天啓之依着德安公為浮圖既登具歷諸講席探賾經論研精祕奧始遇真覺國師啓悟初心既而

周游關陝河洛歷汴汝唐鄧故予襄漢尋幽覽勝以博其趣所至必訪其人詢至道之要其所師而學者如栢林潭公關輔懷（彼扶敕）公南陽茲公皆以義學著稱及歸復見真覺於壠坻逾見墻仞之高堂室之奧乃曰

佛法司南其在茲乎後從真覺至臺山真覺歿北游燕薊晦迹魏闕之下悠悠如處江海之上與世若相忘焉然以懷璧之羙被褐而莫掩名既宣於衆口聲遂聞於九重會萬寧既建詔公居之至大中太后祔

寺臺山寺曰普寧以茲擅天下之勝住持之寄非海内之望莫能勝之故以命公公居此山十有餘年而歿公爲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俛仰隨世嬪悅於人雖居官寺未嘗至城府造權貴之門或謂公少和氣

卷六　十七

公曰予以一芥蒭事天子不以人之微處之大寺惟竭誠夙夜匪懈圖以報國而已夫何求哉必有臧倉毀萬之言蓋亦營營青蠅止于棘樊耳顧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納屨而去之何往而不得於道乎時國

家尊寵西僧其徒甚盛出入騎從擬迹王公其人亦毳衣冠岸然自居諸名德輩莫不爲之致禮或磬折而前摳衣接足丐其按頂謂之攝受公獨長揖而已或謂公傲公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何可苟屈其節而巽于床自取卑辱乎且吾於道於彼何求哉彼以其勢自大而倨吾苟爲之屈焉非諂則佞也焉有君子而爲佞諂之行哉識者壯其氣以謂如佛印元公之遇高麗王子可謂識大體而得乎

禮矣至治元年九月三日歿於普寧寺既
火化以舍利塔于竹林之墟
袁故榮禄大夫司徒大玉山普安寺住持幻
堂嚴講主卒公康氏成紀人諱寶嚴字士
威號幻堂父某以罹喪亂棄俗為僧昆弟

六人公其季也少以邁往之氣不樂處俗
與其弟金雜染從佛求出世之道每逢名
德啓講必往聽而問焉嘗謂學而不思思
而不學君子所憂雖通其說而不通其宗
是學而不思也豈稱達者哉況文字之學

守株象迹惑於多岐焉能涉同歸之海造
圓頓之與乎聽其說固辯矣觀其所得則
未也於是既問而學之以博其趣而益致
其思焉是其所以造詣蓋得之繫表故其
講說深有宗通理味後嗣真覺國師傳賢

首宗教以師承既高見解益明其方寸之
地湛如止水瑩若明鏡物我相形輒影見
於中雖以天資之高而德器之美抑亦師
友玉琢蘭薰而致及真覺以詔居大白馬
寺公與金從至洛汭及居大萬聖佑國寺又

從至臺山真覺發詔以公繼其位後公以太后詔居大普安寺詔以金繼公居佑國寺公於至治二年七月某日發年五十有一詔復以金居普安寺金以公之喪葬東封谷之口建塔以脩扣事焉

癸至治三年八月十四日天目山中峯平勅謚普應國師法雲之塔奎章學士虞集奉勅撰銘其畧云天目之山有師子岩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和上師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慶忧然開悟自謂所證

癸　九

未極勵精勤苦咨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悶而不聞自是說法無碍高峯將戢化權遂書真贊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若干卷行于世仁

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黎衣賜之號之佛慈圓照廣惠禪師賜師子院名曰正宗禪寺云云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唐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五化於其山之東岡

是年四月賜瀛國公合尊死于河西○詔僧儒金書藏經○八月四日上崩

改泰定

丁卯帝師公哥羅於十月某日涅槃○九月十癸四日即位年改致和為大曆元年○禮公哥羅亦中納思監威班威卜文國公為師是年華行宣政院設立十六處廣教總管府以攝僧

尼勅建崇禧萬壽寺於蔣山

庚改至順元年○詔改建康為集慶路○勅建大龍翔集慶寺

甫亦輦真班皇帝九月即位

大都妙善寺比丘尼舍藍藍八哈石卒師諱舍藍藍高昌人其地隸北庭其地好佛故為苾芻者多太祖皇帝龍飛漠北其王率所部以從帝嘉其義處之諸國君長之

上待以子壻之禮海都之叛國人南徙師始八歲從其親至京師入侍中宮真懿順聖皇后愛其明敏恩顧尤厚成宗之世事皇太后於西宮以侍從既久勤勞之多詔禮帝師迦羅斯巴斡即兒為師薙染為尼

奏　二十

服用之物皆取給於官又眡宮官例繼以既廩武宗繼統仁宗以太弟監國師朝夕於太后之側入而侍出而從所言必聽所諫必從睿寵之隆猶子姪焉內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師禮稱曰八哈石北人之稱八哈石猶漢人之稱師也仁宗之世師以桑榆晚景自謂出入宮掖數十餘年凡歷四朝事三后寵榮兼至志願足矣數請靜退居於宮外求至道以酬罔極太后弗聽力辭弗已詔居妙善寺以時入見賜予之物不可勝紀師以其物翻寺於京師曰妙善又建寺於臺山曰普明各置佛經一藏恒業有差又以黃金繕寫番字藏經般若八千頌五護陀羅尼十餘部及漢字華嚴楞嚴畏元字法花金光明等經二部又

於西山重修龍泉寺建層閣於蓮池於吐
番五大寺高昌國旃檀佛寺京師萬安等
皆貯鈔幣以給然燈續明之費又製僧伽
黎衣數百施番漢諸國之僧其書寫佛經
凡用金數萬兩刱寺施捨所用幣數以萬
計其積而能散施予不吝期積福於來生
必至於佛地者皆人所不能也英宗之明
以其有靜退之高眷遇尤至每稱之賢以
為知幾文宗即位今皇太后居中宮以皇
姊魯國太長公主愛重於師有弟兄之義尤
加敬焉至順三年二月廿一日歿年六十
四葬南城之陽賜號真淨妙惠大師
臨壇大德律師汶公卒姓張氏諱惠汶歸
德之偃武人也驅烏之歲依耆宿缸公為
浮圖二十而進具從大德温公受菩薩戒
嗣法壇主恩公既而行業日隆道益著從
學者益衆佛制凡為苾芻雖大節不虧而
細行必謹非法不服非時不食居處動作
皆有軌則所以戒昏墮而防逸德也公齋
戒既嚴護衣惟謹雞鳴而興坐以待旦乾

乾終日惟佛是念雖道行旅宿三衣一鉢必與身俱制行雖高而無矯飾之節操存徽音雖固而無詭徵之迹是以言而人莫不信動而人莫不敬兩河之間三監舊邑從化者蓋以萬數緇素相率而求戒法者幢幢接跡於途承一訓言莫不懽心感戴說法數十餘年升壇授戒四十餘會大臣接以師敬之禮至順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歿年七十有三

贊今上皇帝萬萬歲　六月初八日登寶位

改元統元年禮請公哥兒監戚班戚卜為帝師

旃檀瑞像自周穆王庚寅。

世尊示滅自周穆王甲寅。

元統年計

二千三百二十四年

二千三百八十二年

二千三百六十年

大教東被自漢明帝戊辰。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